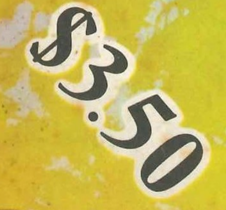
武俠世界

太空大災難（太空科學幻想故事）馬雲·著

美蘇兩大國花大筆金錢於太空競賽，到底所爲何事？發射征空火箭由此而變爲秘密進行，此中自有許多不可告人的內幕。今期刊出的「太空大災難」就是告訴你許多關於這方面的秘密。



$3.50

1101

編者話

由四位金牌作家接力撰著之武俠故事∟龍虎風雲˥，在上期起已隆重刋出，這個故事不但有很好的題材，而且充滿了民族復興正義感，氣勢磅礴，大義凜然。本文是描述清兵入關後，明末遺民憤於外侮入侵，於是組織了顛覆幫會，深入活動，伺機揭竿而起……過程哀艷感人，一字一淚，廻腸蕩氣，希望各位滿意閱讀。

＊＊　　＊＊　　＊＊

巨型小說今期刋出是科學幻想故事∟太空大災難˥。本文對目前世界兩大國在展開太空競爭方面有獨特的探討專論，他們到頭來的眞正目的爲了甚麼呢？原來同是有一段不可告人之事，欲知詳情，請切勿錯過今期的刋出。

＊＊　　＊＊　　＊＊

高皐先生的∟隱形魔手˥今期雖告完結，但對坎坷命運的易敏今後行止際遇還有下文，要知他在少林除名後，再投入甚麼門派，下期接續刋載之續篇∟毒龍妖燕˥有很清晰的交代。

下期隆中客又有新作∟五鳳樓˥推出，這是一部恩恩怨怨，情仇俠義兼具之巨型小說，敬希垂注

督印人：羅　威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五至十三號四樓
電話：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營業部：香港石塘咀皇后大道西五九〇號
電話：四六四六四六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5-13 NEW ST. 3R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 81.00
一年港幣$ 162.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 87.00
一年港幣$ 173.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100.00
一年港幣$ 199.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100 半年26期NT.$555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7-13號A
新報大廈五樓
電話：H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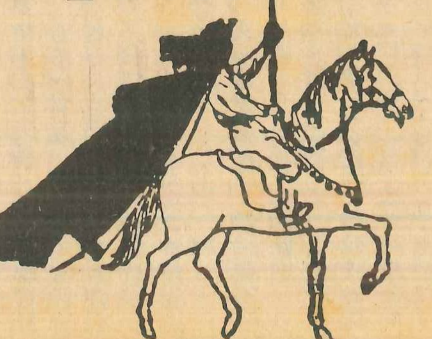
封面設計：培新
內文配圖：盧令

武俠世界

第1101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册港幣三元五角・
H.K.$3.50

Printed in Hong Kong

空科學幻想小說

文·雲令
圖·馬盧

太空大災難

超光速飛船回航



光速是宇宙目前已知的最快速度，每小時可達六億六千九百萬哩以上。但是，人類的智慧不斷擴展下，科學家已發現一種比光速更快的粒子，稱爲「超光速粒子」。只要把太空船內所有的粒子同時變爲相應的超光速粒子，以超過光速數倍的速度，較準方向距離發射，然後突然還原爲普通粒子，太空船就會不費分秒之間，到達一百二十兆哩以外的銀河系的另一端。

「新聯合一號」太空船就是依此原理建成的，它正由外太空探險歸來。然而事前地球上很少有人知道這件事，除了那些直接負責聯絡和策劃的人之外。因爲它負上的是一項高度秘密的任務。

太空船正以時速超過六萬哩以上的速度返回地球。船上的蘇聯人正在開香檳慶祝，因為對他們來說，任務已經完成了。

船上除了載有一些他們認爲有特殊價值的物質之外，還有一些貴賓。這就是蘇聯人今次秘密遠征的最大收獲。

十三名貴賓都有出席蘇聯人的慶祝會，就是沒有分享他們的香檳，因爲他們桹本無須飲食。蘇聯專家稱他們做「維克人」，只因爲他們居住的星球被蘇聯天文學家編號爲「維克八〇五」。

維克人的外型與地球人無大分別，不過如果仔細分析，分別就大了。他們沒有耳朵，面部肌肉不會收縮，所以木無表情。此外眼睛的瞳孔也有令人驚奇之處，地球人的眼睛會眨動，他們却不會。我們的瞳孔有如水晶球，很有層次，他們却黑白分明，像隻假眼。

無論如何，蘇聯太空專家們已經跟他們交上了朋友，彼此還取得了默契。這就是「新聯合一號」離開地球經年的最大收獲。

地球上國與國的鬥爭非常激烈，蘇聯領導人早已想到：要成爲地球上的霸主，最好還是借助外太空生物的超智慧力量。於是蘇聯太空專家們早已秘密研究宇宙那一個星球的生物可以帮助他們。這一次總算皇天不負有心人。

正當蘇聯人與高彩烈之際，控制室傳來訊息，有些可疑的飛行物體跟踪他們的太空船。首席太空專家布列夫立刻率領各人趕到控制室去。以比比爲首的十三個維克人也跟了進去。

三個不明飛行物體出現在電子傳眞幕上，維克人用他們的方言交談了幾句之後，比比就對布列夫表示：對方可能不懷好意。在旁的蘇聯人聞訊均感驚愕不已。

布列夫對他的同伴道：「會不會是美國人的超光速太空船？」

他的助手霍斯基道：「超光速太空船是由我國秘密建造的，你以爲他們也能够到銀河系去探險？」

布列夫束眉道：「絕對能够，我所以說得這麼肯定，你一定明白個中道理。」

霍斯基固然明白：超光速本來就是先由美國科學家創出了理論，後來蘇聯派駐美國的「KGB」特務，用高價秘密收購了這份機密檔案，交回莫斯科，再由蘇聯太空專家深入研究發展，終於將夢想變成事實。因此，美國人能製造出同樣超光速太空船，應無疑問。

正當各人議論紛紛之際，那三個不明來歷的飛行物體，正以品字形的隊形，越迫越近。維克人對布列夫表示：他們應該以更高速迴避，突如其來的改變航綫，繞過半人馬座返回地球，否則極有可能遭到攻擊。

霍斯基乘機問道：「你以爲他們是何方神聖？」

比比道：「太空中有許多高等生物，他們有些可能比較我們更具智慧，所以能够避之則吉最好，否則惟有拚死一戰！」

布列夫吩咐操縱太空船的人員，依照比比的意思去做。

「新聯合一號」以高速突如其來的繞了一個大圈，只要繞過了半人馬座，地球便可在望。

豈料就在這刹那之間，警報系統大鳴！所有太空船上的地球人都會明白到這是一種十分危險的警告，太空船此際已失去了控制。

布列夫和船長林諾夫相顧失色。

維克人雖然一向木無表情，此刻也顯得張惶失措。

比比透過他隨身携備的翻譯小電腦，問布列夫：「發生了什麼事？」

技術人員正在忙於檢查太空船的操作儀器，其他蘇聯人急忙做好各項應變的準備。

布列夫想起維克人的高度智慧，也許可以成爲他們的救星，因此他儘管忙，也得將實情告知比比。

比比是維克人的隊長，只見這時他又以維克人慣用的「吱吱」怪聲，轉告了其他維克人。他們也同時忙碌起來。他們忙於照顧那些「黑球」——這是蘇聯人認爲最神奇的東西，也是維克人帶給他們的禮物。他們更忙於協助蘇聯人控制太空船上的操作儀器。但是太空船仍在失却了控制的情況下，急促下墮！撞向一顆細小的星球。

「新聯合一號」太空船受到了一陣劇烈的震盪，船上的人東歪西倒，連維克人亦難例外。

照明系統受到破壞，有些地方變成了一片黑暗，有些冒出了火花。太空船內的情況，一度變得非常之混亂。

最糟糕的還是某些地方電力失靈，影响了磁場，以致個別艙房之內失却了「地心吸力」作用，裏面的人和物也就變得顚

顛倒倒。

控制人員在指揮室之內，花費了一番功夫，才將傳眞鏡頭弄好，巨大的傳眞螢幕上所見却是一片模糊。

「這是什麼地方？」當時在指揮艙內的每一個蘇聯人都這樣問。

首席太空專家布列夫額角受了輕傷，護理人員正在替他止血，他却暫時忘記了痛楚，回頭去找着維克人頭目比比問道：

「這兒到底是那一個星球？」

比比在這艘太空船尙未回航地球之前，曾仔細研究過「新聯合一號」的結構，因此對各種儀器和設備，都相當了解。他未回答布列夫的問話之前，首先走到一系統儀器之前，親自動手將一些按掣按下，於是一組紅外光探射燈立即在艙外亮了起來。

再看看傳眞螢幕，還是一片朦朧。

比比再按下另一組按鈕，那是鈉光燈的開關。鈉光燈又稱霧燈，許多汽車都有裝置。但是，鏡頭所見，依舊還是看不清楚四周的景物。

至此比比才對布列夫道：「這兒應該十分接近你們太陽系中的半人馬座，我相信你會比我更清楚這是什麼地方。」

布列夫和他的助手霍斯基交換了一個眼色，儘管一句話也沒有說，雙方也知道彼此的想法。半人馬座距離地球四又四份之一光年，但他們從來不知道隣近會有一顆這麼樣的星球。自然更無法明白這是什麼氣體，竟然連紅外光也無法透視。

太空船暫時不能飛，比比派人協助蘇聯人到個別艙房進行搶修。

傳眞鏡頭在紅外光探射燈的透視下，雖不能遠視，也勉强可以見到近在咫尺間的環境。巡迴鏡頭所見，太空船可能撞落一堆浮土之上。布列夫命人開動機械臂取回一撮深灰色的泥土，利用電腦進行分析。成份却是深不可測，唯一能知道的只是沒有毒，也測出有少量的氧。於是他們決定派人到艙外去一次，看看四周的環境再說。

主張派人出外探險的，除了首席太空專家的布列夫之外，還有「維克八〇五」星球人的頭目比比。但是布列夫的助手霍斯基却是一位太空生物專家，他担心這未經探討的星球之上，有一些無法理解的生物，就可能惹禍上身。

比比雖然是高等智慧的外星球人，對地球人的太空科學家們，也相當敬重。他和布列夫等地球人商量的結果，同意派人乘坐太空探險車，先作近距離的觀察，如有不測，太空船也可以及時救援。因爲根據維修人員的報告，太空船還須要一段時間才可以修理好，能先了解一下四周的環境亦未嘗不是一件好事。

輕型的太空探險車只可以坐上兩個人。蘇聯人和維克人分別派出查索夫和毛毛登上編號「A一〇五」探險車，那是一種氣墊式的交通工具，根本無須着陸，也可以貼近地面作噴射飛行。不過爲了避免塵土飛揚，查索夫奉命採取坦克車一樣的滾軸帶，貼着地面前進。

毛毛同去是爲了必要時可以協助查索夫，他是十三名維克星球人之一。比比和毛毛這些名字都是蘇聯人替他們改的，其實他們並無名字，只有編號而已。但那些編號却又是蘇聯人無法理解的。因此索性改個名字稱呼更易記憶。

指揮艙的傳眞螢幕所見「A一〇五號」探險車正由太空船的艙底出發，通訊系統亦同時開啓。

探險車大概離開太空船丈許左右，影像已經完全在傳眞鏡頭下消失。

布列夫在對講機中問：「查索夫，你看見一些什麼？請立即告訴我。」

查索夫透過無綫電對講機道：「這裏像大沙漠，又灰又黑，什麼都見不到。」

維克星球人毛毛也用他們的方言跟比比通話，只是蘇聯人根本不知道他們說些什麼。

不過蘇聯人相信，憑着維克星球人的高度智慧，以及跟他們的默契，毛毛大概很快就會有答案了。

果然，比比回頭就對布列夫說道：「毛毛認爲這個星球之上可能有生物存在，因爲這裏有一切生命所須的大氣層，絕對適宜各種生物的滋生……。」

豈料話猶未完，探險車上的查索夫突然驚叫：「咦！怎麼車子開不動啦？」

布列夫聞訊立即下令檢查探險車上的儀器操作情形。結果發覺所有的機械儀器和設備根本就沒有損毁，只是輪軸給一些塵土封住，所以無法轉動而已。

探險車上的查索夫奉命開動氣墊系統，但是氣喉也給塵土阻塞住，根本無法移動。

布列夫等人非常焦急。比比却用蘇聯人聽得懂的俄語吩咐毛毛：「想想辦法吧！如果眞的沒有辦法開動，我們惟有立刻再派一輛車子出來協助你們。但我以爲太空船的艙門開的次數越少越好。」

毛毛道：「查索夫巳開足馬力，無奈操作仍然失常。除非我們下車去觀察一下，此外別無其他辦法了。」

「先等我們商量一下。」比比一邊吩咐毛毛，一邊又對布列夫道：「我們能否再派另一輛探險車去協助他們？我恐怕他們離開車子之後會有危險！」

布列夫跟他的助手們商議，也同意了比比的見解。他對比比道：「讓我派一輛有吊臂的救援車輛去將他們連人帶車救回來吧！」

布列夫透過指揮艙的通訊系統，吩咐下去。不久，太空船的底層艙門打開，一輛大型的探險車迅速開到外面去。

比比對毛毛道：「你們耐心一些等着，救援車就快開來救你們了。」

查索夫也回報說：「我們巳見到了救援車的影子。」

眨眼間，毛毛也喜極說道：「我們巳經聯絡上了。」

救援車上也有兩個人，但他們都是地球人。而且同是蘇聯人。

輕型探險車上的查索夫巳見到了救援車，他們分別透過無綫電通訊系統互相聯絡。

救援車上的司機道：「現在請你們把雷達關上了，免生危險！」

吊臂緩緩伸出，正伸向「A一〇五」號探險車的頂部，準備將整輛探險車吊起來，但是，吊臂却伸不到那位置。救援車

再被迫往前開，希望再移近一些，可惜馬達竟然又開不動了。救援車司機盡了一切努力亦難寸進。司機惟有向太空船請示。

布列夫等人聞訊大驚！

比比問毛毛道：「有沒有發現任何生物？」

毛毛回答道：「沒有。可能又是那些塵土作怪！」

布列夫跟機械顧問商量，他們終於同意利用人手帮助；查索夫和毛毛奉命離開探險車，涉足於深灰色的塵土之上。

他們發覺那些塵土很鬆浮，只走上兩步，二人不約而同地大叫起來，浮沙巳將他們雙足吸進了數吋。

布列夫在傳眞鏡頭中看得清楚，急得忙叫道：「快把吊臂伸過去救他們。」

布列夫沒有指名道姓，事實上情勢巳非常之危急。

儘管如此，救援車上的司機也知道布列夫正在向他發布命令。

司機的反應非常敏捷。

吊臂迅速伸展下來，這時候，查索夫與毛毛二人巳被吸進浮土數呎，幾乎沒頂！那情形就像掉進了泥沼去一樣。

吊臂末端的一個鋼鈎，僅可及時伸到查索夫的手上。

查索夫和毛毛二人當時正在拚命地掙扎，因此他們的身體儘管巳大份掉入浮沙中，甚至巳埋沒至頸部，但手部仍然拚命往上伸展。查索夫就是在那千鈞一髮之間，僅可抓住了那個鋼鈎。

但是維克人毛毛就慘了。

毛毛也像查索夫一樣，被陷入泥沼似的浮沙之中。但是毛毛的想法可能與查索夫不相同。因此他拚命將雙手抓向浮沙，企圖利用臂彎的力量，將身體引上來。

可惜那些浮沙根本靠不住，也不能讓他借力，所以雙手也陷了進去。

毛毛雙手陷了進去之後，想拿出來就更加吃力了。

因此毛毛根本就沒有機會伸手上來，一直陷入浮沙的深處去。

布列夫等人在太空船的指揮艙之內，也見到了，只是愛莫能助！惟有空焦急。

反而查索夫抓住了吊臂伸下的鐵鈎之後，回頭想伸出另一隻手去捉毛毛的手。

但是一切都太遲了。

毛毛巳經陷入浮沙底下去。

他的頭，他的手，完全不見了。

查索夫雖然聽到他叫，但又有何用？

查索夫被吊臂吊了上去！然後緩緩地，放回車廂之內。

救援車又想開動。但是司機盡費九牛二虎之力，也毫無辦法，彷彿落地生根似的。

布列夫等人從傳眞鏡頭中看見了一切，自然也知道了他們的困難。

指揮艙內的人担心那些浮沙，於是警告救援車司機：「不要讓他們再落到地上。我們另想辦法讓你們返回太空船。」

救援車司機和查索夫都明白，如果讓雙足着地，不難又像毛毛一樣。

因此，他們只好獃在車廂之內，等待着太空船的救援。

不久之後，布列夫他們終於想出了一個辦法來，就是把一條鋼纜射到救援車之上。由查索夫和司機二人將鋼纜末端，緊擊於救援車的吊臂上，然後拉得緊緊的。

查索夫和司機二人，就沿住這條鋼纜，用雙手攀住游回太空船來。至於那輛救援車和「A一〇五」探險車惟有放棄了。

二人回到了太空船上之後，艙內立刻緊閉起來。就像噩夢一樣。

現在應該是噩夢之後了，但太空船上的人，尤其是查索夫和司機凡諾，半晌也說不出半句話來，他們嚇呆了。

太空船不敢再逗留，立即升空而去。

不祥預兆

太空船大致上巳經修理好了。

查索夫和司機凡諾，被送到醫療室去，進行一連串檢驗。

蘇聯科學家認爲：那些浮沙底下，可能有一些有生命的生物存在，因此當人陷入去之後，就無法自拔被「吸」食去了。

維克人毛毛不知怎麼樣了，但是他們的隊長比比，也同意了放棄他；事實上他們是毫無辦法，愛莫能助。

維克人的面目本來就毫無表情，所以蘇聯人根本不知道他們的內心到底是哀傷，還是怎麼樣。

根據醫生的意見：查索夫和凡諾二人，最好隔離起來。

因爲他們曾在那無名星球之上，接觸過那些可怕的塵土。

他們担心查索夫和凡諾二人有傳染病，那後果就不堪設想。查索夫和凡諾躺在病床之上，似無異樣。

醫生檢查過他們的身體，一切看來也十分正常。

醫生尤其是注意查索夫，因爲他曾經被浮沙吸入了地下去。

除了驚恐過度之外，連體溫也正常。的確令到醫生也覺得意外。

儘管如此，布列夫仍不放心，他要查索夫和凡諾暫時留在醫療隔離室中接受更耐久的觀察。

另一方面，他們亦巳將此事向地球上的蘇聯基地報告。

× × ×

晚上。

本來在漫無邊際的太空空間之中，並無白晝與晚上之分。

但是，地球人習慣了稱呼「靜止、休息和睡覺」的時候爲晚上；「活動和工作」的時間，就是日間了。

因此，在太空船之內，雖然不受太陽光的影響，但是，蘇聯人仍有晝夜之分。

當他們要睡覺了，就將燈光熄滅，這就是「晚上」了。

技術員林白突然感到燈光很不穩定。

當時他們正想熄燈睡覺。

林白曾經以爲是同房的克羅夫準備熄燈，但是他側過頭來看看，隣床的克羅夫這時候巳經閉上了眼睛。

林白於是記起了。

今天當他們發覺太空船出了毛病的時候，燈光也同樣不穩定。

會不會又是機件發生故障的預兆？

林白急忙把克羅夫叫醒。

克羅夫其實未睡入夢中，只是閉上了

眼睛而已！

他坐了起來：「什麼事？」

林白指指那燈光：「你瞧！」

克羅夫瞪住燈光的時候，沒有一閃一閃的現象出現。

林白道：「我怕機件又再度發生故障，不如通知機房的人。」

「不會吧，都檢查過了。」克羅夫道：「今天大家都緊張過度，我看你也只不過是神經過敏而已！」

林白想想，可能只是自己敏感吧了。

燈光沒有再呈不穩定現象。

林白於是將燈光熄滅了。

克羅夫也再躺下來，睡了過去。

林白雖然是睡在床上，其實他仍未睡去。

他一直很留意。

他留意門縫門脚下的走廊燈光，不知是否心理作祟，似乎又在一閃一閃的。

林白終於忍不住了。

他爬落床去，走出了那間艙房。

出到房外，走廊上見不到一個人。

林白獃在門外一陣，目的是再弄清楚，燈光是否不穩定？

他悄悄將自己的房門關上了。

他知道克羅夫很倦，他不想令他睡不着。

燈光似乎不再閃動了。

是否心理作祟，抑或眼花？

那邊忽然傳來步聲！

是一位電訊員。

女電訊員伊娃。

伊娃看見林白呆在那裏，忍不住問：

「喂，等人麼？」

林白道：「不！只是睡不着！」

「爲什麼？」伊娃笑着道：「就快可以回到老家去了，担心你的愛人離情別戀麼？」

「別開玩笑了。」林白又說：「你剛下班麼？」

「是的。」伊娃掠過了他的身邊時，將玉手穿進了林白的臂彎裏去。「來吧！送我回房間裏去，走廊上太靜了。」

林白本來就對伊娃的印象不錯，加上太空船上的生活實在太枯燥乏味，能有個異性調劑一下，可也不錯。

但是，林白却也明白到：伊娃另有面首。

她是布列夫的情婦。

布列夫是船上的首席太空科學家，船上每一個蘇聯人都十分敬重他。

林白於是苦笑道：「你對我這麼親熱，可能害苦了我。」

「爲什麼？」

伊娃雖然笑着問，但却明白林白話中的眞正含意。

林白道：「萬一讓布列夫見到，怎麼辦？」

「別這樣，好嗎？」伊娃變得更加親熱了。「在這太空船上，女人沒有幾個，誰不知道旅途寂寞？布列夫他又不是我丈夫。」

林白有意無意之間，手肘被她的胸部壓住！他有一種難以形容的衝動。

布列夫已是個年紀將近五十歲的太空科學家，加上他的工作又忙，所以能陪伴伊娃的時間並不太多。

伊娃只有二十餘歲。

她不但樣貌長相不錯，身裁更加健美，而且性感動人。

林白雖然一直在潛意識裏警告自己，但是，他仍然無法抗抵得住伊娃的挑逗。

林白只希望不要讓別人見到，所以他不想走廊上再有人出現。

前面偏偏就有人影閃動。

不過，還好伊娃的睡房已經到了。

他們迅速進了房間裏面去。

這是伊娃的臥艙。

她只有一個人睡在裏面。

也是房門剛剛掩上，伊娃已經情難自制地，熱烈地擁吻林白。

林白不足三十歲，是個血氣方剛的年青人，與布列夫當然有距離。

他們就像乾柴遇上了烈火，一發不可收拾。

林白本來想溜出他的臥艙，打算到機房去看看，然後與管理人員討論一下預防機件再次發生故障的辦法。

但是，現在他什麼都忘記了。

面對如此一個熱情如火的女人，天塌下來他也不理會了。

伊娃有如沙漠上的旅行者一旦遇上了水源一樣，暫時也忘記了一切！

臥艙裏正在翻天覆地之際，艙外隱約傳來了一點點聲浪！

像是一個人的躡足步聲，又似是有些物件在移動似的。

林白儘管意亂情迷，却也保持着幾分清醒的頭腦。

他忽然記起了！

就在他未進入這間房之前，似乎見到走廊盡頭有人影閃動！

會不會是有人見到了他跟伊娃在一起呢？

剛才那古怪的步聲，會不會就是那個鬼鬼祟祟的人呢？

在他們的社會制度下，男女關係本來並不致太過緊張。

「一杯水主義」的意思，大概就是誰口渴的時候，都可以喝一口。

但是，林白却知道：布列夫是個很妒忌的人，尤其是對伊娃。

伊娃與布列夫並無名目上的關係；一個是首席太空科學家，另一個是電訊員。

不過，船上的人都心知肚明，伊娃被布列夫看中了。

她是他的禁臠。

林白覺得門外可能有人正在窺伺。

伊娃正在如魚得水之際，也感覺得到林白一點也不專心！

「你幹嗎？」

伊娃嬌嗔地，揑着林白身體上那結實的肌肉。

林白却低聲道：「事情似乎有點兒不妙。」

「怎麼？」

「你聽，門外好像有人呢！」

「見鬼！」伊娃啼笑皆非，「根本就沒有人理會我們。」

「你可知道布列夫在何處？」

「他正忙得要死！我聽說他正在開會呢！」

林白舒了一口氣！「是的，可能眞的是我心理作祟而已！」

伊娃又在努力追求她的夢想！

林白突然聽到一聲慘叫！

他停止了一切動作！

「你怎麼啦？」伊娃反而疏忽了，她只以爲林白未免太過神經緊張！

林白推開她！

「隣房住了什麼人？」林白一邊急急穿回了衣服，一邊問。

「應該是梅麗。」伊娃開始感覺得到，他的動作來得突然！

林白一邊披上外衣，雙足已飛也似的，衝出了伊娃的臥艙去！

豈料就在這一刹那之間，林白差些兒就要倒退回房內。

原來走廊上多了一些人。

聽到了叫聲的不祇林白一個。其他人原來也都聽到了。

林白情急智生，他故意作萬分驚奇狀去問其他人：「那裏傳來怪叫聲？我剛才還以爲是伊娃出了事！」

走廊上的人也是剛剛趕過來查看究竟的。

他們都相信林白可能也是剛剛衝入伊娃的臥艙去查看。

因此有人問道：「伊娃她沒有甚麼事吧？」

林白道：「沒有，她絕對沒有事。快跟我去看看梅麗！」

說着，他已推動了一度艙門——那是住在伊娃隔壁的梅麗的臥艙。

但是，門在裏面關上了。

林白再三扭動門環，門仍緊閉着！

他舉拳力叩！

同時叫着：「梅麗，梅麗，請開開門吧！」

但是，裏面毫無反應。

門外的人都呆了一陣！

林白道：「你們快些去通知船長，我去找一支鐵枝來撬門。」

伊娃這時已穿好了衣服。

她早已聽到了林白跟這班人說了一些什麼，所以她也配合了林白的口供。

她說：「我剛下班回來不久，正想就寢，就聽到一些細碎的步聲，但我當時仍不以爲意。直至林白急急衝入來問我發生了什麼事，我才吃驚起來；他說他似乎聽到了這兒有人叫喊的聲音傳來，所以他以爲是我！」

走廊上聚集的人越來越多。

有人仍在用力推敲那度艙門。但無法獲得任何反應！

林白找來了一支鐵筆！

合衆人之力，將梅麗臥艙的那度鐵門撬開了！

不知是否另有作用，總之這太空船之上，男性大都二人一房。只有女性才一人一房。

就當艙房的門被撬開的刹那之間，所有人都被嚇呆了！

原來梅麗已僵斃床上！死狀十分之可怖！

她動也不動的身上只穿了睡衣而已。

所有人呆在一旁，沒有人敢去動她一動！

梅麗身上沒有傷痕。

艙門雖然在事後被林白撬開，但事前是由內關上的。

也就是說：事前只有梅麗一個人關在房內，這點應無疑問。

爲什麼梅麗會無端死去？

醫生奉了船長的緊急召喚命令，趕到現場來查驗。

梅麗只是窒息而死！

假如根據醫生的初步檢驗結果報告，梅麗似乎又不是自殺。

「窒息而死」！

難道是空氣調節系統出了毛病？

於是船長林諾夫又召來技術人員，叫他們小心檢查一下。

結果證明空氣系統一切正常。

其實當時各人聚集在梅麗的房間裏，也可以感覺得到，這裏面的氧氣很足够；如果梅麗在這間房被窒息致死，他們最少也有一種窒息的感覺才對。

但當時各人覺得一切正常。

因此，如何窒息，將成爲調查的焦點之一！

此外，林白聽到的叫聲，又如何引起？最是令人猜疑。

在一般情況中，因缺氧以致窒息而死的人，總會是在不知不覺中死去的。

例如地球上有些中煤氣毒的人，他們事前根本不知會被毒死，所以事前也不會叫喊！

又例如通常在浴室中發生的悲劇，入浴的人因忘記開窗，讓空氣流通，以致熱水器的火燄逐漸將氧氣燒成炭氣，入浴的人亦因缺乏氧氣而致命！他們同樣是不會叫喊！

中毒的人都不可能會發出呼喊之聲！

為什麼梅麗會叫？

眞正聽到梅麗叫喊聲的人，只有林白一個。伊娃的附和，只是為了「遮羞」而附和而已！

但是如此一來，他們都成爲追問的對象。

船長林諾夫十分重視這件事，他派了一名保安官員科辛負責調查。

林諾夫悄悄對科辛說道：「這可能只是一個開始而已。如果我們不小心應付，悲劇可能陸續出現，因爲殺人者的手法太高明了！」

科辛是個「KGB」頭目，他被派担任這太空船的保安官之前，已接受過「太空訓練」。

他當然明白船長的意思。

船長要他迅速查明梅麗的死因，以阻止悲劇的繼續發生。

毫無疑問，這是一宗非常棘手的案件。單是要了解梅麗因何會窒息而死已經是一門學問。何況還要加上林白的口供呢。

林白强調他事前確曾聽到梅麗的呼叫聲！事實上也只有這樣說，才可以解釋他爲什麼會由伊娃的房內出來。

至於其他人，他們只稱聽到這邊走廊上突然傳來一陣慘叫聲，但他們分不出是否來自梅麗的房間，也分不出男女。

科辛首先去找醫生。

醫生說：「經解剖後，有些事情我眞不知如何解釋。」

「到底是什麼事？」科辛問。

醫生道：「死者的氣管不知何故，長了一個毒瘤，以致無法呼吸而窒息！」

科辛又問：「最近梅麗有診病的紀錄麼？」

「沒有，絕對沒有。」醫生說，「梅麗一向很健康，即使在每隔一段時期的循例檢查，也可以看得出她健康正常。」

科辛道：「我雖然未讀過醫科，但也知道毒瘤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形成的。怎可能一下子突然生了一個這麼大，大到足以令人窒息的毒瘤？」

醫生道：「不錯啊，所以我才說難以解釋。」

「下一步你會怎樣做？醫生。」

「我會化驗！看看那毒瘤是如何形成的。」醫生說。

× × ×

布列夫在伊娃的臥艙中。

布列夫早已知道梅麗神秘死亡的事，但他始終未加理會。

他是船上的首席太空專家，要忙的事情大部份與太空有關。但是「梅麗命案」似乎與太空無關。

難怪伊娃也忍不住問道：「你到底正在忙一些什麼啊？」

布列夫以爲她埋怨自已冷落了她！因此他俯首去吻她。

一邊又說：「要不是迫不得已，我又怎麼會冷落你呢！這陣子，我們這艘太空船發生了太多不尋常的事。」

「什麼事？」

「有些你應該早巳知道了吧！」

「你是指毛毛之死，還是那機件失靈呢？」

「機件失靈曾經令我們一度懷疑可能是維克人從中作怪！但是，毛毛被浮沙吞沒之後，又證明了維克人不似存有任何陰謀。」

「這兩件事都巳成爲過去，你還開什麼會？討論一些什麼？」

布列夫道：「查索夫和凡諾他們，仍被隔離起來。」

「但是，醫生不是說過，他們一切都很正常麼？」伊娃道。

「不！那只是一方面爲了安定大家的不安心情，另一方面，查索夫和凡諾二人的情況表現得極不穩定！」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他們初期看來沒有什麼不正常，包括了體溫、血壓等等，一切正常。但是現在，醫生發現他們有事了。」

「什麼事？」

「醫生發現他們的體內，似乎多了一些東西。」

「嗯——這又是什麼意思？」

「經X光透視，查索夫和凡諾的內臟都有毛病；他們可能生癌！」

「癌症？」

「是的，目前醫生仍在找證據，看看是否因降落無名星球而引起。」

「太可怕了！」伊娃埋怨道，「其實我們不該降落那星球。」

「當時機件故障，情勢十分危急！加上維克人的意見，才有那一次的行動！但是無論如何，我們也不應該懷疑維克人，最少他們也犧牲了一個毛毛，那是我們目睹的慘劇。」

伊娃道：「還有那些追踪我們的飛行物體，究竟又是何方神聖？」

「這正是我們一直討論的主題。」布列夫又說，「我們不想功虧一簣！但種種跡象顯示出，我們將面對困難重重。」

「不知怎的，我有一種預感！一切麻煩，極可能來自維克人。」

「還好這些話你只對我講，如果讓維克人聽到，可能引起他們的反感。」

「我這麼說，並非無中生有，而是有根有據。」伊娃道，「我們這艘太空船上，根本就不該載了這批黑球。」

布列夫道：「黑球是維克人送給我們蘇聯人的見面禮，有什麼不妥？」

「坦白說，我非常懷疑那些東西。」

「維克人曾說過，此等黑球，妙用無窮，而且完全是針對我們地球的弱點而選擇帶來的禮物。」

「那麼，爲什麼他們不肯說出黑球的眞正用途及性能？」

「嗯——也許是他們要令我們驚奇一下吧！」

「我眞不明白，爲什麼你老是帮着他們。」

「伊娃，我們這次的太空探險，最大的收獲就是與維克人結盟；在維克八〇五號星球上面的時候，我們巳目睹過他們的文明了。這次難得他們肯派人到地球來了解我們……」

布列夫還未說完，伊娃巳忍不住反駁道：「你說他們文明，先進，但我却不明白，爲什麼他們却要乘坐我們的太空船，而不自行駕駛飛碟而來？」

布列夫道：「你似乎還不大明白我們這次到外太空去探險的目的。」

「我怎麼會不知道，我們要物色一個忠心耿耿的外星球盟友。」

「對了，蘇聯在地球上的敵人越來越多，我們必須找到外星球生物的援助。但是，我們必須小心選擇，他們除了要對我們忠心之外，也不能存有任何野心，否則我們就可能弄巧反拙！」

「我眞不明白，你這話從何說起。」

布列夫道：「維克人科技發達，我們在維克八〇五號星球之上，巳經見過了。經過視察和了解，我覺得他們沒有侵略的野心。」

「何以見得？」

「他們沒有發展高速的交通工具，例如超光速的飛碟等等。」布列夫又說，「但是，我知道他們絕對懂得製造。此外，我又發覺八〇五號星球之上，資源豐富，有許多生活必需品，採之不盡。就憑了這一點，他們根本不須要侵略別的星球。」

伊娃當然了解到布列夫爲什麼會講出這一番說話。

主要還是因爲以前蘇聯人巳經不祇一次的，接觸過其他星球生物，他們發覺對方先進的確是够先進了。

可惜，這些先進的星球生物，他們都充滿了野心。

因此，以後蘇聯人也就學乖了；當他們求助別的星球人時，首要條件之一，就是不能讓他們有野心。

現在維克人連飛碟也沒有，既然到地球來也要依靠蘇製的超光速太空船，那麼，將來自然也不會獨來獨往自作自爲了。

也就是說：如果維克人要返回維克「八〇五」星球的話，那麼，他們必須靠蘇聯人利用超光速太空船送他們回去。

此外，他們要大舉派人到地球來，亦同樣要靠蘇聯人。

換句話說：維克人的一舉一動，將無法瞞得過蘇聯人。

布列夫這見解看來也十分正確。

他是這船的首席太空專家，自然對外太空生物比一般人了解。

何況在蘇聯太空研究所裏面，布列夫又是專門研究「維克銀河系」的。

這一銀河系有難以計算的大小星球，但眞正有研究價值的，只有千多個。

蘇聯太空專家將這千多個維克銀河系裏面的星球，加以編號。

「維克八〇五」就是這其中之一個。也是被認爲有高等生物的星球，所以他們才會派探險隊前往探訪。

總算不負所望，他們總算有了收獲。

維克人不但答允澈底協助他們發展科技，還派出這批先頭部隊先行到地球來！

但是想不到還未回到地球，巳經發生了一連串不愉快事件。

布列夫經過長時間的勞碌，十分疲倦，他沒有再跟伊娃爭論，轉眼巳經呼呼睡去！

特務追查命案

科辛以保安官的身份，把林白召到他的辦公室裏面來。

林白早巳知道科辛奉了船長之命，調查「梅麗命案」。

林白既然是最早發現命案的人之一，科辛要問口供，是不難想像得到的事。

豈料當林白進了科辛的辦公室之後，立刻感到有些不妙！

首先是科辛那不尋常的目光和表情。

蘇聯「KGB」特務的面目本來就一向習慣了呆呆滯滯的。

「林白，我首先提醒你，這裏只有我你兩個人，同時，你的口供不會被紀錄下來。」科辛又說，「也就是說，希望你毫無顧忌地，實話實說，最好不要轉彎抹角。切勿再浪費我的時間，那可能等於浪費你的時間。」

科辛的最後一句話，帶有暗示性質，也充滿了威脅成份。

林白自然聽得懂。

他只是不大明白，科辛怎麼會用上這麼硬的「開場白」而巳！

科辛的辦公桌面前，有一把椅子，但是，這特務頭目却沒有叫林白坐下來。

林白亦因此意味得到：事情不妙。

果然，科辛開始問話了；完全使人感到這是「KGB」的手段。

「請坦白告訴我，梅麗命案發生之前，你在何處？」

「嗯——」林白呆了一呆！

儘管他進來之後巳明知事情不妙，但一問之時也不知道應該如何作答。

「有許多人都見到你是從隣房出來，那是伊娃的臥室。對嗎？」

科辛那雙眼，有如鷹隼一樣。

他緊緊地，盯實了林白。

林白力持鎭定。

他回答道：「我本來正由走廊外面走過，突然聽到一聲慘叫，分明是女人聲，於是我忙衝進那間艙房！」

「就是伊娃那一間？」

「是的，但事前我絕對不知道，也從未想到那是誰的艙房；只是循聲音去查看究竟而巳！」林白說。

他很明白，科辛這個「KGB」頭目，一定知道伊娃是布列夫的情婦。

他也明白，科辛一定帮布列夫，因爲他是首席太空專家。

科辛冷然一笑：「你怎麼可以一下子就闖進伊娃的房間？」

「那慘叫聲來得太突然，所以我當時忘記了叩門。」

「於是你順手就可以推開房門，是不？」科辛又問。

「是的。」林白道，「我見到伊娃，忙問她發生了什麼事？」

「她怎麼回答？」

「伊娃當時說：『你是否也聽到有人慘叫？奇怪！我也聽到呢？不過絕對不是我……』我也不等她說完，回頭就轉進隣房去，因爲我在走廊走過時聽得清楚，的確是那二間房其中一間傳出的，但是，梅麗的房門反鎖，扭不開，於是我一邊叫人通知船長，一邊去找鐵筆撬門！」

「嗯——」科辛一邊聆聽林白作供，一邊翻閱手上另一份供詞。

林白不知道那是誰的，只知道科辛很認眞，可能一直在核對。

直至林白說完了，他仍舊在看。

科辛終於又抬起頭來，盯實林白：「當晚你沒有工作，本來可以早睡的，可不是嗎？」

林白點點頭。

科辛又問：「那麼，你爲什麼還會在伊娃的住房門外經過？」

科辛似乎有意提及「伊娃的住房」，所以林白更感到不安。

林白仍然力持鎭定：「我有件十分重要的事，本來要辦，結果却因爲梅麗的不幸事件，把精神分散了。」

「什麼重要事？」

毫無疑問，科辛並不相信他。

林白爲了減輕心理上的負担，根本就沒有正面看科辛。

既然科辛一直仍在牢牢的盯實他！

林白道：「這件事我不知道應該怎麼說才好，但實實在在非常之重要。」

「別繞圈子了，我們都沒有太多的時間。」科辛不耐煩地說。

林白於是又說：「我們的太空船曾發生過一次神秘事件，機件無故發生故障，事前不是試過燈光出現不穩定現象麼？」

「是的，但這是迫降無名星球之前的事了。」科辛道。

林白說：「但是事發當晚，我在睡前又發現這現象。」

「你指梅麗遇害當晚麼？」

「是的。就是那晚，我發覺燈光一閃一閃的，於是又担心太空船的機件可能又出毛病。」

科辛的注意力果然也給他分散了。

科辛忙問道：「會不會是你房內的綫路有了毛病？」

「我想不會吧。」林白道：「我故意熄了房間的燈，但從艙門的罅縫中，仍可以見到外面走廊的燈光一閃一閃的。」

科辛一邊將林白這一番說話記下來，一邊又問道：「你有沒有看過時間？」

「嗯——雖然沒有，但却很易計算出來，因爲那是我的就寢時間，」林白回憶着道：「那時應該是二十時至二十時三十分左右的一段時間，我想不會錯了。」

在理論上，在漫無邊緣的太空中，當沒有陽光照射的時候，就會不分「晝」與「夜」，也沒有時間存在。

但是人到底是人，尤其是我們地球上的人類，已經習慣了計時，因此蘇聯人即使在外太空旅行，仍用地球上帶去的計時儀器——電子石英的手表。

手表上顯示的，仍是以二十四小時爲一周期的計時方法。

那麼，林白口中的「二十至二十時三十分」，就等於晚上八時半左右了。

那應該是地球上「黃昏晚飯後」的時份。

那時候假如在地球上生活的人，以自由世界的生活習慣而言，那應該是「看電視，全家人圍坐於客廳中閒談家常」的時刻。

但在太空船中，人們除了當值工作之外，二十時以後，大部份是休息，睡覺。

科辛記錄下林白這一番口供之後，又仰首盯實他！

問道：「這的確是十分重要的事，但是，爲什麼你現在才說出來。」

林白道：「第一，因爲梅麗的事，令我分了心。第二，事後沒有任何事故——我是指機件故障之類的事發生。」

「嗯——林白，你這一番說話，是否臨時加插的？」

「這是什麼意思？」林白有些生氣了，雖然他明知面對的，是個「KGB」特務的頭頭科辛。

科辛道：「因爲你自始至終未見提及此事，直至我現在問你關於梅麗死前你的活動情形，你才說了剛才一番話，所以，我有理由相信你是臨時加插的。」

林白眞的忍無可忍了：「然則，你在懷疑我殺死梅麗了？」

「我沒有這麼說過啊！不過，我們這次外星球探險，事屬機密，絕不希望有潛伏着的敵人存在，我這份保安官的責任，就在於剷除這些異己份子。」科辛立即暴露出蘇聯秘密警察的咀臉。

但是，林白並不懾服。

他反問道：「你這是什麼意思？」

科辛霍然站立起來：「除非你能證明案發前你在何處，否則，我會以保安官的名義，宣佈將你扣押起來。」

林白氣極了。

他握住拳頭，要不是對方腰間有一支電子手槍的話，他早已揮拳相向。

但是却明白到科辛絕非弱者，他的身手敏捷之外，腰間的電子手槍可以令到一個人暫時失去知覺。

林白只好忍氣吞聲：「我無意跟你嘔氣，不過，我想問你，爲什麼我要殺死梅麗？」

「這是一場鬥爭！美國人爲首的西方集團，一直不希望我們國家富强，讓他們做世界霸主。因此，他們經常不惜以金銀收買一些民族敗類做內奸……」

此語一出，林白再也無法忍受了。

他也不等科辛說完，就飛撲過去，用雙手將科辛的衣襟揪住！

科辛一手將他推開，隨即拔出了腰間的一支電子手槍。

與此同時，科辛已按觸了桌子邊緣的一個秘密按鍵。

那是直接通往隔壁保安室的警鐘！

剎那之間，一度通往隣室的橫門打開了，迅速湧入幾名大漢。

林白在最後關頭仍然企圖把科辛手上的電子槍奪過來。

他固然是因爲被冤枉而生氣，但另一方面却也在這剎那之間恍然大悟。

林白忽然醒起了，科辛不但是這太空船上的保安官，也是布列夫的心腹手下之一。

科辛如此蠻不講理，很有可能「事出有因」，於是林白又連想到以下幾件事！

那包括了昨晚走廊上的人影閃動。

伊娃對他親熱，以及事後的偷情。

偷情時門外的奇怪音响，那可能是一個人的步聲。

假定那人影是一名保安人員——科辛的下屬，那麼，他可能窺破了林白與伊娃二人之間的奸情。

又假如那名保安人員已悄悄向科辛報告了此事的話，科辛既是布列夫心腹，布列夫毫無疑問亦會知道了。

但是，他們無論如何，也不能利用這點向林白迫害！

最易入罪的，以及「最罪無可恕的」，就是「內奸，殺人罪嫌」等等。

布列夫既然是一名有地位的「首席太空專家」，而科辛又是一名有經驗的「保安官」，那麼，他們自然懂得如何「假公濟私」，「公報私仇」等等害人招數。

林白就在這般情況下，被「保安人員」扣押起來「秉公辦理」！

慈祥的船長

船長林諾夫正在他的辦公室裏，沉思着連日以來發生的怪事。

他是這艘太空船上最高權力的人。

林諾夫原本也是一位資歷很深的太空人。

他雖然年近五十，仍然壯健如牛。

但是，爲了保證這太空船能安然無恙地安返地球，連日以來，這位船長已經弄得筋疲力盡了。

林諾夫沒有一覺好睡。

機件發生故障、神秘飛行物體的跟踪、迫降無名星球、毛毛被浮沙吞沒、查索夫和凡諾至今仍在醫療室中……

還有，就是梅麗之死……

林諾夫正在想得頭大如斗之際，外面忽然傳來一陣急促的叩門聲！

「誰？」

「船長，是我！」伊娃急不及待地，自行推開辦公室的門入來了。

她抱歉地說：「對不起，我有急事見你，船長！」

「什麼事？」

林諾夫一向對伊娃這一班女同事愛護有加，視之如女兒一般。

尤其是伊娃，更令他好感。

伊娃當然也明白這點，同時更明白這位老船長不像布列夫那樣好色。

因此，她有什麼心事，總會悄悄對這位充滿父愛的船長投訴。

林諾夫每看見她這神態，就想像到一定有事發生。

果然，伊娃向他投訴道：「林白被科辛扣押起來！」

「林白到底犯了什麼事？」林諾夫反問道。

伊娃道：「他只是跟我比較親熱，科辛就帮布列夫難爲他，這太不公平了。」

如果她面對的是另外一個人，她就未必有勇氣說這番話。

但她面對的，是一向視她如女兒的林諾夫，她當然也當他是父親一樣撒嬌！

林諾夫是船長，他雖然不喜歡攪男女關係，却明白到船上的一些男女之間的情況。

尤其是布列夫視伊娃爲禁臠，這點他當然也心知肚明。

所以他首先問：「你知道林白是爲了此事而被捕？」

「除此之外，再無理由，」伊娃道：「你一定也知道科辛與布列夫是一黨。」

「千萬別這樣說，在這裏，不該分黨派，同是一家人才對。」

「但他們太過恃勢凌人，你難道沒有權過問麼？」伊娃竟用了激將法。

「我知道，科辛喜歡弄權，但我不會讓他胡作妄爲的，」林諾夫站起來，「讓我親自去了解一下，才爲你作主好嗎？」

伊娃化啼爲笑。

她淘氣地吻了一下船長！

船長慈祥地拍拍她的肩膊，然後一齊離開了辦公室。

× × ×

「牢房」是太空船上的監獄，專用來對付一些犯了事的人。

林諾夫船長親自進入牢房去。

林白見了船長，總算可以暫時鬆了一口氣。

他明白到這位長者是個很公正的人，而且權力最大。

林諾夫進來之後，就問林白：「你怎麼可以動粗打人？」

林白喊寃道：「是科辛太不講理，我實在忍無可忍！」

「你應該明白到：在太空船上毆打保安官員，已經是一項罪名了。」林諾夫又說：「你太愚蠢，有什麼事，你應該忍受一下，揀個機會來找我投訴，我自會爲你們分出道理來。」

「是的！」林白頹然垂下頭來，「我的確太過火了！」

「好了，反正事情已經發生了，現在你必須面對現實。」林諾夫以長者的慈祥口吻說，「請將你知道的一一告訴我。」

林白道：「船長，請問你有沒有看過科辛記下我的口供紀錄？」

「當然有。」

「我所講的，全是實情。」林白又特別提醒他：「希望你最好能聽聽聲帶，因爲我怕科辛改我口供。」

根據太空船條例，保安官抓人問話，必須同時錄音。

那是一種自動錄音系統。

林諾夫道：「我既看過科辛的筆記，也聽過了你的口供聲帶。我當然相信你的話，尤其是燈光的不穩定。」

「是的，我後來才想起了，我有個證人，他可以證明我的話。」

「誰？」

「克羅夫。」

「與你同房的船員？」

「不錯，就是他。」

「爲什麼你不對科辛說出來？你本來可以省下許多厖煩的。」

「嗯——」林白自覺理虧之中，仍有些憤憤不平，「當時我給他的强詞奪理，氣得失了常性，所以許多應說的未說；相反，許多不應說的，我反而多說了。」

「他可能故意氣你，可惜你就是偏偏上了人家的當。」

「船長，相信你一定也明白，我不可能會殺死梅麗吧！」

「嗯，梅麗之死，當然不可能與你有關，這點我固然明白，他也應該明白，所以我才懷疑他故意令你生氣，也可能藉此迫你說出當晚你做過一些什麼事。」

林白這時才想起他又疏忽了一點！

原來這才是最具關鍵性的一點：科辛果然知道他和伊娃幽會的事！

但科辛在問口供的過程之中，竟然問也不問及此事，可見老謀深算之至！

因爲如果稍爲提及，就會露出了「公報私仇」的破綻！

幸好船長也是個明白事理的人。

林白不好意思當住船長面前談及他當晚和伊娃幽會的事。

他默然！

林諾夫船長反而說道：「伊娃有時也很任性，你應該自己用腦想想，有許多事情我不便言明，只好靠你領悟！」

林白心領神會！

他輕點着頭。

林白又說道：「以後，我一定會好好的，約束我自己！」

這等於承認了他和伊娃的私情；但妙在大家都沒有說明白。

林諾夫慈祥地拍拍他的肩膊：「林白，以後小心點，這是外太空，幸好我還有點權力，否則你有難了！」

林白聽着自然也明白了這一番說話的含義！

船長的意思大概是：假如這是蘇聯國境之內，憑「KGB」的龐大勢力，以及他們一貫的殺人手段，林諾夫可能保不了林白的性命。

林白眼淚忍不住流了下來！

林諾夫安慰他說：「別難過，這件事

就交給我，希望一切會成爲過去！」

林白感激得說不出半句話來。

他淚眼模糊地，瞪住林諾夫的背影，在牢房的鐵門外面消失！

毒瘤迅速膨脹

醫療室分許多個部份，其中包括了留醫用的，治療注射，物理治療，X光室以及電腦分析和化驗室等等。

留醫的病房，已被隔離起來！目前仍被隔離的病人，包括了查索夫與凡諾二人。

有關人等的担心，證明不是杞人憂天的做法，而是先見之明。

查索夫和凡諾二人已被證明：體內「可能是癌細胞」的東西，原來是個毒瘤。

毒瘤迅速脹大！

數名太空醫生除了對他們施展緊急開刀手術之外，就是通知船長林諾夫和首席太空專家布列夫等人。

林諾夫等人匆匆趕到佈滿了最新太空醫藥儀器的中央控制室，隔住玻璃，他們固然可以看見隔壁手術室的情形，同時還可以利用傳眞鏡頭，在電子螢幕之上，作近距離的觀察；甚至還可以跟正在施手術的醫生交談。

儘管彼此可以交談，但林諾夫他們看見主任醫官率領衆醫生正在緊張地進行開刀手術，却不敢分散他們的精神。

醫生和他們的助手護士們，緊張得手忙脚亂；他們分兩組人，同一時間爲查索夫和凡諾二人進行開刀。

毫無疑問，必然是醫生們已確定二人的情勢同樣危在旦夕，所以同樣刻不容緩，然後才會讓二人一齊進行開刀手術。

醫生都是些有經驗的，最好的太空醫生。

太空醫生與地球上一般醫生的最大分別，就是他們不能根據一般病例診斷；因爲太空中的氣壓、環境和個人的生活程序，勢必或多或少的，影响到個人的身體健康狀況！

此外，太空中可能有許多病菌，非地球人所能了解。

因此，在太空船擁有的電腦分析儀器之中，必須及時找出答案來。

就在查索夫和凡諾未進行手術之前，醫生已分別用「吸管」伸入二人的體內，在「X光」的協助下，吸取了一些「病菌樣本」加以化驗！

但是，利用電腦化驗和分析的答案還未找出來，二人的體內已起變化！

那「瘤腫」突然急速地脹大！

醫生担心它將佔去體內大部份的空間，迫使其他器官發生連瑣性反應！

因此，醫生立即分組爲二人進行空前未有的緊急手術。

但是，一切似乎太遲了！

二張手術床四周的醫生和護士助手等等，突然都不約而同地停止了他們的動作。林諾夫船長等人，從螢幕中可以看得十分清楚。

躺在手術床上的查索夫和凡諾二人，七孔流血，死狀可怖！

醫生們失望地瞪住二名死者！

主任醫官終於宣佈放棄挽救二人的生命；全體手術室內的醫療人員，必須進行最徹底的消毒！

× × ×

林諾夫和布列夫等人，也等不及醫生們由消毒室出來。

他們透過了通話系統，問及二名蘇聯船員的眞正死因。

主任醫官一邊消毒，一邊說道：「根據電腦分析化驗的結果，那些病菌一經直接接觸空氣，就會以幾何級數的方式，迅速蔓延和增長。二名病人體內的毒瘤，本來有個『膜』一樣的囊包裹住一些不知名的病菌。

「此等病菌在缺氧情況下，仍會不斷增長，只是速度較慢。

「但是，當我們用吸管透入病人體內，進行吸取化驗樣本時，必須弄穿那外面的膜囊，於是放進了氧氣。

「當然，事前我們發夢也不知道會有這種惡果，否則就不會這樣做了。

「當我們知道了那些病菌原來在呼吸了氧氣之後，迅速由一變二，二變四，四變八……的幾何級數，瘋狂地增加之後，很快巳脹大到令病人無法再容納！

「二個病人就是在這種情況底下，讓我們看着他們死去！

「他們是窒息而死的！」

主任醫官一口氣說到這裏，又難過地，深深的倒抽了一口氣！「我和我的同事們，已經盡了最大的努力。可惜，仍然無濟於事。」

林諾夫和所有在場的人，都可以聽到了主任醫官的解釋。

尤其是站在林諾夫船長身旁的太空專家布列夫。

他聽了上述的解釋之後就說道：「那一定是由無名星球之上帶回來的病菌，這點當然毫無疑問。」

布列夫又對醫生們說：「各位以爲梅麗之死，是否與此有關？」

布列夫似乎是基於科學觀點，又似乎是別有用心。

他身畔的保安官科辛，也曾與他交換過眼色，只是很少人留意。

仍在消毒室的醫生們，從傳播儀器中，也聽到了布列夫的問話。

布列夫的專家地位，一向受到醫生們的重視。

主任醫官道：「在未作電腦分析之前，我們不敢下斷語。

有一位醫生加入意見：「我看應無關係，道理十分明顯，梅麗從未接觸過二名病人，彼此根本拉不上關係。」

這似乎正是布列夫盼望聽到的。

所以他在有意無意之間，望住科辛，笑了笑。

但是，傳聲器中又傳來了另外一位醫生的說話：「我個人認爲梅麗之死，有太多與查索夫他們相似之處。」

布列夫不得不故作大方地問：「何以見得？」

那位醫生分析道：「病菌是可以傳播的，何況還是來自無名星球的無名病菌呢，所以，不一定要直接接觸病者。」

立刻又有一位持相同意見的醫生插咀

道：「我十分同意這見解，即使在我們的地球上，也有間接傳染這名詞和實例。」

更多人同意了二名醫生的意見：一是的，單從表面死狀和證據估計，兩者巳有不少相同之處，同是窒息至死！」

醫生們議論紛紛，大家分持二種不同的見解，發表意見。

主任醫官只好說：一我們最好先看看電腦分析的報告。」

隔壁的爭論暫時停止了。

但是船長等人所在的這邊，却正在開始。

林諾夫船長故意很尊重專家意見似的，問布列夫道：一以你個人意見，認爲怎麼樣？」

布列夫吶吶地，沉吟道：一病菌雖然可以傳染，但是，爲什麼其他人又安然無事，偏偏梅麗如此不幸？」

林諾夫呆了一呆！

科辛乘機加入，道：「這件事若以我的立場來說，梅麗明顯地是被人蓄意謀殺的。」

林諾夫瞥了他一眼：「何以見得？」

科辛道：「林白的口供，疑點奇多，破綻俯拾即是，相信船長你也看過了。」

林諾夫道：「我不但看過你筆下的口供紀錄，還聽過你問話時的聲帶。」

科辛道：「此案的疑點很多，例如：爲什麼當時林白應該休息了，偏會出現在走廊之上？不去睡覺呢？」

林諾夫道：「這件事我也曾問及他，正如你的紀錄一樣，因爲他發覺艙房裏的燈光不穩定！這正是上次機件發生故障前出現過的預兆，於是他正想趕往機房去，通知有關人員，作好一切預防措施！」

科辛道：「船長，只有你相信他這一番鬼話，我就不會相信。」

林諾夫道：「你是受過訓練的保安人員，當然有道理。不過，我也得提醒你一件事，凡事都不能依靠忖測，必須有證有據。」

「當然當然。」科辛也明知在這艘太空船之上，林諾夫擁有無上權力。「不過，我只是純偵探觀點談論此事。」

布列夫也看得出，科辛開始震懾於船長的地位和權力。

於是布列夫立刻插咀道：「平情而論，撇開林白同志毆打科辛同志不談！單是他的行爲，就值得我們注意了。」

科辛打蛇隨棍上，很明白布列夫的話中意思。他說：「據我們調查所得，林白有過一項十分惡劣的壞紀錄。」

林諾夫問：「什麼紀錄？」

「有人見過他企圖强姦梅麗。」科辛煞有介事地說。

此語一出，所有在場的人，都爲之一怔。

每個人的視綫，都集中在科辛的面孔之上。

科辛的表情和態度，却又是那麼的認眞。

這太空船上的每一個蘇聯人固然明白；他們的男女關係儘管隨便，但是，即使是「一杯水主義」也必須以「雙方同意」作爲基礎。

「强姦」這名詞似乎在他們的社會制度中很少聽到。

但是，萬一眞的有此類案件發生了的話，罪名却又十分嚴重。

因此，也難怪現在每一個人的目光都瞪住了科辛。

林諾夫也很吃驚！

他爲了伊娃的請求，本來存心要帮帮林白洗脫罪名。

想不到科辛這特務頭子果然也有他的一手，看情形，他是故意語出驚人的！

他故意當住衆人面前，宣佈了林白更多的罪名；也等於迫使林諾夫船長處於尷尬地位，欲救亦無從。

不過，林諾夫亦並非弱者；他最少就贏得了「身世清白，理直氣壯」的心理優勢。

因此，他定下神來之後，立刻反攻：「科辛，你的指控，豈非有些過時失事麼？梅麗人也死了。」

科辛似乎胸有成竹，甚至早知船長必有此反駁似的。

他笑了笑：「梅麗雖然死了，不過，我另有人證！」

「你的意思是：有人目睹其事？」林諾夫又給他嚇得呆了一呆。

「不錯！」科辛洋洋自得地說：「這個人就是最接近林白的人。」

「誰？」林諾夫問。

科辛道：「他就是與林白住在同一間房的克羅夫。」

布列夫煽風點火，在旁加了一把咀：「爲了弄清楚這件事，我們爲什麼不去找克羅夫問個清楚？」

在衆人議論紛紛的情況下，林諾夫不得不跟隨科辛他們去找克羅夫。

要找的人死了

太空船上的人，彼此都巳相處了不少時日，假如在正常的「人際關係」而言，他們應該「患難與共，親如手足」才對。

但是，船上的蘇聯人却並非如此。他們彷彿習慣了爾虞我詐。

尤其是像科辛這一類「KGB」特務人員，他們更好像不知人性爲何物。

因此，即使是「患難與共」的同胞，到頭來往往爲了一點點利害關係，就不惜埋沒良心，做出一些出乎常理的事。

現在他們就在科辛的引領下，去找克羅夫當面對證。

豈料正當各人通過其中一層走廊時，有個人匆匆忙忙地，正要找船長林諾夫。

大家都認得，那是駕駛室的拜耶夫。

船長既然知道了拜耶夫要找他，於是忙問什麼事！

拜耶夫面露不安之色：「克羅夫同志不知怎的，死在艙房之內。」

所有人都大驚失色。

絕對不是因爲死者克羅夫剛好是他們正想去找的人，而是噩耗來得太突然。

絕對也不是因爲死者克羅夫是個「重要的證人」，而是由於太空船上的人一下子之間似乎死得太多了。

於是各人又匆匆在船長的率領，以及拜耶夫的引導下，落到了另一層船艙去。

那是太空船上的人，寢室之所在。

× × ×

拜耶夫和克羅夫所負責的職務，同是太空船上駕駛室的技術人員。

他們負責同一份工作，輪值當班；克羅夫應該接拜耶夫的班當值。

但是，據拜耶夫向船長解釋，在超過了規定時間很久，仍不見克羅夫去接班。

拜耶夫本來可以向領班的投訴，但這樣可能令克羅夫失職而被處罰。

照目前這艘太空船的編班制度，他們大部份工作的職位，都是採用「四班二輪制」。

所謂「四班」，就是一日二十四小時，分四班人去當值。

也就是每人應當值六小時。

但是，因爲這是十分須要高度集中精神的工作；儘管太空船絕大部份工作都是用上了自動電腦去管理，不過所有儀器都須要技術人員，小心地監視。

因此，他們這「六小時工作」，又得分爲「兩輪」；亦即是每日輪值兩次的意思。

那等於說：每人每日上兩次班，每次當值三小時。

由於克羅夫「失更」，所以身爲同事的拜耶夫，就悄悄用電話召來一名本來已下了班休息的同事，暫替他的工作。

毫無疑問，拜耶夫的原意無非想連替工的同事也瞞住；因爲那同事只以爲替拜耶夫而不知原來這是克羅夫當值的時間。

拜耶夫這樣做的意思，無非想「爲人爲到底」，「少個人知好過多個人知」；於是安排好替工之後，他就悄悄摸去找克羅夫。

根據拜耶夫的想法，克羅夫可能貪圖一時享樂，正臥在艙房內，跟女同事談情說愛。

假如眞的如此，拜耶夫更加覺得他這次的做法「認眞够朋友」！

最少他之外，就沒有第二個人知道克羅夫這荒唐行徑。

當然，克羅夫萬一眞的在跟女同事談情的話，他這時候走進去，必然是大煞風景的事！但無論如何，克羅夫決不會怪他，反而會感激他才對！

於是拜耶夫就到摸到克羅夫的臥艙去！怎知道叩門良久，裏面全無反應！

拜耶夫迫住推門入內。

門沒有關上。

拜耶夫剛進去，就嚇呆了！

克羅夫七孔流血！僵臥床上，動也不動的，分明死了！

至此拜耶夫才明白他「失更」原來是突然暴斃，惟有急忙去向船長報告！

× × ×

克羅夫的眞正死因，仍有待醫生們的解釋和化驗報告。

不過從表面上看，克羅夫之死，似乎與梅麗有許多相似之處。

他們都是因窒息，而弄至七孔流血，死狀十分之可怖！

假如這是地球上，相信查案的偵探們，一定以爲死者若非被毒死，就是被勒至七孔流血致死！

但這是太空！

太空之上，許多事物無法以地球上的常理去解剖。

無論如何，克羅夫的突然遇害，除了足以令到船上的蘇聯人普遍感到不安之外，也間接令到船長林諾夫與科辛等人，造成更大的誤會。

先從科辛和布列夫這班人說起，他們正要去找克羅夫證死林白之際，克羅夫偏偏就在這時候死得不明不白！

這是否巧合？

最少科辛就公然表示「這不是巧合那麼簡單」。

絃外之音，分明是指有人及時執行了「殺人滅口」的任務。

目的自然是替林白「遮醜」。

但在另一方面，船長林諾夫，也有他的不同想法。

他覺得：科辛是個「KGB」特務頭目，毒計多得很！

科辛可能在布列夫的授意下，無論如何也不讓林白有翻身之日。

爲了「證死」林白，於是派人殺死克羅夫！

也就是說：他們老早已知道克羅夫死了！只是佯作不知！然後故意在船長面前說克羅夫可以證明林白曾强姦過梅麗。

由於梅麗「死無對證」，有個與林白同房的人作證，「可靠性」與「可信的程度」自然就大大地增加了。

假如這就是科辛想出來的辦法，也稱得上「又够毒，又聰明」！

可不是嗎，一個已死的「受害人」，已經令人同情；再加一個正待找他作「生口對證」的克羅夫，刹那之間又變成了「死無佐證」，豈非更加令人覺得「這是爲了維護林白而做出的殺人儍事」麼？

林諾夫當然不會這樣做，但由於他維護林白，而可能因此被人誤解。

爲了表明態度，林諾夫終於以船長的身份，對各人表示：——

事情已發展到「可怖程度」了！

他覺得這不是個人問題，亦未必涉及私人的「恩怨」。

他以船長的身份，命令各人保持冷靜的態度，回到他們的工作崗位去。

這是「同舟共濟」的考驗性時刻，任何人也不應涉及私人問題。

爲了平息科辛和布列夫二人的猜疑，他只好暫時把林白安置在牢房中。

林諾夫覺得：這麼一來，不但可以令布列夫和科辛二人覺得心服口服，也可以令旁人覺得他够公正！

另一方面，他認爲這做法表面儘管難爲了林白，令他「含冤不白」，甚至伊娃可能又再來撒嬌。

但是，這是「一石二鳥」的上上之策！因爲林白被關在牢房內，外有「KGB」特務把守住，誰還會相信他犯上殺人的嫌疑？

也就是說：即使再有人被殺，肯定與林白無關！

林諾夫又呼籲各人小心個人的安全，如果遇上任何認爲可疑的事物，必須及時向他或其他負責人報告！

在克羅夫的死因未明之前，身爲船長的他，暫時不會採任何行動。林諾夫語重深長地要求大家切勿再採取互相猜疑的態

度。

林諾夫船長的一番說話，果然令到許多人口服心服。

就是暗中針對他的二名强大對手——布列夫與科辛，也難免覺得有點意外！

各人聽完了林諾夫的訓話之後，亦開始紛紛回到自己的工作崗位去！

布列夫和科辛他們也轉身想走！

就是這時候。

「兩位請留步！」

及時叫住他們的，正是林諾夫船長。

布列夫雖然名義上是首席太空專家，但實際權力仍然操在船長林諾夫那裏。

爲表示尊重起見，布列夫和科辛二人都只好站住了！

林諾夫道：「船上接二連三地發生了命案，我想聽聽二位的意見。」

布列夫望望科辛。

科辛道：「克羅夫同志的死因未明，我也想不出一個所以然來！」

「由查索夫、凡諾以至到梅麗、克羅夫，我們已經死了四個人；再加上一個維克人毛毛被浮泥活埋，我們至今爲止，已損失了五個人了。」林諾夫平心靜氣地說。「假如我們還不快些找出原因，我眞有些担心！」

布列夫以專家的身份道：「查索夫和凡諾二位，證明死於無名毒菌。那分明是他們從那佈滿了浮沙的無名星球上面，將這種致命的毒菌染上的。」

科辛却以偵探的口吻道：「除非解剖化驗結果能證明他們死因一致，否則，一定有內奸存在於我們這艘太空船之內。」

林諾夫乘機向科辛施壓力：「你是這裏的保安官，希望你能早日找出一個合情合理的原因來吧！」

開會時有人偷聽

梅麗和克羅夫二人的屍體，已經由醫生們解剖後加以化驗。

一項足以令到太空船上每一個人都感到忐忑不安的報告，由主任醫官簽署好之後，迅速傳到林諾夫的手上。

解剖化驗指出：梅麗與克羅夫的死因，完全是一樣的！

他們同樣被體內一種「突如其來」的毒瘤，在「極度脹大」了之後窒息而死！

體內毒瘤所以被稱爲「突如其來」，是因爲二名死者生前的例行檢查中，從來沒有這種毒瘤之存在。

太空船內，除了那班維克人之外，每一個蘇聯人，必須作定期性的健康檢查。也因此，每個人的健康狀況，船上的醫生們，都瞭若指掌。

林諾夫船長看了那份報告之後，立刻召集了一次會議。

參加是項緊急會議的人，除了林諾夫本人之外，還有首席太空專家布列夫，以及他的主要助手霍斯基。

此外還有保安官科辛，主任醫官和助手等人，全是蘇聯人。

他們沒有通知維克人，一方面因爲一連串的事，除了毛毛被浮沙埋沒之外，似乎與維克人完全沒有關係。

他們不想驚動這十二名「貴賓」。

維克人無論在細胞組織，以及身體五官的基本構造，都與我們地球人有異，所以兩者之間的生活方式，也各有不同。

維克人與我們地球人之間最明顯的分別地方，就是：維克人根本無須飲食。

地球人之中的中國人，有句老話「病從口入」，既然維克人根本就無須飲食，那麼，他們沾染病菌的機會，亦相應降低才對。

就是基於以上種種原因，林諾夫船長才決定不通知他們！

怎料到，就當蘇聯人集中在船長辦公室內開會的時候，走廊外面傳來了一陣陣吵鬧之聲！令到各人大感驚奇！

林諾夫船長担心又有了命案發生，這次不知又輪到誰了。

× × ×

就在船長辦公室外面。

那兒有條走廊，但並非船上的主要通道之一，所以取道由此走過的人不太多。

可能是科辛的主意，一名保安人員，在船長辦公室附近悄悄監視；他的用意大概也是因爲船上最近太多事情難以解釋。

既然科辛也認爲可能有「內奸」，所以明查暗訪，也是不難可以想像得到的事。

怎料到就當那名保安人員發現了船長辦公室門外出現了一條鬼鬼祟祟的人影時，立刻就不動聲色地衝過去！

保安人員都受過搏擊訓練！

所以，當他衝到那人影身後時，就拚命糾纏着他，企圖將他制服。

但是，對方不但不肯束手就擒，還順借勢力，把那名保安人員摔得撞向走廊一角！

保安人員絕非弱者，剛才只是冷不提防而已！

保安人員爬了起來，一邊吆喝！企圖引別起人的注意，一邊向那個「奸細」反擊！

於是二人就這樣，在走廊上打得天翻地覆的吵鬧不堪！

聲浪果然傳到了船長辦公室之內去了！迅速引起注意。

船長林諾夫帶領各人出視時，二人仍未停止拳來脚往的打鬥！

「住手！」林諾夫揚聲叫道：「你們兩個都住手！」

保安人員看見他的上司——科辛也在船長一旁站着，立刻停手。

他的對手也在這刹那之間，停止了向他攻擊！

在這刹那間，所有在場的人也都給眼前的情景弄得呆住了一陣！

原來剛才與那名保安人員交手的人，不但體格魁梧，身形硬朗，面目也絲毫沒有表情。

太空船上的蘇聯人，當然都認爲他是一名維克人！

林諾夫有些生氣地責備着那名保安人員！

但是那名保安人員却反駁說：這是奉了他上司之命！

科辛就是他的上司。

科辛也承認這是他的主意，他吩咐他的下屬，必須把可疑的人抓住，因爲他可能就是一名奸細！

布列夫也明白到船長林諾夫的意思，他是因爲那名「奸細」並非一般地球人，而是他們太空船上的貴賓！

因此，他向科辛遞過眼色之後，就對他說道：「看來我們很應該向我們的貴賓解釋，以免彼此有所誤會。」

科辛會意。

他對那名維克人說道：「我們正在開會，這種會議絕對與你們無關，剛才只是一場誤會而已，請原諒。」

維克人不知內心如何想法，反正他沒有說過半句話，而目又沒有表情，回頭就匆匆走開了。

各人重新返回船長的辦公室去。

會議又繼續。

× × ×

「我不知道應該怎樣說才好。」科辛道：「剛才門外的情形，大家一定都見到了吧？那維克人態度太可疑。」

船長林諾夫道：「你以爲他眞的是奸細？」

科辛直言道：「如果他不是心裏有事，又何必鬼鬼祟祟？」

「我也同意科辛同志的忖測。」布列夫又以太空專家的姿態出現，「我們可能巳引起了維克人的懷疑。」

布列夫的助手霍斯基也表示：「維克人雖然是我們的盟友，但是，我們不能夠太過份信任他們，否則只怕後悔可能太遲了。」

船長林諾夫給他們你一言我一語的，說得有些心煩意亂。

他本來不想開罪維克人，但是，布列夫等人的意見，也是言之有理！

布列夫是個專門研究太空事物的「太空專家」，林諾夫儘管不大喜歡他的爲人，但在公事上，也得尊重他。這純粹是爲了對事，而不是爲了對人！

布列夫又分析道：「雖然我們原則上應該尊重維克人，但心理上不能不有所戒備。因爲他們到底是外星球人，有時我們不能以常理忖測他們的眞正意圖。」

林諾夫船長道：「照各位的意見，我們是否應該找他們的隊長比比談談？」

科辛說道：「你的意思是：向他們解釋？」

林諾夫道：「是的，向他們講淸楚，好過讓他們亂猜亂想。」

布列夫道：「這樣做也好。我們這些日子以來，船上忙成一片，可能因此引起他們的疑慮亦未可料。」

科辛忽然又說：「我並非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事實上有許多事情足以令我們生疑。」

林諾夫不以爲然地瞀了科辛一眼：「你又想到那兒去？」

科辛道：「有個顯而易見的事實，就是我們身上發生所有的災難，都與他們無關。各位有沒有想過爲什麼？」

霍斯基道：「這是不足爲奇的事，他們不吃人間烟火，又怎麼會跟地球上的人類一樣，有病菌入口？」

科辛道：「但是，我覺得可疑的事情太多了。只是你們未有留意到而已。」

霍斯基雖然是布列夫的一位助手，但他有他個人的見解。

他的意見很具獨立性，不受任何人的左右，所以也令到船長林諾夫對他另眼相看。

這時候他又說道：「科辛同志，你是一名保安官員，多疑是應該的。但爲了不必要的誤會，我們還是先行解釋，剛才我說過我們不應過份信任他們，只是提醒大家小心防範。但我認爲，過去一連串發生的事，未必一定跟他們扯上了關係。」

科辛却堅持說道：「不！剛才在門外所發生的事，提醒了我們，那是一個大破綻。」

布列夫問道：「你以爲是他們在攪鬼麼？」

「嗯！大有可能。」科辛很認眞地細加分析：「他們不會飲食，所以病菌自然對他們的威脅減少了。這正是他們的有利條件之一，所以我更加有理由相信梅麗與克羅夫是他們害死的；下一個又是誰？」

科辛故意頓住了！

所有人的注意力都給他吸引住！

於是科辛更加像個演員一樣，用手指指住他自己和各人：「下一個死去的，可能是我，也可能是你——但無論如何，如果各位再不正視事實，我幾乎可以保證，這艘太空船將不能完成我們的歷史使命；所有船上的蘇聯人，亦將一一死去，死光爲止！」

在座各人，無不感到驚愕。

包括船長林諾夫在內，似乎每一個人都深信了科辛剛才那一番「忠告」！

每一個人都在担心自己的生命。

利那之間，有如大難臨頭。

顯微鏡下的毒菌

儘管太空船上的蘇聯人開始懷疑維克人，但船長林諾夫始終覺得沒有證據足以證明一切「不幸」與維克人有關。

無論如何，林諾夫和布列夫等人，爲了避免不必要的誤會，也去拜會了維克人的隊長比比。

比比雖然木無表情，但却表示了他的高興；認爲這是地球人尊重和信任他們。

比比同意蘇聯人的見解，由於這些事情都跟他們拉不上關係。所以蘇聯人也一直沒有把船上發生的事告知他們。

但比比說：維克人還是蘇聯人的最忠心朋友，而且，在必要時，將盡全力去帮助他們！同時比比又告訴林諾夫和布列夫二人：他們不但在機械常識方面有心得，就是醫學方面，也有點成就。

布列夫對這點反而有點懷疑。因爲一直以爲他只知維克人在科技上十分先進。

可能由於維克人不飲不食，所以根本就沒生病這回事。那他們又如何會沾病？

不過，比比既然這麼說了，在禮貌上，他們儘管不信，也要表示相信！

這不僅是禮貌上的事，而是爲了安撫維克人，尤其是當目前太空船上如此多災多難之際！

比比的表示是出於一片熱誠，所以林諾夫他們也表示對維克人的感激。

就當林諾夫和布列夫與比比在交談之際，廣播播音器中傳出了主任醫官尋訪船長林諾夫和首席太空專家布列夫的廣播。

因爲太空船很大。

尤其是到遙遠太空外，另一銀河系的超光速太空船，更加龐大無比！

所以，許多時候要找人的話，就非依靠廣播不可！

維克人比比從小電腦即時傳譯儀器中，也知道是「主任醫官」有緊要事，請他們到電腦化驗室去一次！

比比於是問：「可能找到最後的答案了。」

比比又表示了他對地球人的關心：「可否帶我去看看？爲了這艘太空船上的每一個人的生命，我們即使再冒一次生命危險，亦在所不惜！」

比比雖然面目沒有表情，林諾夫和布列夫二人也聽得有點感動！

於是他們一齊登上了一輛電動運載車，希望爭取短時間之內，去到「電腦化驗室」。

那種電腦運載車極之輕便！每一層甲板之上，每一條走廊的旁邊，差不多都可以隨便找到一輛代步。

每輛最多可以坐六個人！

坐了上去之後，只須按掣，就可以沿住走廊上的路軌滑行。

此外，每一輛的速度亦可以由坐在上面的人加以控制之外，還可以爬高落低——例如要再上一層甲板的話，運載車可以利用走廊末端的「軌跡升降槽」往上升。

如果要落一層甲板，也同樣可以沿住「升降槽」下降。

總之就是方便，快捷！

林諾夫和布列夫帶同比比，轉眼之間，已到了醫療部門。

主任醫官向船長報告：他們已將「無名毒菌」分解出來了。

於是技術人員，利用放大數百萬倍的電子顯微鏡，將那種「無名毒菌」，顯示螢幕之上，讓船長林諾夫和布列夫他們可以淸淸楚楚地見到細菌的放大後情形。

林諾夫雖然不是醫學界的人，但能够做太空船船長的人，除了富有飛行經驗之外，自然也要有太空知識。

因此，林諾夫儘管沒有布列夫的「專家知識」，多多少少也懂得一些。偏偏就是從未見過這一類病菌。

在鏡頭下，各人可以目睹「無名毒菌」的迅速增長——幾何級數的增加，快得令人毛骨悚然。

加上放大後的外型，有如一條毛蟲似的，蠕蠕而動，任何人見了也感到毛管直豎。

維克人比比見了也忍不住道：「這些就是連日以來令你們困擾的東西麼？」

布列夫道：「是的，你不是說過，你們維克人也在醫學方面有點成就麼？」

「是的。」比比道：「但是，我記憶中，從未見過這些細菌。」

這位醫官道：「如果我們的估計不錯，肯定是由無名星球帶回來的。」

醫官又交代：此等細菌，是分別從各死者的屍體中的毒瘤抽取出來的樣本。

換言之，四名死者——查索夫，凡諾，梅麗和克羅夫等四個蘇聯人，他們的致死原因，都巳確定與此有關。

由於細菌繁殖速度驚人，瞬眼之間，已是「到處都是」！

所謂「到處都是」只是指那顯微鏡之下。

那座電子顯微鏡安放在一間由機械操縱的隔離室。

裏面的一切除了機械代勞之外，也有高度消毒和殺菌設備。

四周佈滿了紫外光燈之外，還有電動遙控的殺菌消毒噴霧龍頭，必要時，隔壁控制室的操縱人員，就會採取行動。

因此，看似十分危險，其實一切不經人手，視察病菌的人，只透過電子螢幕目睹放大過程。

一切就是那麼電動化、科學化。

當那一小撮蠕蠕而動的毒菌越變越多之後，操縱人員就開始按掣，發動遙控式的噴霧消毒藥液，將越出範圍的細菌消滅掉。

「既然能用消毒藥液殺死牠們，對你們應該是沒有威脅才對。」維克人比比說道。

主任醫官也知道他是外星球人，於是他解釋：「那種噴霧器所噴出的消毒藥液，是一種劇毒，我們人類接觸它之後，一樣會死！」

布列夫補充道：「也就是說，當這種毒菌入侵了我們的身體之後，我們不可能用這種毒液在我們的身體內消滅牠們。」

維克人比比喃喃地說：「這樣看起來，極有可能每一個太空船上的人，都巳經沾染了這種可怕的有毒細菌。」

林諾夫船長吃驚地問：「隊長，怎麼你會這樣說呢？」

在場的蘇聯人，他們都非常明白，維克人是「維克銀河系」中具有高度智慧的生物。剛才身爲維克人隊長的比比，他的說話，決不會是「無中生有」的。

比比果然就向蘇聯人解釋：「你們也不難想像得到，當時我們這艘太空船迫降時的情形是怎樣的？」

比比雖然只是這麼一提，巳經够了！

所有蘇聯人都給他提醒了，當太空船機件發生故障時，迫降無名星球，當時的船艙艙門一度大開！

若非如此，他們又如何能放出「A一〇五」號探險車？

若非打開艙門，放下跳板，凡諾生前又如何能把救援車開出去？

比比又說：「記得浮沙吸去毛毛的可怕情景麼？」

蘇聯人不但記得，還很感動，許多人當時都可以在電子傳眞螢光幕上，看見毛毛被浮沙「吞噬」的過程！

那應該是「第一個爲蘇聯盟友作出犧牲的外太空人」吧！

比比有意無意地提醒他們：「毛毛即使獲救，看情形你們也不該把他再帶上這太空船之上，現在就是一個例子。」

布列夫在這刹那之間，忽然感到有點慚愧起來！

可不是麼，他是蘇聯派到外星球探險的太空專家，應該具備一切有關外星球的應有常識才對啊！

但是現在，比比却好像比他更了解那致命病菌的來源。

比比又說：「剛才我說過的一番話，

並非無中生有，你們也不妨想想看，假如那無名星球之上，那些浮沙，並非一如你們想像中的泥土的泥沙，而本身就是這一類細菌聚集而成的，那麼，你們那二名人員卻在後來被救了回太空船之後。雖然二輛車子你們是放棄了，但是，查索夫和凡諾二人的身體之上，一定沾滿了浮沙狀的細菌。」

比比果眞是一言驚醒夢中人！高等生物的頭腦，大概總會勝我們地球人一等！最低限度，蘇聯人想不到這種後果，但比比却想到了。

假如比比忖測是事實，那麼他的假設是大有可能！

那就是：這太空船之上的每一個人，都是「帶菌者」！

醫生們聽了比比的話之後，也嚇呆了，因為對細菌方面，他們認識得比一般人更深，知得也更多。

正因如此，醫生們才想起了當時替查索夫和凡諾二人消毒時的情形。

記得醫生們當時都穿上了防毒面罩和衣服，合力把二名剛自無名星球救回來的人——查索夫和凡諾，抬進醫療室去！

就以當時的情形看，表面上應該不會出什麼問題了。

因為醫療室也設有強力的殺菌紫外光燈。何況他們還用殺菌藥水一再消毒呢！

不過，醫生們所担心的，並非他們本身的安全問題。

那是當艙門打開，面對無名星球時，為時太久了。

那麼，毫無疑問，假如那些「浮沙」盡是毒菌的話，即使一陣風，也可以把天文數字的毒菌吹入這太空船之內來。

何況當時二名蘇聯人的身體之上，以及衣服之上，都可以見到沾了不少「浮沙」——當時大家也只以為是「浮沙的沙粒」而已！

現在大家回憶起來，再印證比比的一番說話，實實在在又是大有道理。

因此，醫生們都呆住了好一陣！

主任醫官也同意比比的見解。

他跟各醫生商量過之後，立刻又與船長林諾夫和首席太空專家布列夫，就地開了一次緊急會議。

維克人比比也參加了這一次的會議，因為大家本來就是給他提醒了的。

主任醫官認為比比言之有理，眼前這太空船上的每一個人，都可能是帶菌者。

因此，他們決定替這船上的每一個人，包括維克人在內，進行一次前所未有的，徹底的大規模消毒！

三名駕駛員同時死亡

正當太空船上的消毒工作進行得如火如荼之際！噩耗又告頻傳！

有三名負責操縱着太空船前進航程的駕駛員，幾乎在同一時間內，一齊捧住他們的咽喉，滾落地上！因此太空船的駕駛室之內，一度變成了眞空狀態！

還好一切由電腦自動操作，那三名駕駛員離開了他們的工作崗位之後，電腦因為欠缺人手操縱，立刻發出警報！

醫療室立刻派人趕到現場，船長林諾夫聞訊，也大吃一驚！

蘇聯人都以為，只要經過這次澈底的消毒，噩耗就會成為過去！但是，看情形眞正的噩夢，極有可能就由現在開始呢！

× × ×

警報系統的嗚嗚之聲，刹那間响徹了整艘太空船！

許多蘇聯人聞訊都紛紛趕到太空船的中央駕駛室來。

但是，他們只到了中途，就在走廊上被穿上了防毒面罩和白袍的醫務人員阻止前進！

醫務人員告訴他們：那三名駕駛員極有可能染上了「無名毒菌」，所以經過了一陣像失去了常性似的瘋狂打滾之後，均已紛紛暴斃！

憑着他們已知的化驗結果，「無名毒菌」可以在極短時間之內，以幾何級數散播和繁殖；故此，目前正有大批消毒人員，將現場加以封鎖，進行澈底的消毒！

那些紛紛趕來查看的蘇聯人，只是關心這艘太空船在沒有人操作的情況下，可能發生危險。

但是駕駛室經過短暫時間的眞空狀態之後，很快就有人衝入去接替那三名駕駛員的工作！

他們甚至在消毒隊未到之前已走上了工作崗位去了！

而且，那三名隨地打滾的駕駛員之中，有二個當時停止了掙扎；僅有一名仍拚命扼住自己的咽喉！

不過也只是不足三分鐘光景，鮮血就由眼耳口鼻中流出。

那樣子委實可怕！

但是，那幾個匆匆地跑進去的人，他們根本就沒什麼表情，所以根本就沒有人知道他們究竟對地上的死者是同情還是害怕！

毫無疑問，那些全是維克人！

目前這太空船之上，只有十二個維克人，因為毛毛已被「遺棄」在那無名星球之上。

這十二個維克人之中的三個，就是奉了隊長比比之命，急急趕來控制自動駕駛電腦的。

他們有如一隊「敢死隊」，對那些被蘇聯人視作畏途的高度傳染性的毒菌，竟然視若無睹。

事後曾到駕駛室去消毒的醫務人員，就把維克人這種「敢死隊精神」，回去對主任醫官說了；主任醫官於是就利用太空船上四通八達的電話向船長林諾夫報告。

× ×

林諾夫正召集有關人等，共商緊急應變之計。

這艘蘇聯太空船之上，刹那之間，有如大難臨頭似的！

繼駕駛室三名駕駛員同時暴斃之後不久，有更多蘇聯人「捧頭掙扎」！

看來他們都同樣在不知不覺之中，染上了「無名毒菌」。

那些迅速擴散的毒菌，進入了人類的身體之後，便會集中在一處地方繁殖起來——以幾何級數增長。

牠們最喜歡集中繁殖的地方，就是人體的咽喉部位。

所以那此中了該種無名病毒的人，就祇有「揸頸狂叫」不已！

往往只經過了三兩分鐘的掙扎，帶菌者就會因氣管窒息，而弄致七孔流血而死！死狀十分之可怖！

噩耗一個又一個接踵而至！一時之間，也不知道究竟有多少蘇聯人在太空船上死去！

因此，醫療救援人員，忙得七手八脚的，亂作一團！

林諾夫船長担心不久之後，這太空船上的一百零四名蘇聯人都全數死個清光！

所以，他一邊召集有關人等，開會共商對策之外，還將船上的噩耗，通知地球上的蘇聯太空基地。

但是，這一回眞的是「屋漏更兼逢夜雨」，太空船上不少儀器設備，都因為操縱人員的突然「狂性大發」，而亂碰亂撞的，弄壞了！

太空船上的無綫電通訊儀器，均無法作正常的操作！

刹那間，有如墮入了深淵！

蘇聯人想向基地求救，看來已經暫時不可能了。

除非他們能迅速將無綫電通訊儀器修理好，否則，就一切只好靠自己了。

眼前船上絕大部份的蘇聯人都先後暴斃；不少須要人手控制或監視的工作，都只好依靠「維克人」！

維克人不怕毒菌傳染，最難得的，就是他們的機械常識非常之豐富。因此蘇聯人不必担心他們無法勝任！

事實上，許多時發生的機件故障，根本就是維克人協助他們修理好的。

但是，船上的維克人却不多，就是連同隊長比比在內，現在總數也不過十二個而已！

整艘太空船之內，又怎可能只得十二個工作崗位？

不過，太空船設計雖然只屬普普通通，但是，大部份可以用電腦自動操作！除了中央駕駛室必須有人監視那巨幅電子螢幕之外，有許多工作崗位，根本就無須人手！

中央駕駛室那巨幅電子螢幕，就是擋在太空船前面的景物；那就相當於汽車的「擋風玻璃」。

太空船在太空中的飛行速度快得無法形容；最快時可以用「超光速」前進。因此，那巨幅電子螢幕上所顯示的「前景」，往往是千萬哩以外的太空情況！絕對不會是接近太空船前面的。

就正是由於太空船的速度太快了，所以，電子雷達儀器要傳遞於電子螢幕上的景物，其目的就等於讓駕駛員預知前面的實際情況，以免臨時周章。

除了正駕駛員須要監視電子螢幕，觀察太空四周的情況之外，還要有人控制通訊設備，以及死光武器，以防不測。

正駕駛員除了操縱電腦駕駛儀器之外，還要負上指揮之責；那是指當遇上了緊急事故，而船長又剛好不在的時候。

那巨幅電子螢幕還有多角度的選擇，而且還可以將景與物放下。

例如他們發覺遠處有不明飛行物體時，就可以將鏡頭拉近，放大，看看那是什麼東西，以便有所準備。

至於死光武器，也只不過是限於自衞性質的太空武器而已。

責任最重的，應該推那名無綫電控制人員了。

他除了要利用地球外圍地區的人造衞星作轉播站，與地球基地進行聯絡之外。還要利用電腦自動操作儀器，不斷分析那些來自太空四周，一些不明來歷的訊號，以確定這艘太空船的正確位置，以及所處的環境等等。

那副專門負責電訊的電腦分析儀器裏面，最少收集了數以百計的太空聲浪，例如隕石碰撞聲，進行了不知已有若干世紀的，來自遠方銀河系的奇異韻律等等。

只要太空船的無綫電儀器收集到任何電訊或音响，這電腦就會迅速找出了答案來，讓他們有所選擇。

當然，以當時的水準而言，已經算不上怎麼「新式」了。

也許只可以稱得上「僅及水準」而已，因為能利用「超光速」製造如此龐大的一艘太空船到外星球去探險，此等設備只能說是「起碼的」。

不過蘇聯的經濟情況一直以來就無法改善，他們能節衣縮食製成這艘超光速太空船到另一銀河系探險，同時又有了這麼大的成就，已經眞是難得了。

就是當他們載着維克人起程返回地球時，他們的首領聞訊，也致電慰勉他們！

可惜，眼前他們正陷於困境。

初步估計，最少已有超過七十人先後死於毒菌之下。

那些人的屍體，已被醫務人員利用氣壓艙，扔出了太空船外面的太空空間。

那是無可奈何的事，因為屍體假如留在太空船之內，就是有地方儲藏，也會讓屍體內的毒菌散播。

因此，船長林諾夫也就接納了醫務人員的建議，讓他們同胞的屍體，作永無止境的「太空漫遊」。

這聽來似覺殘忍的事，假如從另一角度看，倒也十分有意思！

因為所有參加太空旅行的人，都不會是平凡的人。

這些人一定是極富冒險精神的人，抱負也很大。

他們之中有不少就希望自己有一天能作太空漫遊的壯舉。

但是，除了極少數的太空人——負有特殊任務的太空人之外，很少有人能完成這種願望！

既然生時無法完成，死後能一還心願，亦未嘗不是一件好事。

七十多具俄人的屍體，就是這樣的飄向太空！

發覺了陰謀

儘管各重要崗位有了維克人的義助，而不致出現眞空狀態，太空船內的死亡威脅並未因此而稍減！

蘇聯人一個又一個的先後死去，死的方式幾乎完全一模一樣。

有些醫務人員也同樣的染上了「無名毒菌」，雖然他們不斷地消毒，到頭來還

是因為一再接觸「帶菌者」，結果也無法倖免！

船長林諾夫、首席太空科學家布列夫和他的助手霍斯基，這時都聽了醫務人員的忠告，躲進了一間艙房去！

那艙房位於高層。

醫務人員認為那可能是唯一沒有「無名毒菌」沾染的地方。因為那兒自成一角，平時也很少有人到。

因此，醫務人員在通道上消毒，再替三人徹底地消毒，就叫他們先躲起來，自行隔離！

由於他們三個是這艘太空船上的主宰，如果他們萬一也不幸死去了的話，這太空船也等於名存實亡了。

此外，醫務人員還有另一個計劃，就是先讓他們三人處於安全地帶，再讓他們到太空船其他地方去，找尋更多的生還者。替他們消毒後，逐一送到這「安全基地」來！

醫務人員的計劃是好的，可惜能生存留在這太空船的人，已經所餘無幾了。

至於一向最喜歡作威作福的保安官科辛，這時候却躲在醫療中心發抖。

科辛認為醫療中心是最清潔，最不可能帶菌，自然也就是最安全的地方了。

所以科辛一直賴在裏面，無論如何也不肯離去！

有人說：當生死關頭之際，最易看出真正的人性來！

科辛儘管是一個受過訓練的「ＫＧＢ」特務人員，依舊無法避免「怕死」的心理！

其實在這太空船之上，根本就沒有一處地方真真正正稱得上安全。問題只在乎誰的命運好，誰就暫時染不上「無名毒菌」而已！

也只是僅僅限於暫時而已，誰敢保證以後又怎麼樣？

× × ×

伊娃是個女電訊員。

但她並非操縱着整座電訊電腦系統的，只是一名助手而已！

這時候她正冒險走過一條長長的走廊——那是那醫務人員宣佈為「疫區」的危險地帶！但伊娃此刻已忘記了自己本身的安全。

她拚命狂奔！

她已先後掠過太空船各處通道！

到處都可以嗅到了藥水的氣味——濃烈得足以令人作嘔！

伊娃為什麼會這樣慌張？

原來在她當值的時候，無意中發現了一項大秘密！

那應該是中央駕駛室內那三名駕駛員還未「中毒菌」之前發生的事。

現在伊娃東閃西避的，當然就是為了避人耳目。

她發現的秘密，根本也就是一項大陰謀。

這項陰謀，也讓她及時認識到一些人的本來面目。

但是，她不敢對任何人說。

她只想對船長林諾夫說出來，因為她只可以相信他！

可惜她已先後走過了不少地方，始終也找不到船長。

當然她發夢也想不到：醫務人員為安全計，已在頂層一個艙房之內安置了船長等三個人。

伊娃走過的地方，艙房之內，十室九空！

她見不到一個人影，即使是她心目中的「敵人」也見不到一個。

伊娃很害怕！

她三番四次想放聲大哭，但她想想就不敢！她怕哭聲會引起「敵人」的注意，那時她生存的機會就更微了。

儘管平時她在太空船之內表現得很大胆，例如下班之後，往往就只有她一個人在又靜又長的走廊上走，慢慢地踱步返她睡覺的地方去，這就須要一些胆色了。

她受過訓練，所以也不會怕黑！

有許多時候，她孤孤獨獨地，一個人睡在臥艙裏，直至翌日也沒有人來陪她，她還是一點兒也不怕！

可是現在她却有如置身於墳墓中一樣，由心底震出來！

如果這是墳墓，她有手有脚，還可以悄悄溜出墳墓外面去！

然而這是太空！

漫無邊緣的太空，一艘死了不知多少人的太空船。想逃，逃不掉；想死，相信也不是一件太過容易的事。所以伊娃怎可能會不怕呢？

她正在放輕脚步，匆匆溜過一條走廊之際，突然背後傳來了人聲！登時把她嚇了一跳！甚至差些兒就暈了過去！

「伊娃！」

她真懷疑自己的耳朵！

竟然有人在那邊叫着她的名字。

「伊娃，是我啊！我在這裏，你快些過來！」

她聽清楚了，是她熟悉的聲音。

那是林白的聲音，她又怎麼會陌生？

真想不到，林白竟然還有命活到現在；科辛和他的特務手下們呢？

牢房雖然沒有人看管，但是林白仍然被關在閘門之內。

伊娃在走廊一個「值日室」裏，找到了牢房的門匙。

真是皇天有眼，竟然無意中讓她遇上了林白。她不愁寂寞了！

林白被科辛關進了牢房去之後，一直失去了自由，所以外面到底發生了一些什麼事，他根本也不會知道。

還是伊娃一邊帶着他走，一邊約略地告訴他，關於最近太空船上所發生過的大災難！

同時伊娃也將她如何發現了一項大秘密的經過說了出來！

至此林白才明白：這太空船之內，果真是有「內奸」。

只可惜身為保安官的科辛捉錯了用神，以為「內奸」可能是事先被美國人收買的蘇聯人。

就是「首席太空專家」布列夫，也同樣估計錯了。

原來真正的破壞者，就是被蘇聯人「請回地球」的外星球「高等生物」的維克人。

假如伊娃的職務不是一名協助處理電

訊分析電腦的女電訊員，她可能永遠也不會發現到這個大秘密。

可是，就當她正在中央駕駛室當值的時候，她竟然親眼見到維克人用計騙開了她的上司片刻之後，將太空船上的無綫電通訊系統破壞。

她佯作沒有留意這件事。

然後，借故溜開了！

她沒有再回到她的工作崗位去！也沒有再見她的上司。

她知道大部份太空船上的蘇聯人，都相信「太空專家」布列夫的話，認定了維克人就是他們「最忠心」的朋友。

甚至在上次太空船機件突然發生故障時，維克人也忙於「協助」他們修理。

現在伊娃才恍然大悟：上次只是先來一招「投石問路」。

上次維克人大概已從她的上司口中，查詢清楚了那副通訊電腦的奧秘；原來就是為今次這一招「落井下石」而鋪路的。

無論如何，伊娃已確定，維克人不是好人。

她只差在不知道應該向誰告發才好！

船長？

不！船長可能也死了。

伊娃和林白都感到十分失望。因為他們找遍幾層甲板，也見不到一個人影。

黑球的秘密

在那間頂層的艙房之內。

林諾夫船長，布列夫以及他的助手霍斯基等人，正陷於進退維谷之中。

那兒不但「安全」，而且還是「無人地帶」。

醫務人員說這裏比較安全，但誰也不會知道，細菌何時跑進了他的身體去！

儘管經過了刻意的消毒，但用肉眼也見不到的細菌，可以附在衣服上，皮膚上，甚至隨着住空氣而來！

只要那種「無名毒菌」走進了他們的身體去，一切也就完了。

林諾夫是一位很有責任心的船長，他想想也覺得自己未免太過自私！

身為船長，很應該與太空船共存亡才對，於是他決定離開那「安全區」。

布列夫却沒有跟他去！

他說：「我還不想死，這裏無論如何是比下面安全得多！」

但是他的助手霍斯基一向不盲從附和；他覺得船長做得對了。

要死的話，任何地方都有可能會令到你死！

如果你命不該死的，三料自殺，到頭來還是死不去的！

霍斯基於是也跟隨着林諾夫船長一齊走向下層的甲板去！

他們仍未知道維克人的詭計。

船長內心甚至還在感激維克人，「義不容辭的帮忙」，担任各重要崗位工作。

現在船長就是要偕同霍斯基，打算先到駕駛室去。

船長沿途希望再發現一些人——活着的蘇聯人。

但是，所有人幾乎全都死光了。

林諾夫難過得想哭，但回心一想，哭是於事無補！

他也曾想死！

但任務還未完成，如何向祖國交代？就是要死，也應該跟隨着這艘太空船一齊死！

想到了這艘太空船，也就想到了正在操縱着這艘太空船的維克人！

太空船是他國家的財產；這艘超光速太空船，已花去了不少公欵，怎麼可以讓它永遠飄流於太空？

維克人是他們新結交的「外太空的盟友」，也是他們此行的「最大收獲」。

蘇聯以後有了這位「高等智慧生物」的「盟友」，一切亦將改觀！

甚至連他們的「首席專家」也認為維克人十分忠心，這次事件中，果然就表露無遺！

他們不怕細菌侵襲，肩負起駕駛太空船的任務。

單單就憑這件事去衡量，已經可以看得出他們如何「肯為朋友」，如何「見義勇為，萬死不辭」！

但是林諾夫心裏又這麼樣想：——

萬一所有太空船上的蘇聯人都因為那種不知名的病菌而死了，單靠維克人又能否將這太空船開返蘇聯的地球太空基地？

林諾夫真希望維克人可以做到。

只要維克人最後能將這艘太空船，連同維克人和他們的「禮物」，一併帶返地球，交給他的國家——蘇聯，他本人即使真的不幸死去，也死得瞑目了。

林諾夫知道有一個辦法，即使他們全都死了，單靠維克人也一樣可以安返地球，就是預先調校好方向和電腦。

林諾夫又想：可惜無綫電通訊設備壞了，否則他大可以先行通知基地，那樣就算他們全都死了，也算有個交代。

船長想到了這裏，忍不住又回過頭來問：「霍斯基，你可知道維克人準備送給蘇聯政府的禮物是什麼？」

「你是指那些黑球麼？」霍斯基與船長一邊併肩兒走着。

「是的，維克人一直賣關子，不肯直說出來是什麼。」

「我聽布列夫同志說過了，那是維克人科技的結晶。」

船長說道：「那些黑球雖然有大有小，但全是黑色的。好像是一團團的金屬物體。」

「根據布列夫說：那是地球人日夕所渴望的東西。」

「黃金？」

「不！不是黃金，亦非鑽石。」霍斯基道，「是能源。」

「能源？石油？」船長簡直不敢相信，「那明明是一些金屬物體。」

「那是一種合金，由維克人設計和製造，據講，只要將它放進馬達裏去，自然就可以令到機器活動！」

「真的如此神奇？」

「我也不知道，只是聽布列夫同志對我說的。」霍斯基又說：「維克人似乎要令我們的政府首腦感到意外地驚喜。聽說一個小小金屬黑球，放在一輛大卡車的馬達裏，最少也可以用上一二十年，因為它是固體，完全靠反射作用而發電。」

「維克人的科技，的確先進。」船長又問：「你可見他們試用過？」

「還沒有機會，只聽布列夫同志提及那些黑球時，約略講過，但他吩咐我千萬別太早對別人提及，因爲維克人會不高興的！」

「我記得他們抬上來的黑球，足有數噸重，顆數則難以計算。」船長很興奮，「蘇聯有了這批金屬能源，就不怕世界石油缺乏了。」

「是的，聽說有大有小，大的是供輪船用的；所有內燃機，只須稍加改裝就可以了。」

這時候，船長和霍斯基已到了接近駕駛室的通道之上。

他們甚至可以透過玻璃——不碎的透明纖維，亦可以見到幾個維克人在裏面操作。

林諾夫和霍斯基似乎太過份注意前面，却疏忽了後面。

也許他們已認定了這太空船之上，除了他們和醫療室的人之外，再也沒有其他人生存了。

偏偏後面那走廊的彎角處，這時候正有二個人影出現。

他們並非別人，正是林白和伊娃他們兩人！

伊娃巳經在各處悄悄地去找生存的蘇聯人，但找不到。

他們甚至以爲船長也死於瘟疫似的毒細菌的散播。

當時林白和伊娃也正想轉往駕駛室那邊走過去！

他們已經非常了解目前太空船上的形勢。甚至比身爲船長的林諾夫更清楚。

最低限度伊娃已澈底了解維克人的眞正咀臉與陰謀。

但船長却仍蒙在鼓裏。

林諾夫甚至正在想到駕駛室去，向維克人致謝呢！

伊娃從後面發覺他們之後，正待揚聲叫過去，招呼船長他們。

但是，維克人却在這刹那之間，發現了船長他們。

船長不知內裏，看見維克人正在招呼他們，忙不迭地揮手揚聲示意！同時加速脚步往前奔跑過去！

伊娃從走廊遠處看得焦急萬分，偏偏又不敢太大聲！

太大聲可能會被其他維克人聽到，就可能趕來包圍、搜索！

較早時，他們已經左繞右避，避開維克人的大搜索。

他們心裏自然也明白，維克人如果見到了他們，未必就有耐性再等下去——等他們被「毒菌」侵襲而致死！

何況在維克人的身邊，還有着一個仇視他們的人呢！

當時伊娃和林白都同樣覺得奇怪，爲什麼保安官科辛會在維克人的身邊出現？

科辛僥倖沒有死去，是不足爲奇的事，奇在他手中有槍！

他們到處搜索，分明是找活着的蘇聯人，但何必荷槍實彈？

要不是伊娃了解到目前這太空船上面的形勢，他們很易上當！

但維克人的咀臉，伊娃看清楚了，只是想不到身爲保安官的科辛，竟然也會帮住維克人到處追殺自己的同胞。

林白想跟他硬拚。

但被伊娃阻止住！

伊娃要找出更多活着的蘇聯人，然後再聯合衆人的力量，向維克人反攻！

她和林白都深信這太空船之上，除了他倆和科辛之外，一定還有其他活着的俄人。

果然現在就給他們找到了，而且還是伊娃盼望中的船長。

只可惜他們又來遲一步！

假如他們早了半步，也可以及時把船長和霍斯基叫住。

但是現在，他們不但聽不到後面有人在招呼他們，還忙不迭地衝進了駕駛室去，跟維克人擁作一團。

伊娃和林白躲在這邊遠遠窺伺，看見他們有如「親密戰友」一樣，眞的是啼笑皆非。

林白沉吟道：「伊娃，現在一切都要靠我你二人了。」

「是的，我們做錯任何一步，就等於全軍盡墨。」伊娃又問：「我們現在怎辦好？」

「小心點跟我走，我一定有辦法反敗爲勝！」林白彎下了腰！

他們小心地，沿住走廊，遮遮掩掩的，一直走向駕駛室那邊。

也是僅可離開走廊，走廊的另一端巳傳來步聲！三個人影隨即出現。

是科辛和二個維克人。

維克人的真面目

屬於太空船中央控制中樞的駕駛室！

船長林諾夫不知內裏，偕同霍斯基闖了入來；維克人透過了電腦翻譯器向他們道賀！維克人隊長比比道：「我正派人到處去找你和博士。」比比口中的「博士」，就是「太空專家」布列夫。

林諾夫道：「他怕沾上了毒菌，仍躲在上面一間艙房之內。」

「我看不會再有事了。」比比有意無意之間，與他的同伴打了一個眼色！

然後比比又很謹愼地，對林諾夫說道：「船長同志，我想先請你以太空船船長的身份與地球方面的基地聯絡一下；因爲根據太空船的航程，不久我們就要進入你們的太陽系範圍之內了。」

林諾夫感激地道：「非常感謝各位，如果沒有你們同行，如果今天沒你們把持大局，我們可能永遠也返不到地球去！」

「別客氣！」比比又帶住林諾夫走向一座電腦的前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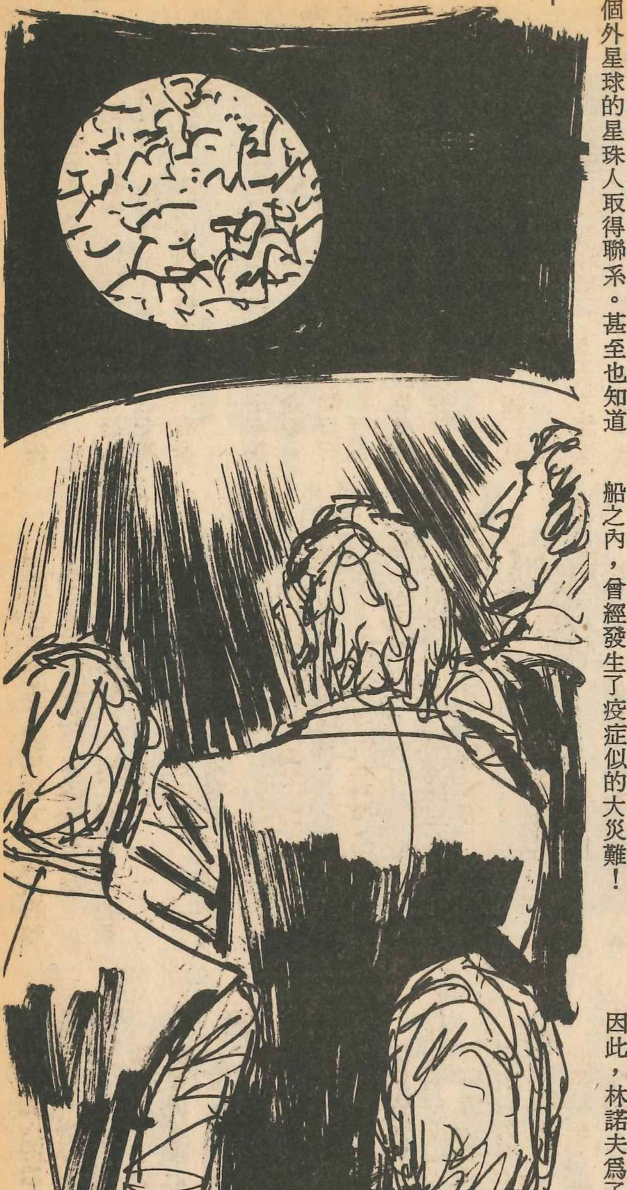
船長只瞥電腦一眼，就半帶驚喜地說：「原來你們已將通訊系統修理好了？」

比比輕輕一點頭：「是的，是我們設法修理好的。」

「你們維克人的確偉大！」林諾夫充滿了希望！

比比道：「請先與地球上的基地聯絡好，太空船快要駛進地球的防衞網了。」

林諾夫於是把通訊系統的按鍵紛紛按下！他一邊叫出自己這艘太空船的密碼和



編號，一邊也呼喚着對方的番號。

地球上的蘇聯一個太空基地，他們正因爲這艘超光速太空船「新聯合一號」一度失去了聯絡而担心！

在此之前，基地與太空船之間，也曾不祇一次的聯絡過！

蘇聯的太空基地巳經知道太空船正帶同「維克人」在返回地球的途中。

但是，後來又突然之間完全失去了聯絡！

基地方面當然十分焦急！

各地追踪站奉命留意「新聯合一號」所發出的訊號。

蘇聯太空局方面甚至作好了心理準備，必要時求助於美國太空總署。

因爲蘇聯人巳經知道了美國巳經跟一個外星球的星珠人取得聯系。甚至也知道了美國的「三十九號基地」，正是供外星球人的飛碟升降用的。

克里姆林宮的頭頭們不但詭計多端，也稱得上「料敵如神」；他們了解到美國人的弱點——喜歡認第一，口硬，心軟！

因此，只要克宮頭頭撥一個熱綫電話給白宮總統府，說一句「拜託」，相信他們一定會帮忙。

當然，蘇聯人還要懂得找個藉口——不涉及軍事，只講科學的漂亮藉口，然後認一句「第二」就行了。

不過話雖如此，到底克宮的頭頭還未開口去求美國人帮這個大忙！

「新聯合一號」的訊號總算是來得及時。

但是基地上的蘇聯人，還未知道太空船之內，曾經發生了疫症似的大災難！

船長林諾夫只報喜——說他們正飛向地球的外太空！

林諾夫似乎不該隱瞞，因爲船上可能仍被細菌污染！

其實一切只不過是林諾夫受到了身邊維克人的教唆而已！

維克人隊長比比告訴他：先報喜，不報悲，那是爲了避免影响基地上的人的心理。

比比又說：他們會設法將太空船澈底消毒，然後才讓它降落基地去！

林諾夫一方面相信「專家」布列夫的話——相信維克人沒有野心，是個「忠心」的「外星球盟友」。

另一方面，又見在這次事件中，維克人表現得既冷靜，又出色！

因此，林諾夫爲了以後還要依靠他們支撐這個敗局，不得不千依百順地，聽了比比的擺佈。

× × ×

回到太空船駕駛室附近！

二名維克人正與科辛一齊，走進駕駛室來！

船長林諾夫本來就對科辛這個「KGB」特務有許多不滿！

這時候却看見科辛作威作福的，更加有些生氣了！

科辛却沒有把他放在眼內！當然更不會把他視作船長了。

林諾夫終於忍不住地說道：「科辛，你可知道，目前我們的太空船上發生了什麼事？」

科辛笑道：「我當然知道。」

「那麼，你爲什麼還不快些向我報到？」林諾夫擺出了至高無上的船長權威：「我立刻就要知道這船上到底還有多少人生存。」

科辛含笑瞥了身邊一名維克人一眼，得意洋洋地說：「要立即向船長報到的是你。至於生存數字，十分簡單，除了我之外，就只有你，和跟你在一起的人！所以應該由你把人數向我報上來才對啊！」

林諾夫儘管氣得發抖，頭腦還能保持了幾分清醒。

他望望比比，又望望態度囂張的科辛和他身邊二名維克人。

但是，比比和維克人却依舊還是那一副木無表情的呆樣子，也不作聲！

室內沉寂了片刻。

最後還是科辛「哈哈」地笑了一陣，

回頭對一名維克人道：「朋友，請你告訴他這是怎麼一回事好嗎？免得他死也不瞑目。」

他身邊的維克人只望望「隊長」比比，一句話也沒有說過。

比比這時候才說道：「本來這件事不應該太早就揭盅。不過既然船長剛才已向地球聯絡好，也交代過了，我們這艘太空船亦可以保證安然進入你們的地球防衞網去！」

至此，林諾夫總算明白了！

維克人作反？

不！不可能是突然之間發生的事；而是一早安排好的陰謀！

林諾夫非常後悔！

但後悔又有什麼用？

一切都太遲了！

林諾夫身爲這太空船的船長，覺得應該負起大部份責任。

死了多少蘇聯人他雖然未知確實數目，但是林諾夫相信除了他們眼見的三個人之外，恐怕只有布列夫而已。

他越想越不值，也越傷心！

最不應該做的，就是剛才還要被維克人比比利用。

假如沒有他身爲船長的密碼和呼號，如果不是他和基地取得了聯絡，這艘太空船於進入地球防衞網之後，相信一定會受到襲擊！

但是現在，蘇聯當然會依照太空條約通知美國。

然後，這艘太空船將被領航飛機，引領到蘇聯國境的基地降落！

至於降落之後又將會有些什麼事情發生？

毫無疑問，如此這般的安排，明顯地就是維克人對地球的一項陰謀！

所以後果他也不敢去想了！

既然不錯也錯了，事到如今，惟有想個辦法補救吧！

於是林諾夫無可奈何地苦笑一下：「坦白說，這樣我的確是有點死不瞑目。爲什麼會發展成這個局面？」

比比道：「其實很簡單，維克人早就有意於你們地球，可惜我們力有不逮。」

林諾夫說道：「你們難道想去征服地球？」

「不錯！」比比道：「這是維克人的願望，但到遙遠的地球去，須要有許多條件，於是我們拚命發展科技。但是很不幸，等到我們一切條件齊備之後，別的星球已經捷足先登！他們就是正與美國人合作的祖必達星球人。坦白說，不怕認句低能，如果硬碰，我們不是他們的對手！」

林諾夫恍然大悟：「我明白了，你們利用我們和這太空船……」

「不！只是因利乘便而已！」比比道：「只要讓我們安然避過地球防衞網，只要我們避過停在地球外太空的龐大基地『射綫號』，我們會突如其來地，對美國三十九號基地施展突襲，回頭再炸蘇聯基地；這時候，肯定『射綫號』的飛碟羣勢必出擊！如此一來，我們的計劃已成功了一半。各位可明白了麼？」

林諾夫和站在他身後的霍斯基，呆呆地互相瞪住。

他們的目光之中，充滿了絕望，但又無可奈何的神色！

不知怎的，在這刹那間，連一直得意洋洋的科辛，也怔住了！

眼前三個蘇聯人都同是對太空有認識的太空人！

他們自然明白到比比口中所講述的一切。

「射綫號」是外星球派駐地球外太空的太空基地。

它是屬於「祖必達星球人」的。

有關「祖必達星球人的故事」，我們在早期幾個「太空科學幻想小說」中，已分別介紹過給各位了。

至於「三十九號基地」，亦在近期發表過的「美蘇太空戰」中有極詳細之描寫。在此不再提了。

回頭再說林諾夫，他似乎有意要引比比說出他們的全部計劃——全面進攻地球的計劃！

於是他又說：「隊長先生，我自信命不久矣！即使你們不殺死我們，我們是血肉之軀，相信此刻亦已染上毒菌。」

比比道：「是的，你很聰明。」

另一名維克人道：「只有這個傻瓜相信我們會給他免疫的解藥。」

科辛面上紅了一陣：「你們原來是騙我的。那麼，剛才你爲我注射的，又是什麼針藥？」

「我怎麼知道？」維克人道：「我們只是順手取來一支針藥爲你注射，但絕對不是什麼免疫解藥。」

科辛咆哮道：「你們爲什麼要這樣？爲什麼要騙我？」

維克人道：「當初我們還不知道眞正的船長仍舊生存。當我們找不到眞正的船長之前，只有你是我們找到的地球之中最高級的一個，所以我們想利用你來跟你們的基地聯絡好，爲我們進攻舖路。」

另一名維克人補充說：「爲了哄你，除了讓你做船長之外，當然很應該給你一點安全感，對不？」

科辛氣得發抖！

他立刻舉起了手中的電子槍！

但是，站在他對面的一個維克人，拔槍的動作不但比他快，也更加準！

只見電光閃了一下！

科辛雙手下垂！

手槍也墮在地上！

林諾夫故意嘆氣道：「其實你們是浪費時間和金錢，憑這艘太空船，怎可以襲擊地球？」

比比道：「你這麼說，大概以爲我們利用這船上的光束武器吧？不，其實我早已知道這太空船上的武裝，必須依足你們地球上各國擬訂的太空協定，不能超過自衞的範圍。所以，我們巧妙地利用了你們那些所謂太空專家。」

林諾夫知道比比諷刺的是布列夫。

布列夫認定維克人沒有野心！因爲他見不到這星球人的武裝。

林諾夫又想起了那些「黑球」。

他說：「比比隊長，如果我沒有猜錯，那些數以噸計的黑色金屬球，當然不是你對布列夫所講的金屬能源吧？」

「是的，船長先生，你很聰明！」比

比道：「不過，你不要怪布列夫，換上你，你也一樣上當的。」

「廢話！」林諾夫道：「我早已猜出了那是你們發明的武器，那有金屬能源？分明騙人，只有那笨蛋才會上你的當！」

比比道：「不！我們確確實實有此金屬能源，我親自故意打開我們交通工具的馬達，讓布列夫看個明白，不過我們運上來的，雖然與金屬能源一模一樣，但絕對不是那一回事。」

「那到底又是什麼？」林諾夫希望知得更多。

但維克人比比只說道：「恕我賣個關子，你只猜中一半——武器！不過不是炸彈；我們維克人的軍事專家爲了對付祖必達星球人，設計了這種威力十足的秘密武器。」

「鈴鈴鈴……」

突然之間，不知那裏傳來陣陣低沉的鈴聲，聲音像「鬧表」。

果然看見比比將手腕湊近了咀邊，原來那是一個手表型的袖珍通話儀器。

只見比比用維克方言「吱吱」的說了幾句之後，回頭親自動手扳開了巨型電子螢幕的開關掣！

所有人，包括仍然活着的林諾夫和霍斯基在內。都可以見到螢幕之上，出現了一堆堆的「烏雲」！

比比調較好鏡頭！

奇怪！「烏雲」原來只是視覺上的僞裝；那是一隊不定型的飛行物體！

當比比將鏡頭改爲「大特寫」時，他們又可以見到飛碟、飛船以及戰機！

但也僅僅是「刹那之間的景象」而已，當鏡頭較遠時，又回復了一堆堆的「烏雲」！

比比分明是要讓林諾夫他們「開開眼界」！

林諾夫也明白他的心理。

於是又問比比：「原來你們的武器可以變形，自然亦可以巧妙地加以僞裝，所以連布列夫同志也給你騙倒了。」

比比道：「不！你這麼說，也只是猜中了一半，還有一半。」

林諾夫只瞪住比比，不作聲！

比比果然又說：「武裝可以變形收藏，令敵人估計錯誤，這是我們戰無不勝的最大優點之一，這就是你猜中的一半。」

林諾夫問：「那麼另一半呢？」

比比道：「在我們的銀河系裏面，我們有許多別的小星球作爲我們的衞星和基地！」

林諾夫恍然道：「怪不得我們完全見不到你們的武裝。」

比比又說：「有件事似乎很應該向你交代一下，那完全是看在你是船長的面子上。……」

比比還未說完，那邊突然傳來一陣吵鬧聲！

走廊那邊，正有個人拚命地奔跑，二名維克人則在後面力追而上！

調虎離山之計

那個人走得很快，雙足好像車輪一樣，二名維克人苦追不捨。

比比在這邊望過去，對身邊的林諾夫說道：「你們地球人太笨，任他怎樣也逃不了的，何必浪費氣力？」

林諾夫憑剛才一刹那間的印象，約莫認得那人影是林白。

他一時之間，也想不出林白怎麼會在這裏出現，林白應該在牢房啊。

他無意中往身旁的不碎玻璃框中瞥了一眼！

眞奇怪！

伊娃怎麼會出現在裏面？

不錯，林諾夫不會認錯人，那的而且確就是伊娃。

林諾夫頓有所悟，忙對比比道：「隊長，我帶你去找一個人好嗎？」

「誰？」

「布洛夫。」

「嗯——好吧，那畢竟是給我騙過的好朋友，別個我反而不感興趣呢！」

比比又問：「他在何處？」

「如果我不帶你去，敢保你搜遍全船也搜不到他。」

林諾夫一方面是故意引起比比的興趣，另一方面也是引開其他人的注意力。

比比果然給林諾夫帶走了，同時也可能因爲他是隊長的緣故，其他幾名維克人也跟了過去！

林諾夫的確夠機巧，他這一着「調虎離山」之計果然成功了。

× × ×

其實最先使用「聲東擊西」，調虎離山之計的，應該是伊娃和林白二人。

二人原來是一直躲在中央駕駛室外面，但比比他們從未發覺到他們兩個。

駕駛室四周，有許多用不碎玻璃纖維構成的屏障，但下半截却是不銹鋼的金屬，所以也不透明。

剛才林白和伊娃二人，也就是躲在那裏。

他們彎身伏在外面，隱隱約約可以聽到室內比比等人的交談。

於是伊娃靈機一觸，就教林白利用「調虎離山」之計。

林白首先衝過去，出其不意的，把一名維克人手中的電子槍搶了過去。

那維克人冷不提防，給重重地挨了一記老拳。

林白得手後，立刻以一百公尺十一秒不到的短跑速度，飛也似的，往走廊末端狂衝而去。

維克人自然也不會放過他！

伊娃見計得逞，趁住各人溜出室外時，立刻竄進了室內去——也正是林諾夫從玻璃反映中瞥見她的一刹那了。

伊娃進去幹什麼？

原來她覺得太空船這次的失敗，完全是因爲他們太信任維克人。

但事情既然已經發生了，除了補救之外，別無他法了。

最佳的補救辦法，就是及時通知他們的國家——蘇聯。

但是維克人在裏面，如何是好？伊娃就是如此這般的，用了計。

她的動作快得出奇，那完全是因爲眼前完全是她所熟悉的地方，她是一名電訊員，本來就在此當値的。

因此他竄了進去之後，只繞了一個圈，已轉了出來！

再看清楚，她手上什麼東西也沒有。

那麼，她進去幹什麼？

就是因爲她經常在此工作，她才知道一些設備。

爲了與基地作長時間通話時的方便，無綫電通話機底下有一條可伸縮的電綫。

那電綫的末端，有個咪高峯。

平時伊娃在此上班，如果須要與基地交談，不必俯身彎腰去遷就那個固定位置的「咪高峯」，只須用這條輔助伸縮的電綫，舒舒服服的倚在椅背上就可以。

伊娃因爲明知維克人的離去只是暫時性的，所以她必須百份之百的把握時間，否則就失敗！

現在她總算成功了。

那條輔助電綫被她往金屬屏障底下的空罅伸到了室外去。

同時在她離開那儀器之前的一刹那，已順手將開關扳開了。

因此，這時候地球方面的蘇聯基地，迅速接收到太空船發出的訊號。

伊娃就是如此這般的，躲在室外的金屬屏障底下，把太空船發生的事，迅速向基地方面交代。

那無綫電通訊系統是她用慣了的，只是一度被維克人破壞，但現在又修好了。

維克人不希望太空船「疫症」的事讓基地知道。

維克人生怕蘇聯，甚至美國，也會阻止一艘帶菌的太空船接近地球，所以他們只好一再悄悄破壞太空船上的通訊系統。

後來比比須要利用船長林諾夫與基地談話，所以又命令將它修好。

現在，伊娃把太空船上發生的連串災難，照實說了。

最後她含淚說道：「不要因爲我們的緣故，爲地球上大多數人設想吧……」

基地很明白她的意思！

伊娃原來要求基地設法把太空船整艘炸毀，因爲她相信艙內已是毒菌隨處蔓延！但是，基地並未立即答覆她！

醫療室裏的血手

林白很機巧，他的身手本來就十分靈活，這時候，東奔西竄的，更加有如馬戲班玩雜技的人一樣。

二名追逐他的維克人，不知是計，拚命去追他，無非想抓住他！

但是要抓住這傢伙眞是談何容易？何況他手上又有一支電子槍！

那是從一名維克人手中奪得的。

林白最後躲進了醫療室去！

醫療室應該是個更易藏身的地方，因爲這裏有四通八達的房門，這邊可以通診症室，那兒可以去「X」光室，這邊是配藥的，那邊又是化驗室……

林白的用意亦在於易找藏身之所。

他要好好的戲弄那二名維克人。

除非迫不得已，否則，他是决不開槍的。

林白逃了入來，還來不及找藏身之所，已被一具屍體絆倒了。

他迅速爬起來，再往裏面逃。

擋在前面的，又是一男一女的屍體，橫在地上，還好林白看得準，一躍而過。

外面傳來步聲。

二名維克人以爲林白「詐死」，翻看地上的屍體。

林白藏身於屏風之後，差些兒忍不住笑了起來。

突然之間，有人扯了他一把！

林白以爲有第三名維克人追來了，登時大吃一驚！

但當他回頭張望時，後面又沒有人。

雖然林白又年青又新潮，絕不相信有鬼，但是眼前死的人實在太多了。

最初還有醫務人員負責把帶菌的死者扔進氣壓艙，將屍體流放太空，但「疫症」一經蔓延，已是不可收拾。

最後，連醫療室的醫生和護士們，也因爲染上「無名毒菌」而死亡。

如此一來，自然就沒有人收屍了。

× × ×

回頭再說躲在診室一角，一幅屏風後面的林白。

他一方面要留心來自前面的威脅，另一方面又怕背後有鬼！

如果不是有鬼的話，爲什麼有人扯了他一下又一下！

原來那隻手來自腳下。

那是一隻血手！

林白胆子稍爲小一點，在這刹那間也會昏倒過去！

即使可以支持得住不致昏倒，相信也一定尖叫起來。

但是，林白却極力壓制住！

那二名維克人已搜向了另一間房間去了。

林白目前既然不必「前瞻」，自可「後顧」。

那隻血手仍在一動一幌的。

林白細看清楚，那是一個醫生！

醫生看來已奄奄一息！

他躺在一個櫃的後面，也許還有點知覺，於是自櫃底伸手過來，一拉一扯的，扯了林白的褲脚幾下。

林白繞到櫃子後面去。

醫生半閉着眼睛。

他的咀巴一張一闔的，想說話，但又說不出半句話來！

林白蹲下去，已經極力遷就他了，仍然無法聽到他說什麼。

他的眼有淚也有血！

他的咀角，鼻孔，甚至眼睛也有鮮血流出來！

那樣子的確非常之可怕！

但是，林白一點也不害怕，面對這些七孔流血的屍首，已不是第一次。

林白急於想知道這垂死的醫生想說一些什麼。

他低聲問：「你是否有遺言？」

毫無疑問，他是必死的！

醫生痛苦地點點頭。

突然靈機一觸。

他側過身來。

雖然他還是臥在地上，但却可以用他的手指，醮了地上差不多已經凝結了的血，寫了一些模模糊糊的俄文：——

「即炸此船，以除後患！」

林白終於明白了。

這位本來早已死去的醫生，大概是覺得這艘太空船到處佈滿了毒菌，假如讓它闖回地球，後果不堪設想。

他的確很有責任感。

林白點點頭。

僅僅點了一下，醫生已無法再支持下去了，雙眼閉上，死了。

林白想了想，醫生的想法是對的，除了毒菌之外，還有那些狡猾的維克人！

林白終於也下了決定，把這太空船炸了。

但是，他還未完全站直身子，額角一旁有支槍管抵住了他的太陽穴。

林白躲進這兒的目的，無非貪這裏四通八達。

由這邊門可以進去，由那邊門也可以出來，像八陣圖似的。

但是，那垂死的醫生，却把林白的注意力分散了。

他一下子忘記，背後有一度門。

剛才那二名維克人，就是由那邊一度門出去的，但轉眼間，現在又悄悄地由林白背後那度門入來！

林白不敢動！

只要他企圖反抗，他一定會立即被電子槍射殺。

林白還不想死。

他既然答應了醫生的事，無論如何，他總希望做到。

於是他毫不反抗。

他雖然束手就擒，仍然有個希望。

只要他還活着，他還可以希望揀個機會再逃走。

只要讓他逃脫，他就不會再跟維克人捉迷藏了，他會去找炸藥！

× × ×

布列夫被找到了。

但是他還不知道維克人已經控制了大局之外，還站在相對的立場。

直至林諾夫當住比比面前說了出來，布列夫才如夢初醒。

林諾夫船長沒有埋怨這位「專家」，只是婉言安慰他。

林諾夫心裏想：伊娃應該得手了吧？

最奇怪的地圖

地球上。

由克里姆林宮直通到白宮去的一條熱綫——那是莫斯科直通至華盛頓總統辦公室去的電話。

「總統先生，有件事，我不知道應該怎麼樣開口。」

「主席先生，聽說你們攪了幾十年，經濟至今仍未好轉，可是又想借點錢？哈哈……」

「別開玩笑了，這時候不是開玩笑的時候啊？」

總統暗吃一驚。

他止住了笑聲，問道：「可是有什麼重要的事情？」

「是的。」

總統又問道：「可不是又要叫我讓步吧？」

「不，年前我國射了一隻太空船到另一銀河系去，你一定記得吧？」

「是的，撞毀了嗎？」

「不，我們的技術已超乎貴國，怎麼會撞毀？」

「那麼，可是……」

「它正在返回地球途中，但是，出了一件不幸的事。」

「主席先生，你可是要我們知道北約防空組織？」

「不！不！你完全誤會了。」主席又吶吶地說道：「我們那太空船之上，不但發生可怕的疫症，還被另一個星球生物挾持。」

這一次，美國總統也眞的是呆了好一陣！

總統終於說：「太空船是貴國的，你們當然是有權處理，根據我們簽署的太空協定，只須互相知會一聲，目的只爲免生誤會而已。」

「不瞞你說，我們不想毀了它，但暫時又不想它進入大氣層來。」

「你的意思是——」

「想閣下轉知祖必達星球人一聲！」主席說，「我們知道你們是星際盟友。」

「對不起，那不是地球上的事務，我可管不着啊。」

「但是，射綫號如果得不到你的知會，勢必採取行動。」

「那是無可奈何的事。」總統又說，「坦白說句：即使那船不是帶菌，我們仍然無法干預射綫號的行動。」

主席知道再說下去也徒費唇舌。

連「再見」也沒有講一句，電話就掛斷了。

× × ×

蘇聯的空軍基地裏面，一片緊張。

最新型的米格戰機，紛紛升火待發。

蘇聯各地的防空部隊，奉命進入全面戒備的緊急狀態。

克里姆林宮之內，巨頭雲集。一時之間，如臨大敵！

克宮與白宮之間的熱綫電話，仍然响個不停，但却沒有人再知道兩個大國的領袖，究竟談些什麼？

只知道在北美洲方面，「北美空防聯盟總部」之內，美加等國的空軍司令，亦雲集於此，他們現在面對的，已經不是那一幅「世界全圖」，而是一幅長方型的，蔚藍色的半透明塑膠板。

如果你是個突然之間闖進來的人，而又有人告訴你說：「這是一幅地圖。」你一定會罵他神經有毛病。

但是，當你逐一認識了室內這幾位將軍之後，你會因爲他們的名氣和地位，反過來懷疑你自己的神經可能有毛病。

美國是北大西洋公約國組織的主角，他們派駐世界各主要基地的空軍將領，現在就紛紛集中到這裏來。

他們分別來自布魯塞爾，法蘭克福，關島以及菲律賓及美國基地。

他們都是突然之間奉到總統的直接命令，以第一時間，乘坐美國軍用專機趕來的。

現在他們面對的，是一幅看上去什麼都沒有的半透明塑膠板。

室內各人就是圍繞住這塊平放着的塑

膠板，每個人的神情都顯得緊張。

有人「拍」一聲按下了一個按鍵，半透明的塑膠板下的燈光立即亮了起來。

在塑膠板上顯示出來的，並非地圖——絕不似我們常見的任何種類地圖，稱之爲「天象圖」差不多了。

那明顯地是天空中的景象，但是星光點點，在膠板底下出現。

一位空軍將領，用一支小木棒，指示着「天象圖」說：「目前它巳進入了我們這個太陽系的範圍，速度極快！」

有一位將軍問道：「蘇聯人的意見怎麼樣？」

「任得我們處理，能保存它當然最好，否則就消滅它，但無論如何，也不能讓它進入大氣層之內，因爲船上有可怕的病毒細菌。」

「三十九號基地知不知道這件事？」

「我相信一定也知道了。」

「那麼，祖必達星球人怎麼說？」

「他們巳通知了外太空的射綫號基地，但他們不會亂來，一定要查明對方的來龍去脈，然後才決定怎樣做。」

「爲什麼還去查？他們跟美國有盟約的，地球上一旦有難，他們就應該義無反顧。」

「祖必達星球人習慣了從電腦資料中估計敵情，他們的資料往往從飛碟外型分析出來，但這一次，外太空生物却躲在蘇聯人自製的太空船之內。」

有人插咀道：「所以總統要我們全球的空軍基地，進入緊急狀態，必要時，我們不能完全依靠祖必達人，惟有靠我們的空軍精銳了。」

另外又有人說：「蘇聯人一向詭計多端，在這件事眞相未明之前，我們要防範他們『先下手爲强』那一招！」

又有人在「天象圖」旁邊按掣！

那塊膠板由半透明轉變爲全透明，此時出現於下面的，是立體的景象——太陽系中的天體景象。

太陽、木星、土星、地球和月球等等，都出現於玻璃下面。

有人指示出蘇聯「問題太空船」前進的位置和路綫。

「射綫號假如袖手旁觀，我們打算在它進入大氣層之後，用火箭射毀它。」有一位空軍司令道：「船上既然帶有擴散性的病菌，我們怎可以讓它進入大氣層？應該在它進入大氣層之前動手才對。」

立刻有人附和：「我也有這種見解，除了病菌可能在大氣層擴散之後，躲在太空船內的外星球生物可能也會在太空船進入大氣層之後立刻發動進攻，假如他們首先動手的話，地球可能完了。」

「我不明白，爲什麼蘇聯人要通知我們？他們花一枚毀滅性火箭巳經够了，照計他們花得起吧！」

「其實道理十分簡單，蘇聯人正處於矛盾心情底下，他們如果放太空船回來，病毒細菌可能一發不可收拾，毀了它嗎？未免可惜，他們又知道我們與外星球之一的祖必達星球人結盟，所以惟有求助於我們，希望射綫號會有兩全其美的辦法。」

「無論如何，我們必須作好最壞的打算，各位將軍們，相信一定明白我的意思吧！」

室內各人不約而同地點點頭！

× × ×

地球上隨時會發生一次前所未有的浩刦。萬一「新聯合一號」內眞的佈滿了無名細菌，而該種菌又是如此可怕的話。

因此美國總統巳親自下達命令，必要時不顧一切，先把太空船毀了再說。

但是由於美蘇二國之間，關係微妙，尤其是在未明眞相之前，蘇聯人的心意難測。所以美國全球性的備戰狀態，足以令到知道此事的人心驚胆戰！

所有參加「北大西洋公約國組織」的國家，此時均接到了美國的通知，大家在心理上都有一觸即發的感覺。

任何人也知道，第三次世界大戰一旦發生，世界上將會沒有一個地區可以稱得上安全的，而且亦肯定是一場毀滅性的戰爭。

但從來就沒有人知道第三次世界大戰以何種方式發動。

往往就是爲了向世人交代，發動戰爭的人必然會製造出一個「理直氣壯」的最佳藉口。

因此，當美國總統最初被蘇聯主席要求此事時，巳加拒絕。

但是，最後他們還是担心「無名毒菌」對地球的爲患！

到頭來他們不但答應了協助處理此事，還通知了「祖必達星球人」。

至此，停留在地球外太空的「射綫號」，立刻進入戒備狀態。

太空船的最新情況

在那艘蘇聯人製造的「新聯合一號」超光速太空船之內，維克人實際上早巳控制了大局。憑十二個維克人的力量，要制服一百多個蘇聯人，簡直就是不可思議。

但實際上他們不但做到了，還做得不錯。

雖然他們用了很毒的詭計。

現在船上的蘇聯人，就只留下極少數的幾個：船長林諾夫之外，還有布列夫、霍斯基、林白和伊娃等。

本來還有一個科辛，但那個特務頭目却被維克人以電子槍殺了他！所以科辛應該是船上唯一死於槍下的蘇聯人才對。

至於其他死者，都只不過是死於神秘的病毒細菌。

維克人隊長比比，曾說過船上的毒菌，可能來自他們一度迫降的星球！

但是，爲什麼現在船長林諾夫他們又沒有事？難道是毒菌巳受到了控制？

× × ×

船上最後生存的幾個蘇聯人之中，男的全數落入維克人的控制中。

只有一個女的——伊娃，暫時還可以獲得行動上的自由。

伊娃本來跟林白一齊的。但是，她却爲了爭取機會去通知地球上的蘇聯基地，叫林白使用了「調虎離山」之計。

她以爲憑着林白的身手，一定可以達到目的，同時亦可以不讓維克人抓着他！

結果現在她又見到了林白，不過林白却在維克人的槍管之下被押着，走進了駕

駛室去！伊娃當時則躲在室外。

伊娃非常不安，也有點吃驚！因爲林白不能再與她一起了！

林白不但身手不凡，而且也有頭腦，伊娃有了他在身邊，才有一種安全感。

但是現在，看來她又要孤軍作戰了。

無論如何，她巳成功地，利用無綫電通訊設備，及時通知了地球方面的蘇聯基地。

伊娃告訴基地，關於這裏的一切。

她知道太空船雖然依原定路綫直飛地球，但是只要基地方面知道此事，他們一定會想出一個辦法來。

她窺伺着。

維克人在跟她的同胞們交談。

他們透過那些即時翻譯儀器交談。

從談話之中，他們說出了一些秘密，關於那些病菌的秘密。

原來在那無名小星球之上，他們所遇到只是一個騙局而巳。

那些浮沙的確是像地球一樣的浮沙，不是「菌」。

那些「吸人」的場面却是製造出來的，但太巧妙了。

維克人竟然肯說出來。

爲什麼？

毫無疑問，他們以爲這一次必然可以「穩操勝劵」，所以即使說了又何妨？反正這班蘇聯人就要死。

應該是由「出現不明飛行物體」開始吧！

當時他們以爲有不明飛行物體尾隨而來追踪他們。

但是，那是怎麼一回事？

又是一個「局」！

維克人擺下的「局」。

他們老早巳安排好三架高速戰機，在適當時候出現。

就當他們的太空船接近那無名星球時，故意讓太空船偵察到。

因爲那無名小星球原來也同是屬於「維克族」的地方。

那兒有些浮沙可以「吸」入一個人，而且，那些「沙」有磁性，一如機器全給「沙」弄壞，結果不能動了。

那些車輛就在這情況下「死火」。

至於毛毛被「吸」，正是維克人的安排，他們知道這樣才能令蘇聯人信服。

毛毛是死不去的，不久之後，當太空船走了，他就會爬上來，由他們的戰機救走，所以維克人不必担心他。

維克人又故意用他們的方法，在船上令到機件故障。

方法與秘密，就在那些一個個大小不一的「黑球」之上。

其中有一種「黑球」，是屬於高度磁性的，裏面有儀器，可以用遙控方法，令到儀器及時發動。

於是機件被影响，燈光變得不定。

維克人就是在適當時候製造了「機件不靈」。

他們這樣做的目的有二——

第一，可以及時迫降太空船到無名小星球上面去。第二，可以使蘇聯人讓他們知道太空船上的一切設備。

因爲有許太空船上的儀器，他們仍未明白，所以只有「藉故一問」才可知道。

俄人終於就是如此這般的上當了。

林諾夫等人聽了，只怪他們對維克人未免太信任。

維克人隊長比比又說：「細菌不是那些浮沙，我的分析也是一種烟幕而巳，那是我們其中一些黑球放出的。」

「又是那些黑球？」林諾夫睜大了雙眼，無限驚奇。

「是的。」比比說，「我說了，黑球有多種，種種不同。」

另一維克人解釋：「用你們地球的習慣說，也許你會更易明白。」

比比道：「黑球可用遙控方法，令它及時打開，放出散播性的毒菌。」

林白悻悻然道：「你們太毒了。」

「不！我們只是爲了達到征服地球的目的而巳。」比比道。

比比又對各人說出「黑球」的更多秘密來。

原來他們最喜歡用圓形物體的器皿，因此那大小的黑球，有些根本是載一些應用物品的。

其中有遙控的干擾儀器，所以令燈光不定。

其中有遙控的「毒菌球」，及時放出了可怕的殺人菌。

其中有烈性炸彈。

現在他們使用烈性炸彈的時候到了。

比比又說：「你們沒有染上毒菌，並非僥倖，該感謝我們。」

「爲什麼？」

「我們本來只令一個人不死，就是船長林諾夫。」比比說，「因爲我們要令他與地球人聯絡。沒有他說出密碼和呼號，我們可能被發覺是冒充的。」

「那麼我們爲什麼不死？」林白道。

比比道：「我們以爲大部份人死光了，放出殺菌劑，現在船上十分安全。」

「你是說，船上不會再有菌？」

「是的。否則你們早死了。」比比又說，「我們事先讓船長免疫，但後來找極也找不到他，以爲他死了，你們把屍體扔去，所以才找來科辛代替。」

林諾夫道：「換句話說，你們對免疫根本沒有信心。」

比比道：「可以這麼說。」

太空船巳十分接近地球了。

維克人的「手表型通訊器」紛紛開動，跟他們的通話。

螢幕上也出現了大批「浮雲」——那是不定型的戰機。

阻止追兵的方法

「射綫號」基地。

這是「祖必達星球人」派到地球外太空的一個基地。

這裏巳進入全面戒備狀態。

他們巳得到了地球人——美國人的通知，但他們很小心處理這件事。

因爲他們知道宇宙間有難以計算的星球，其中有些生物比他們更聰明。

現在出現的是什麼星球的生物？

他們無法知道。

因爲他們一些資料來源也沒有。沒有

飛碟之類的飛行工具，也沒有一切綫索。

他們只好碰碰運氣了。

萬一人家比他們强，他們可能結束了「地球之行」。

甚至所有「祖必達星球人」就此葬身於太空。

因此，他們一方面與「祖必達星球」總部連絡。

另一方面全面備戰。

基地上，所有大小飛碟已作好最後準備了。

現在只等出擊令下，飛碟就會紛紛出動，「死光炮」就會發射。

不久，天空中出現了一個小黑點！

那正是蘇聯人的「新聯合一號」！基地上的儀器有了反應。

眨眼之間，太空船已迫近了！

「祖必達人」本來要等太空船越過基地，才開始攻擊。

這樣可以令到他們無法：「後退」。

但是，他們估計錯了。

當太空船越過了他們之後，尾部放出了一些物體。

剎那之間，有如天女散花，散佈到滿天盡是一些小黑點。

那是一個個的小黑球！

「祖必達人」大驚！

但是他們不能再等，否則太空船就會闖入地球範圍。

於是飛碟出動！

飛碟向太空船飛去，速度當然甚高，否則難以截擊！

怎料到，那些小黑球佈成一張巨型的「天網」，擋住了飛碟的去路！

飛碟不理會「它們」，直飛過去！

但是，一團團的火光！

一聲聲的巨响！

飛碟一接觸「黑球」，立即爆炸。

「黑球」離開俄人太空船後，迅速擴散，弄得滿天都是。

飛碟無法闖過「黑球陣」。

已經碰上的，都炸毀了。

他們無能爲力，只有目擊俄人太空船，直闖地球！

不過，「射綫號」基地在這刹那間，也及時通知了地球上的美國人。

他們與「三十九號基地」聯絡。

「祖必達人」與美國結成「星際盟友」，在「三十九號基地」上，他們還有一批作戰用的飛碟。

現在就惟有靠基地上僅有的飛碟了。

於是「三十九號基地」的「祖必達飛碟」紛紛升空！

害人終害己

在俄人太空船之內。

維克人忙個不了。

他們既要控制太空船，又要與他們的「戰機」聯絡。

由於船上維克人的人手太少，他們只好學蘇聯人一樣，一切改用電腦操作。

至於林諾夫等人，他們已將幾個俄人關進了一間艙房中。

維克人以爲就只有林諾夫等幾個俄人，他們不想殺死所有俄人，因爲當他們戰勝地球人之後，也須要一些「朋友」從中聯絡。

同時他們根本就瞧不起這些俄人。

怎料到還有一個伊娃。

伊娃一邊悄悄放出了林諾夫等人。

她趁住維克人到下面艙房去，放出大量「黑球」時動手。

林諾夫等人也知道事態萬二分危急，抱定了犧牲的精神。

於是幾個俄人，分頭進行反擊工作。

在林諾夫的指揮之下，有人悄悄溜入駕駛室去，把電腦改變方向，讓太空船迅速向相反方向飛去。

也就是說：飛離地球範圍。

有人跑到下層艙房去！因爲他們維克人正集中在那裏。

維克人正在放出大量黑球，以阻止由後面追來的飛碟。

本來在他們維克人的想法和原理是應該這樣的——

太空船正往前衝，衝向地球，那麼，黑球由太空船尾部放出，自然不會讓太空船自己本身撞上了才對。

換句話說：這方法就像飛機放烟幕，海上的墨魚吐墨汁一樣。一切都不致「自己阻自己」。

但是，他們却不知道俄人已將電腦自動操作系統的航行方向改變了。

直至太空船突然發生爆炸——因爲太空船飛向相反方向時，撞上了他們放出的一個個小黑球。

這時維克人才如夢初覺！

他們於是紛紛想登上駕駛室。

但是，林諾夫等人就在中途截擊了他們！

雙方立刻就在半途發生了遭遇戰，糾纏在一起！

太空船體積雖大，結構也很穩固，但碰上了那些小黑球之後，紛紛被炸破了外殼！

船上受到劇烈震盪，機件自行發生爆炸。

黑球中有更劇烈的炸藥，但有些還未放出去。

內部機件爆炸的熱力，影响了船上的黑球。

於是黑球紛紛爆炸！

太空船失去了控制！

但仍向外太空狂奔。

「射綫號」的飛碟看見太空船尾巴沒有黑球放出，也窮追而去！

但是，只追到半途！

俄人太空船立即化作一圈火光，在外太空中粉碎。

但是，這並不等於維克人進攻地球失敗。

因爲除了太空船上的維克人之外，大批戰機正尾隨而來！

相對性磁場設備

維克人早已知道了。

就像比比告訴林諾夫等人的情形一樣，他們也淸楚知道「祖必達星球人」是一個强大的對手。

所以，當他們決定攻擊地球之前，做了許多準備工作。

儘管歷年來他們一直發展科技，尤其是作戰飛碟，仍難超越「祖必達人」。

因此，當維克人準備攻佔地球之前，必須先避過火力强大的「射綫號」。

他們想出了「阻止追擊」的方法。

就是那些可以在太空飄浮的小黑球！

那是一種磁性炸藥，任何金屬飛行物體撞上去就會發生爆炸。

不錯，這樣的確可以阻止「祖必達人」的飛碟追來。

那麼，他們自己的呢？

維克人很聰明，他們那些「不定形」的飛碟，却裝上了相對性的磁場。

也就是說：他們只要撞上那些小黑球，不但不會爆炸！

同時，相對性的磁場，還會將小黑球反彈開！

如此一來，他們就可以通過「黑球陣」！進入地球範圍。

現在，他們的確成功地進入！

但是，「祖必達人」的作戰飛碟，却在地球的基地上也有一批存放，這點却是「維克人」想不到的。

於是兩個不同的外星球人的飛碟和戰機，就在我們的地球高空上，發生了一場前所未有的遭遇戰！

至於「射綫號」又怎樣？

「射綫號」基地雖然遭到挫折，他們的飛碟不能追上俄人太空船，甚至在他們的飛碟撞上了小黑球時，損失了一批作戰飛碟。

但是，他們明白到這是生死關頭——並不限於地球人的。

試想想，如果讓「維克人」成功了，更多的「維克人」湧向地球來建立基地，「祖必達人」還可以享用地球上的海藻和資源麼？當然不可以。

（按：有關「祖必達人」爲什麼要到地球來，須要海藻及其他資源的詳情，請參閱「美蘇太空戰」及同一作者的其他太空幻想小說。）

因此，「祖必達星球人」一直留意到「維克人」那些作戰飛機的一舉一動，以及「黑球陣」的情形。

那些「維克人」戰機可以變形，化作「浮雲片片」。

但是，這情形只可以在平靜時期避得過「祖必達人」的耳目。

現在是「緊急時期」

也是「作戰的非常時期」。

因此，當那一團團的「烏雲」在外太空「急竄」時，「祖必達人」不禁會想：外太空怎麼可能有這許多「雲」？

外太空是沒有雲層的。

但「維克人」却未想到此點。

因此，當他們大批戰機「變形前進」時，就被「射綫號」窺破了。

於是大批「祖必達人」的作戰飛碟，紛紛由「射綫號」太空基地上飛出！

那是一艘龐大無比的太空飛行物體，所以可以稱之爲「太空船」，實則是一個活動的「太空基地」。

「射綫號」就是「祖必達人」的太空基地。

他們已在地球外太空有不少時日了，最近才被美國人發現而已。

這基地有强大的作戰裝備。

因此，他們在緊急情況下，可以發揮高度威力。

「維克人」遭遇到强大的對手，他們的作戰戰機無法及得上「祖必達人」的飛碟。

於是紛紛被消滅！

在外太空中，只可以見到一團團的火光，聽不到聲音。

因爲沒有空氣的傳送啊！

× × ×

在地球的高空中，已闖了入來的「維克人」，也萬二分驚愕！

因爲事前他們想不到地球上也駐有威力强大的「祖必達飛碟」。

所以，「維克人」在地球的高空上，也給「祖必達人」殺了一個措手不及！

當然，這一切都是他們無法估計得到的事。

× × ×

侵略者永遠也佔不到便宜！

如果宇宙間眞有主宰，這可能就是主宰訂下的「眞理」。

「維克人」失敗了！

他們在進攻地球的過程中，還做了許多殘酷的殺人行徑。以地球人的「道德標準」而言，那是罪無可恕的事！

但是，這能怪誰呢？

蘇聯人要找更强、更大的「外星球盟友」，於是送上門去，給「維克人」弄得幾乎無法脫身！

他們死了百多個蘇聯人不要緊，差些兒害死更多地球人才不值。

現在他們可以鬆一口氣了！

外太空船的「射綫號」基地傳來了喜訊！

於是白宮與克宮之間的熱綫電話又响了起來……

蘇聯人與美國人互相道賀！ （完）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雲施施身中焦二所施的「毒蜎金簑」，焦大向焦二討解藥，焦二佯作給他，但却趁他不注意時出手施展「九毒陰風爪」抓傷焦大，雲施施和焦大危在旦夕，雲素素適時來到，用「太陰神功」將焦二擊傷在地，此刻又是一黑衣人將一粒「紅豆相思火」發出緊黏在焦二手上，焦二見狀立即取劍自斷手腕，但他身上巳中劇毒，焦二爲了要從黑衣人手中取得「再生丸」，不得不交出解藥給雲施施和焦大，但最後黑衣人並沒給予焦二解藥，而使焦二毒發身亡……

龍虎風雲

諸葛青雲・臥龍生
司馬紫烟・獨孤紅
聯合執筆

第九章　眞僞難辨

（由司馬紫烟執筆）

方豪的身子就像拉滿了弦的弓上急箭，嗖的一聲激射出去，翻過了土崗就不見了。

這讓跟在後面悄悄追踪的雲素素大爲震動，若不是親眼看見，她做夢也想不到人的速度能到達這種境界。

她知道方豪的武功了得，但是沒想到他會高到這種程度這簡直是不可思議了。

還有，方豪的行爲也十分令她傷心，儘管方豪的行踪可疑，家中的人對他始終是疑信參半，但是這個小女郎却對方豪一直抱有充分的信心。

可是，方豪適才所做的那些事，實在太不像話了；雖然那三名死者都是敵人，也都不是好人，可是方豪對待他們的手段却過份而下作了。

場中已經沒有人了，但是伏身在隱蔽處的雲素素却動也沒動，因爲她知道方豪是被一聲冷笑驚走的。

而雲素素却沒有笑過，不僅沒有笑，她剛才還難過得幾乎想哭。

終於有人過來了，但雲素素却爲之一震。來的人還是方豪，他大概跑了之後，繞了個圈子又回來了，他也許是想發現在背後發冷笑的是什麼人，結果，他並未如願，所以又回來了。

但他回來幹什麼呢？難道是回來繼續埋死人嗎？

看樣子却又不像，因爲方豪居然跳下坑去，把先前推下的一片浮土扒開，仔細地看着三具屍體，然後却又跳了出來，拍拍手上的塵土，自言自語地道：「原來他是要剝下那件『毒蜎金簑』，我說他怎麼會對那個活殭屍有興趣呢？不過老哥啊，你也夠狠的，怎麼忍心辣手摧花，竟對那兩個丫頭下手呢！」

在暗中的雲素素却聽得莫名其妙，方豪一個人喃喃獨白，該不會是在說假話了吧！

怎麼他的口氣中，竟像是在說人不是他殺死的，但屍體明明是他抱來的呀！還有，剛才他又明明剝下了焦二的「毒蜎金簑」，怎麼現在竟對着死人否認呢！莫非他是怕焦二死後厲魂不散，再去找他索命不成！

假若他是這個意思，那也太笨了，他應該知道活人可欺，鬼神難騙，焦二既已死而爲鬼，決不會找錯仇人的。

雲素素有太多的不解，但方豪却給她更多的不解。

因爲方豪站在坑邊，看着兩具如花似玉的艷屍，伴着焦二的醜惡的裸屍，叠肢交股的情狀，突然發出了一陣大笑。得意地道：「老哥！你這種處理死人的方式，實在深得吾心。如此妙景，怎麼可以埋起來呢？該放在此地，讓老九來看看，活活地氣死她！」

「我知道你的心意，所以替你做了。」

這是誰的聲音？又是誰在說話？方豪大吃一驚，連忙跳前幾步，倏地回身。

說話的人就站在原地，但是離方豪已有兩三丈了。

伏身在暗中的雲素素緊張得一顆心幾乎要跳出了口腔來，因爲這赫然又是一個方豪。

兩個人一般形狀，一樣身材，連說話的聲音都是一樣的，他們也都穿了黑色的衣服。

只有站在一起才能分別，那是衣服的顏色，雖然都是黑色，但是却有深淺之別，不過也必須要在此時才能辨別，雲素素略一沉思，就分出兩個方豪了。

這後出現的一個，是最先在此埋屍的那一個，他被一聲冷笑驚走，才來了衣服較淺的一個，而後，走的那個又回來了，兩個對面，總算把許多謎樣的問題都解開了。

原來方豪有兩個，一個是眞正的方豪，一個却是神勇威武玉貝勒；因爲一直有人把方豪當作了玉貝勒，而雲家班的人也爲方豪是人是鬼的問題困擾不已！

但究竟那一個是方豪，那一個是玉貝勒呢？雲素素却難以斷定，兩個人看起來都像！

幸好，他們自己把這個難題解決了，穿淺色衣服的一個開口了：「方豪，你違背了諾言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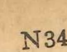
那個穿較深黑衣的是眞正的方豪了，他微微一笑：「我沒有違背諾言呀！」

「你還說沒有，我們老早說好了的，我出現的地方，你必須避開！」

「是！我答應過，可是你應該出現的地方是京師，我若是到京師，用你貝勒的身份招搖撞騙，那是我違約，現在這兒却是我方豪活動的地方。」

「胡說！我已經先着人通知過你了，說有事要南來，早已叫你避開一下，結果你却沒有走。」

「誰說我沒有走，我原本已經上船遠航出



海了，可是我却聽人說方家三少爺迷上了雲家班的二小姐，一路跟着流連忘返，所以我又跟了下來！」

「你明明知道那是我！」

「不錯！我知道是你，但別人不知道，別人只知道方豪跟着『雲家班』子走，我豈能不管！」

「你知道是我，便不該來攪局。」

「小玉兒，我們有約定是不錯的，那只是爲了使人不把我方豪當成了玉貝勒，可沒有答應你冒充我方豪。你既然以方豪的名字出現，我却不能不來瞧瞧，而且我也告訴你我來了，你就應該退出才對。」

「我不能，我是爲了公事。」

「公事？別嚇唬我了，你神勇威武玉貝勒是大內侍衛統領，你的職責是捍衛皇宮，保護皇帝的安全。」

「這也不完全是，我也管肅清奸宄，擒拿叛逆。」

「那也只限於京畿之內，跑到江南來是你撈過界了。」

「方豪！不是我越界，也不是我多事，實在是這一次事起非常，老九得到消息，說雲家班就是叛逆的首領！」

「那位九格格本事不小，她居然把手下的十二玫瑰打進雲家班臥底，不能不佩服她。」

「其實雲家班的行動早就引人啓疑了，他們每年巡迴演出，一圈轉下來，足足賺了十幾二十萬兩銀子，二十年下來，那該是一筆多大的財產，他們却始終賺不够似的。」

「錢自然是越多越好。」

「那是一般守財奴的想法，雲家班上上下下，都不是那種人，自然就引人疑竇，打聽後才知道他們每年這一趟表演，一方面是與各地的叛逆首領接頭連絡，一方面則是用賺來的錢交給他們，大肆擴展武力。」

方豪一笑道：「故老遺臣，不忘衣冠之恩，這也是人之常情，做人不能忘記根本。」

「但是在朝廷說來，這就是叛逆，不允許的。」

「要證據，抓到造反的證據，自然可以派兵征剿，但是平空白地，却不能給人扣上一頂帽子。」

「自然有證據的，因爲九格格已經掌握了證據！」

「所以你也插上了一脚？」

「我——我是不得已，若是讓老九建下了這一場大功，我就完了！」

「神力僧王是朝廷柱石，皇親國戚，怎麼會完？你的貝勒身份也早經宗人府認定，還有誰能奪得了？」

「不是這個問題，一個虛銜是沒有用的，人必須要當權，手中無權，皇親國戚壓根兒也沒什麼意思。」

方豪一笑：「原來你是爲爭權出來的。」

「也不完全是，父王對你家始終有一份交情，而且他老人家有過指示，叫我別太過份，所以我對雲家班並沒有什麼惡意。」

「你也沒有善意，你一路跟下來，無非是想把那些義師首領都找出來。」

「我找到他們，不會採取激烈的手段，最多勸告他們解散，停止造反的活動。」

「只是勸說而已？」

「如果勸不聽，我也會付之行動的，但還是只除掉一兩個爲首的，驅散其餘，但老九却是不一樣了，她向來的主張是一網打盡，心狠手辣——」

「不管你們那一個得手都不是好事。」

「你要跟我搗亂？」

「不是我跟你搗亂，是你跟我過不去，你

用了我方豪的名義打進雲家班活動，試問日後我方豪怎麼做人，而且天下人對方豪又是怎麼一個看法？」

「這……你是可以解釋的。」

「方家或許還可以有番說詞，但是我方豪的黑鍋背定了，這一輩子我都是漢奸了。」

「這……，我以前沒想到。」

「你當然不會想到的，你建下了大功，又回去當你的神勇威武玉貝勒了，倒楣的是我方豪。」

「好！我現在起放棄方豪的身份。」

「小玉兒！方豪實有其人，而且是個有名有姓的人，你恢復了玉貝勒的身份，我方豪仍是見不得人。」

「那你的意思想如何呢？」

「我做我的方豪，你做你的玉貝勒。」

「那怎麼行，別人一眼看出我們來了。」

「看出也沒什麼關係，今後我方豪的行爲足以證明我是方豪，我不怕人纏到你身上去，你要是怕引起誤會，最好是回京師去。」

「讓老九來獨佔大功，那可不行。」

「你別忙着搶功，也別以爲九格格有多了不起，有我方豪在，她得不了手的，能留住條性命回去算好了。」

「方豪，你說得太輕鬆了，你知道她手下的實力嗎？」

「知道，但是你也知道我們的實力嗎？」

「民不與官鬥，她有官方的身份。」

「我不在乎，江湖人心目中沒有這個官字，她如果想以官方的身份來壓人，後悔的是她自己。」

笑了笑又道：「朝廷對義師的活動並非不知道，但是一直不採取正面征剿的手段，就因爲顧慮太多，假如她要調動官兵，那正是你的機會來了，你可以名正言順地辦她了。」

玉貝勒語爲之塞，頓了一頓才道：「我是奉諭出京的，不可能私自回去。」

「隨便你，不過這個方豪的身份可不能再用了。」

「你要公開地跟我作對了。」

「小玉兒！我若不是看在另一個人的份上，我會殺了你的，你這一生不僅惡毒，而且卑鄙，你把我方豪陷於萬刦不復之境，你居心何在？」

「我用方豪的名字並沒有怎麼樣，可是你却冒了我的身份，殺了老九手下幾個人……」

「那本來就是你要殺的，翦除她的羽翼，斷了她的消息，你好獨佔功勞了，這不是你的目的嗎？我做的是你想做的事，可是你做的事，却不是我想做的。老弟！」

「別叫我老弟！你姓方，我姓僧格林沁，我們可不是什麼兄弟。」

方豪輕輕一嘆：「我知道你不會承認我這個兄長，好在我也不想高攀，小玉兒，你潛進雲家班，冒用我的名字，我都還可以原諒你，但是有一件事情，我却認爲你實在太卑劣，太不像個男子漢所爲了。」

「什麼事，我承認我的作爲不太君子，但是我却不承認我是個小人。」

「你不該去欺騙施施，玩弄她的感情。」

「我……胡說，我並沒有玩弄她的感情，我是眞心喜歡她，爲了她，我還殺死了幾個手下……」

「你眞心喜歡她？還是方豪喜歡她了？」

「用方豪的身份是我不得已，可是我喜歡她却是眞的，遲早我也會告訴她實情的。」

「在什麼時候？」

「至少，一定在娶她之前，我決不會以欺騙得到她。」

方豪嘆了口氣：「我相信你是眞心的，可是你有沒有攷慮過她的身份與你的身份。」

「攷慮過了，我認爲沒關係，她會嫁給我的，雲家的女兒不是都要嫁給最討厭的人嗎？我向她求婚的時候，就會告訴她實話了，那時，我將成爲她最恨的人，相信她不會拒絕我的求親。」

「小玉兒！我眞不懂你安的是什麼心？」

「沒什麼心，我喜歡她，娶她。」

「小玉兒！你別胡鬧。」

「我一點都不胡鬧，現在我已經把方豪的身份還給你了，就麻煩你帶句話給她，說我對她是一片眞心。」

說完他揮揮手，笑了一笑道：「方豪，我們兩個人本來不應該見面的，現在不幸碰上了，但是希望不要弄成兵刄相見，我實在不想殺你。」

方豪一嘆道：「我也不想手足相殘，但是你一定要逼我時，我也不會容情的。」

他還在說話時，玉貝勒就動了，快得出奇，快得也像一支箭，方豪話才說完，玉貝勒的劍已刺了他的胸膛上。方豪似乎失措慌亂，根本忘了抵抗，而且他的來勢也太快，不容躲閃，一劍扎上胸膛後，方豪退了兩步，目中泛起怒色：「小玉兒！你眞下毒手。」

他的黑衫破了一個口子，但是沒有受傷。

玉貝勒怔了一怔，才哈哈大笑道：「方豪，我落劍時，並沒有對準要害，因爲我還不想殺你，這祇是一個警告，告訴你我要殺你並不困難。你倒是見機，居然把『毒蝟金簑』穿上了，避開了這一劍，但下次我要出手時，將取你的咽喉了……」

說完後，他哈哈大笑，揚長而去。

走出了十幾步後，他又回頭道：「方豪，我會去找到老九，替你把殺死三個人的責任擔起來，這不是爲了你，而是爲了施施。老九報復的手段很可怕，而且很可能會拿她作爲第一個對象，我不是小看你們，你們的能力還保護不了她，叫她還是早點嫁給我吧，只有我才能保護她。」

聲遠人杳，這次却是眞正的走了。

方豪呆呆地望着他的去處，半天才道：「素素，出來吧！戲已經完了。」

小草叢中掠出的倩影，淚流滿面，像隻小鳥般的飛了過來撲進了方豪的懷中。激動萬分地叫着：「方哥哥，你是人，不是鬼，眞高興，我沒有看錯你！這太好了，剛才那一劍眞沒傷着你嗎？」

方豪的目眶一熱，這份玉女的摯情深深地感動了他，攬着那嬌小倩麗的身子，拍着她的肩膀，無限憐惜地道：「傻孩子！別哭，別哭呀！方哥哥當然是人，怎麼會是鬼呢？我們方家不會有鬼的，我也沒受傷，裏面穿了毒蝟金簑呢！」

雲素素慢慢地拭去眼淚，拉着方豪的手，仔細地打量他半天，輕輕嘆了口氣道：「若非我親見，我實在難以相信，你們怎麼會那樣相像！」

方豪也嘆了口氣：「一母雙生，那有不像的？」

「什麼？他是你一母同胞雙生的兄弟？」

「是的，我比他早一個時辰！」

「可是他……他……你……你們怎麼會分做兩處呢？」

「說起來這是一段很普通的愛情故事，一個江湖子弟，遊歷京師時，認識了一位美麗的貴婦，兩情繾綣後才知道她竟是京師第一好漢的神力貝勒福晉。」

「啊，就是神力王妃！」

「那時仍是老皇在位，神力貝勒只是王子而已，得知愛妻與人有染，自是十分生氣，不

過他倒是很有氣魄，親自去找那江湖人來一次決鬥。」

「神力僧王一身硬功無敵，是滿人中第一高手。」

「那個江湖人也不弱，更巧的是他們的面目也頗爲相肖，兩人交手後，竟是功力悉敵，惺惺相惜，更在那位夫人苦苦相求之下，罷手息鬥，結爲兄弟。」

「神力僧王的氣度倒也夠寬大的。」

方豪一嘆：「第一是他很愛他的妻子；第二是滿州人的貞操觀念較爲淡薄，較易接受這種事；第三，是他們的確彼此相惜，不願意互相傷害。」

「後來呢？」

「後來那位貴婦有了孕，居然一胎雙生，產下了兩個男孩，於是各人領了一個……」

「就是你們兩個了？」

「我被家父帶走，所以我姓方，我那同胞弟弟就姓了僧格林沁，繼承了爵位，成了神勇威武玉貝勒。」

「那麼神力王妃就是你母親了？」

方豪苦笑一聲道：「王妃把一個陪嫁的丫頭送給家父帶領我，家父收了那個丫頭，終身未娶，因此，我的母親是那個丫頭，小玉兒的母親才是神力王妃。」

「但她總是你的生身之母。」

「五歲時，她到連雲來看過我一次，此後沒有再見面，這個母親，今生大概再無相認之期了。」

對方豪的身世，雲素素總算是明白了。想了一下，她忍不住問道：「方哥哥，也許我不該問，但我希望知道，你們究竟誰的骨肉？」

「不知道。」

「怎麼會不知道呢？」

「我們哥兒倆有三分肖父，七分肖母。」

「那三分之中難道瞧不出嗎？」

「我不是說過了嗎？家父與僧王也有幾分肖似，而我們又只有三分肖父，因此我實在難以知道是誰的骨肉了。」

「總還有辦法的，比如說，你們可以滴血認親呀……」

「一定要辨認，當然是有辦法的，可是上一代不願意如此做，他們各分到一個兒子，都希望是自己的骨肉，如若一旦分清了是誰的骨肉時，反而對誰都是個打擊！」

雲素素默然不語，片刻後又問道：「方家原本是義師的中堅，後來忽然退出，是否與此有關？」

方豪嘆了口氣：「家父愧對僧王，而且後來也受了僧王不少照顧，那時有不少前明世家受到了誅戮，方家却能身免，僧王力保之惠實不容否認；再者家父也見到滿人氣數尙盛，匡復實非其時，債急從事，徒作犧牲而已，才收斂了一點，但我們却沒忘自己是大漢子孫。」

雲素素輕嘆道：「家父何嘗不知道螳臂擋車，絕難成事的；但又怕國魂淪滅，後人安於逸樂，陷於富貴利祿忘了自己的根本，這些年來，所致力的工作也祇爲喚醒國魂，傳遞民族思想香火而已。」

「雲前輩的工作是寒家一向敬佩的，所以家父得知大內已然探悉了雲家班的秘密後，立刻叫我相機解圍，沒想到小玉兒也插進來。」

雲素素又不作聲了，方豪笑笑道：「不過也幸虧他插手進來，否則還眞有點棘手，這次派上來的都是高手，尤其是僧王麾下的帶刀侍衞，個個都是高手，像上次在觀前街的茶館裏，施施爲幾名帶刀侍衞所困幸好他跟去了，而且那些人見到玉貝勒，心中未加提防，他才能一劍解決了他們；否則憑誰也很難突圍的。」

「方哥哥，你們兩個人究竟是誰擠進了我們的圈子？」

「小玉兒先進來，我則在暗中守着，有時他不在，我就現身代替一下。」

「跟二姐混在一起的是誰？」

「多半是他，但我總在附近！」

「在虎丘山上數鐘聲的是誰？」

「是他！」

「當衣服要去換酒的呢？」

「也是他，不過後來在屋裏縫衣服的是我！那時他正好到府裔去指示事情去了，施施闖了進去，我怕她找不到人穿了煲，所以才挺身擋了一下。」

「那後來……」

「後來妳送衣服來，却是我接下的。」

雲素素紅了臉道：「還好，否則我可眞不好意思。」

想想又問道：「要扣押我娘的是誰？」

「是他！出主意替你們查出內奸的，也是他。」

「那眞是帮了我們不少忙，否則我們一路下去，把同志都暴露出來了，那可實在太糟了，但他又爲什麼呢？」

「我想他是眞的喜歡妳二姐，不願意把事情弄得太糟，他的目的只是阻擾你們的工作，並不想把妳們抓進京去。」

雲素素嘆了口氣：「這總算把個謎題解開了，老實說，我們對你的身份實在難以測定，忽而慷慨激昂，陷我們於困擾；忽而又鬼鬼祟祟，意圖刺探我們的秘密……」

方豪一笑道：「素素！妳們的工作實在不能算是秘密了，打從前幾年開始，已經有大內的狗腿子綴上了你們，都是我家裏的人替你們暗中彌縫着！」

「是的！我們也有些知覺，只是那九格格也眞厲害，居然能把十二玫瑰遣來我們雲家班臥底……」

「這個女人是個厲害的角色，她是前攝政王叔多爾袞的曾孫女兒，一直在擔任訓練密探的工作，而且自成一個體系，權傾當朝，連皇帝也懼怕她三分，唯一能與她分庭抗禮的只有僧王了！兩派一直在明爭暗鬥。」

「那一派的勢力大一點？」

「僧王領帶的御前侍衞，似在當權，但是却管不到她，而且僧王勢力在明處，她的勢力在暗中，說起來，她還是難惹一點，因此，我們該帮僧王一個忙，削弱她的力量。」

雲素素一嘆：「他們都是我們的敵人。」

「素素！我不是帮僧王說話，對我大漢義民，僧王力主疏導德化，九格格却主張趕盡殺絕，兩者相較……」

「方哥哥，我的看法不同，我以爲僧王的手段更可怕，他主張示之以柔，化之以惠，時日一久，我大漢國魂，會被他們消磨殆盡，匡復永無希望了；反倒是九格格的霹靂手段，對我們有利些，讓她殺好了，殺得越多，仇恨越深，抗清的人也越多，我大漢子民，是殺不盡的。」

方豪正色道：「素素，揚州十日，嘉定三屠，殺的人還少嗎？結果又如何呢？殺害了百姓的膽，却沒有殺得全國敵愾同仇來，芸芸衆生，雖爲我辜負同胞，但是大多數都是些渾渾噩噩的無知子民，眞正存有民族正氣的，不過是一些讀書人而已，九格格殺的也是這些人，等把這些人殺光了，民族精神也就斷絕了。」

「可是有識之士，將會慢慢被他們腐化了呢。」

「讀聖賢書，所學何事？眞正的有識之士，是不會被籠絡的；當然，老成凋謝，在所不負，但我們若是選擇根骨器識佳的子弟，敎育他們培植他們，灌溉民族思想，我大漢天聲，

總有復甦之日！」

雲素素顯然是被說服了，低頭不語。

片刻後，雲素素才幽幽地道：「雲家班以後也不能再賣藝了，工作也要改變形式了，至於要如何做，我也作不了主，那是我爹娘他們才能決定的。」

方豪嘆了口氣道：「目前急務不是在後該如何改變方針，目前這一關就未過，大內偵騎盯緊了我們，連絡的工作却不能中斷，至少也要通知大家暫息活動，更要告訴大家情況有警，別再自動地湊上來。」

「這倒沒關係，爹娘同志間另有一套暗語可作聯繫的，也會向他們設法示警的，所以爹娘同來後不是已經沒人再來連絡了嗎？現在我擔心的是二姐了！」

方豪嘆了口氣，這女孩還不知道自身的處境已是多麼艱危，居然還在爲別的事操心，但是也不忍心嚇她。因此他嘆了口氣，道：「有些事是別人無法分憂的，不過，我相信她是個經得起打擊的女孩子。」

雲素素非常難過地道：「但是我實在怕回去告訴她眞相，對了！方哥哥，我們不告訴她行嗎？」

「不告訴她，妳的意思是要我繼續扮演半人半鬼的角色？」

「不必扮鬼了，完全是堂堂正正的人，不提有你這個弟弟的事，她心裏將會好過些。」

「那我是否還得繼續對她表示痴迷呢？」

雲素素笑道：「二姐本來就是個非常動人可愛的女孩子，窈窕淑女，君子好逑，那也不算什麼。」

「這可不行，施施是個好女孩，但決不是淑女，她甚至於不像個女人而像個十分堅强的男子漢，我喜歡這樣的女人，可以和他交個朋友，但不會對她着迷。」

雲素素道：「你不能矯飾一下，以前你也裝得很好。」

方豪嘆了口氣：「我當然可以裝得很像，只是妳別忘記了，我那位寶貝宗親同胞手足對她則是眞正的傾心，而且不肯離去，他們很快就會見面的。」

雲素素嘆了口氣，沒有辦法了，玉貝勒臨走時的話，她記得清清楚楚，看來那位天潢貴冑對二姐眞的動了心，決不會放棄的，還是照實說了吧！

× × ×

雲素素終於揭開了方豪的謎，對於他是人是鬼的問題似乎是解決了。

但結果並沒有如她想像中那麼引起激動。

知道先前的那個方豪，大半是神勇威武玉貝勒所喬裝，也聽說玉貝勒的傾心之後，雲施施並沒有暴跳如雷，憤形於色，相反的，她的目中居然閃耀着神奇的光彩。

然後，她就問了一個最奇怪的問題：「方兄！那玉貝勒曾經刺了你一劍，你居然連閃避的能力都沒有，他的劍術眞的如此厲害嗎？」

方豪一笑：「我已身着毒蝟金簑，自然不怕兵刃，再者他目中未露殺機，所以我就乾脆讓他刺一劍算了，這便對我放鬆了戒心，以爲他比我高出很多。」

「實際上呢？」

「我不敢說定然高於他，但決不會比他差到那裏。」

雲施施點點頭又問道：「聽說那位九格格對他很有意思？」

「是的！我也聽說了，但是他好像很討厭九格格，他們雙方勾心鬥角，相互鬥氣也不無關係。」

雲施施忽然一笑，道：「好，我攷慮一下，或許會接受他的求親。」

第十章（由司馬紫烟執筆）

男兒本色

雲家班不賣藝了，而且，也已經解散了，但是那一批屬於義師的，因爲他們的底細已被揭露，可能受着嚴密的監視，不能再去接觸別的義師首領，以免把更多的志士暴露出來，也不便單獨行動而被個別擊破。

大內的侍衞以及密探密佈在蘇州城內，緊緊地盯着這一批人，監視着他們的一舉一動，也監視着他們所接觸過的每一個人。

蘇州地面上的義師領袖戴玉麟跌進去了，許多跟他有關的人也跌進去了。

有些的確是義師的同志，有些則是無辜的百姓，雖然還沒有全部落網，但蘇州這個地面上的組織算是整個瓦解了。

雲振天憂心如焚，戴四的被捕固然嚴重，但更嚴重的則是那份盟單，盟單上記載的是蘇州地面上全部同志的名單，住址和連絡方法。

這當然是一份極爲機密的文件，總共只有一份，由各地的分會負責人保管，總會有一個數字，却沒有副本。

這是爲了保密與安全，不管是出了內奸也好，或是擔任聯繫的通信不愼被捕也好，都只會影响到一小部份的人而不致危及大局。

但分會負責人跌進去，情況就嚴重。尤其是那份盟單，若是落進官府，勢將一網打盡。

戴玉麟被捕，關進了府衙大牢，同案先後被捕進去的有廿七個人，這使雲振天稍稍放心。因爲戴玉麟的盟單上足足有三百二十七人，由這個跡象看，盟單還沒有失落。

既是如此，就必須去拿過來。

這種極其機密的文件，自然會妥當收藏的，除了戴四爺本人外，沒有第二個人會知道。

據說戴玉麟已經挨了好幾次的酷刑，要是他一口氣斷了，這份盟單或許就將永遠地失踪了。對盟單上的同志而言，那也許是就此安全了，但也未必盡然，萬一那天，盟單被人發現了，豈不是太糟糕了。

就算盟單就此永不出現，對總會而言，也是項極大的損失。五十六處分會，蘇州是最大最有成績的一處，雲家班二十年來，在此地獻藝的收入全部投進去不算，二十年來所花的心血更不計其數，好不容易才有這種成效，又豈能輕易地放棄。在朝廷密探以及地方差役的嚴查密訪下，吸收一個同志實在不是件容易的事，因爲一旦被捕，便是抄罪，三家滅門的三百名同志，這又豈同小可？

能夠救出戴玉麟固然最妙，否則也必須要取得那紙盟單，以便繼續聯繫，展開工作。

匡復的使命是不因挫折而中止的。

但是，戴玉麟被困在大牢中，明看有差捕警衞，戒備森嚴，暗中更不知有多少密探高手伏伺，怎麼去接近呢？

像戴玉麟如此重要的人犯，一旦被捕，於理當立即秘密送到京師去審訊才是，因爲這一種案子向不由地方官來審訊的，現在居然關在府牢之中，分明是個陷阱，要誘使那些同志去營救，到時得以一網打盡。

可是對雲振天的立場，却勢必去闖它一闖不可，救不出人來也必須要問個消息出來。

救人自是困難得多，戴玉麟在酷刑之下，必已遍體鱗傷，行動不得，在密密的重圍下背負一個人突圍出來，眞是談何容易；但問一個消息也不簡單。

衝入大牢之中，跟戴玉麟略作接觸，而後突圍而出，只要計劃擬得週全，配合得好，倒是可以一行。但是這種重要的事，戴玉麟不會

輕易告訴別人的，除非是他絕對信得過的人。

那只有一個雲振天，雲施施勉强可以添上一個，因爲這兩人跟戴玉麟接觸過，此外，就算是凌翠仙或焦大去了，戴玉麟也不見得肯開口。可是，雲振天與雲施施的目標實在太明顯了，只要一出客棧，就會受監視，還能容他們走近大牢嗎？

但是這種事却是非做不可，雲振天足足發了兩天的愁，又在跟凌翠仙商量了一夜後，終於作了決定。

第二天早上，雲振天又吩咐櫃上結帳要離去。

掌櫃的如聞綸音，因爲這一批人住進了客棧後，他們就沒安寧過。雲家班留下的人依然不少，幾乎佔了一半的棧房，可是另一半的棧房在後幾天，已有官府來暗中打了招呼，客人許出不許入，所以兩天過後，其餘的住客都走了，新上門的客人被店中以客滿爲辭給推到別家去了。空出了一半的房間不說，要命的是住進了另一批人，一個個橫眉豎眼，要酒要菜，甚至於半夜裏還要厨房裏侍候消夜，略一不周，就是一個巴掌過來。

這些人是府衙捕頭親自送來歇宿的，雖沒說明身份，肯定的是官府中人了。

他們住了屋子，要了酒菜，不會付一個子兒，雖然府衙的捕頭說了，一切記在帳上，將來開了單子，到府衙門去具領，但店中只有暗中叫苦的份，這只是一句門面話，即使府台大人眞發下了這筆銀子，也落不到店裏來了，那些差官老爺那一個不伸手要幾個，就算是燒了高香，店裏雖知道這都是衝着雲家班來的，但受了警告，神色間還不准透露一點，店中上下只有咬牙認了。

好不容易雲家班說第二天要走了，怎不叫店掌櫃的喜極欲泣呢？半夜裏那位店內掌櫃直燒香叩謝蒼天垂佑。

到了第二天清晨，雲振天叫店家列上帳來，掌櫃的拿了算盤，的剝打了一陣道：「雲班主，貴班這次多住四天，連帶上房，飯菜以及牲口草料，共計一百廿七兩五錢，老主顧了，您就付一百廿兩好了。」

這個折扣打得並不大，但掌櫃却直心疼，因爲實際上裏外的損失加上去，三百兩都不止，只是掌櫃的這個折扣心痛歸心痛，却是心甘情願地拿出來的，只要雲家班一走，又可以正正經經做生意了，損失還能賺回來的。

雲振天的舉措却大出他的意外，掏出四張銀票，每張都是一百兩的，放在桌上道：「錢掌櫃的，我們也不是一兩回的交往，二十年來，幾乎全在貴店打擾。」

「是！是！您多照顧，明年還請光顧。」

最後一句聽得出是十分勉强，但雲振天却輕嘆道：「恐怕沒有明年了，雲家班的金字招牌是從不脫期誤場，這個例子已經破了，因此我也準備收了。」

掌櫃的不敢說什麼，只能乾笑着，雲振天指指桌上的銀票道：「這兒是四百兩，一百二十七兩五錢是我們的茶飯店費，一百兩給店裏的上下人手分分買雙鞋穿，謝謝他們多天的辛苦，另外的一百多兩補償你的損失。」

掌櫃的却是大出意料，連忙道：「太多了！太多了！噢！雲班主，小店沒什麼損失，怎麼要補償呢？」

雲振天苦笑一聲：「錢掌櫃，雲某是跑江湖的，心裏明白得很，這幾天給你添了麻煩受了委屈，雲某心中十分過意不去，多年相識，也算是朋友一場，雲某不想落個埋怨，錢你收下，我們這就告辭了。」

他拱拱手，起立走了出去，在院子裏招呼大家上車，焦大、方豪、雲施施、雲素素都在往車上搬東西。

掌櫃的在帳房中，緊捏着那卷銀票發呆，眼淚爬在臉頰上，心中不知是什麼滋味。對雲家班的埋怨固是一掃而空，很想出去說幾句感激的話，可是他不敢。

因爲他是個生意人，而雲家班引起官府如此注意，不知道是牽上了什麼大案子，他怕沾上那個麻煩。

凌翠仙帶着一羣女孩子，先後都上了車子，只有雲振天跟方豪騎着馬押車子，車隊緩緩開動了。

客棧裏的伙計們沒有像以往那樣出來列隊相送，大概也是怕沾上麻煩，店裏其他的住客們自然也不會出來，所以他們走得冷冷清清，但是有人住的屋子，窗子都破了幾個小孔子，不知有多少雙眼睛盯着他們呢！

照雲家班已往的行程，應該是南下才對，可是車隊却是折向了西行，似乎他們決心放棄了以後的演出，一心轉回祁連山的老家去了。

不過這卻使得跟蹤的人很狼狽，他們預料雲振天必然還要跟那些義師們取得個聯繫，所以才放過他們，以便一網打盡，而且更計劃採取分段追踪以免太露形踪，在南方路上預先伏下的人，這下子全用不上不說，還無法抽掉回來，人手頓感不足，爲了怕失去監視，只有第一批人全力盯下去，後面再派人前來接替。

這一夥共是十個人，也趕着五輛車，裝成貨販的樣子，也只有捨命的追。雲家班先後十二輛車，人剩下了一半，雜碎道具不少，但他們的馬很好，出了城後就放轡疾行，一直都不休息，這就苦了後面的人了，維持着五十丈的距離，一步也不敢放鬆，盯下了五十多里後，他們的馬已倒下了三四，於是只有留下了三個人換馬再上來，三個人跳上另外兩輛車子繼續追下去。

他們必需要這麼多人，因爲上面的命令是要他們看牢，不讓一個人脫出監視，雲家班有二十多個人，假如他們在中途掉下幾個人是很難發覺的，所以必須要多一點人跟在後面，以備前面的人分道而行時，好分出人手盯上去。

但是再跟下二十里時，這兩輛車的牲口也倒下了，更慘的是在前不巴村，後不靠店的郊路上，沒辦法，只有再留下一個人，六個人步行追趕。好在雲家班的車子走得還不算飛快，而這些人的武功底子都很紮實，追起來還不吃力。

估計着已經走了四個時辰，行程也在百里開外，雲家班的車沒停輪，馬未停步，那是因爲他們的馬都是來自塞外的天山良駿。但他們的人却不是，雖是坐着車子，也總要伸伸腰，吃喝等，可是那麼多人居然也四個時辰不喝口水，不吃一點東西，那應該是不可能的。何況昨夜到今天，客棧裏對他們的動靜很清楚，他們早上也沒有用早點，距離昨日晚餐後，已經是八九個時辰了。

他們莫非是神仙能辟穀嗎？

追踪的六名漢子心中充滿了疑惑，口中不斷地咒罵着，但脚下却不敢放鬆，忍着飢、渴、累追下去，維持着五十丈左右的距離，不敢太接近，也不敢落後，在這個距離下，他們可以看見前面的動靜，看住有沒有人中途溜下。

好不容易，又來到一處村鎮了，但雲家班居然沒停，仍是一口氣趕了下去，後面的六個人只有咬着牙繼續追，但他們的領隊劉子奇是個老行路的，畢竟有他的主意，發下話來道：「徐林、趙天長，你們兩個人留下。亮出身份找鎮上的首富，徵用他們的馬匹，帶了乾粮飲水，立刻追上來，我們繼續跟下去，要快，在一盞茶時間辦妥。」

想得很週到，只是時限定得太急，一盞茶

內怎麼能辦得好？但也不是絕對辦不到，因爲這是個大鎮。而他們的身份顯赫，對任何人都只要開了口就沒人敢同個不字。

徐林跟趙天長下來了，他們也很快找到了目標，那是一家大宅子，門口就拴了好幾匹馬，裏面正在辦着喜事，擺着酒席呢，一切都太現成了。

徐林在門口道：「老趙，你去挑馬匹，選六匹好一點的，我進去找主人打招呼，弄吃喝的，馬上出來。」

分頭進行，不就誤一刻工夫，這兩個人倒也是行動的老手，可是徐林才進門就怔住了。

因爲一個人當面而立，背着手，神態雍容，徐林自然認識的。一個冷顫後，硬着頭皮上前跪下請安：「貝勒爺吉祥，小的是……」

「別報名了，我知道你叫徐林，是老九手下的人，你上我這兒來幹嗎？」

徐林不敢說出原來的目的，支吾着想編句謊時，玉貝勒冷笑一聲：「我知道你要幹什麼，劉子奇盯住了雲家班，要你們來找坐騎，找吃喝的對不對？」

一切都在人家的監視中，這位小王爺的精明神通，他們是領教過的，那裏還敢否認，只有道：「是！小的們爲了公務，沒辦法，不知道點子會換了方向，小的們一路跟下來，馬匹全暴倒了，人也幾個時辰沒吃喝過了。」

「你們倒是很盡職守，四條腿外還加上兩條。」

「格格指示下來，一定要盯緊，不准節脫，小的們沒辦法，拚了命也得盯下去！」

「老九不是自認算無遺策嗎？怎麼這次會算錯了呢？該要她自己下來追才是。」

「格格原來是坐鎮蘇州等候消息的，現在點子換了方向，恐怕不久就會追下來的！」

玉貝勒哈哈一陣大笑：「老九這次可落在我後面一步了吧，我就算準他們會走這條路了，早就在這兒等着了。」

「貝勒爺神機妙算，自然是無人可及。」

「可是你們的膽子却不小，居然吃到我頭上來了，連我的馬匹都要徵用了。」

「小的怎麼敢，小的不知道這是您……」

玉貝勒一聲冷笑：「假如不是我的，你們就可以强取豪奪了是不是？」

「這……小的是爲了公事，沒辦法，而且小的也不會强取，一定會給他們補償的。」

「是嗎？你身邊帶多少銀子？拿出來給我看看。」

這些內廷密差們個個都是眼睛長在天上的，一亮身份腰牌，連地方督撫都得乖乖賣帳。他們肯賞光吃你一頓，已經是天大的面子了，有人還唯恐巴結不上呢！因此他們沒人身上會帶銀子的，徐林對着這位主兒，倒是狠不起來，也不敢說胡話，只得道：「小的倉促之間，沒來得及帶銀子，不過小的會寫個借條給人家的！」

「憑什麼？人家認識你嗎？」

「這個小的打算……」

「打算亮出你的侍衛營的身份是嗎？你別賴，劉子奇就是這麼吩咐你的，老九就是這麼教你們當差的？我倒要問問她去，聖上一再告誡侍衛營中的人不得藉故擾民生事，不得輕洩身份，你們居然公開出來招搖了。」

徐林一急忙又跪下道：「貝勒爺！格格也是如此告誡小的們的，這次是因爲事態緊急，小的們才擅自作主。」

玉貝勒冷笑道：「你倒是會替她脫罪，那好，回到京裏，我會追究這件事的責任，你們認殺認砍頂下來，她也難逃個失察縱容之罪！滾！」

徐林如逢大赦，磕了兩個頭，起身就走，但沒跑兩步又被喊住了，旁邊有人遞過一個包袱，玉貝勒道：「念你們爲了公務，吃．喝的我替朝廷供應你們，馬匹却不能分給你們，我自己的人要用，我們也得辦公務，而且我警告你們一句，不准再去動別的腦筋，不得擾民，跑斷了腿也只有撐着，朝廷養着你們，就是要你們幹活兒，不是讓你們欺負百姓、耍神氣的，滾！日後再找你算帳。」

徐林只得又磕頭謝恩。接過包袱，倒還是熱的，退出了大門，幸好趙天長耳朵尖，聽見了裏面的談話，沒敢貿然動馬匹，空手躱一邊，徐林背着包袱出來走了好遠，他才敢上前會合；兩人作了一個苦笑，不敢再在到處去找代步了，咬着牙快步追了上去。

這邊的玉貝勒來到屋子裏，却見雲家姐妹正陪着凌翠仙說話，他上前一欠身道：「夫人怎麼也下來了！」

凌翠仙笑笑道：「我也是學你們的樣子，下車時跟着車子先跑一陣，等找到個可以藏身的地方一躱，後面追的人過去了我才出來的，沒被人發現。」

雲素素笑道：「方哥哥，你這個辦法眞妙，他們盯在後面，先注意我們會不會落下來，却沒想到我們會先跑在頭裏，然後再停下來的，衹是我們爲什麼不早點下來，一定要等跑這麼遠呢？還得趕回去呢！」

「我們的目的在調虎離山，才能趕回去乘虛而入，兩撥子人都是厲害角色，所以不能馬虎，我選這個地方是因爲這是我們方家的別業，我們在此喬裝易容方便！」

「還要喬裝易容？」

「那是一定需要的，我們要回蘇州城去，路上一定還會有人，若是被人發現了，豈不前功盡棄？喬裝易容必需要東西材料，那一定找個靠得住的地方才不致洩密。」

「這兒靠得住嗎？」

「這兒若是靠不住，我們方家，我方豪也不可靠了。夫人，您下來有什麼指示嗎？」

「沒有！我是來聽候差遣的，振天不放心．叫我也來參加行動，必要時我也可以去見戴叔叔，他對我還肯講話的，那份盟單關係太大，一定要弄到手的。」

方豪皺了皺眉頭，但是沒有反對，只是道：「那也好！多一個人，多一份成功的把握，我只是怕雲老伯那兒的勢力孤了一點，若是把九格格引去了，她手下頗有幾把硬刷子，雲老伯一個人應付得了嗎？」

凌翠仙淡然道：「眞到了要動手的時候，我們可不是爭勝負而是突圍逃命，倒是人越少越好！」

方豪道：「這也是，反正夫人已經下來了，也不能再趕回去了。」

雲素素知道方豪心中不太愉快，因爲說好了，就是他們三個人行動的，母親又趕了來，固然可以說是幫助他們行動，增加成功的可能性，但也表示對方豪仍未完全放心。

因此她趕緊岔開話題道：「方哥哥，剛才你裝扮玉貝勒，眞是神氣十足，就像是眞的一樣！」

「是嗎？也許我就是那個玉貝勒呢？」

「不！我已經能夠分別你們兩個人了，不管你們長得多像，我還是能分辨出你們兩個人來。」

「喔！我一直也在研究我們之間的顯別差異，却沒有找到，因爲現在兩個人已經擺在一塊兒行動了，却是兩種不同的立場，我希望我的玉貝勒能混過對方的人，却不希望妳們會誤把他當作方豪，妳快說我們有什麼不同？」

「你們的手，他的手比你的粗。」

方豪忍不住伸出雙手，那一雙手白晰細緻

，竟比雲家姊妹的手還要嫩一點，雲施施看得竟呆了。

她倒不是爲他的雙手柔美而呆，而是憶起前些日子，她跟那個方豪經常手拉手的情景。

確是有一兩回，手上的感覺不同，細柔潤軟，比一個女孩兒家的柔荑更嬌嫩些，那一兩次，也曾使她有意無意間，心中微起激盪過；但方豪大部份時間的雙手，却是跟她一樣的粗．當然，雲施施的手决不會粗糙得有如灶下婢，但一個經常握刀使劍的武女，一雙柔荑决不會像那些閨閣千金們的纖細嬌柔。

可是方豪的手比玉貝勒的細，這就耐人尋味了．玉貝勒是金枝玉葉，嬌生慣養，方豪却出身武林世家，這兩個人的手若是倒過來，就是很正常的事了。可是方豪的手居然較爲細緻，那就有違常情了。

方豪一笑，聳聳肩道：「這個我不曉得，我沒有拉過他的手，無從比較起。」

雲施施道：「我拉過你們兩個人的手，你們的手確有粗細的不同，方兄，爲什麼你的手如此細緻呢？」

方豪笑道：「那或許是因爲我的母親比他的親娘更懂得照顧小孩子。」

凌翠仙道：「方豪！聽素素說令堂是王妃的侍女。」

「是的！貼身的陪嫁侍女，王妃遣她來主要是爲了照顧我，所以我自小就受到最細心的照顧。」

「難道玉貝勒在王府中受到的照顧反倒不如你？」

「恐怕是如此，因爲有年僧王到寒舍來，就說我太嬌了，小玉兒在王府中也沒有我的嬌貴；再者就是所習的武功有關了，他除了一般功夫外，還要練習長槍大戟等戰陣衝鋒的武功，我只是在小巧功夫上鑽營。」

雲施施道：「就是這個原因了，方兄，不怕你多心，我也感到你們在氣質上也有所不同，只是說不出來，現在聽你一解釋，我才了解了，你們是有差異，他比較穩實，你則較爲——瀟洒。」

方豪一笑道：「二小姐所謂瀟洒，大概是輕佻吧。」

雲施施却道：「方兄要如此想也未嘗不可，因爲小妹是在嚴格的督促下學成的功夫，所以偏重嚴肅。」

方豪笑道：「這是人各有志，我將來不會出將入相，不會領軍搏戰沙場，也不會厠身廟堂，我喜歡輕輕鬆鬆的與人相處，妳們想必也知道的，方家的小兒子是出名的浪子，終日遊手好閒，不務正業的。」

雲施施道：「可是事實證明你並不像外表上那樣，你胸中極有城府，武功高不可測。」

方豪淡然地道：「二小姐，如果妳的意思是說小玉兒比我好，我絕對承認，如果妳要存心我跟抬槓，我認輸。」

「我不是抬槓，我是要多知道你的一切眞相。」

「我是眞正的方豪，不是妳所知道的方豪，這就夠了，至於要了解一個人，我認爲是最浪費精力的事，信任一個人就不懷疑他，否則就乾脆遠離他。」

方豪很厲害，他的每句話都說中了雲施施的內心，說出了她心中的所思，因此，雲施施只有沉默了。

凌翠仙打破僵局笑笑道：「方豪，我們都信任你，所以才接受了你的計劃，我就是來聽你的調派的。」

方豪莊容道：「夫人，我不是矯情，也不是賭氣，此刻我們要做的事既危險又重要，不能再出錯了，所以我才希望大家摒除心中任何的成見，悉心以赴。」

雲施施道：「這個方兄盡可放心，家父把一切都交給你了，要我們聽你指揮，我們决不會跟你過不去的。」

方豪聞言一笑道：「不是跟我過不去，而是跟大局過不去。二小姐，妳把我作爲對象就是一個大錯。」他說話很不客氣了，雲施施却也怪，方豪客客氣氣時，她似在有意搗蛋，方豪一板下臉，她反而謙虛了，立刻欠身道：「是的，小妹錯了，現在請方兄吩咐吧！」

方豪低聲在桌上說出了他的計劃，有時還用手沾了茶，畫出了圖形來幫助說明。

計劃說完了他才問道：「妳們都聽懂了吧？不明白的可以問，不滿意的地方也可以提出來討論改正。」

凌翠仙笑道：「方豪，你這個計劃已經是萬無一失了，實在沒有什麼可更正的地方，我不明白是你的計劃中要四個人，而我臨時參加的，你們原只有三個人。」

「是的！原來夫人這一部份的工作是我兼任的。」

「你要掩護施施破牢救人，我的工作則是誘敵引開守衛的注意，你一個人如何分身？」

方豪道：「計劃是因時而改變的，夫人來了，能夠不傷人命而將對方誘開最好；夫人不來，我只有下殺手了。」

「下殺手，對方全是高手，你一個人殺得了多少？」

「有多少殺多少，凡是擋住我們的，一律格殺。」

凌翠仙道：「你怎麼殺，對方可不是紙糊草紮的人。」

方豪笑道：「我不會力拚的，我囊中有着上百支的奪命神針．上淬劇毒，見血封喉，針勁可透金石，發針時必須要戴上手套，而且還必須要手指靈活，所以我以前練功時都是戴了手套，以習慣感覺，因此我的手才較爲嬌嫩。」說完，他的語氣有點不高興了：「使用淬毒暗器是不光明的手段，不過家父交付我的使命不是做個堂堂正正的俠客，給我的各種教育也是應付非常的需要。所以有時我即使有什麼微節細行未能使各位滿意，也請大家原諒。」

他的臉色變得很不好看，凌翠仙歉然道：「方哥兒，你別多心，我多問幾句，也是爲了大局。」

「夫人心有所疑，自然該問；不過，我要斗胆反詰一句，若是雲班主主持此事，夫人會不會東問西問呢？」

凌翠仙也沒話可說了。

方豪道：「夫人想必是不會問的，由此可見，夫人還是對我不夠信任，但是夫人別忘記，我主持這次行動，是雲班主授權的，他都能夠信任我，爲什麼你們不能？」

凌翠仙與雲施施都低下了頭，方豪嘆了口氣道：「難怪古人說軍國大事，不可謀及婦人，並不是看不起女人，就是因爲女人的器度太小，疑心太重，不能放心交給別人去做，事事都要插手，結果每多誤事！」

雲素素含淚起立道：「方哥哥，你怎麼可以對我娘用這種態度說話……」

方豪沉聲道：「素素，只有妳一個人沒問我，可見妳是十分信任我的，我非常感激。」

「我不要你的感激，我要你向娘道歉。」

方豪道：「我不道歉，而且我還等着她們的道歉，令堂與令姊的道歉，若是在私下，我是晚輩，妳娘打我幾個嘴吧我都乖乖地受了，但這是公事，我身爲此行之主將，她們的行爲就冒犯到我主將的尊嚴，素素，我向來很看重妳，更沒想到妳公私不分，編派我的不是。」

說完他肅然起立道：「我在後面等着，若

是妳們想通了，過來領命出發，否則我另外調人前去行動，妳們可以跟我鬧意氣，我却不能因而放棄躭誤了這次行動。」

他到後面去了，誰都沒想到，方豪翻臉就翻臉，會來上這一手的，一時都怔住了。片刻後，雲施施目射異采道：「好！這才像個男子漢，公私分明，有魄力，有尊嚴，是個做大事的人，我向他道歉去。」

她起身到後面去了，雲素素望着母親，見她沒表示，也不敢作何表示，她的心却碎了，口中只能低呼着：「方豪！方豪……」

第十一章（由臥龍生執筆）

各逞奇能

望望女兒痛苦的神色，凌翠仙緩緩站起身子，道：「素素，我去跟他道歉。」

「不！娘，他說的不錯，他公私分明的態度，也値得敬重，但我還是不主張娘去跟他道歉。」素素的心在痛，但她表現出來的堅強，却大出了凌翠仙的意料之外。

望着泫然欲泣的女兒，凌翠仙有些憐惜的說道：「孩子，爲什麼，娘如果是錯了，應該去跟他道歉才是。」

「娘，他還不是我們這個組合中具有正式身份的人，我們感激他的見義勇爲，帮我們渡過難關，但他交往的是二姐和我，娘是長輩，也不能爲了多問他幾句話，就逼着娘去跟他道歉。」

「素素，娘不是被逼迫，是出於自願。」

「要去道歉，我代娘去，我要說服他，除了公事公辦之外，也應該知道尊敬長上。」

凌翠仙默然了，對這一向柔順的小女兒，臨事的堅強，頗爲震驚。

雲素素理一下鬢邊的散髮，低聲說道：「娘，我不會向他請求什麼，我只是不願娘爲了女兒，去忍受委屈。」

凌翠仙道：「好吧，妳既然要去，娘也不便阻止你了，不過，你要轉達娘的意思，我不是懷疑他什麼，我只是希望多瞭解他的計劃，不錯，他的武功都很高明，也許只有妳的一身藝業，可以和他一較高低……」

「不，娘，我和他也有一段距離，他的武功，已修到了另一重隨心所欲的境界。」

凌翠仙點點頭，道：「好，你去吧，他如還不肯諒解，娘再去見他。」

雲素素道：「不會，我相信能說服他。」

雲素素趕到時，方豪正送施施出來，兩人的臉上，都帶着笑容，顯然，交談得很愉快。

看素素一眼，施施的神色間，呈現出一種很複雜的表情。

素素低聲叫了一句二姐，有點羞怯的退到一側。

雲施施迅即恢復豪氣，哈哈一笑，道：「素素，妳是不是代娘來道歉？」

她一口叫了出來，素素不禁臉上一熱，垂首說道：「是的，二姐，娘是長輩，娘如眞的錯了，作女兒的，也應該代娘受過，對麼？」

雲施施歎息一聲道：「素素，妳是孝順的孩子，娘沒白疼你，好好和方豪談談，我去陪陪娘。」

看着雲施施的背影消失，方豪才低聲道：「素素裏面坐吧。」

「二姐已經說得很明白了，你要訴說，責罵，我都願接受，希望你能答應，別讓我娘來道歉。」

方豪微微笑道：「爲什麼，我沒有錯，但她錯了。」

「因爲娘是長輩。」

方豪笑笑道：「素素，我不知道你代伯母道歉，是出自一片孝心，還是令堂的授意。」

雲素素點點頭，道：「我自己要來的，不過，經過了娘的同意，方豪，我願代母受過，接受你任何的處罰，不過，我也要說幾句公平的話。」

方豪沒有回答，只是微笑。

「我娘在江湖上行走了二十年，至少她比我們多一份江湖上的經驗，問清楚你的這個計劃並沒有錯。」

「素素，她問的不是計劃的內容，而是對我的懷疑，也表示出對我的不信任。」

「娘讚同你的計劃，但她對你執行能力表現出懷疑，並沒有錯，事實上，你這個計劃，確有修正的必要，我沒有問你，但我却是最主張修正你的計劃的人。」

方豪道：「我很歡迎討論計劃上的缺點，我們目下不宜再有一次失敗。」

雲素素歎息一聲，道：「方豪，你是不是覺得你的計劃很完整了？」

方豪道：「我希望妳能提出缺點，我們還來得及修正。」

「你對我的能力估算的不太正確，我和二姐的工作，應該調換一下。」

方豪笑一笑，道：「素素，你認爲牢中就沒有防守的人了？」

雲素素呆了一呆，道：「防守的力量，應該佈置石牢外……」

方豪接道：「那只是一般的防守，但九格格這個人却是最善用奇的人，所以，她會把一部份力量放在最不引人注意的地方，戴四爺是一個重要的人犯，也是一個餌，當令堂向戴四追問名單的下落時那是最危險的一刻。」

雲素素怔住了，方豪的顧慮，確實比他週密。

方豪笑一笑，接道：「所以，我把妳安排在令堂的身側，作爲預防。」

雲素素道：「但你在述說這個計劃時，並沒有說出來。」

方豪道：「我不準備說出來，妳不提出這個問題時，我還不會告訴你這件事情。」

「那就不能怪我娘對你的調度懷疑，她認爲你不瞭解我！」

方豪道：「素素，妳在强詞奪理，至少，妳知道，我對你有相當的瞭解……」

雲素素道：「但你不說明白，我會有所疏忽，那會使整個計劃功虧一簣。」

「我會告訴妳的，最好的時機是在我們行動開始的時間，而且，也不能讓妳母親知道，那會影响到她的心情。」

雲素素無話可說了，輕輕吁一口氣，道：「方哥哥，我求你一件事……」

方豪接道：「你不用再說下去了，我可以答應不讓令堂道歉，但她必須能瞭解自己的錯失。」

雲素素道：「娘已經知道了，而且，她也願意來給你道歉，是我阻止了他。」

方豪道：「那就夠了……」

「謝謝你，方哥哥。」

方豪苦笑一下，道：「素素，咱們的行動，充滿着兇險，九格格是個很陰險又具巧思的人……」

雲素素展現出一抹溫柔的笑容道：「我們一道在兇險中生活，雲家的人都有殉道赴死的精神。」

方豪道：「這個，我知道。」

「所以，我希望你不要失了信心。」

方豪道：「那倒不會，不過，素素，我能保證，我們都能全身而退，但最困難的一件，

我們無法帶走戴四……」

雲素素道：「這一點，我想四爺可以充分的諒解。」

方豪神情很嚴肅的說道：「素素，九格格的逼供手段，十分惡毒，戴四會不會變了志節呢？」

「不會吧，四爺是中堅人物，不是威武可屈的人。」

方豪沉吟了一陣，道：「素素，我的計劃在一切正常的情形下，相當完整，但不包括一切出人意外的變化，那會使整個局勢改變。」

雲素素的神情，也變得很嚴肅了，緩緩說道：「我知道我們只求全力以赴，成敗要憑天命了。」

方豪低聲道：「素素，戴四是唯一知道名單的人，如果事情變化的不是太壞，我們問出名單的所在之後，使他安詳的死去……」

雲素素呆了一呆，道：「殺了他？」

方豪苦笑一下，道：「素素，這是帮助他，九格格如在蘇州府中，我們沒有救出他的機會，留下他，比殺了他更慘酷十倍。」

雲素素苦笑一下，道：「我明白，不過，我只怕下不了手！」

「必須下手，素素，不能存婦人之仁。」

「很不幸的，我就是一個女孩子。」

方豪沉吟了一陣，道：「素素，妳如不能跟我配合，那就只有另作安排了。」

突然住口，霍然站起接道：「什麼人？」

「我！」雲振天應聲緩步行了進來。

他臉上，尤帶汗水，顯然是經過了長途的奔波而來。

「爹。」素素有些驚愕神色。

雲振天的出現，顯然和原定的計劃不符。

雲振天拭去臉上的汗水，笑道：「素素，不要緊張，我們篷車轉入了一處密林中，幾個緊追不捨的鷹犬，也全被砍倒了，焦大在清理善後，我盡最快的脚程趕了回來。」

方豪笑一笑道：「原來，雲班主，還在途中設有埋伏。」

雲振天道：「方少爺，恕我沒有告訴你，這一股力量，是戴四苦心隱藏的一股實力，我沒有見過他們，也沒有辦法求證這股力量是否仍然存在。」

方豪淡然道：「你怎麼連絡上的？」

雲振天道：「戴四告訴我那個地方，也告訴了我連絡的方法，我們把篷車馳到那裏，竟然取得了連絡，那是一片密林，我們把他們引入林，幾個追入的鷹犬，已經奔走的疲累不堪，很容易被我們制服在那裏。」

方豪沒有追問下去，却笑一笑，道：「雲班主來的正好，我們多了一個人手，就多一份機會，現在，先好好休息一下，養好精神，我們立刻上路。」

× × ×

雲振天的趕到，使得計劃有了一些調整。

靜夜，三更時分。

蘇州府的庭院中一片寂靜。

靜雖然靜，但相隔數丈，高挑的燈籠，却逐走了大部份的夜色。

看的仔細一些，會發覺大部份的燈籠，都是新近製成的。

燈籠的分佈，也經過了一番刻意的安排，一連數座的大院中，每一個角落，都有燈光照射。

燈光也許不够明亮，但却使任何一個人進入了府中之後，無法完全避開燈光的映照。

站在蘇州府衙外面一株大樹上看去，整個府衙的庭院，籠罩在一片燈火之下，包括了花園和大牢所在。

方豪和雲振天正隱身在這株大樹上。

雲振天搖搖頭，歎息一聲，道：「他們早有準備了，整座府衙，滿佈殺機。」

方豪道：「戴四如若還活着的話，他總會有一天，說出名單的藏處……」

雲振天接着道：「戴四會死，但却不會招供。」

「除非他已經死了，九格格再給他死亡的機會，九格格的逼供手段，普天之下沒有幾個人能夠抗拒！」

雲振天沉吟了一陣，道：「方豪，玉貝勒會不會在府衙中。」

方豪道：「不會，我們有一點取勝機會，就是他們兩個人，不會有很好的合作，九格格在這裏，玉琪絕對不會住進去。」

雲施施道：「方兄，我們既然來了，總不能就這樣退走，至少也要試試。」

方豪道：「二小姐，看出這燈陣的位置了麼？」

雲施施道：「我瞧不出它的奧妙，但我看得出那隱伏的殺機。」

方豪道：「我們對手太强了，强到使我們事先的估算，發生了很大的偏差。」

雲素素道：「方兄，是不是我們完全沒有機會？」

方豪道：「是的，九格格這人很陰險，但她決計不會佈成這樣的燈陣……」

雲施施接道：「燈光可以映照我們，但也可以帮助我們看清景物，我覺得，這是利害各半，如若他們熄去了所有的燈火，那會更麻煩一些。」

方豪道：「不要小看這座燈陣，它安着八卦九宮排列，點亮了，它才有生尅變化的作用，熄去了就失去變化。」

雲振天道：「方少兄，對五行生尅的變化，也有研究？」

方豪道：「我下過一番工夫，雖然談不上精通，但至少可以看出它佈局的精要所在。」

雲振天道：「少兄的意思是……」

方豪接道：「在下的意思是，咱們也給他來一個出其不意。」

雲素素道：「出其不意？」

方豪道：「對！白天進去。」

雲振天道：「好辦法，我們也攻他個出其不意。」

雲素素道：「方兄，白天，這些燈陣，將會完全沒有作用麼？」

方豪回答道：「不錯，五行生尅變化，個中玄妙無窮，熄去燭火，整個的變化，也就會失去了作用。」

雲素素有些不服的說道：「會有這麼的神奇麼？」

方豪道：「不錯。」

雲振天道：「素素，咱們這一次的行動，以方少爺爲主，一切要聽從他的決定才好。」

雲素素點點頭，不再多言。

方豪決定了放棄今夜的行動，但他們一直沒有離開那棵可以俯視蘇州府衙的大樹。

這是一段很寂寞的等待。

但却有了很大的改變。

× × ×

四更過後時分，寂靜的府衙，突然湧出了數十個人。

在塲三人，都有着過人的目力，對方又是停在燈光的映照之下可以清晰的看到那些人。

那些人，竟有數十個之多。

有男，有女，他們大都佩帶着兵刃。

他們由暗影中跳了出來，聚集在一處。

方豪低聲道：「咱們走吧！」

雲振天道：「方少兄，現在，咱們可以査看一下他們的實力……」

方豪冷冷的道：「這地方不行……」

當下飛身而下。

他的舉步，十分小心，未帶出一點風聲。

方豪的謹慎，使得雲振天，凌翠仙，雲施施和素素，也都十分小心。

他們仍然沒有走遠，聚集在附近一座民舍中。

在方豪指示下，凌翠仙破窗而入，點了房中主人的穴道。

方豪早已有選擇，這是一處視界極爲良好的地方，可以看到那棵大樹，也可以看到府衙外面的一切。

這是一座最接近府衙的民房。

十幾個黑衣執刀大漢，無聲無息地飛出了府衙的圍牆。

八個人圍守在大樹下面，四個人，飛身登上大樹。

雲素素緊傍方豪的身側而立，回目望了方豪一眼。

那一眼代表了無限的敬佩和讚許。

幾個玄色衣着的少女，緊隨着躍出圍牆，四下搜查了一陣，會合十幾個黑衣大漢，躍回圍牆。

雲振天長身欲出，却被方豪一把拉住。

果然，那些人並未眞的退去，只是隱伏在圍牆上面。

又等了足足一盞茶工夫之久，數百盞燈籠，紛紛落下，方豪才招呼衆人離去。

回到了宿住的客棧之中，方豪才輕輕吁一口氣，道：「雲班主，蘇州府衙中的實力，比我們預估的强大得多，而且九格格和血冠羽士，都在府衙裏面。」

雲振天道：「方少兄的意思是……」

方豪接道：「要雲班主決定了，咱們要不要救出四爺。」

雲振天沉吟了一陣，道：「蘇州府地面上一些隱藏的實力，還很安全，那證明了一件事，各單位還沒有落入鷹爪們的手中，但聽說九格格逼供的手段，天下無出其右，留戴四在他們的手中，始終是一個禍害。」

方豪道：「雲班主是說……」

雲振天道：「救不出他來，只是超度了他，復興大業，本來充滿着兇險，對他個人而言，那也是一種幫助，留着他受活罪，倒不如讓他早些超生的好。」

方豪看看凌翠仙，凌翠仙垂下了頭。

雲施施、雲素素，臉上泛現出一種黯然的神情。

再堅强的女人，感情也是比較脆弱。

但她們却沒有反對。

她們見識到了敵人的實力，也對方豪生出了信心。

這個年輕人，不但武功高强，遠在他們之上，而且料事之能，也非他們能及。

方豪也有些黯然，歎口氣，道：「九格格抓到了要犯之後，習慣性的先在對方身上下毒，就算是要犯被人救走了，也一樣會毒發而死，血冠羽士的手段，更爲殘忍，抓到了要犯之後，先廢了武功，而且，還要挑脚上的主筋，就算能把人救出來，不死也是殘廢。」

雲素素道：「好毒的手段。」

方豪道：「所以，救戴四爺的事，不但大費手脚，而且，還救不了他。」

雲施施道：「眞是如此，我倒也贊成，把他超度了，免得他活着受罪，生不如死。」

方豪沉吟了一陣，道：「現在，咱們把計劃改變一下，我和素素去見戴四爺，雲班主，雲夫人，施施，埋伏起來，接應我們。」

雲振天道：「不行，素素就算是見到戴四爺，他也不會說什麼，我陪方少爺去。」

方豪道：「雲班主……」

雲振天道：「我明白方少兄的意思，不過，我們不能不作最後一搏的機會，至少，有機會，我要問一問戴四名單收藏之處。」

方豪點點頭，道：「好吧！雲班主如此吩咐，在下就恭敬不如從命了。」

雲施施道：「方兄，我們那裏等你們。」

方豪道：「西城門口，三位雖然不要混入府衙，但也要易容改扮一下。」

雲施施道：「這個你可以放心我們……」

方豪接道：「最重要的一點，是如若沒有我們的招呼，就算追兵很緊，三位還是不能出手。」

雲素素道：「這又是爲什麼？我們埋伏在那裏，就是爲了接應你們。」

方豪笑一笑，道：「素素，我會盡量給你們出手的機會，但有時候，情形變化又出了我的估算之外，我們必須保留下一些力量……」

他沒有再仔細的說下去，素素也沒有再追問。

就目下環境而言，方豪等必須對抗大內三處精銳高手。

天近中午時，兩個年齡相若，穿着黑衣，留着鬍子的大漢大搖大擺的進入了蘇州府衙。

這幾天蘇州府衙的戒備很森嚴，不過，表面上却瞧不出來。

兩人進入了大門之後，才有人迎了上來，道：「兩位是……」

走在右側的大漢冷冷的說道：「我們是玉貝勒的人，有事求見九格格。」

攔路的兩個人，也穿着便裝，笑一笑，道：「九格格住在三進院內的左面跨院，不過九格格正在發脾氣，早上已經罵了兩次人……」

說話的正是方豪，點點頭道：「多謝指點，辦完了公事，回頭我們再去給道爺請安。」

攔路人雖然穿着便衣，但深灰色的短褂上，却滾了黑邊。

衣服細看很特殊，但因滾邊的顏色，和本色很相近，所以，不留心，很難看得出來。

方豪對大內這三股力量分辨得很清楚，抱拳，向前行去。

玉貝勒、九格格、血冠羽士，領導大內中三股力量，平常勾心鬥角，但表面上，還保持了彼此客氣的樣子，玉貝勒的人，他們不好盤問的太仔細。

進了第三重院落，迎上來的是兩個玄色緊身勁裝的少女。

兩個姑娘都很美，年齡也不大，但臉上却是一片冷漠，不見一點笑容。

她們和十二玫瑰不同，十二玫瑰，也是九格格的手下，但十二玫瑰，個個嬌麗妖媚，充滿着挑逗性，這些玄衣少女，却是一個個如喪考妣，臉色冷的像是結了一層冰。

人冷，話也不好聽，當先一個，冰冷的說道：「站住。」

方豪停下脚步，道：「什麼事？」

只見兩個玄衣少女，一前一後，一直保持着警戒的神情，仍由當先的一個人說道：「你們是什麼人？」

方豪笑一笑，道：「玉貝勒的人。」

當先的玄衣少女冷冷地說道：「你有什麼事。」

方豪心頭一震，暗道：「九格格很陰，如若她在第一進的院落中安排了人手，聽到了我剛才的談話，我要去見九格格，那可是一件很麻煩的事？」

他回顧身後的同伴一眼。

那是個連腮大鬍子的人，完全掩去了本來的面目，正是雲振天所改扮。

方豪示意雲振天小心，不可挿手，一切由

他應付。

方豪一面運勁戒備，一面冷冷說道：「姑娘問的是不是太多了一些。」

第十二章　露出破綻（由臥龍生執筆）

玄衣少女對方豪的反應，有些意外。

她呆了一呆，冷冷道：「你好倔！」

方豪道：「沒有法子，咱們各爲其主，貝勒爺交代過，我們不惹事，但也不能怕事，姑娘怎麼稱呼？」

玄衣少女神情冷漠，答非所問的，道：「你是玉貝勒手下的什麼人？」

方豪笑一笑，道：「九格格和貝勒爺之間，有些心病，那是他們的事，我們用不着都鬧得太僵，大家只要能過得去，犯不着衝突。」

玄衣少女道：「我問你在玉貝勒手下的職司？」

方豪道：「近衞，六大近衞之一。」

玄衣少女望望雲振天。接着她問道：「他也是？」

方豪道：「他不是，他是奉命陪我一起辦事的，姑娘，你還沒有回答我的問話？」

玄衣少女道：「你連一句話的虧也不肯吃了。」

方豪道：「貝勒爺有個習慣，那就是一向不喜歡他的屬下吃虧。」

玄衣少女冷哼一聲，道：「九格格，也不願她的屬下受什麼委屈，不過，你既然問了我也不怕告訴你，我叫玉燕……」

方豪接道：「久仰，久仰，九格格身邊有四隻燕子，是她的近衞，妳就是四燕之一？」

玉燕道：「咱們都是主子旁邊的人，聽到的事情，自然要比一般人多一點的。貝勒爺，他有提過我？」

「提過，其實，咱們貝勒爺，對九格格很敬重，只是他爲人好强，不肯服輸，所以，這中間，就有了點誤會……」

玉燕道：「這些事，咱們爭不了，你也用不着跟我說……」語聲微微一頓，接道：「你要不要求見九格格？」

方豪笑一笑。接着他說道：「應該見見的，不過，聽說九格格現在的情緒不太好，早上已經發過脾氣了，現在去見她，豈不是等於找釘子碰？」

玉燕道：「這些事，你又怎麼知道的？」

「玉燕姑娘，蘇州府衙中除了妳們之外，還有別的人……」

玉燕道：「你是說血冠羽士的人……」

方豪道：「是啊，他們的人也很多……」

玉燕接道：「你認得他們？」

方豪一聽，便回答道：「老實說，我認識血冠道長，但他却未必會認識我，但我和他一些手下很熟。」

玉燕道：「好了，我承認你的身份，現在，我想知道，你來這裏的用意？」

方豪心中暗道：「這丫頭很精明，不是好對付的人物，弄不好，會被她逼的露出馬脚來，眞得小心應付才行。」心中轉念，口中說道：「玉燕姑娘，你覺着我是不是該告訴你？」

玉燕道：「應該，你不是玉貝勒，我想，我可以問問你。」

方豪臉色一變，道：「我現在，才明白，貝勒爺爲什麼和九格格處相的不太好了，就像你我之間一樣，有些事，大家會鬧意氣……」

「我問的沒有錯，我們只負責看守要犯，不論是誰，要進來，都得先說明白爲什麼。」

方豪道：「話是不錯，不過，妳問話的口氣，很難叫人忍受，玉燕姑娘，我不希望鬧出事情，但我也不怕事情。」

玉燕道：「你覺着我的身份不夠，格格可以問你吧！你等等，我去通報格格。」

事情一下子鬧僵了。方豪心中暗暗吃驚，看樣子，這一關很難過了。

玉燕並沒有自己通報。却回頭，對另一個玄衣少女，道：「小燕，去通報格格，玉貝勒的近身從衞，咱們這個身份，他瞧不起。」

方豪一見這情形，心中一震，暗道：四燕已有兩燕在此，那個丫頭，竟是四燕女婢中最厲害的小燕。

九格格身邊的四燕從婢，在武功上，各有所專，其中以小燕最爲可怕，能在不知不覺中，施放毒烟。

方豪也只是聽說過，四燕一向來很少在外行動，她們一直跟在九格格的身邊，她們是九格格的心腹，也是近身的保衞。

四燕中，以小燕最難對付，但小燕看上去最溫柔。

她一直跟在玉燕的身後，羞羞怯怯的神情，像個天眞的小姑娘。

玉燕很美，但小燕却比玉燕更美。

方豪打量小燕，發覺她可以和素素一爭長短，屬於那種嬌小可人的美女。

小燕的溫柔，立刻表現了出來，點點頭，轉身行去。

方豪沉聲道：「慢着。」

小燕停了下來，望着玉燕。她好像一點也作不得主意，一切都聽從玉燕的吩咐。

玉燕道：「怎麼？連格格也不能問你。」

方豪道：「姑娘這樣咄咄迫人，是不是要我回去告訴貝勒爺，使雙方的誤會加深些。」

小燕開口了，柔音細細地說道：「玉燕姐，他說的有道理，格格情緒不好，驚動了她，恐怕他們要吃一番苦頭，那會造成玉貝勒和格格之間更大的誤會。」

玉燕道：「我也不想這樣作，但他們硬是不肯合作，有什麼辦法呢？」

小燕默點頭道：「是，這不怪玉燕姐。」

方豪心中一直在盤算着應該如何應付，終於被他想出了一個辦法。

辦法是想出來了，但靈不靈，方豪沒有把握，而且，還得找一個很適當的時機說出來。

玉燕輕輕吁了一口氣，望着方豪，說道：「你都聽到了，希望你合作，別逼着我去告訴格格。」

方豪道：「小燕姑娘說的對，我們既是貝勒和格格的心腹，就不能加深他們之間的誤會，在下奉命，來見曾慕秋曾大人。」

玉燕撇撇嘴，道：「爲什麼不早說，他住在花軒中。」

方豪一拱手，道：「謝謝，玉燕姑娘方便在下之意，我會告訴貝勒爺。」

玉燕一閃身，道：「請吧！」

方豪舉步向前行去。

小燕一閃，攔到了方豪的前面，道：「今天，這裏戒備很森嚴，我給你帶路。」

方豪道：「多謝姑娘。」心中暗暗道：「這丫頭，是想在暗中監視了。」

小燕帶着兩人，又穿着一重庭院，到了後花園中。

花園中很幽靜，但隱隱可見，假山花園之中，有幌動的人影。

有人埋伏。

距花軒還有三丈多遠，小燕突然停了下來，回眸一笑，道：「貴姓啊？」

方豪心中一震，暗作戒備，笑一笑，道：「我姓王！」

小燕道：「大名是……」

方豪道：「王其。」

小燕道：「合起來是個琪字？」

方豪道：「小燕姑娘，妳……」

小燕道：「叫我小燕，用不着姑娘兩個字，貝勒爺，究竟是什麼大事，要勞動你的大駕親來，而且，還要易容改扮。」

方豪既驚奇這小燕的深藏不露，也樂得將計就計，笑一笑，道：「你在說什麼了？」

小燕道：「我說，大人就是神勇威武的玉貝勒，爲什麼要拿我這作丫頭的開心。」

方豪看看小燕，心中眞的有些震動了。

他發覺這位小燕姑娘，認定了他是玉貝勒之後，神情十分鎭靜，好像，既無崇敬之色，也無求恕神情，不亢不卑，叫人難測高深。

方豪道：「你怎麼發覺的？我自信，我的易容手法還不太壞。」

小燕道：「你的形貌可以改變，但輪廓不會改變，神韻也不能變，我本來沒有注意，聽到你和玉燕姐的說話，我覺得，那不像一個從衞口吻，所以，留上了心。」

方豪道：「我說話露出了破綻？我自己覺得很像啊。」

小燕笑一笑，道：「你是眞只是一個從衞身份，絕對不敢和玉燕姐頂撞，因爲，你知道九格格可以殺了你，就像玉貝勒殺我們的人一樣，殺了就殺了，盡管九格格不高興，她也不會找你去吵架，問你要人。」

方豪笑一笑，道：「小燕姑娘，這可不能隨便說，我殺了格格手下的什麼人？」

小燕道：「十二玫瑰被你殺了四個，難道不是眞的？」

方豪道：「好吧，但他們有可死之道。」

小燕道：「貝勒爺，我不是和你爭論這件事情，也不是和你講理，那是九格格的事，我這身份不配。」

方豪歎口氣，道：「小燕，我沒有怪你的意思，撇開了貝勒和格格的身份，妳的才智、聰慧使我很佩服……」

小燕微微一笑，道：「不用誇獎，不過，也請恕我放肆，我告退了。」

方豪道：「小燕，別走！還有話問你。」

小燕停下來，道：「什麼事？」

方豪道：「九格格知不知道，我殺了她的人。」

小燕道：「知道。」

方豪道：「她爲什麼不去質問我？」

小燕道：「貝勒爺，如若九格格，殺了你手下兩個人，你會去問她麼？」

方豪道：「那要看她殺的是什麼人了？他們是不是該死？」

小燕笑一笑道：「說出一百種理由，却很容易，但那不是眞正的理由，眞正的理由是剷除異己，貝勒爺，恕我直言了，曾大人就在軒中，你去看看吧。」

方豪道：「小燕，能不能保持我身份的隱密？」

小燕道：「可以，你既然易容而來，必然有必需的原因。」

「謝謝你，小燕姑娘。」

小燕淡然一笑而去，很快消失不見。

雷振天低聲道：「這個小燕姑娘，是怎麼回事？」

方豪歎息一聲，道：「她很難測，九格格手下有這種人物，玉琪想佔上風，也不太容易了。」

雲振天道：「眼下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想辦法救人，以目前的情勢看來，不太容易，整個蘇州府，似乎是都在戒備之中。」

方豪道：「不管如何，我們先去看看曾慕秋，雲班主會不會被他瞧出破綻。」

雲振天道：「我如不說話，他大概認不出來，小心一些就是。」

兩個人進入了花軒。

曾慕秋坐在靠窻處一張太師椅子上看書。

這時候，他還能看得下書，這個人的修養功夫，實在很到家了。

方豪、雲振天，進入了花軒中，曾慕秋也有了警覺，放下手中的書本，望了兩人一眼，道：「你們是……」

方豪道：「玉貝勒的屬下，特來拜訪曾大人。」口中答話，人已經欺近到了曾慕秋的身側。

曾慕秋坐着沒有動，臉上是一種很奇怪的表情，道：「玉貝勒找我？」

方豪道：「貝勒爺要我問你幾件事情。」

曾慕秋苦笑了一下，道：「去問九格格吧！我要說的話，都已說完了。」

方豪道：「曾大人，你……」

曾慕秋道：「我已經是個廢人了。」

雲振天心中一動，欲言又止。

用不着他開口，方豪已替他問了出來，道：「廢人？什麼意思？」

曾慕秋道：「天下有什麼人，能夠在九格格手下……」突然住口不言。

方豪道：「曾大人，爲什麼不說下去！」

曾慕秋道：「說出來，又能如何？玉貝勒，想問什麼，去問九格格就行了，我沒有什麼告訴你們了。」

方豪道：「九格格對你用刑了。」

曾慕秋道：「看不出來，外面看起來，我很好，但我不能動……」

方豪道：「曾大人的一身武功……」

曾慕秋道：「被廢了，我現在，還不如一個普通的人。」

方豪道：「曾大人也是二品大員……」

曾慕秋道：「沒用，我後悔，我出賣了自己的妻子，岳父，但我換到什麼？我恨……」

突然摔了手中的書本，接道：「玉貝勒又想知道什麼？你回去告訴他，九格格用分節錯骨法，把我折磨得死去活來，也沒有問出什麼口供，因爲，我沒有……」

曾慕秋突然住口。

方豪和雲振天也有了警覺。

回頭看去，只見小燕站在軒門口處，臉上是一片冷肅的神情。她來的無聲無息，以方豪耳目之靈，竟然不知她何時到了軒中。

曾慕秋冷冷的接道：「是不是來殺我的，你們盡管出手，我正在求死不得。」

敢情，他連尋死的能力，也已失去。

但表面上，實在看不出來，他面色紅潤，穿着的長衫，也十分整齊，神情之間，也看不出受傷的樣子。

小燕沒有理會曾慕秋，却對方豪說道：「九格格要見你。」

方豪道：「誰通報的？」

小燕道：「不是我，也不是玉燕……」

方豪道：「那是誰？」

小燕道：「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要不要去見她？」

方豪道：「她知道我是誰？」

小燕道：「不知道，不過，我想，你們見面後，談上幾句話，她也會看得出來。」

方豪道：「幾時去見她？」

小燕道：「她今天的脾氣不好，很容易動火，最好現在去見她。」

方豪道：「再多等一刻工夫，我有事和曾大人談談。」

小燕沉吟了一陣，道：「你準備好，她很快會來。」

望着小燕的背影，曾慕秋有些懷疑的說道：「你究竟是誰？」

方豪道：「曾大人，能不能告訴我你現在的想法？」

曾慕秋回答道：「悔恨交迫，不過，這些事，我和你這是白說，九格格，玉貝勒，還不都是一樣的人……」

方豪低聲道：「曾大人，我很喜歡一個女孩子？」

曾慕秋怔了一怔，道：「誰？和我有什麼關係？」

方豪道：「雲素素，是不是和你有關。」

曾慕秋很激動，一下子想站起來，但他竟然沒有如願。

方豪道：「你坐着，別激動，聽我說：」

曾慕秋的神情平靜了下來，苦笑了一下，道：「我幾乎又上了你們的當了，你可以走了，我不會告訴你們什麼了。」

方豪望了雲振天一眼，接着低聲道：「你們談談，我到外面守着去，她們很奸詐，不能不小心一些。」

他眞的走出花軒，而且在四週看了一遍。再回軒中時，情勢有了很大的改變，曾慕秋滿臉淚痕，臉上是一片痛苦和懺悔的神情。

方豪皺皺眉頭，道：「曾大人，要鎭靜，你現在幫助我們最好的辦法，就是想辦法重復原職，你必須要忍受。」

曾慕秋拭去臉上淚痕，道：「我知道。」

突然，提高了聲音，道：「滾開，我不會告訴你們什麼。」

玉燕，小燕，護擁着一個身着紅緞子勁裝的少女，緩步行了出來。

方豪一眼就看出了是九格格。

她雖然是格格的身份，但却沒有穿着旗服，大概是爲了便於行動之故。

玉燕說道：「格格駕到，還不行禮。」

方豪，雲振天被勢所迫，只好屈膝行禮。

九格格揮揮手，道：「站起了，那個是玉貝勒的近衞。」

方豪道：「我，王其。」

九格格道：「玉貝勒要你來問什麼？」

方豪道：「問一問……」

九格格道：「玉燕，給我掌嘴。」

玉燕一上步，逼近了方豪，右手一揮，拍了過去。

方豪一再閃開，道：「格格……」

九格格道：「你大胆，不想活了……」

方豪道：「格格，不要逼我，我是玉貝勒的從衞不錯，但不是一般的從衞。」

九格格道：「哦！怎麼說？」

方豪道：「我是禮聘的人，玉貝勒，也對我十分敬重。」

九格格道：「有這種事，我怎麼沒有聽人說過。」

方豪道：「你們會見面的，見面時不妨問他。」

九格格道：「你是說我處置不了你了？」

方豪道：「那倒不是，王貝勒很尊重我，我們有個約定，他對我一次失禮，我就會拂袖而去。」

九格格皺了眉頭，道：「玉琪爲什麼對你這麼禮遇？」

方豪道：「因爲，我有一身好武功，不在玉貝勒之下。」

九格格笑一笑，道：「王琪有這麼一個人，怎麼不告訴我。」

方豪道：「這也沒有什麼稀奇，就像格格有小燕姑娘這麼一個得力助手，也不肯輕易顯示出來一樣。」

九格格道：「你認識小燕？」

方豪道：「剛剛見過。」

九格格笑一笑，道：「稀奇的事情很多，今天我又遇上了一件……」

方豪道：「九格格不相信，可以……」

九格格道：「可以試試，對麼？」

方豪道：「好像，除此之外，已經沒有別的辦法了。」

九格格道：「好，我叫玉燕出手，試試你的身手。」

方豪道：「九格格，玉貝勒交代過，不希望使雙方面鬧出事情。」

九格格道：「王琪有這個想法，今天我才知道，不過，你可以放心，他殺了我很多屬下，我都忍了，我殺了你，他總不好意思，當面質問我吧！」

方豪道：「我倒不怕格格的人傷了我，我是怕我傷了妳的人。」

九格格柳眉一揚道：「你放心，傷了她們，不讓你償命。」

方豪道：「有格格這句話就行了，我可以放手反擊了。」

九格格道：「玉燕，你先上去試試。」

玉燕應了一聲，忽然一挫柳腰，直衝了過去，但見掌揚指點，一剎間，連攻七掌，點出了五指。

她手法精奇，招招都攻向致命的所在。

雲振天冷眼旁觀，暗暗驚心，如若玉燕這幾指是攻向自己，要想應付下來就不是件容易的事。但方豪却應付了下來，不但應付了下來，而且，立還顏色，封開了玉燕的一輪攻勢之後，還了一掌，只一掌，就拍中了玉燕的右肩，玉燕立刻花容失色，向後退了三步。

方豪這一掌，力道用得很準，不輕，不重，恰到好處。

（未完）



坐位指壓法

蔡浿越大夫・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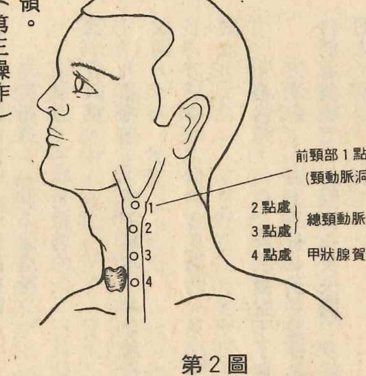
前頸部1點位是在總頸動脈的分歧點（內頸動脈和外頸動脈的歧點）。其作用乃促起頸動脈洞（特殊的神經組織頸動脈小體），抑制心臟作用，調節血壓，是個很重要的部位，2點位和3點位是對總頸動脈和迷走神經發生作用的地方。

4點位是謀取甲狀腺荷爾蒙機能的。

內頸動脈
頸動脈洞
外頸動脈
總頸動脈
迷走神經
甲狀腺

第1圖





第2圖

（第一操作）

指壓者面對受方左前頸部跪坐。用右手母指在受方的左前頸部的4點上各壓三次（如第3圖）。

（第二操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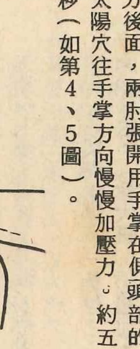
是右前頸部的指壓，和第一操作同要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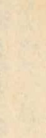
第3—1圖

（第三操作）

指壓者如左頁的圖，半蹲上身緊靠受方後面，兩肘張開用手掌在側頭部的太陽穴往手掌方向慢慢加壓力。約五秒（如第4、5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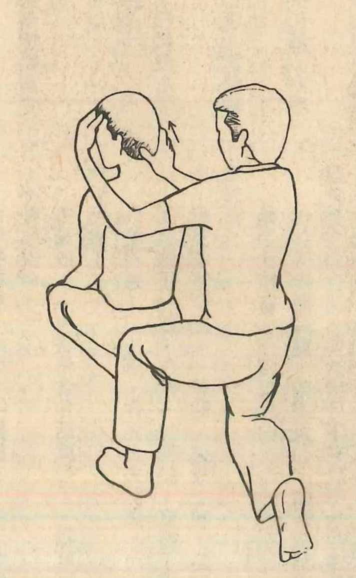
第3—2圖

（第四操作）

如第6、7—1～3圖，指壓者位於受方背部，豎起右膝，左手按在前額，用右手母指在延髓部1點壓三次。

壓一次五秒。

注意：不要往上急捏，而是慢慢加壓。



延髓部的指壓

朝箭頭方向壓

兩側頭部掌壓

第4圖

第5圖

（第五操作）

和第四操作同一位置，在橫頸部的四點上壓三次（如第8圖）。

（第六操作）

從第五操作的位置往後移手，在後頸部的4點上加壓三次（如第9圖）。

第7—1圖

第7—2圖

第7—3圖

（第七操作）

如第10、11圖，站在受方後面，兩脚約開30公分，將上身的重量加在雙手母指，其他的手指朝胸部併齊，輕按着，而在肩胛上部1點不要彎肘地壓三次。

第8圖

第9圖

第10圖

第11圖

（第八操作）

指壓者將左腳退後一步，將雙手四指輕按肩膀（如第12圖），而在左右肩甲間部各5點上，用母指從左邊一點點地（左右共十點）交替加壓（如第13、14圖）。

第12圖

第13圖

肩胛上部

肩胛上部

精選短篇俠情故事／

揚嘉・文
盧令・圖

鐵獅子



仗義不求報　功成悄然退

豪門施暴

千里馬場名氣很大。江湖豪客，官府軍人甚至京城中的王孫公子，也常到此處買馬。這地方水草充足，氣候溫和，當然是養馬、練馬的理想地方。

鄱陽湖畔、康山脚下，碧綠的草原伴着清明的湖水，湖光山色孕育着清新的靈氣，居住此處的人和馬，自然與其它地方大不相同。

高則正只是一名馬夫，但他感到很滿意，千里馬場的一切都好，在此處做事是一種樂趣！忙了老半天，實在有點累，隨意躺下；柔軟的草地，十分舒適，高則正深深吸口氣，清新的芳草氣息，吸入鼻中，頭腦份外清醒！

突然，一陣雜沓的脚步聲傳來，高則正雖然聽到，仍然無動於中，仰望藍空下的白雲，悠然自得！

千里馬場場主穆子游，對待人和對待馬一樣，全是和和氣氣，從未有過疾言厲色，所以千里馬場的人和馬，也深深感染了這種精神，彼此間相處十分和睦。

高則正躺在草地上，根本不須担心任何人的干涉，整個心神已與大自然融爲一體。

突然，一個不可能的意外事情發生了——高則正給人踢了一脚。

高則正仍然躺着，睜眼朝前望去，一名粗眉大眼，滿面橫肉的漢子站在面前，目露兇光，一副要吃人的神態，盯着高則正。

「喂，你們場主呢？還不趕快滾出來，迎接我們大公子！」發話的那人，大約四十上下年紀，臉上沒有四兩肉，偏偏留下兩撇鼠鬚，還穿着件藍色絲綢長衫，手內搖着把摺扇，看來是請客餵片之類的壞蛋。

一共五個人，只看外表，正合了俗話所說：「物以類聚」！

高則正心頭火起，來個不理睬，依然翹起二郎腿，雙眼望天，似乎未看到有人存在！這無聲的侮辱，比什麼還厲害，五人一齊暴怒，那滿面橫肉的漢子提脚猛踢，對準高則正太陽穴，存心取他性命。

高則正雙目已經闔上，似乎在享受睡眠之樂；眼看就要喪命脚下。

「住手！」一聲暴喝，有如晴空霹靂，在場衆人心神急震，那滿面橫肉漢子的脚夫，距離高則正的太陽穴，只不過二寸光景，由於那聲暴喝，心神猛震之下，硬生生收住去勢。

衆人定睛望去，一名神態威猛老者，大踏步走來，三十幾丈遠近，只不過走幾步路，就到了衆人面前，這班人自然知道，對方負有縮地成寸神功，所以才有此現象，如此一來，心內暗自震駭。

老者來到面前，雙目神光暴射，朝衆人道：「各位來到千里馬場，如何會與一

（第九操作）
指壓者將右膝輕輕地按在受方背部，左脚後退，手握住受方雙手腕往後翹伸。這時，指壓者的上身也要往後翹（如第15、16圖）。

膝關節不要擋住脊椎骨往後仰時，膝蓋要朝外側

第15圖

惡例

不要如圖般彎曲膝蓋用膝關節擋脊椎骨

双臂・上身拉長

天地一指

第16圖

第14圖

肩胛間部

肩間部間1點處

（第十操作）
後翹後，輕輕地將雙手往前推放。

第17圖

（第十一操作）
指壓者雙手指朝下（如第18圖），抓住受方雙肩頭上提，旋即放下，反覆三次（如第19圖）。

第18圖

第19圖

（第十二操作）
指壓者用雙手在受方胸前下撫三次，喊「好！」而完成操作（如第20圖）。

第20圖

名馬夫過不去！」

「閣下是場主！」有兩撇鼠鬚的漢子首先發問。

「正是穆子游！」老者沉聲道。

「很好，在下周仲寧，久仰場主大名；這位是我們公子，今日想來買幾匹馬！」有兩撇鼠鬚的漢子自報姓名，並說明來意。

「今天不賣馬！」穆子游說得斬金斷鐵。

「什麼時候賣呢？」周仲寧輕聲問。

「高興的時候，還要碰到順眼的主顧才有交易！」穆子游雙眼望天，一副愛理不理神氣。

「好大胆，竟敢對我們公子這樣說話！」滿面橫肉漢子大怒，再也忍不住，衝上前去，揮掌猛擊。

「嘿！」穆子游悶哼一聲，鐵掌揮去，迎上前去，「砰！」的聲響，滿面橫肉的大漢，橫飛出去，足足有三五丈遠近才跌下。

這一來，立刻令到這班平素橫慣了的人暴跳如雷，尤其是那位公子，何曾受過這樣氣，大聲道：「穆子游，你好大的胆子，今天對我朱豪如此無理，敢是吃了熊心豹子胆，不要命了麼！」

「吧！」穆子游身形一滑，右掌結結實實打中朱豪的右臉頰，雖未用眞力，那也不是好玩的，半邊牙齒頓時脫落，半邊臉頓時紅腫了老高。

「你敢打人！」周仲寧的兩撇鼠鬚幾乎落了，指着穆子游喝道。

「滾，再說一個字，全給宰了當馬料！」穆子游猛喝。

「你……」幾人以爲仗着財勢，可以頤裏使氣，任意欺侮人家，想不到碰到穆子游，反而吃了大虧，所以忍不住，指住穆子游，氣得說不出話來了！

「嘿嘿，竟敢到我馬場內打人，眞是不知天高地厚，你們這班井底之蛙，終有一日，死無葬身之地！」穆子游冷峻道。

「我們走！」朱豪再也無法呆下去，立即轉身往外走去。那班吹風作浪之人，也只好垂頭喪氣跟在後面走出馬場。

穆子游望住這幾人的背影，似乎看到災禍的兆頭；千里馬場經歷了多少大風大浪，今日總不至於在幾個土豪惡霸面前低頭受氣！

說起這米糧鋪，在周圍數百里，可說是一個大大有名的地方，朱家更是千里之內的首富人家，自然而然，手下蓄養許多武林人物，別說普通百姓，即使官府，也要看朱家幾分面子！

穆子游主持千里馬場，何嘗不知道朱家的勢力；像這樣當面受辱，他是無論受不了，雖然那後果是一場麻煩，那也是沒有辦法的事情了！

高則正這時已經站起來，瞧見場主眉頭深鎖，忍不住問道：「場主，有麻煩事嗎？」

「沒有什麼，你別担心，天塌下來，有我撐住！」穆子游口內雖如此說，雙眼望住面前的虛空，心內仍然打結，那憂愁的神色仍然從目光中透出來。

高則正沒有再說什麼，心內却有了決定，朱家只要敢惹事，就要他們好看！

這時候，如果有人看到，一名馬夫的臉色如此可怕，恐怕眞會大吃一驚，那股殺氣，別說只是名年青人，只怕一山一寨的黑道豪雄，江湖好漢也沒有這樣威勢！

× × ×

經此一鬧，千里馬場頓時籠罩着一層愁雲。

幾天內仍未發生什麼，那種風雨欲來的沉悶，仍然給人一種壓力。

五天過去，朱家毫無動靜！

他們平素强橫霸道慣了，受了這侮辱，決不會就此甘休！

千里馬場除了場主穆子游外，還有幾位武功高强的好手，首先是穆大小姐穆靈韻；另外一名堂兄穆清賢，穆子游五年前還收了一名徒弟，二十來歲小伙子，湖廣人士，姓名陸士揚，在馬場帮帮手，幾年來的磨練，武功也有相當根底！

像這樣的四名高手，平常江湖道，想來惹事，只怕不容易討好。

朱家固然有財有勢，只要了解千里馬場實力，只怕眞要好好考慮，不敢輕視！

「大概朱家不敢來吧！」千里馬場衆人心內暗想。

晚飯時候，大夥兒又恢復談笑，似乎已將這不如意的事件忘懷了！

突然，場中馬羣騷動起來！

「颼！」飯堂上衆人跳起來。

「坐下！」穆子游低喝道：「士揚，清賢，你們兩個先出去看看，有事以嘯聲爲號！」

「是！」二人說時，人已由左右窻門掠出，其餘衆人仍低頭吃飯，沒有絲毫驚慌神色。

陸士揚與穆清賢掠出窻口，只見數百匹馬，在東邊疾馳。那蹄聲的確驚人！

這些馬，本來很馴，只有受了很大驚動，才會產生狂奔現象！

二人定睛看時，大約有十來匹火牛，在場中亂竄，馬羣當然怕火，所以四下亂竄。

「上！」陸士揚一見，心內大怒，低叱一聲，身形有如脫弦之箭，朝前掠去，很快來到火牛左近，大約十丈左右，右手疾揚，「嗤嗤！」五柄飛刀脫空飛出，射中兩頭火牛腦門，直沒入柄，這一下擊中要害，火牛仍然衝出五六丈，才「撲！」的一聲倒地。

「好法子！」穆清賢見了，也不甘後人，但他平素不練暗器，只好掏出一錠銀子，掌心用力，裂成五顆，當下用重手法擊出，雖沒有飛刀方便，但碎銀貫注了眞力，那威力也不可等閒視之，由火牛腦門透入，一樣會致命！

二人很順手，一上來就解決了五頭火牛，尙有五六頭散在四周。

當下陸士揚一指，身形立往西奔，穆清賢往南邊跑，分頭捕殺火牛。

十來頭火牛跟着很快就要消滅，陸士揚心內暗笑，朱家的人竟然玩此花樣，大概也是無可奈何，才出此下策，千里馬場還怕幾頭蠢牛麼！

馬仍在騷動，餘下火牛亂竄，陸士揚越追越遠，穆清賢也是一樣，展開輕功，到處兜截！

費了九牛二虎之力，火牛已消滅八頭

，剩下三頭，仍在馬場內亂竄。

此時，陸士揚已追出半里路，那火牛似乎知道有人在追，拚命往前跑，場中馬匹見了這滿身是火的怪物，更加驚慌失措，四下亂跑！

「看你往那裏逃！」陸士揚怒喝，身形展處，掠前五丈，已攔在火牛面前。

這時，火牛也是狂性大發，見有人在前面，立即低頭衝上，想用兩隻角刺殺阻住去路的人。

「嘿！」陸士揚悶哼一聲，右掌用重手法往牛頭拍去，試想，一頭牛如何受得這樣內家掌力，「砰！」的聲響，頓時倒地，掙扎幾下，立即死去。

十一頭火牛至此已全部消滅，但牛身上的火仍未熄，馬場上已漸漸恢復平靜。

陸士揚這才鬆口大氣，拍拍手掌，正想回去吃飯。

「颼！」一條軟鞭突然捲至，事先毫無徵兆，聲才入耳，軟鞭已捲上身，他到底是名家之徒，反應極快，危急中往地面倒去，堪堪避過一鞭。

「什麼人！」陸士揚大喝一聲，跳起來迎敵。

「嘿嘿！」一條人影由馬羣中掠出，軟鞭像狂風驟雨般捲到，雖未打中，但那股腥風，令人聞之欲吐，看來軟鞭染有劇毒，只要沾上，只怕性命難保。

陸士揚怒吼連連，拚命躲避，這可不是玩的，與此類兇人動手，當眞不能有絲毫漏洞，他的有備而來，當然是下手不會容情。

此時，陸士揚的確是危急十分，看情況，不出十招，就要喪命鞭下。

「小子，今晚是你歸天之時！」出鞭的人得意洋洋，出聲笑罵。

「你是什麼……人？」陸士揚怒喝。

「追魂鞭柳奇，你小子認命吧！」

「嗤！」一柄飛刀破空飛至，直往追魂鞭柳奇身上疾射，那股勁風，當眞不是好玩的東西，追魂鞭柳奇不敢怠慢，軟鞭運動疾揮，將飛刀打落，陸士揚已逃出圈外。

穆清賢與陸士揚細細打量來人，這追魂鞭柳奇還是黑道上有數兒人，今晚來千里馬場，自然沒有安什麼好心，他那條毒鞭，的確不好應付，二人心內暗自盤算，一齊定睛望去。

「小子，你們年紀輕輕，就這樣死了可惜！」追魂鞭柳奇冷笑道。

二人定睛望去，眞駭了一大跳，這那是人，活脫就是一名殭屍，黑黝黝的臉色，沒四兩肉，乾得只剩下一層皮的臉皮，在黑夜看來，更加恐怖！

「看掌！」陡地一聲大喝，陸士揚與穆清賢大驚，急轉身迎敵，一股强勁的風經已臨體，不暇多想，揮掌迎上，「嘭！」的聲響，雙掌接實，陸士揚與穆清賢同時退後五步，二人手上一股大力傳來，胸口如受千斤鐵錘重擊，一口鮮血噴出，受了重傷！

「拿命來！」追魂鞭柳奇再不客氣，揮鞭抽去，想取去二人性命。

正在此千鈞一髮之時，「噗！」的輕響，柳奇那條軟鞭一下子掉下半截。

「誰！」追魂鞭柳奇大驚，後退三步，全神戒備，大聲喝問。

空山寂寂，那有人回答，軟鞭斷了，那是事實，追魂鞭柳奇自己知道，這軟鞭是以天山絕嶺金絲猴的毛髮揉合白金絲製成，別說其它，就是削鐵如泥的寶劍也不敢說能切斷，此時竟有人用一顆小石子打斷，此人內家氣勁，豈非到了駭人聽聞地步。

陸士揚與穆清賢知道來了救星，對此暗中出手之人的武功，也是十分驚奇，千里馬場怎會有此等高人援手，豈非怪事。

好半晌，仍無動靜！

「小子，拿命來！」追魂鞭柳奇突然一咬牙，決定先收拾面前這兩人，然後再找其餘人算帳。

陸士揚與穆清賢知道危急，二人也不打話，突然一縱身，往來路逃去。

「哼，想逃！」這聲音冷峻無情，正是剛才出手掌擊師兄弟二人的高手，此時連臉貌都未看清楚，拚命逃竄。

「看掌！」一股强勁已極的氣流，朝二人身上打，只要挨着點邊兒，只怕非死即傷。

別看二人逃得快，這內家掌力實在已籠罩住三丈方圓地方，無論他們往那方向逃，都不容易逃出，此人較之追魂鞭柳奇危險多了！

陸士揚二人眼看就要在掌力下受挫，突然，左邊也起了陣風，柔和輕軟，剛好消去了强勁無匹的掌風，陸士揚還不知道發生了這變化，拚命逃走。

「什麼人？」這聲大喝，貫足了內家眞力，頓時像晴空霹靂，直震得四周嗡嗡作響。

仍然沒有回答，因爲這聲音，場主穆子游却趕來了，試想，千里馬場來了這樣强敵，一徒一姪，萬萬無法應付，他如何不來呢！

穆大小姐還跟在後邊，見了陸士揚及穆清賢的狼狽情形，急問道：「怎樣，你們兩人，也應付不了！」

「師妹，你千萬小心，今晚來敵，非同小可！」陸士揚憂形於色道。

「怕什麼，來多少，殺多少，千里馬場是好欺的麼！」穆靈韻揚起頭答道。

這時，穆子游已看到馬場中兩名强敵，冷峻道：「金剛掌胡先與追魂鞭柳奇，今晚也來到我們這個地方，眞叫人想不到啊。」

「哈哈……你想不到的事情還多呢？」金剛掌胡先朗聲笑道。

大夥兒這時才看清楚，這金剛掌胡先，身材極高，像貌堂堂，氣概軒昂，倒也像個英雄。

穆子游深深吸口氣，抱拳道：「穆某不才，今晚也要捨命陪君子，請教當代名家高招！」

「不要客氣，俺胡先想會會場主。」

「請！」穆子游也不多話，一抱拳，立即凝神待敵。

「有僭！」金剛掌胡先亮開掌勢，金剛掌全是走的剛猛路子，一招一式，大開大闔，兼且掌中貫足了內家眞力，所以使將開來，益發威力絕倫。

穆子游暗吸口眞氣，也將師門絕學，一套三陽掌法施展開來，與敵周旋。

二人全是剛猛路子，這一對敵，有如長江大河，源源不絕，又是一招一式，明顯清楚，令人看得分明。

像這樣的高手過招，很難看到，穆大小姐等人見了，心內大爲嘆服，同時心內也暗自担心，對手太强，只怕父親吃虧！

五十招很快過去，仍然是個僵持局面，再打下去，只怕會落個兩敗俱傷。

衆人正看得津津有味，追魂鞭柳奇心內突起惡念，窺個空隙，半截追魂鞭疾點過去，穆子游正接了一掌，那追魂鞭恰巧點向丹田大穴，只要點實，就不是受傷這樣簡單的事，鞭上有毒，當然不能讓手指沾着，危急中，穆子游閃身避開七步，才算逃脫大難。

金剛掌胡先發掌愈快，力道越强，步步進逼，而穆子奇先機已失，處處只有捱打的份兒。

那班小兄弟已截住追魂鞭柳奇後路，陸士揚放了三柄飛刀，穆清賢也抽出單刀，幾人圍攻，追魂鞭再也施展不開！

激戰中，一顆小石子破空飛中，正打中金剛掌胡先的腰畔，身形疾震，穆子游鐵掌已擊中胸膛，「砰！」的聲大响，胡先鐵塔般的身形往後就倒。

「呀！」追魂鞭柳奇見了，不由大驚，心神微震，也給衆兄弟打傷，雖說不致於死亡，那傷勢也有他受的了。

穆子游也暗自驚訝，暗中帮忙的人是誰，但此人功力精深，不知是那位前輩高人呢？

「綁起來，慢慢審問！」穆靈韻怒叱道。

「放他們走！」穆子游大聲道。

「爸爸！」大小姐實在恨極了他們，所以想抓起來，慢慢拷打。

「他們二人竟是朱家所差，今天也算受了懲罰，何必再過份！」穆子游道。

「爸爸也是的！」穆靈韻沒有辦法，口內仍然憤憤不平，低聲埋怨。

穆子游環視一周，千里馬場的人沒有損失，已算不幸中之大幸，十一頭火牛並未造成災害，而朱家請來的兩名高手，的確不容易對付，經此一役，他們大概也知道，千里馬場不好侵犯，只希望他們見好就收，那就是大家的幸運了。

「師父，朱家如此做，我們也應該反擊一下，別讓他們說千里馬場好欺！」陸士揚道。

「對呀，也應該讓他們知道厲害！」穆清賢憤憤說。

「咳，」穆子游望了他們子姪輩一眼，搖頭笑道：「你們這班孩子也是的，江湖上的仇殺，只要沾上邊，那就是無休無止的禍害，雙方一接上，那就是不死不休的局面，我們現在只抱定宗旨，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他們眞要侵犯。我們立即施以全力反擊。」

大夥兒見穆子游如此說法，知道無法改變，只好默默散開，清理點場中廢物。

經此一役，千里馬場之人知道暗中有高手相助，到底是何方神聖，大夥兒多方猜測，不過，人家是一番好意，所以穆子游等人，對待所有的人，那怕是微不足道的馬夫，全都是客客氣氣的，其它的不多說了。

三天後，馬場很平靜，穆子游仍然沉着做事，對於朱家似乎忘懷了，不再多置一詞，但是，自穆靈韻以下，對這暗中相助的高手，越來越有興趣。

「以我看，此人必然仍在千里馬場之內，只要找出來，朱家大概無法再輕易冒犯。」穆靈韻首先提出來。

「只怕弄錯了，鬧大笑話！」陸士揚道。

「師兄總是畏首畏尾，有什麼笑話，你自己才是大笑話。」穆靈韻任性慣了，對這位大師兄，更是不假辭色，說話毫無顧忌。

「好，師妹有什麼好主意，只管說，我們跟着你走就是了！」陸士揚笑道。

「明天……」穆靈韻說出一套計劃。

「師妹眞是個女諸葛，我們自嘆不如。」穆清賢與陸士揚由衷道。

「瞎說！」穆靈韻口內雖罵，那股得意神色，可以想見她內心中十分受用。

這是個好天氣，晴朗無雲，湖水的碧綠，令人看看都感到清凉。

高則正最喜歡這天氣，獨自躺在柔軟的草地上，可以看到天上的白雲與湖水的漣漪。

往常他只要做完了事，總要在草地上躺一陣子，這似乎是他的習慣。

他正在出神，大自然的景色實在太優美。

突然，一陣香氣傳來，高則正微微一怔，感到似乎有點不對，睜眼看時，不由大吃一驚，整個人跳起來，原來穆大小姐正笑哈哈的坐在身旁。

「駭了一跳吧！」穆大小姐嬌笑道。

「大小姐，有什麼吩咐麼？」高則正急道。

「你這人怎麼攪的，我來這裏一定有事麼？」穆大小姐嬌嗔道。

「那……」高則正實在說不出話來，平素很少往來的大小姐，今天突然找來，到底是何緣故呢？

「小高，我有話同你說。」大小姐柔聲道。

「什麼事？」高則正仍然茫然毫無頭緒。

「紅桐嶺你是知道的了，我有個姊妹正住在那兒，她家門口有兩株大柏樹，很好找，有一件東西煩你送去，她爸爸叫李老實，人人都知道，你一問就知道了！」穆大小姐說時交來一個包袱。

「小的這就去！」高則正站起來道。

「嗯，你要小心啦，朱家的人這幾天找麻煩，路上看着點，有甚麼風吹草動，性命要緊！」大小姐說時，一雙妙目柔情萬縷，表現出無限關注。

「小的知道了。」高則正心頭砰砰跳動。

「快去快回，我等你。」穆大小姐深情款款，尤其那句：「我等你，」令得高則正實在受不了。

「我一定盡快送到！」高則正大聲叫起來，他似乎是逃出去，飛一般衝出千里馬場。

穆靈韻鮮紅的菱角小嘴，綻開一朵小花，露出整齊雪白的牙齒，那笑容包含了多少得意。

望住高則正挺秀的背影，一顆芳心砰砰跳動，如果他眞是那暗中相助的高手，我怎辦呢？穆靈韻自己問自己，臉上也不禁泛起紅霞。

高則正整個人像瘋了似的，由千里馬場衝出，似乎後邊有東西追趕，到底爲什麼這樣跑，高則正自己也不知道原因。

他低頭回想剛才一幕，穆靈韻嬌美的音容，實在令人難以忘懷。

如果是一名馬夫，可能心底會產生愛意，但對方是場主膝下千金，自然只好想想而已。

但是，高則正却不是平常人，卽使他那身驚人武功，與師門在武林中的地位，同穆靈韻談婚嫁，根本沒有什麼高攀不上的地方。

高則正像許多年青人一樣，對於年青貌美的女孩子，自然而然產生君子好逑的想法。

一面走，一面想，時而臉露笑容，時而愁眉苦臉，心內思潮波動，難以平復。

突然，他感到有點不對頭，武功高强之士，警覺性特別强，他表面上若無其事，其實，已提高警覺，全身處於戒備狀態中。

「在前面下手，別太認眞，傷了這小子，那可不好向小師妹交待！」

聲音很小，但高則正內功修爲精湛，所以耳內仍然聽得分明。

他聽覺出那是陸士揚與穆清賢的聲音，再加上什麼「小師妹不好交待！」高則正已經了然於胸，他們大概起了懷疑，所以想法子試試，送東西什麼的，只不過是個幌子罷了，想到這裏，心內原有的美景，頓時烟消雲散。

心內綺念收起，表面上若無其事，繼續往前走。

「颼！」兩條人影從林中穿出，手上制着亮晶晶的鋼刀，而且還幪着面呢！

高則正心內知道底細，表面上就容易做戲了，他裝着懵裏懵懂，傻頭傻腦，拿着個包袱，往前直闖。道邊兩名拿刀的蒙面人，他好像未曾看到一般。

「拿命來！」其中一人似乎忍不住，將鋼刀高高舉起，當頭劈下。

「哎呀！」高則正見了，大叫一聲，手上包袱也丟了，雙手抱頭在地上滾動。

「小子，你是千里馬場的人，拿命來！」一蒙面人將鋼刀擱在頸上沉聲威嚇。

高則正聽了，眼睛一翻，人已昏了過去。

這一來，兩名蒙面人彼此望了一眼，感到束手無策，不知如何辦好！

假若就此離開，似乎心有不甘，右邊那蒙面人一把抓起高則正胸襟，幾個耳巴子，打得高則正頭不斷擺動，却只有翻白眼的份兒，仍然未醒過來。

左邊那蒙面人把手往後一指，意思說「走吧！」這小子根本不是什麼高人。

右邊蒙面人微微點頭，轉身往回走，二人同一心意，雖未開口說話，暗中經已大罵，此行實在冤枉，這混帳小子根本不是什麼武林高人，一名混小子罷了！

大約走了五丈，高則正仍然臥在地上，毫無聲息，可能還要好一陣才醒轉。

「師妹也是的，大張旗鼓，爲了這個小子浪費心血，眞是笑話！」陸士揚忍不住首先出聲道。

「馬場中人多，值得懷疑的實在不少，一下子誰也無法找到正主兒，靈韻的疑心也是理所當然的事！」穆清賢平心靜想，覺得堂妹這想法並不過份。

「說實在的，暗中協助的人，究竟是我們馬場中人，還是外來的，仍然無法確定！」陸士揚皺眉道。

「回去再說吧！」穆清賢根本無法回答，所以只想快的回去，因爲朱家的人隨時會再來，馬場中多一個帮手總比較妥貼些！

「走吧！」

隱現俠踪

「走得了麼！」四周突湧出十二人。

「颼！」陸士揚與穆清賢身形急展，往後急掠，想逃出對方包圍，是逃是戰，那時再看情況決定。

「哈哈……」十二人一陣狂笑，也不追趕，看他們神態，似乎毫不担心陸士揚師兄弟能逃得了！這一來，師兄弟二人面面相覷，站在五丈開外，細細打量對方，其中五人，更是江湖上霸字號的人物，今日只怕不能善了。

明知逃不了，二人反而沉下氣來，冷靜的看着對方，不發一言。

「果然是聰明人，不作蠢事！」首先一名壯漢正是朱家二公子朱祿，冷笑道。

「爲了你們兩個後生小子，竟出動了許多高人，實在是用牛刀殺鷄啦！」右邊那名高高瘦瘦，渾身就像枝竹竿，面上黑黝黝的，令人看起來帶有濃厚的鬼氣。

這正是江湖上談虎色變的煞星——西湘鬼使魯密，說話的語氣一樣陰森森的，令人聽來不舒服。

「不錯，俺蜂后苗素素與無影槍董老大董謙，一向是獨來獨往，今日也來湊熱鬧，侍候你們二人，聰明點，束手就縛，免得白費氣力，你說好麼！」這聲音實在嬌，陸士揚與穆清賢心頭一跳，這女人大是邪門，看來已練就了魔音奪魄邪功，稍不留意，很容易中了她的道兒，當下不敢大意，運功守住心神！

陸士揚突然一咬牙，恨聲道：「一起上吧，少爺今兒與你們拚了！」

「嗯！够胆色，可惜去死不遠了！」西湘鬼使魯密說時搖搖幌幌往二人走去。

這時候，害怕無濟於事，陸士揚素知這西湘鬼使魯密極端難惹，一身邪門武功，行走江湖，還未遇過敵手，今日別說其它人，僅他一個已經有得瞧了！

反正伸頭也是一刀，縮頭也是一刀，陸士揚今日是豁出去了，猛喝一聲：「殺！」抽出單刀，將身一滾，欺進對方懷中，猛砍猛劈，連防守的招式全不用了！

「呀！」朱家那邊的人見了，情不自禁叫起來。

「混帳！」西湘鬼使魯密連連倒退，對方這不要命打法，一時間令他措手不及，頓時失去先機，連遇陰招，又氣又急，吼叫連連。

旁人當然知道這西湘鬼使魯密性情，一時不敢帮手，卽使殺了這渾小子，姓魯

的說不定反過來找你拚命，中途插手，是瞧不起他西湘鬼王，還是故意侮辱！

颼颼颼，單刀捲起片片銀光，往西湘鬼王魯密腿上攻擊，這正是魯密的弱點，他身材又高又瘦，人家攻他下盤，一雙手簡直是毫無作用，長長的雙腿正是地趟刀法攻擊的好對象！

五十餘招過去，刀鋒已三次劃破雙腿皮膚，這還是他避得快，否則，只怕給斬斷雙腿呢！

試想，以西湘鬼使魯密高傲性情，又在許多名家面前，被一名年青小子殺得流血受傷，這比殺了他還難受，一張鬼臉幾乎噴血了！

「氣死我也！」西湘鬼使魯密急怒攻心，突然噴出口鮮血，陸士揚微微一窒，攻勢稍緩！

「殺！」西湘鬼使魯密觸動靈機，猛喝一聲，心中怨氣隨着吼聲發洩而出，雙足一蹬，人已凌空躍起，頭下脚上，雙掌凌空下擊，勁風激盪，直襲陸士揚！

地趟刀失去攻擊目標，陸士揚頓時陷入險境，而且西湘鬼使魯密掌風含有股腥氣，諒來有毒，別說硬拚掌力，只要吸進少許毒氣，立刻就有性命之虞。

「好小子，往那裏跑！」西湘鬼使魯密威風八面，逼得陸士揚圈子亂轉，眼見就要喪命掌下！

「看劍！」穆清賢忍不住，立即揮劍攻敵！

「早該一齊上！」西湘鬼使魯密得意洋洋，在一班同道面前，赤手空拳將兩名敵人打敗，無形中露了臉。

陸士揚與穆清賢本來岌岌可危，由於對方想顯本事，攻勢稍緩，二人才鬆口氣，可是，對方那毒掌勁氣却不可以等閒視之，只要沾着就要命，不知道西湘鬼使魯密究竟練到幾層火候，師兄弟提心吊膽的應付，實在已經是疲於奔命！

「你們還是自己了斷的好！」朱二公子冷笑道。

「嘿嘿……」西湘鬼使魯密對付二人，就像貓捉老鼠，先玩弄個够，然後才搏殺，此人生性殘酷，殺生害命是平生所最喜愛的樂趣，雖未下手，但困在籠中的老鼠，又逃得到那裏去呢，所以發出得意的冷笑。

陸士揚仍然盡力支撑，但已是心力交瘁，渾身大汗，失敗只是遲早的事！

好半晌，西湘鬼使魯密似已過足了癮，右掌高擧，準備格殺師兄弟二人。

突然，幾顆小得不能再小的沙子橫飛過來，剛巧打中手臂，一下子失去作用，陸士揚單刀揮去，那條烏黑鬼手竟意外給砍去半截。

「呀！」在場衆人被這意外震呆了，忍不住驚叫起來。

陸士揚自己也感到奇怪，世上竟有此奇事，連他自己也不相信！

「好功夫，待我來領教高招！」無影槍董謙深深吸口氣，抽出紅纓槍，大踏步走出場中，準備會一會兩名年青高手，替老友找場子，報仇雪恨。

「待我先上！」穆清賢說時踏前一步，準備迎戰。

「殺！」無影槍董謙大喝一聲，隨手抖起大朵槍花，將穆清賢罩住。

穆清賢身形微錯，寶劍護住全身，窺隙進擊。

「那裏走！」無影槍董謙殺得性起，吼叫連連，施展渾身絕技，全力追殺。

穆清賢面對此强敵，不求有功，祗求無過，定下心沉着應戰。

十二招極快過去，無影槍董謙愈戰愈勇，銳不可當，穆清賢漸漸有點招架不住，脚法稍有散亂，俗語說，兵敗如山倒，尤其是無影槍董謙這樣攻擊，極强的高手，採取守勢確屬不易！

颼颼颼，無影槍變幻莫測，漫天紅影，銀光亂閃，旁觀衆人且感到眼花繚亂，場中對手更不要說了。

二十五招，穆清賢更加不行，眼看就要傷在無影槍下，陸士揚暗中已握住兩把飛刀，準備隨時救人。

無影槍董謙心內老大不如意，在許多武林同道面前，對付個後生小子，竟然施了幾十招，豈不叫人笑話，當下一咬牙，將向不輕用的平生絕技施出，「天外神龍」，「虛無飄渺」及「神鬼莫測」三招，連環施出，存心要將對手殺死！

穆清賢根本無法看清對方招式，心內暗叫一聲「我命休矣！」手中劍拚命飛舞，又那裏招架得住！

嗆嗆兩聲，穆清賢手中劍已被挑上半天，紅纓槍挾着一道電光直刺胸膛。

「好！」朱家的人高聲喝采。

「看刀！」陸士揚再也忍不住，兩柄飛刀已破空飛出，急往董謙胸腹打去。

無影槍董謙已是老江湖，怎會看不到陸士揚的動靜，這兩柄飛刀根本不能構成威脅，嗆嗆兩聲，已被挑上半天去了！

「拿命來！」無影槍董謙殺紅了眼，紅纓槍閃電般朝穆清賢心上刺去！

正在此千鈞一髮之際，三四顆小沙粒凌空飛至，無巧不巧，剛巧打正董謙手彎節上，微微一麻，手指微鬆，紅纓槍「托！」的一聲落在地上！

陸士揚如飛趕到，單刀猛劈，一副存心拚命神態，意外地那一刀却砍個正着，無影槍董謙那條右臂齊肩斷下，鮮血狂噴，令得所有人全震呆了！

「你！」無影槍董謙指着陸士揚，只說了個你字，已說不下去，搖搖慾墜！

「好小子！」朱家衆人大怒，對於這樣結果固然大出衆人意料之外，但自己人連番失利，一時未看出原因，心內却全都老羞成怒，再不客氣，一齊攻上前去。

陸士揚與穆清賢雖贏了兩場，心內確實贏得莫名其妙，此時見對方一齊攻來，心內暗暗打鼓，一對一，已經是不易招架，一齊攻來，那眞是雷霆萬鈞之勢，自己師兄弟二人與之對抗，無異以卵擊石，心內怯意暗生，情不自禁往後退去。

「你們二人還想逃！」朱大公子恨恨道。

陸士揚與穆清賢根本不答話，全神戒備緩緩退後，突然，二人脚跟碰到一件軟綿綿的東西，他們心內才想起地上躺着的高則正，當下無暇多理，繞過高則正，繼續往後倒退。

「殺！」朱二公子怒喝一聲，首先衝到。

正在這時，高則正似乎給撞醒，睜眼看了許多人拿着明幌幌的刀劍逼近，不由駭得大叫一聲：「我的媽呀！」雙手猛揮，一陣沙塵飛揚，朝前洒去！

這變化突如其來，追來的人猝不提防，眼中全給沙塵打中，一下子失去視力，不由大驚，拚命用手急揉。

陸士揚與穆清賢見到這情況，心內大喜，那敢放過這千載難逢的良機，穆清賢騰身掠起，手中劍毫不留情，出招如電，已傷了對方五人，陸士揚也不客氣，七把飛刀連環打出，朱家人已全部傷殘倒地，失去戰鬥力！

「你們好狠的手！」朱家人恨聲道。

「嘿嘿，這是你們先挑釁，可說是惡有惡報，如果再不悔改，只怕吃虧還要大，回去好好想一想吧！」穆清賢認爲這是天意，所以朗聲說這番話。

「只要不死，我們會討回這筆帳的！」朱二公子恨聲道。

「隨便，我們等着！」穆清賢淡淡說道。

「走！」朱大公子把手一招，當先領路往回走去，這次偸襲固然把握住時機，但連番意外，令他們敗得莫名其妙，此時已無暇追究原因，只好先回去再說。

陸士揚與穆清賢又何嘗不是滿腹疑雲，望住朱家這班高手蹣跚步法，心內也是十分奇怪，師兄弟二人怔怔的望住對方高手背影，如置身在夢中之感！

「兩位公子，我們走吧！」高則正竟然道。

這聲音突如其來，將二人喚醒，陸士揚首先笑道：「小高，你這把沙子洒得太好，可說救了我們，待回去，要好好請教你。」

「我要送東西去，大小姐叫我送東西，二位公子先回去吧！」高則正道。

「嗯！」陸士揚吟沉半晌，才出聲道：「敵人埋伏四週，今次送去只怕有危險，不如過幾日再去吧！」

「既然如此，我回去吧！」高則正說道。

「不錯，現在朱家一定恨極千里馬塲所有的人，萬一被他們碰到，你這條小命，只怕就要完了！送東西嘛，而且不會是什麼要緊東西，遲幾天送去，有什麼關係！」陸士揚笑道。

「大小姐責備，兩位可要帮忙說話才好！」高則正裝作憂形於色。

「好啦，包在我身上，走吧！」陸士揚笑道，當先往回走去。

說實在的，朱家人大敗之餘，這口氣無論如何吞不下，他們又是無所不爲的土豪惡霸，招集高手攔截，那時就走不了！

穆清賢與陸士揚一樣想法，今日僥倖逃脫大難，可說是極是意外，而高則正無意的兩把沙子，才是轉敗爲勝的關鍵，二人不說什麼，心內對於高則正的感激，可說是深記心底，以後一定要好好報答。

晚上，高則正給大小姐拉到鄱陽湖旁，星光滿天，靜靜的夜，二人很久未開口，似乎默默領略靜夜的美。

高則正內心暗自警惕，這位大小姐看來一定是識破行藏，眞要那樣的話，確實麻煩！

「小高，你家裏有多少人？」穆靈韻輕聲問。

「不知道？」高則正茫然答道。

「什麼！」大小姐叫起來。

「在五六歲時候，」高則正雙眼望天，深深陷入回憶中，喃喃道：「我們家鄉被一帮馬賊洗刦，全家都給捉去，只有我在舅父家，才免於難，被捉去的人到底是生是死，誰也不知道，所以說，我家到底有多多人，誰也不能回答！」

「那班馬賊以後沒有消息麼！」穆靈韻問。

高則正搖了搖頭。

說到這兒，二人又無法說下去，其實是大小姐沒有問下去。高則正當然無法說話，像他現在的身份，多說多錯，不說不錯，所以盡量保持沉默！

過了好半晌，穆大小姐輕聲道：「今天，多謝你救了我師兄與大哥，看情況，你是不肯承認自己的身份，雖然你瞞過了我們家人，我心內知道，決不是那回事，無論如何，你總是千里馬塲的大恩人，這份恩情，我總會記住，再見！」

高則正無法回答，睜眼望住這位聰明美麗的大小姐，內心又何嘗不是思潮起伏，一見鍾情，尤其是少年男女，更容易發生，而高則正內心的想法，却不敢宣之於口，甚至不敢形之於色，所以當這位大小姐苗條的身段在黑夜中消失，仍然不敢說什麼！

他到千里馬塲，是受人所托，尤是是穆家人受到外力威脅，他的責任更形重要，馬塲中任何人受到傷害，都是他的失職；試想，在目前劍張弩拔之際，他能將精神花在愛情上去麼！

高則正望住大小姐消失的地方，臉上露出痛苦的神色，喃喃道：「我不會忘記你！」

第二天，千里馬塲又恢復正常工作，洗馬、練馬與餵馬，大夥兒似乎忘記了朱家的事！

但是，穆家人對高則正的態度却有顯著的改變，大家客客氣氣的，當他是朋友——甚至是恩人！

高則正却不理那套，仍然忠忠實實在做自己的工作，很少說話。

午時一刻，千里馬塲突然來了二位客人。

鐵獅子趙心源率領愛女趙沁芳到了！

穆子游精神一振，趕緊迎入客廳，吩咐僕人獻茶，一面辦理酒席。

「老哥，今天是什麼風，令你們父女二人光臨我們這塊小地方。」穆子游哈哈笑道。

「哈哈，流浪江湖，混一碗飯吃，聽說你們千里馬塲油水充足，我們父女既然知道了，自然要來刮一票！」鐵獅子趙心源哈哈笑道。

「老哥眞會說笑，只怕我雙手奉上，你倒不會要；以我們的交情，唉！」穆子游想到朱家，不由長嘆一聲。

「有什麼不妥麼！」鐵獅子趙心源到底是老江湖，他知道穆子游性格，那是天倒下來，也不會皺眉頭；更別說嘆氣什麼了，他這樣一定是有大麻煩，所以忍不住動問。

「等會再說！」穆子游感到不好意思，岔開話題，說些江湖上的事蹟。

「如今江湖上，完全是一派弱肉强食的風氣，公理蕩然無存！」鐵獅子趙心源感慨道。

「拳頭硬的稱王稱霸，自古以來就是這樣，安份守己的反而受人欺負；嘿，老哥今兒來了，好好拚個你死我活，說這些喪氣話幹什麼！」穆子游驟遇故人，當下也放開心內煩惱，準備痛快喝個飽。

「喝幾杯倒可以，拚命只怕不行了！」鐵獅子趙心源笑道，說時望住他女兒。

「爸爸！」趙沁芳滿臉通紅，嬌嗔叫道。

「哈哈……。」鐵獅子趙心源哈哈大笑。

千里馬場的人大喜，有了這份高手相助，朱家的人再兇，只怕也要衡量衡量再好！

說到這位鐵獅子趙心源其人，三十年前已在武林中闖出大大的萬兒，憑着一套霸拳，揚威江湖，至今未嘗敗蹟，當年與穆子游並騎大破太行山盜寨，彼此結成生死之交，今日來到，可說是千里馬場一大喜事！

幾位年輕人，高興之餘，對於這位趙沁芳，心底十分愛慕，表面看起來，說不上什麼絕色美人，那股溫柔秀婉神情，却令人有說不出的喜歡！

總之，趙氏父女一到，給千里馬場帶來一片喜色。

朱家的事到底給鐵獅子知道了，他是個直性子，聽到後立刻呱呱怪叫：「好橫的人，待俺去教訓教訓這班王八羔子！」

「爸爸！」趙沁芳低聲叫了聲。

「哈哈……，乖女總不會以爲爸爸眞老了吧！」鐵獅子趙心源笑道，神態輕鬆，顯然並未把朱家這班人放在心上，鐵獅子豪氣干雲，果然不同凡响。

「這事不須老哥勞神，朱家不先動手，我們可以置之不理！」穆子游平靜道。

「賢弟怎麼啦，讓人欺到頭上，還這樣忍氣吞聲，莫非眞個老了！」鐵獅子趙心源笑道。

「不要太過份，還是委曲求全的好！」穆子游平靜道。

「好，你不須担心，明日讓我先去說理，只要朱家不太狂，化干戈爲玉帛，自然是最好；不然，老弟別客氣，憑我們老兄弟，還怕了這班鼠輩不成！」鐵獅子趙心源笑道。

「爸爸！」趙沁芳低聲叫道，輕輕拉了拉袖子，意思阻住他個人到朱家的事！

「丫頭總是管我的事！」鐵獅子趙心源對這位愛女，倒也不願太過令她担心。

「老哥，這朱家嗎，決不能以常理推測，他們强橫霸道，什麼事都做得出，深入虎穴，憑老哥一身絕學，自然不會怕了，但此輩匪徒什麼手段都會使出來，到時萬一有個差錯，那時叫兄弟的如何說好！」穆子游苦勸。

「別担心，我去朱家，還不至於吃虧，幾十年老江湖，難道還應付不了麼！」鐵獅子趙心源性情剛烈，他決心要去朱家一闖！

米糧舖是鄱陽湖附近有名的地方，因爲方圓千里之內的人家，所吃的米，全是此處發出，朱家更是首屈一指的大富豪。

鐵獅子趙心源胆大如虎，筆直往朱家走去。

所有的土豪惡霸心裏全都一樣，門口弄上兩座石獅子，站上兩列豪奴，兇神惡煞般大呼小叫。

「站住，你是什麼人！」

鐵獅子一聽，心內就火了，他也懶得多說，仍然自顧自緩步踏上石階上去。

「老傢伙，敢是不要命！」豪奴們怒喝。

「去通知你們主人，只說鐵獅子趙某來了！」

「呀！」這班豪奴自然聽過鐵獅子大名，再也兇不起來，他們當然也知道，鐵獅子的性情，那眞是殺人不眨眼的狠脚色，別說他們幾個，即使再多上百個，只怕也不够人家手底下幾拳。

世上事就是這樣，逢惡的怕，逢善的欺，當鐵獅子報上名時，豪奴們立即噤若寒蟬，兩人趕快朝門內跑，趙心源知道去通報，所以很有耐性在門口站着。

只不過片刻工夫，一陣雜沓的脚步聲傳來。

當先一人，怕沒有七十歲，但那雙眼睛，兇光熠熠，好像老虎想吃人一般。

鐵獅子趙心源望住對方，表面上神色不變，心底也不禁暗自警惕，此人却不能以理制服，看來免不了大動干戈，千里馬場要引起戰端了！

「閣下是鐵獅子？」老人宏聲問。

「正是趙心源！」

「好氣派，請到內廳待茶！」老人伸手肅客。

「不敢！」鐵獅子趙心源眞個不同凡响，若無其事般昂然走進大門去。

朱家的財富，在大江南北，也算是有名的人家，鐵獅子趙心源暗暗歎息，富而好禮的人到底少，他們利用錢做盡壞事，眞是太可惜了！

一走進大廳，氣氛立即嚴肅起來，鐵獅子朝內一看，就知道如今已闖入龍潭虎穴，看來朱家不肯善了！

十五人，列坐兩旁客位上，當先一人，滿頭白髮，連眉毛都是雪白如銀，這正是武林中人談虎色變的大魔頭，雪魔向傲天。

第二人却是位商賈一樣的人，大約四十來歲，笑嘻嘻的一團和氣，正是天下聞名的笑面煞談伍。

再下去七人一色淸的紅衣，那形態，誰都知道是巴山七虎，餘下六人却穿黃衫，肩上一律露出刀柄，呆板的面色，令人看了心寒，能坐在這兒，當然不是簡單脚色，江南六怪豈是尋常江湖道。

鐵獅子趙心源愈看愈心寒，僅此大廳內十五人，在武林中已是舉足輕重，任何一個跑出去，都是狠脚色，如今會合在一起，這股力量的確不可小覷呢！

自朱老頭坐定後，火藥性更加强烈，他一句話也不說，坐在上首，冷竣地的望住鐵獅子周心源。

雪魔向傲天，笑面煞談伍，巴山七虎與江南六怪，三十道冷電般的目光，不亞於三十道利劍，在他們眼中看來，鐵獅子趙心源如今已是一隻籠中的小貓，任意割宰！

這情況下，鐵獅子趙心源依然神色不變，朗笑一聲道：「趙某今日來貴府，原抱着一片熱誠，江湖仇殺根本就是武林之大害，更別說爲了無關重要的小事，千里馬場厭意化干戈爲玉帛，如今只看朱家的意思了！」

「嘿嘿……」朱老頭一陣冷笑，笑聲中透出輕蔑不屑與自負，好半晌才道：「不說別的，我兒子一條手臂與幾位朋友的威名，怎麼處置？」

「說起原因，朱家尋釁在先，設伏在後，穆家爲了保命而戰，那又是在不得已情況下，僥倖傷人，說起武功，他們只怕連邊都沾不上！」鐵獅子趙心源淡淡道。

這是事實，自己人回來且如此說，朱老頭聽了，幾乎氣得吐血，他一向好强好勝，千里馬場兩名後生小子，接二連三的將朱家高手打敗，朱老頭眞氣瘋了，經鐵獅子趙心源一提，更加怒發如狂！

巴山七虎老二，瘋虎余素首先忍不住，站起來道：「姓趙的，你隻身來到我們這兒，大概是自負一身本事，不把我們兄弟瞧在眼裏，嘿嘿，姓余的首先不服，倒要伸量伸量名震江湖的霸拳！」

鐵獅子趙心源向來胆識豪壯，雖然陷身虎穴，仍然毫不在乎，談笑自若，宏聲道：「趙某不會叫朋友失望！」

「好狂！」大廳內全是一等一的高手，見鐵獅子趙心源一副旁若無人神態，心內也不禁暗自惱怒，齊聲喝罵。

「哈哈，走江湖，玩命的，沒有什麼其它的本事，這胆識麼，倒也不敢妄自菲薄！」鐵獅子趙心源朗笑道。

「來，來，我們試試！」瘋虎余素跳起來。

鐵獅子趙心源當仁不謙，緩緩站起身，走向場中，一副從容不迫神態，似乎並未把對方放在眼內。

瘋虎余素大怒，猛喝一聲：「殺！」瘋虎拳狂風驟雨般擊出。

「嘿！」趙心源身形一凝，右拳直擊，驟眼看去，那一拳相當簡單，可是，處身其中的瘋虎余素，却好像魚兒入網一般，無論向那方向，都無法逃走！

「砰！」的聲大响，瘋虎余素給打得飛了起來，直挺挺的躺在地上動也不動。

招式很簡單，却極有效，一招制敵，霸拳的威名，確實名不虛傳！

大廳內所有的人全站起來了！

「抱歉，多多得罪！」鐵獅子趙心源微微拱手，然後退回到椅上坐下。

巴山七虎其中六虎好半响，才回過神來，立即跳出來紛紛怒喝：「老小子，你用什麼手法傷了我們兄弟！」

鐵獅子趙心源仰面微笑，根本不予回答。

「殺！」六虎頓時大怒，暴跳如雷，不顧一切，齊衝上前，拳脚交加，全用重手法，存心要人性命！

「嘿！」鐵獅子趙心源陡地一聲悶哼，雙眼神光暴射，雙拳擊出，最多不會超過二十拳，巴山七虎全倒下了，看上去就像中了邪法一般！

對付一人，還可以說過去；面對六人，仍然有此不可抗拒的威力，這眞令得廳內的高手震駭莫名！

朱老頭兩隻牛眼幾乎要噴出火來，鐵獅子趙心源的無敵霸拳，令他喪盡威風還在其次，眼見敵人仍然大模大樣坐着，仍然無法奈何人家，這口氣實在難忍！

雪魔向傲天與笑面煞談伍不動聲色，安坐如故。

「一齊上，與我宰了這老小子！」朱老頭再也忍不住，吼叫如雷。

「颼！」江南六怪聽命行動，身形展處，將鐵獅子趙心源圍在中間。

「眞不講理麼！」鐵獅子趙心源笑說，雙拳已經擊出，面前兩怪應聲飛起，又撞在另外二怪身上，剩下二怪幾乎駭傻了，望住面前的鐵獅子，像看着什麼妖怪一般！

「颼！」笑面煞談伍却在這時，身形如電，連個招呼也未打，猛攻對方下盤。

鐵獅子趙心源猝不提防，連連倒退，一時雖未敗，但已捉襟見肘，疲於奔命。

雪魔向傲天雙目注視場中，待鐵獅子趙心源來到面前，右掌倏劈，手臂陡地比原來長了五寸，鐵獅子大驚，鐵拳揮出，打中向傲天掌心，突然，一股寒氣自手上透入，不由機伶伶打了個冷戰。

「嘿嘿嘿！」雪魔向傲天身形又坐回椅中，發出得意已極的冷笑。

鐵獅子趙心源暗吸口眞氣，將手臂上那股不斷上升的寒氣逼住，雙脚狂蹬，人已凌霄衝起，屋頂給打了個大洞，雙臂疾振，穿洞而出，不敢怠慢，越過幾重庭院，趕回千里馬場。

大夥兒一看趙心源回來，全都喜出望外，細看之下，臉色慘白，神情也不對。

「爸爸！」趙沁芳趕上前去拖手，握住的好像是冰塊，不由大驚，急得直流眼淚！

「趙老哥，中了玄冰掌！」穆子游見多識廣，急道。

鐵獅子趙心源點了點頭，牙齒冷得打震，格格格响個不停。

「升炭爐！」穆子游揚聲吩咐一聲，立刻引鐵獅子趙心源到客廳坐下運氣，抗拒玄冰掌力侵襲，同時運掌貼在心口，將一口性命交修的內家眞氣透入，才多少驅逐了玄冰寒氣。

但是，一天一夜，穆子游費了九牛二虎之力，仍然沒有多大功效，他不由暗中焦急，這玄冰掌，爲武林中十三邪門武功之一，極難解救，除非有靈丹妙藥，或可解救，一時間又那去找呢！

趙沁芳不吃不睡，陪伴着老父，那眼淚一直未停過，即使鐵石心腸的人見了，只怕也……

正當大家愁眉苦面之時，高則正突然來[illegible]趙沁芳道：「姑娘，你想不想救你父親！」

「我當然想，那怕是用我性命來換！」趙沁芳垂淚道。

「哪，這兒有解藥一顆，給趙大俠服下，你千萬不能說出是誰所賜，因爲暗中相救的大俠一再吩咐！」高則正鄭重囑咐道。

「我一定守口如瓶！」趙沁芳喜道。

「嗯，你快拿去給令尊服下！」高則

正說時，送上一顆藥丸。

鐵獅子趙心源已經是半昏迷狀態，迷迷糊糊吞下女兒送來的藥丸。

正在這時，外邊傳來嘈聲！

高則正趕緊走出去，只見十幾名公差，由一名捕頭領着，大模大樣闖進客廳。

「這是什麼人？」捕頭揚聲道。

「穆某的結拜義兄？」穆子游答道。

「哪，這人在朱家打架傷人，犯了罪，今天要帶上衙門去問罪！」捕頭道。

穆子游怒火上衝，伸手就想打人，但他到底是江湖上打過滾的人，知道這完全是朱家鬼計，立刻按下性子，拱手道：「張捕頭，你當然知道，這是什麼回事，我這位老大哥，一番好意去朱家勸解，遭朱家殺手圍攻，中了玄冰掌，如今是危在旦夕，朱家財大勢大，如今又驚動官府，你說，這還有天理國法麼！」

穆子游說得不錯，捕頭在這塊地方，怎會不知道底細，但上命遣差，他可能奉命行事而已！

「這樣吧！」穆子游明白對方苦衷，接着道：「五天後，在下親到縣衙報到，向縣太爺說明一切，甚至穆某人可以先住在大牢，待調查明白，然後再放我出來可好！」

以穆子游的身份，而且還有一身武功，逼得急了，放開手，別說他們這班公差，只怕朱家羣集的高手，也有所顧忌，想到此處，張捕頭立即道：「好吧，穆塲主是有身份的武林大豪，兄弟担上關係，拚着給縣太爺責罵，信過你一次，五日後，兄弟們在縣衙等你！」

「好，張捕頭夠朋友，穆子游記得今日之事，日後再說吧！」穆子游一時才放下心頭塊大石。

「告辭！」張捕頭率領十幾名公差轉身走出馬塲。

「可恨！」待公差們走後，穆子游越想越氣，一拍桌子，胸中怒火頓時爆發開來，他再不能忍了，對方根本就在趕盡殺絕，退讓容忍仍然無法苟全，只好拚了！

鐵獅子趙心源服下靈藥，寒毒清除，深深吸口氣，緩緩站起身來。

「老哥，你好了麼？」穆子游見了，驚喜問道。

「我們到朱家去玩玩，看看他們到底……」鐵獅子趙心源懶得說其中原委，究竟怎樣好的，他自己也說不上來；但朱家卑鄙手段，却令人髮指，鐵獅子趙心源再也忍不住，決心要報此一箭之仇。

「好，我們晚上去！」穆子游一想，決心拚個明白。

陸士揚與穆清賢兄妹等年青高人，內心對於朱家，又何嘗不是恨透了，由於穆子游主張息事寧人，他們小兄弟又有何辦法，只好悶在心裏。

千里馬塲這下子頓時熱鬧起來，個個磨拳擦掌，準備殺個痛快！

趙沁芳却一個人悄悄地去找高則正，因爲一顆靈藥救了她父親，這比什麼都重要，她內心感激之餘，立刻表示感激。

「姑娘別再說什麼，我也是轉達他人之意，而且這事不宜宣揚，你還是別說什麼吧！」高則正道。

「高大哥，無論怎麼說，小妹心內眞正感激你：我只有一個爸爸，相依爲命，那玄冰掌，可不是平常丹藥可以解救，這等貴重靈藥，可說是無價之寶，小妹別無長物，此身決定侍奉大哥，我這心意立定，是不會改變了！」趙沁芳神色堅毅，似乎決定這樣做。

「姑娘怎可以這樣說，我只是一名馬夫，怎當得起你這番好意！」高則正似乎手足無措。

趙沁芳不說什麼，「颼！」抽出把小劍，指住心口，望住高則正，只要一個不字出口，她就會自殺，高則正碰到這情況，只有束手就縛的份兒，根本毫無招架之力。

他只有點頭，而且是拚命的點頭；他似乎是與自己拚命，給人家當面威脅住，乖乖的束手就縛，毫無招架餘地，這是何等可恨之事！

「噹！」小劍落地，趙沁芳笑靨如花，露出無限得意，柔情如水說道：「謝謝你！」

「唉！」高則正深深嘆口氣，也不說什麼，獨個兒走出千里馬塲去。

趙沁芳一步一趨，跟在後面。

高則正雖未回頭看，仍然聽得清楚，霍然轉身冷冷問道：「你跟着我幹嗎！」

「自今而後，我要永遠跟着你！」趙沁芳認眞道。

高則正眼中幾乎要噴火，他看到趙沁芳莊重神色，知道多說無用，無奈何深深嘆口氣，轉身走去。

走着走着，他已來到朱家門前。

「你想幹什麼？」趙沁芳駭然問。

「在此等着，片刻後我自然會出來，別亂跑！」高則正說罷，也不理會她有何反應，筆直朝大門內闖。

「小子，你朝什麼？」豪奴們轟然大喝。

「向大爺叫小的來做衣服！」高則正傻兮兮的回答。

「哦，原來是向大爺叫你來的，快進去！」

高別正很容易走進大門，他雖未來過，但也聽說過，很快找到雪魔向傲天住處，那是個獨立大院，清幽高雅，朱家顯然很尊重雪魔，當然也是因爲他的强悍武功，朱家自然依爲靠山。

不經招呼，誰也不能進入這院子。

高則正輕鬆走進來，四周無人，正好行事，他決定痛痛快快幹一塲，於是輕輕咳了聲。

「小子，你是什麼人！」聲音冷峻無情，正是雪魔向傲天的聲音。

「來和你比武的人！」高則正笑道。

雪魔向傲天眉頭微皺，朱家大院，豈是常人可以任意出入，這小子外表毫不起眼，既然說此話，必有其原因，莫非朱家人派來試驗的麼！

「別瞎思疑了，勝者爲王，敗者爲寇，你總不會害怕退縮吧！」高則正笑道。

「來吧！」雪魔向傲天很討厭高則正的笑容，這笑容無異是一種侮辱，他怎能忍受得了，當下決心施展殺手。

高則正明白對方心意，仍然毫不在意，緩步走向前去。

雙臂疾振，已將玄冰掌運足十成功力，一股白茫茫的寒氣由指尖運出。

高則正對此也不敢大意，深深吸口眞氣，將三陽眞氣調純，全身上下，佈滿道家至大至剛的護身眞氣，可以說是百邪不侵。

「殺！」雪魔向傲天猛喝一聲，玄冰掌發出，那眞是不可輕視的奇門毒掌，附近的空氣也結點霜露，普通人只要站點邊，立即會凍僵而死！

但是，高則正這三陽眞氣，屬道家秘傳，乃是玄門無上法門，至大至剛的純陽眞氣，剛好是玄冰掌的尅星，高則正全力施爲，一股火焰般的勁氣破空而出，朝前衝去，威不可當！

「嗤！」兩股眞氣相逢，頓時化成一大片烟霧，滿空寒氣似乎給這內家眞火化煉爲水氣，四下消散！

蹬蹬蹬，雪魔向傲天往後連退三步，渾身頓時像洩了氣的皮球一般，爛泥般癱瘓在地上，委頓不堪，仗以横行天下的玄冰掌力，給對方破了！高則正不說什麼，冷峻地望住對方，屹立如山。

「拿命來！」陡地一聲大喝，一道腥風四溢的墨劍，快如閃電般由後面刺到。

高則正聽聲，身形微倒，在間不容髮之際，讓過劍鋒，右掌輕揮，疾拍而出，剛好擊中來人左肘，「撲！」的聲輕响，那人隨着自己的衝勢，直飛出一丈多遠才倒下，正是笑面煞談伍。

這二人是朱家仗爲爲惡的靠山，高則正只不過舉手之勞，就將他們毀去，看來朱家也要惡貫滿盈，自食共果！高則正心內暗嘆，緩緩走出園去。

突然，他站住脚步，朱老頭正率領一班爪牙，横擋前面去路。

高則正平靜地望住他們，一言不發。

「殺！」朱老頭怒發如狂，暴喝一聲，首先衝到，手下七子九孫也隨着衆人衝到！到這時候，高則正還客氣什麼，下手毫不容情，身形如電在人羣中飛快游走，掌指揮動處，人影紛紛倒地，片刻間已經躺在地上，非死即傷。朱家人更慘，他們沒有受傷，却全部點中穴道，並不是普通的軟麻穴那樣簡單，這是高則正師門秘技，他爲了懲罰朱家，才施此毒手。

「五日後，你們決心改過自新，我自會來解救；否則，你們可有生不如死的份兒，好好記住，我們暫時再見！」高則正說完，緩步走出大門去。

趙沁芳一見，如護至寶，再也顧不得什麼，疾衝上前怨道：「你在裏面幹什麼，呆那麼久，害得我担老半天的心事！」

「沒有什麼，我們回去吧！」高則正淡淡道。

當晚，高別正悄然離開了千里馬塲，待穆家人自朱家回來後，才知道是高則正的身份，大夥兒仍然測不透這位年青人的來歷。他暗中救了千里馬塲，不顧居功，悄然離去，到底是何原故？

穆靈韻與趙沁芳兩位少女，她們妙目中盈含淚光，雖未說什麼，二人芳心中已經深深印下了影子。她們相信，以後一定能找到這位少年俠士！

陽光普照下，千里馬塲又恢復了太平！大夥兒以後安安穩穩地享受這太平！

（全文完）

練功秘訣之二十五

合盤掌

靈空子

合盤掌與拳法之中之搓切手相同，但彼則爲攻禦之法，此則制敵之一種功夫耳。練法亦頗簡單，初時用粗約手指，長約尺許之竹筷三十四枝集爲一束，兩端用細絲紘緊縛數匝，必使筷之中間，毫無空隙，緊緊相軋，絲毫不能移動，（若一時不易紮緊，可於空隙中，再將筷增加插入之。）然後用兩手各握一端，向相對處旋轉，如右手向內力旋，左手則向外力旋是也。旋至力盡時，略略休息，然後再用兩掌相對，緊夾筷之中部，竭力搓擦之，日行若干度，先時筷固緊束，絲毫不能轉動，及一二年後。則功效漸著，旋時能拗之使斜曲，搓擦之則亦能移動，各筷相軋，察察作聲矣。然後更易竹筷爲鐵筷，如法練習之，亦一二年之久。則拇指粗之鐵筷，已細不盈小指，而長度則增加一倍以上，千日之功，於此可見一班，至此則完全成功，以後無論遇何物，舉手一搓立時碎，縱鐵石之堅，亦不能之與相抗，遑論乎我人血肉之軀矣。往往見前人筆記中所載搓樹作薪，擦竹成帚，手指粗細之鐵絲，舉手一搓，絞而當門，用以代鎖等等事迹，想即練習此合盤手功夫，有以致此也。俗有只要功夫深，鐵杵磨成針諺之。我於練功也亦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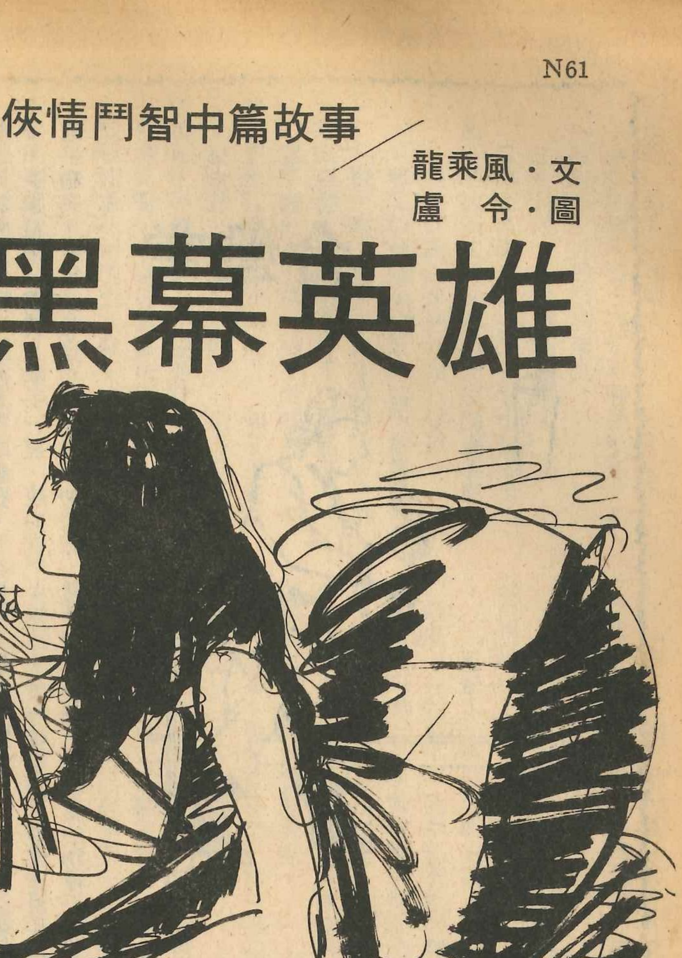
合盤掌



俠情鬥智中篇故事

黑幕英雄

龍乘風・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練大通帶了兩個日本浪人——池竹太郎、坂秀夫來到朋朋館飲食舖，這朋朋館的老闆孫老九一見三個人進來，便面現不悅之色，蓋因該館的方師傅曾被練大通害得家破人亡，練大通目睹孫老九不予慇懃招呼，即時怒火中燒，乃對孫老九打罵兼施，豈料金大將突然出現，為之打抱不平，扭斷練大通的脚，池竹太郎憤然出手，攻擊金大將，却被金大將一拳打倒在地，坂秀夫冷眼旁觀這一場打鬥，已知金大將不是庸手，隨即拔出一把東洋刀，向金大將挑戰，金大將不敢怠慢，連忙抽出一柄小斧，準備作戰，這時雙方已針鋒相對，如箭在弦……

煞氣籠黑道　多是為紅顏

（一）殺妻之仇

雖然劍拔弩張，雖然每個人都認為金大將與坂秀夫這一戰勢難避免，但就在坂秀夫已準備開始發招的時候，鄔木郎突然來了。他是坐着一輛風馳電掣的汽車而來的。

他像是一股旋風般捲入朋朋館內，第一句說話是：「誰都別動手!」

坂秀夫臉龐的肌肉一陣跳躍，目光陰晴不定。

他的刀還沒有回鞘。

但金大將的短斧却已「篤」的一聲，砍在一張木桌之上。

他的意思是，只要坂秀夫不動手，他的斧頭也可以就這樣擱在桌子上。

但坂秀夫若繼續動刀子，他也可以隨時奉陪。

鄔木郎朗聲一笑：「金兄能給在下這個面子，在下是感激不盡。」

坂秀夫臉上毫無表情，但終於也把刀插回鞘內。

鄔木郎忽然走到他的耳畔，低聲的說：「老闆要見你和池竹先生。」

鄔木郎的聲音雖然很低，但却可以讓金大將聽得很清楚。

坂秀夫面色沉重。

鄔木郎身後還有兩個灰衣漢子。

鄔木郎下令，叫他們扶着池竹太郎和練大通離去。

金大將沒有理會他們怎樣，又坐在那張桌子旁，不斷自斟自飲。

直到坂秀夫等人都離去後，鄔木郎也坐了下來。

「金兄，一別數年，還是不減昔年威武。」

金大將總算瞧了他一眼，緩緩道：「一別數年，鄔老弟已是田大亨眼前的大紅人，金某也着實佩服!佩服!」

鄔木郎嘆了口氣道：「金兄，回想昔日，咱們好歹也是同甘共苦的兄弟……」

金大將冷笑：「共苦則有之，但却幾曾同嚐甘味?」

「唉，這是甚麼話了?」鄔木郎眉頭一皺，道：「實不相瞞，這幾天以來，小弟一直到處找尋金兄的下落。」

金大將「哼」的一聲：「你現在找到了，是不是想一刀殺了我?」

鄔木郎嘆了口氣，沒有回答，却從懷裏摸出一大叠鈔票。

金大將眼色陡的一變：「這算是甚麼意思?」

鄔木郎道：「這裏是一萬五千塊。」

「一萬五千塊?」

「不錯，其中有一萬塊是田五爺還給你的。」

「他為甚麼要還給我一萬塊?」金大將聽見了「田五爺」這三個字，臉上的顏色更不好看。

鄔木郎道：「三年前，你在田老闆的家裏輸了一萬塊，那是騙局。」

金大將冷笑：「他總算肯承認自己是個老騙子了。」

「金兄，你是錯怪好人了，」鄔木郎長長的嘆了口氣，接道：「當日那場賭局，田老闆也輸了八九千，直到後來，他老人家才查出，原來賭局裏的胡二痲子，在暗中玩弄手法!」

「胡二痲子?就是那個老是抓好牌，輸小錢贏大注的胡二痲子?」

「嗯，就是這個騙子!」

「哼，這廝可惡，他在哪裏?」

「黃泉下。」

「甚麼?」

鄔木郎冷冷一笑：「這姓胡的不知好歹，竟敢騙到田公館頭上，田老闆輸掉一萬八千，還不算甚麼，但連累及他的朋友，這就是大大的該死。」

「他的確該死。」金大將恨恨的說。

「所以嘛，他現在已死了。」

「病死的?」

「不，是給田老闆派人把他活活打死的!」鄔木郎笑了笑，忽然用拇指指着自己的鼻尖：「活活打死那個騙子的人，就是小弟。」

金大將眼中發出了光，大笑道：「打得好!你不愧是金某的好兄弟!」

鄔木郎笑了笑：「所以，你若一直都惱恨田五爺，那是怪錯好人了。」

金大將連連點頭，忽然拿起桌上的鈔票：「這萬五塊是怎麼一回事?」

鄔木郎道：「其中有一萬塊，本來就是屬於你的，當日小弟活活打死胡二痲子後，就從他的家裏找到好幾萬塊，你給他騙了一萬塊，此刻自當完璧歸趙。」

金大將沉吟着，道：「還有五千塊又怎樣?」

鄔木郎的表情忽然變得很嚴肅。

他沉着嗓子，慢慢的說：「田五爺現在很不妙，你一定要幫他一把。」

金大將一怔。

鄔木郎嘆了口氣，接道：「這三年來，他一直都給姓唐的欺負，再弄下去，恐怕他的江山再也保不住了。」

「有這種事?」金大將站直了身子，目中忽然像是有火燄在燃燒着：「你說那姓唐的，是不是唐船?」

「不是他還是誰?」

「唐船!他奶奶的直娘賊，老子早就想把他一片一片的撕下來!」

鄔木郎似是嚇了一跳：「金兄，看樣子，你莫非和他有些過節?」

「不是有點過節，是深仇大恨!」金大將抓起一樽酒，一口氣把它喝完，「這小子殺了我的未婚妻!」

「甚麼?竟有這等事?」鄔木郞臉色驟變，一副又驚又詫，又同情的樣子。

金大將胸膛起伏，怒容滿面，似是恨不得馬上去找唐船，把他一刀一刀的卸開幾十塊!

鄔木郎搖頭嘆息，道：「想不到咱們竟是敵愾同仇，若不幹掉那姓唐的小子，咱們以後休想在這裏抬起頭來做人。」

金大將突然把酒瓶敲碎，咬牙切齒的說：「只要能把這廝卸開八十塊，老子就算做人做鬼都沒關係!」

鄔木郎握着了他的手，點頭道：「金兄說得一些也不錯，這姓唐的惡賊罪惡貫盈，這一次他是絕對跑不了的!」

金大將又指着那叠鈔票：「這萬五塊錢……」

「常言有道，朝廷不遣餓兵，餘下來的五千塊，是田老闆送給金兄的一點小意思。」

「這……怎麼行?」

「別計較這點小數目，田老闆也不是那種視財如命的人，只要你別再對他有所誤會，區區一萬幾千，誰也不必須放在心上。」

「鄔老弟，你說得對，那唐船，老子一定不會放過他!」

這時候，陰雲密佈的老天終於下起大雨。時間還未到九點，是上午八點五十七分。

× × ×

雨雖大，却留不住金大將。

他要走的時候，就算外面雷電交加，風雨大作，也是攔不住他的。

鄔木郎盯着他那高大的背影，嘴角間露出了得意的微笑。

到了九點三十分，他在田五爺的辦公室裏，向田五爺作了一個很簡短的報告。

他說：「從現在開始，金大將已是我們的朋友。」

田懷邦有不少敵人，也有不少朋友。

對他來說，多一個朋友是好事，少一個敵人更是上上大吉。

所以，他對鄔木郎的報告感到很滿意，雖然，他在金大將的身上已花掉了一萬五千塊。

（二）

「又下大雨，煩死了。」

貝琪兒站在舖着意大利雲石的露台上，嘟起了櫻桃小嘴，不斷的在埋怨。

她穿着一件青青藍藍的長裙，裙雖然寬敞一點，但却還遮掩不住她那逐漸成熟、苗條而美麗的身材。

她現在已快十八歲了，從她懂事以來，一直都沒有吃過半點苦，可以說，她是在嬌生慣養的的情況下長大的。

她是貝天鴻的獨生女兒，只要她高興，貝天鴻甚至可以派人把天上所有的星星都摘下來，讓這些星星掛在她的頸子上。

幸好她一直都沒有提出過這種要求，貝天鴻自也不必為「摘星星」而煩惱。

現在掛在貝琪兒雪白頸子上的，是一串珍珠項鍊。她頸子上的每一顆珍珠，都是那麼光滑明亮，令人爲之目眩。

但和她那美麗的而嬌憨的臉龐相比下來，這一串珍珠項鍊也就不算得怎樣好看了。

她有天生麗質，她有良好的家境，她有一個疼愛自己，而且，又是兩家銀行的董事長的父親，又還有甚麼事會令她感到不如意？

但她現在的確很不高興。

是因爲下雨而令她感到煩惱？

不。

令她感到煩惱的並不是這些雨，而是壁上的時鐘。

時鐘告訴她，現在已經是十一點三十分了，但原本答應她十點正就來到這裏的唐船，直到現在還是不見踪影。

唐船在她的心中，是個品貌堂堂，身體結實而高大的好男兒。尤其是當他穿着剪裁合度，筆挺鮮明西裝的時候，更是顯得他份外英挺、瀟洒迷人。

她是在半年前的一個宴會上，認識唐船的。

唐船是個年青的商家，他手段靈活，頭腦精明，連她的父親貝天鴻都讚譽他是個了不起的人才。

貝天鴻並不是個保守的男人，只要女兒喜歡，他從來不干涉女兒的私事。

唐船是一表人材，貝琪兒又那麼喜歡他，看來這一門親事，最少已有了八九分光。

這一天，貝小姐本來是心情開朗，有如出籠小鳥的。

但隨着時間一分一秒的消逝，她的心情已逐漸消逝，變得焦躁、不安，而且還很生氣。

她忽然大聲呼叫：「小安！」

小安不是個男人，而是個小丫頭。

她的年紀比貝琪兒只大一點點，平時都是侍候着小姐。

聽見了小姐發脾氣的呼喚，小安連跑帶跌的走了進來。

「小姐……」

貝琪兒鼓起了腮：「大安在不在？」

「這時候大概還在罷。」

貝琪兒隨手挽起了一個銀袋，說：「我們走。」

「走？走往哪兒，唐先生不是說今天來嗎？」

「住嘴，妳以後永遠也別再提那姓唐的，不然，掌妳的嘴！」

小安舌頭一伸，甚麼話也不敢再說。

貝琪兒的心腸並不壞，她平時對小安是蠻好的。

但她的脾氣，一旦發作起來，却也是很嚇人的，小安給她掌嘴，並不是甚麼奇事。

她只好小心翼翼的陪伴着小姐。

她心裏已知道，令小姐大發脾氣的人．就是那風度翩翩的唐先生。

看看壁上的時鐘，已快十二點了，唐先生還沒有來，又難怪小姐生氣。

人家畢竟是嬌生慣養，給父親寵壞了的小姐嘛，約了小姐十點正，十二點還不見影子，也確是太目中無人了。

想到這裏，小安也替小姐生氣起來。

主僕二人，氣沖沖的找着了大安。

小安是個小丫頭，大安却是個木頭般的司機。

他的臉孔四四方方，連十根手指也是又粗又短。

他的身材矮而不瘦，却又不能說他是個小胖子，總而言之，他眞的很像一塊木頭。

尤其是他臉上的表情，永遠都是那麼平淡木訥，笑的時候不像笑，哭的時候也不像是在哭。據說，他的本領只有一種，那就是懂得開汽車。

× × ×

「小姐，去甚麼地方？」小安問。

「甚麼地方都去，最好把我們載到天堂！」貝琪兒賭氣地回答。

小安皺了皺眉，然後告訴大安：「我們去兜風，看看雨景。」

下大雨的時候去「兜風」，「看雨景」，挺夠意思罷？

大安甚麼也沒有問，甚麼也沒有說，口裏啣着一根香烟，把車駛離了貝宅。

車子還沒有駛出去馬路，貝琪兒已嚷叫着：「把烟丟掉，討厭！」

大安很聽話，立刻就把烟丟掉。

車子裏的的氣氛很沉肅。

車外的世界，儘被滂沱大雨籠罩着。

（三）

車速開始時並不快，在貝琪兒的感覺中，就像是背上有塊大硬殼的蝸牛在爬行着。

「開快一點，越快越好！」她催促大安。

大安於是加油，車速快了不少。

雖然外面滂沱，貝琪兒却把汽車的窗子開着，任由大雨迎面衝進來。

小安本來不敢說甚麼，但最後仍然忍不住說：「這樣會着涼的。」

她的話才說完，臉上忽然已火辣辣的捱了一記耳光。

她大吃一驚。

給小姐打耳光，對她來說並不是一件太可怕、太嚴重的事。

但這一次她却無法不又驚又怒。

因爲打她這個耳光的人，並不是小姐，而是那你木頭般的司機大安。

× × ×

大安在貝家裏工作了五年，一向都很安份守己，從來都沒有幹過半點越軌的事情。

誰也想不到，他也居然會揍人，而且還揍女人。

小安固然又驚又怒，貝琪兒也是臉如土色，厲聲喝道：「大安，你瘋了。」

大安仍然駕駛着車子，臉上的神態却已變得猙獰可怖，就像是一隻原形畢露的惡毒豺狼。

貝琪兒怒叫道：「停車！停車！你竟然敢在我的面前打小安？」

大安沒有停車，車速反而更快。

貝琪兒怒不可遏，突然伸手去抓大安的頸子。

別瞧她是個女兒家，發起狠勁的時候，這一抓也是非同小可。

大安的頸上，登時被抓出五道血痕。

大安終於說話了。

他冷冷的說：「小姐，妳再動手，這輛車子立刻就要駛進大江裏。

這時候，車子正在大江邊的公路上行走。

「不！」小安急叫：「小姐不懂游泳的。」

貝琪兒却說：「不怕，他敢淹死我，就算他是條好漢。」

她還要打大安，但小安却已又急又怕．哭了起來。

小安這麼一哭，貝琪兒却反而靜了下來。

她緊緊的抱着小安，在她耳畔說：「別怕，我們不會有事的，遲早我要他知道後悔？」

大安嘿嘿一笑：「知道後悔的不是我．而是妳們，今天妳們實在是不該出來兜風看雨的。」

車子飛快地向一座貨倉駛去。

貨倉大門關閉了一半，但餘下來的一半還是可以讓這輛汽車駛入。

貝琪兒心中生氣，暗罵：「我叫你把我們載到天堂，你却把我們送進貨倉裏去，看你敢弄些甚麼花樣！」

她忽然說：「大安，明人面前不說暗話，你想要多少錢，儘管開口好了。」

「錢是其次之物。」

「那麼你想要甚麼？」

車子駛進黑沉沉的貨倉，裏面居然空無一人。

車子終於停下。

大安燃着了第二根香烟，目不轉睛的瞧着小安，良久才慢慢的說：「我想強姦了妳。」

外面滂沱大雨的聲音，在這黑沉沉的貨倉裏已變得虛無飄渺，小安和貝琪兒只能聽見自己的呼吸和心跳聲。

還有的，就是大安的獰笑聲。

若非親眼看見，貝琪兒實在很難相信．一向沉默寡言的司機大安，竟然會有這一副醜惡的面孔。

車廂裏，貝琪兒不斷的暗中摸索。

驀地，她在座椅上，摸到了一個酒瓶子。

她的父親貝天鴻經常喝得酩酊大醉而回，這個酒瓶必然是他留下來的。

貝琪兒的手剛摸着這個酒瓶，立刻就抓緊它，而且突然用力地向大安的額上擊去。

她實在很勇敢，小安却閉着眼睛不敢看。

雖然大安這人很可惡，但她還是害怕看見流血時的情形。

在她的想像中，大安必然是會頭破血流。

但她錯了。

當她再睜開眼睛的時候，大安的頭顱還是完好無恙，臉上邪惡的笑意却更濃、更可惡。

貝琪兒雪白的手腕已給大安揑着，貝天鴻留下來的酒瓶也已落在大安的手裏。

「小姐，這裏可不是貝家，妳要大發脾氣，這可錯了。」

貝琪兒知道，這次主僕二人，已落在了一個可怕的魔徒手中。

但她既不流淚，也不哀求，而且居然說：「你若眞的需要女人，而又在我們之間選擇小安的話，那麼你的眼光也未免太差了。」

大安楞住，小安却是吃了一驚。

貝琪兒却昂起了頭，挺起結實而飽滿的胸膛，大聲的接着說：「無論從任何角度看，我都比小安强，雖然她比我大一點點，但身材、樣貌、肌膚都不及我。」

大安目中果然露出了垂涎之色。

「想不到貝家小姐，居然能說出這種令人欽佩的說話。」

貝琪兒臉上的表情更驕傲，也虧她在這種時候還能驕傲起來。

大安忽然嘆了口氣，道：「其實我也很想妳，只可惜我還是只能選擇小安。」

貝琪兒怒道：「爲甚麼你一定要害小安？你既然敢幹，何不幹得出色一點，將來死也死得更風流，更轟烈。」

「更風流、更轟烈？」大安忍不住狂笑了起來，「只可惜像我這種人，既不配太風流，也不敢幹太轟烈的事。」

他忽然拿出了一綑繩索，說：「所以算來算去，我還是要强姦了妳！」

他說到最後一句說話的時候，一雙充滿邪惡慾望的眼睛，已盯在小安的胸膛之上。

這時候剛好是下午十二點三十分正。

調虎離山黑吃黑

（一）

貝家的人，向來都說大安只有一種本領，那就是開汽車。

直到這時候，貝琪兒忽然又想起了另一件事。

大安包裹粽子的手法，也是很純熟快捷的。

去年端午節，貝琪兒曾在廚房裏，親眼看見大安在包裹粽子，她還頑皮地命令他敎自己怎樣裹粽。

她學了十五分鐘，才裹了三隻不倫不類的粽子，結果由她親自把這些粽子扔進垃圾桶裏。

她興緻勃勃的學習怎樣包裹粽子，後來却覺得這種玩藝兒一點也不有趣。

想不到一年後，大安居然把她像是粽子般縛了起來。

貝琪兒恨不得把這混蛋當作粽子般吞掉。

但現在，她吞不下這混蛋，而小安却反而給這混蛋吞掉了。

小安又已急出了眼淚。

大安突然把她抱出車外。

一陣裂帛之聲，小安的衣襟已被扯開了。

她的肌膚雖然不及貝琪兒雪白，但身材也已很美麗動人。

「不！我求求你放過我，無論你要怎樣，你要甚麼，我都答應你……」

大安突然一手揪着她的頭髮，面目猙獰的說：「我若放了妳，就得姦了小姐，妳說怎樣？行不行？」

「不行！」小安咬着唇，唇已出血，「既然你一定要這樣，我只好認命了。」

大安大笑，貪婪的眼睛如有烈焰在燃燒，不住看着小安的上半截身子。

「妳這婊子，聽說妳還是個處子，我可不大相信！」大安的聲音漸漸變得低沉而嘶啞，喉頭似是乾澀得快要爆裂開來。

他的動作更進一步，繼續向小安的下半截身子侵犯。

貝琪兒狂喊。

可是，她不但被繩索縛着，連嘴巴也給堵塞着。

最可惡的是：堵塞着她嘴巴的，竟然是大安剛從脚上脫下來的一雙臭襪！

雖然她狂呼大叫，但實際上却是甚麼也叫不出來。

她自出娘胎以來，這是第一次遇到如此粗暴的遭遇，無論以後的情形怎樣，此時此刻的一切，已足够讓她畢生難忘。

縱然如此，她現在最關心的還不是自己，而是小安。

她並不是空口說白話，她眞的寧願自己受侮，也不願意眼睜睜的看着小安受到這種可怕的蹂躪。

她恨死了大安。

假如她現在手裏有一柄槍的話，那麼，她會毫不猶疑，立刻就把大安的腦袋轟碎。

但她沒有槍。

小安已危如纍巢之卵，不到半分鐘，她這一輩子的幸福，就要斷送在這淫魔手上。

然而，就在這時候，黑沉沉的貨倉裏，居然眞是响起一下槍聲。

小安幾乎是在同時立刻昏掉。

因爲就在這一刻間，她忽然看見大安的前額，出現了一個又紅又深的血洞。血立狂噴，如泉湧出。

大安瞪着眼睛，全身肌肉抽搐，似欲驚嘶怒叫。

但他甚麼也沒叫出來，嘴巴一張，又是一口鮮血咯出。

小安昏掉了，大安却蜷伏在她半裸的嬌軀上，滿臉鮮血身亡。

貝琪兒看得很清楚。

但她的表現却比小安堅强得多。

她不但沒有昏過去，而且還暗暗的叫好。

這種人類中的渣滓，實在是死有餘辜的。

但開槍把大安射殺的，又是個怎樣的人呢？

（二）

黑暗的貨倉裏，緩緩地出現了一個人高大的影子。

那是一個臉如寒霜，充滿殺機，也充滿仇恨之意的中年大漢，他慢慢的走過去，把貝琪兒嘴裏的臭襪丟掉。

貝琪兒長長的吐了口氣，良久才道：「你是甚麼人？」

這大漢的目光却像是兩把椎子，盯在貝琪兒的臉上。

「我姓金，金大將。」

「金大將？」貝琪兒也凝視着他，忽然問：「你是個將軍？」

金大將搖頭。

「我不是甚麼將軍，我只是個殺人兇手。」

貝琪兒還是很鎭定：「你不像是個兇手。」

「妳撒謊！這絕不是妳心裏的說話。」金大將冷冷一笑，「妳明知我剛才開了一槍，殺了大安！」

貝琪兒面上露出一然詫異之色：「你知道他就是大安？」

金大將說：「他叫裴大安，二十六歲．籍貫是河北人氏，對不？」

貝琪兒一呆，隨即苦笑道：「想不到對於他的來歷，你比我還更清楚。」

金大將冷冷一笑：「妳若清楚他是個怎樣的人，現在也不會落在我的手裏。」

貝琪兒臉色一變：「是你指使他把我們擄到這裏的？」

「不錯，」金大將沉聲說，「我已在這裏恭候多時，他終於還是完成任務！」

貝琪兒道：「他是你的人，你爲甚麼要殺了他？」

金大將瞳孔收縮，過了很久才慢慢的說：「難道你認爲他這種人不該殺？」

「該殺，他不該那樣對付小安的。」

「但我殺他，却不是爲了他要强姦小安。」

「那是爲甚麼？」

「他要價太高，假如我不殺他，就得付給他五千塊。」

「你用五千塊作餌，要大安把我們刦到這裏？」

「不錯，但我只想要妳一個，那小丫頭，我沒興趣。」

「五千塊！大安這條性命只值五千塊，我也是一樣！」貝琪兒冷笑不迭。

金大將盯着她，忽然說：「妳今天是不是約了唐船？」

貝琪兒的身子一陣發抖。

她想否認，但却是說不出來。

只聽得金大將冷冷的接着說：「他現在一定還是很忙，因爲他的賭塲已給踩跨了。」

「賭場？甚麼賭塲？」貝琪兒有點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妳不知道唐船是甚麼人嗎？」金大將嘿嘿一笑。

「我當然知道，他是個年青有爲的商業家。」貝琪兒振聲說。

「年青有爲的商業家？哈哈！」金大將大笑，這陣笑聲令人毛骨悚然。

「有甚麼好笑？」

「我是在笑妳太天眞、太愚蠢，竟然會相信這個騙子的說話！」

貝琪兒一陣戰慄，她忽然發覺，自己對唐船的了解，實在並不深切。

「告訴妳唐船是個怎樣的人罷！」金大將笑聲忽歛，冷冷的說道：「他是青安幫的幫主。」

「青安幫？」

「不錯，那是一個不合法的組織，他們幹的，都是些不合法的事業，例如賭場就是其中之一。」

貝琪兒的粉臉一陣煞白。

她不願相信金大將的說話。

但在心底裏，她又覺得這個高大的漢子並不是在欺騙自己。

她暗中在問：「唐船，你是個怎樣的人？」

（三）

在青安幫幫衆心目中，唐船是個很精

明，也很有領導才幹的幫主。

他們都很崇拜唐船，絕大多數人對他是相當忠心的。

唐船自繼任幫主一職以來，他的表現，令人覺得有一份安全感。

可是，近數天以來，形勢又漸漸的在改變。

田五爺一向都是青安幫的死對頭，雙方之間大有誓不兩立之勢。

沒有人能知道，雙方火併最後的結果是怎樣的？

但唐船的手下都知道，他們現在已面臨到生死關頭。

他們若要在這都市立足，就絕不能任由田五爺不斷地削弱他們的勢力。

唐船當然更明白這一點。

但他似乎也想不到，田五爺的侵襲，竟會來得這樣快。

在今天上午九點四十八分的時候，唐船已踏上簇新的轎車，準備到貝家。

他約了貝琪兒，她是一個很容易發脾氣，但心地却很善良的千金小姐。

在某些人的眼中，貝琪兒不但脾氣暴躁，而且也是一個很兇惡的姑娘。

但唐船却也同時看到了她溫馴而善良的另一面。

他和貝琪兒來往，並不是因爲她有一個富裕的父親。

貝天鴻也知道唐船的底細，但他生性豁達開明，而且覺得唐船雖然是黑道中人．但却有一股與衆不同的氣質，縱然自己的女兒喜歡他，甚至嫁了給他，也未必就是一件壞事。

當唐船在車裏的時候，心裏忽然想起了小瓶兒。

小瓶兒是他故鄉的隣居。

利青霖亦然。

唐船永遠都不會忘記，他們在少年的時候，所過的日子是多麼逍遙。

小瓶兒的眼睛，永遠都是那麼清澈明亮，她的說話，永遠都是那麼逗人歡喜。

唐船知道，小利是很喜歡小瓶兒的。

唐船也喜歡她。

他把小瓶兒從鄉下裏帶到這個大都市中，他們都不理會小利的反對。

時光似水逝，小瓶兒在這都市裏，就像是一張白紙跌進了色彩繽紛的大染缸。

她開始有壞習慣，抽烟、賭博、和那些不三不四的少年男女混在一起。

唐船開始後悔，他要制止，却已來不及。

爲了小瓶兒，利青霖也來到了這裏。

然而，小瓶兒却已幾乎忘記了他！

利青霖用盡了辦法，還是無法令小瓶兒改變，她已泥足深陷。

× × ×

現在，小瓶兒死了，她死在鄔木郎的刀下。

唐船從貝琪兒想到小瓶兒，心中不由惆悵萬分。

鄔木郎殺小瓶兒，只因爲小瓶兒是唐船最關心的一個女孩。

唐船喜歡小瓶兒，但他却知道，小瓶兒喜歡的並不是自己，而是利青霖。

但利青霖却和她有所誤會，兩口子一直都鬧得很不愉快。

唐船沒有乘虛而進。

他知道，利青霖絕不會心息，倘若自己和小瓶兒的關係更進一步，那將會是個悲劇。

所以，他轉移了目標，把自己的感情放在另一個女孩的身上。她就是貝琪兒。

這一天，唐船正要去找貝琪兒，但他忽然在車上接到了一個消息。

他的賭場，正遭遇到兇悍的襲擊。

報復——大報復

（一）

這本是一座賭場。

但這賭場現在已變成了一堆垃圾，唐船找了很久，才總算找到一張還沒有破爛的椅子。

他也沒有坐下，只是捧着這張椅子在發怔。

他並不是那種遇事慌張，毫無主意的人。

與其說他在發呆，不如說他正處於極度的憤怒中。

譚鐵是這裏的總管，他現在剛好五十歲。

但他再也活不到五十一歲了，因爲他的鼻子、眼睛和嘴巴，已沒有一件還是完整的。

彭森一直跟着唐船，他臉上的表情甚至比唐船還更難看。

「田懷邦那老混蛋，俺總有一天要他知道青安帮不是好欺負的！」

唐船在賭場裏的手下，最少已有一半以上躺在地上呻吟，還能站得起來的，已找不出幾個。

不久，利青霖也來了。

他巡視了四周片刻，皺眉道：「想不到他們幹的這麼狠。」

唐船苦笑：「小利，你都看見了，田五爺眞的想把我逼得走投無路。」

利青霖冷冷一笑：「你若早點知道別人的厲害，小瓶兒也不會死得那麼慘。」提起了小瓶兒，唐船甚麼話也說不出來。

利青霖忽然叫道：「小虎子！」

一個十八九歲，唇闊嘴大的黃衫少年走了過來。

他的右眼已給人打得高高腫起，身上也有兩三道不深不淺的傷痕。

他叫小虎子，也是這座賭場裏，利青霖唯一認識的人。

利青霖問小虎子：「你可知道，對方是誰負責這一次的侵襲？」

小虎子摸了摸腫起的右眼，道：「小的知道，他叫蕭青。」

彭森臉上陡地露出了怒意：「蕭青那混蛋，他殺了露露，又搗咱們的賭場！」

小虎子又道：「除了蕭青之外，還有一個瞎了一隻眼睛的傢伙，他好像是……」

「方獨眼？」彭森的臉色又再變了。

小虎子立刻點頭：「不錯，就是方獨眼，譚鐵總管就是給他砍死的。」

彭森氣得團團亂轉，好像巴不得立刻去找這兩人，然後用刀斧把他們兩個剁成肉醬。

唐船忽然沉下臉：「田五爺的手下，

這兩人最卑鄙，也最惡毒，此兩人不除，我們甚麼事也不必再做！」

利青霖瞧着他，很久才道：「你是不是想馬上反擊？」

唐船道：「你認爲太急促？」

「不！」利青霖淡淡的說：「他們來得這麼兒，我們的行動也就絕不能示人以弱。」

唐船道：「你願意支持我？」

利青霖目光一閃，緩緩說道：「我這樣做不是爲了你，而是爲了小瓶兒！」

唐船黯然。「我明白。」

利青霖冷冷一笑：「田懷邦、鄔木郎害死了小瓶兒，這可能是他們畢生最嚴重的一次錯誤。」

彭森却厲聲道：「我們先去幹掉蕭青和方獨眼！」

唐船在他的耳畔低聲回答。

他的回答，沒有使彭森感到失望。

這時候，外面大雨如注。

唐船雖然還沒有忘記貝琪兒的約會，但此刻他已無暇趕到貝家。

無論怎樣，他都想不到貝琪兒已因爲自己這次爽約，而落在金大將的手裏！

（二）

蕭青是個很乾淨的人。

他宰狗之後，例必洗手。

他殺人之後，例必洗澡，把別人留在自己身上的血腥氣味冲洗得乾乾淨淨。

現在，他感到渾身舒泰，因爲他剛剛洗了一個熱水澡。

他從浴房裏走出來，懶洋洋的倒在軟綿綿的床褥上。

這是他的床。

他的床上，經常都有不同類型的女人在等候着他。

理由很簡單，因爲他並不老，模樣也並不難看。

當然，其中最重要的一個理由，是因爲他肯花錢在女人的身上。

床上早已有一個半裸的女郎蜷伏着。

她背對着蕭青，似已睡的很香甜。

蕭青的手很不規矩，從這女郎的身後繞過去，不斷的在探索。

倏地，他忽然從床上跳了起來。

因爲他突然發覺，這健美的女郎已變成了一具艷屍！

× × ×

這女郎叫甚麼名字，連蕭青都不知道呢。

他只知道，她很需要錢，而他自己却又很需要女人。

這本是很公平的買賣。

但蕭青却沒想到，自己還未享受美人的溫馨，她已給人活活揑死。

就在他發現女郎已死的時候，房門突然開啓。

他看見了一個很可怕的殺人者——彭森！

（三）

彭森的目光，有如怒獅。

蕭青還是赤裸着身子，他的臉色已變得有如死人般難看。

彭森的喉嚨裏，發出一種可怕的低吼聲：「你殺了我的女人，我也殺掉你的女人，這是一件很公平的事！」

蕭青乾澀地一笑：「這的確是公平極了——」

說到「極了」二字的時候，他突然從床下抽出一把又尖又長的刀，一刀就向彭森的胸膛上刺去。

但彭森的手，遠比他的刀更快。

蕭青握刀的手忽然痲痺，就像是腕上忽然加了一副鐵銬。

彭森冷冷的看着他，而他看着的，却是任何人都不該看的地方。

蕭青只覺得全身顫抖，連血管裏的血液都已冰冷。

彭森獰笑，忽然踢起右脚，就向他最要命的地方狠狠踢去。

蕭青疼的彎腰流淚，像是瘋狗般在地上亂滾。

彭森冷冷一笑：「蕭青，你風流快活的日子已過去，露露正在下面等着你！」

蕭青已疼的滿頭大汗，雙手亂搖，道：「別殺我，我可以給你錢！」

「錢？」彭森冷笑。

蕭青喘着氣，道：「還有黃金，只要你願意，我可以把所有的錢和黃金都給了你……」

彭森已把蕭青的刀拿起，直指着他的鼻樑：「你能給我多少？十萬塊？還是黃金萬兩？」

蕭青臉如土色：「十萬塊倒沒有，但四五千還是可以的，至於黃金，我有三十多兩，數目也不算少了……」

「不算少？嘿嘿！」彭森殺氣滿面，「你可知道露露的性命，在我眼中是無價之寶？」

蕭青吶吶的說：「我……我知道……我知道……」

彭森目光如刀，冷冷的說道：「就算你眞的付給我十萬塊，再加黃金萬兩，你還是賠不起她這條性命的，你知道嗎？」

蕭青又點點頭，喘着氣說：「我知道……我知道……」

彭森的聲音忽然變得很平靜，他慢慢的說：「既然你知道，那麼休怪我對不起你！」

說到這裏，尖刀向前一送，從蕭青的鼻樑部位插了下去。

刀鋒本晶瑩雪亮，但當它從蕭青後腦穿出來的時候，已是變成「全紅」。

（四）

蕭青是個「很乾淨」的人，但方獨眼却是恰恰相反。

蕭青殺人之後，例必洗澡。

但方獨眼却並不如此。

他殺人之後，胃口總是比平時要好得多。

所以，他現在甚麼都不想，只想面對一頓豐富的飲食。

他在十字街的平陽酒家，囑咐小二，點了幾道精美的小菜，當然還少不了一瓶淸香凜冽的美酒。

這裏的糟溜魚片，紅椒炒鴨腸，油泡腰花，都是方獨眼最欣賞的。

小菜未到，先嚐一碟炸得鬆脆可口的腰果。

「的得！」

滋味無窮，人生一樂也。

但忽然間，他發覺背後來了一個人。

他自從在二十歲給一個流氓唔算，打瞎了一隻眼睛後，一直都對別人保持着高度的警惕。

他覺得有點不對，立刻霍聲轉身。

他看見了一個年青人。

一個他不認識的年青人，甚至從來沒有見過他。

但方獨眼只是看了他一眼，他那唯一的眼珠子就忽然爆裂！

× × ×

平陽酒家並不是一個很高尙的地方，在這裏，經常都有三敎九流，各式各樣的人物出現。

這裏雖然菜式不錯，但價錢却不怎樣貴，只是地方狹窄一些，而且四週環境也嫌霉氣一點。

對於方獨眼來說，這個地方很適合他，他可以脫掉鞋子，甚至可以躺在椅子之上。

但他怎樣也想不到，今天他脫掉的不是鞋子，而是自己唯一的眼睛。

他也沒有躺在椅子上，而是躺在地上痛苦的掙扎、呻吟。

在另一張桌上，有四個黑衣漢子，他們都是方獨眼的手下。

方獨眼脾氣古怪，平時吃飯，總是自據一方，並不與手下共同進食。

直到方獨眼慘呼倒地亂爬的時候，這四個漢子才發現酒家中出現了强敵。

方獨眼痛不可當，猶自在大叫大喊道：「是誰挖了我的眼睛？是誰挖了我的眼睛？」

這個年青人冷冷道：「你是不認識我的，在這城市裏，認識我的人本來就是不多。」

方獨眼的聲音嘶啞而悲愴：「你有種的，就說出你的名字！」

「利青霖，」這年青人緩緩的說：「我叫利青霖，是用一根竹筷弄瞎你的眼睛的。」

他的手裏的確有一根竹筷。

竹筷上已染滿了方獨眼的鮮血。

那四個黑衣漢子，忽然怒吼，揮刀撲前。

從他們出手的姿勢看來，他們雖然不算是一流高手，但却是兇悍已極。

他們果然是亡命之徒。

但連方獨眼都在一個照面間慘遭毒手，這四人又怎傷得了利青霖？

他們並不是沒有想到這一點。

他們所恃的，是人多勢衆，而且他們的身上，都帶着鋒利的快刀。

刀光亂閃，鮮血飛濺如雨。

四把快刀，幾乎是在同時一齊鬆手跌下。

刀光仍在半空閃爍，但却不是那些黑衣漢子的刀，而是利青霖的刀。

利青霖也有刀，而且他的刀法之精妙和快捷，對於這些黑衣漢子可以說是望塵莫及。

他們的手都受了傷。

但他們沒有怨恨利青霖，反而暗自感激他刀下留情。

利青霖的確爲他們留下了一條活路，否則剛才那一陣快刀，早已要了他們的性命。

四人面面相覷。

利青霖冷笑：「我只是要找方獨眼算帳，你們若還要硬着頭皮送死，那是與人無尤。」

方獨眼突然之間在地上抓到了一把刀子。

他咬着牙，厲聲說：「你們回去，對老闆說，方獨眼死不瞑目。」

他只是說了這幾句話，刀子已插進自己的心臟！

× × ×

四個手下匆匆走了。

剛才他們還是意氣飛揚，興高采烈的，但現在他們已變成了喪家之犬。

他們匆匆回去，向田五爺報告這個壞消息。

利青霖沒有窮追猛打，只是冷冷的站在那裏，看着方獨眼的屍體。

忽聽一人輕輕鼓掌，他背後响起了唐船的聲音：「小利果畢竟然是小利，這些年來，你的武功又再跨進了一步。」

利青霖默然，既沒有任何表示，臉上也是木無表情。

就在這時候，只見一人匆匆走進這酒家中。

唐船眼色微變，喝道：「于犟，有甚麼事？」

這人叫于犟，還不到二十五歲，是唐船手下之中，跑得最快的一人。

他並不喜歡打架，因爲他自己的拳脚功夫並不怎樣好。

但他却跑得很快，所以每當別人要揍他的時候，他都能逃掉。

但是這一次，他似乎也是「逃出來」的。

「帮主……」

他的呼吸很急促，神色顯得很緊張，他說：「貝小姐給人擄刦了！」

這時候，已是下午一點四十五分，大雨已變成微雨，但大江的浪濤，還是很洶湧。

× × ×

江邊的大貨倉，是田懷邦名下的產業之一。

金大將把貝琪兒擄刦到這裏來，他已製造了極有利的條件，來對付青安帮的唐船。

他知道唐船一定來。

他也很有信心，認爲唐船一入了這貨倉的大門之內，就永遠也不能够活着走出去！

× × ×

「唐船一定會來！」金大將已把這說話，向他的手下說了好幾遍。

大貨倉裏，幾乎已成爲他的堡壘，無論是誰想攻佔它，都絕對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小安已經甦醒過來。

她和貝琪兒互挨在一起，她的身子不斷的在顫抖。

貝琪兒不斷的在她耳邊說話，那全是安慰之辭。

直到現在，小安才發覺，自己和小姐相比，實是太不中用，太懦怯了。

唐船會不會來呢？

（未完）



沈勝衣傳奇故事

魔刀

黃鷹·著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張千戶帶了柳清風，楚烈，秦獨鶴，沈勝衣等人去找着司馬長吉，然後由司馬長吉引領他們一行五人，到一間妓院去，他們來到妓院，却不找女人溫存，而只觀賞男女褻瀆之戲，表演開始，一個身披輕紗，胴體隱現的少女仰臥於地毯上輾轉反側，狀極淫蕩，且無病呻吟，充滿挑逗，看得五人口呆目瞪，驀然，一個手執長鞭的矮老頭出現，揮鞭抽打那少女，沈勝衣一見那矮老頭，疑雲頓起，他難以判斷眼前這矮老頭是否就是日前在那道木牆下所碰見的那一個，同時他也很想探聽一下這妓院究竟是誰開的，因此便與張千戶等人繼續看下去……

鞭風虎虎响　殺機步步來

小老人的鞭子一刻也沒有停下來，好像他這種身材，這個年紀，使得動這條鞭子已經是令人意外，何況還這樣矯活？

少女的嬌軀在鞭上不住翻騰，哀呼連聲，歡樂之色却更濃。

她的姿態始終是那麽動人，一聲聲哀呼，給人的不是憐惜的感覺，反而令人心蕩神旌。

小老人却是咬牙切齒，鞭下得更急。

輕紗在鞭下裂開，一片片飛碎，少女的胴體逐漸畢露無遺，血紅的燈光下看來，仍然是那麽潔亮，令人有一種滑不留手，又充滿了彈性的感覺。

肌膚上縱橫交錯，淡淡的留下了無數道鞭痕，却只是增加了這具胴體的魅力。

一顆顆汗珠也在肌膚上冒出來，晶瑩閃亮，少女已開始露出疲態緩緩倒下去。

小老人的鞭子突然又捲至，纏住了少女的雙腕，冉一牽！

少女嚶嚀一聲，整個身子被吊起來，鞭子一落，正好掛嵌在一條柱子上的一個金鈎上。

小老人接將鞭子在手的一端往那條柱子一繞，打了一個結。

少女半身一靠，挨在柱子上，汗流更多，她的脚仍可以踩在氈子上，婉轉哀啼，更加動人。

小老人爬在氈子上，好像在沒命的喘氣。

然後他半身一轉，攤開手脚，仰臥在氈子上，全身都放鬆，眼睛也閉起來。

看樣子他好像已筋疲力盡，混身都虛脫，又好像已得到極大的滿足。

沈勝衣看到現在，仍然沒有作聲，張千戶忽然又問：「看下去？」

柳清風笑接道：「那個小老兒看情形是不會再動的了，再下去，不成我們來繼續？」

楚烈失笑道：「我們這把老骨頭，那經得這般操勞，還是讓年輕的去吧。」

沈勝衣竟然道：「很好，反正我也要一舒筋骨。」

他們看來都不想驚動小老頭與那個少女，語聲並不高。

那句話出口，沈勝衣緩緩站起了身子，張千戶四人亦蓄勢待發。

這五人都是高手中的高手，若是聯手出擊，天下間只怕還沒有什麽人能够抵擋得住，在他們五人包圍之下，那個小老人可以說插翅難飛。

却是在這個時候，事情又有了變化。

× × ×

小老人已經閉上的眼睛，在沈勝衣站起身子之後，突然又張開來。

那看來就像是突然受了很大的驚嚇，沈勝衣看在眼內，不由得大感詫異。

那個小老人憑什麽知道他們要採取行動？

連張千戶四人也以爲小老人突然張開眼睛，是這個原因。

可是他們立卽發覺並不是這樣。

那刹那，珠簾突然一陣亂响，一個人瘋虎也似疾闖進來。

一個紫衣青年。

看清楚這個紫衣青年的臉色，非獨沈勝衣，連張千戶四人，全都大感詫異，不覺長身而起。

不是別人，是艾飛雨！

快劍艾飛雨，南湖上快劍殺人的艾飛雨！

他的劍在鞘內，可是他眼中的怒火，已足以令人膽戰心驚。

若說怒火也可以燃燒，小老人這時候已經被燒成灰燼。

小老人已經嚇得從地上飛起來，縮到一條柱子後。

艾飛雨沒有追前，在那個少女旁邊停下，怒瞪着那個小老人，雙拳緊握，好像隨時都準備擊出去。

少女本來風情萬種，這時候亦已被驚惶代替，半張着嘴唇，非獨沒有聲音發出來，而且已好像冰封硬化。

小老人在柱後伸出半個腦袋，看着艾飛雨，又縮回，神態甚滑稽。

艾飛雨胸膛起伏，突然一聲怒吼：「滾出來！」

小老人掩住胸膛，好像一顆心也要給嚇得溜出來。

他終於走出來。

艾飛雨霍地手一指，尙未開口，小老人已雙手亂搖。

看樣子他對於艾飛雨畏懼得很。

艾飛雨與他到底是什麼關係？爲什麼這樣憤怒闖進來？

沈勝衣目不轉睛，一聲也不發，張千戶四人亦保持沉默，沒有採取任何行動。

艾飛雨的手指已因爲憤怒不住顫抖：「你說，你這是什麼意思？說！」

小老人又搖手，又雙手互搓，動作雖然多，却沒有話說。

艾飛雨厲聲接道：「你說，若是你不給我一個清楚明白，一個滿意的解釋，我與你沒完沒了。」

小老人雙手又一陣亂擺。「這不是我的主意。」

「不是你的是誰的！」艾飛雨咆哮。

沈勝衣聽到這裏，仍然不明白，却已聽出了一樣東西。

這個艾飛雨與他那個好朋友艾飛雨雖然容貌一樣，聲音却不同。

——這個艾飛雨難道的確不是眞的？

動念未已，小老人已應道：「這些事你應該知道，只有主人才能作主。」

「胡說！」艾飛雨嘶聲道：「主人親口答應將黛黛送給我，豈會出爾反爾。」

小老人歎了一口氣，艾飛雨轉向那個少女。「黛黛，你怎麼跟他到來這裏。」

少女嘴唇顫動，就是說不出來。

艾飛雨一頓足，轉問小老人：「你快說，是誰指使你這樣做。」

小老人道：「不是說了？」

「不會的，主人答應的事情，絕不會更改，一定是什麼人給錢你，要看你這一頓鞭子，你找不到別的人，假傳命令，騙我的黛黛到來。」

小老人還未答話，艾飛雨已轉向那些圓洞。「你們看夠了沒有，滾出來，我要剜了你們的眼睛。」

從他那兒望上去，所見的只是一個個的圓洞，他當然看不到圓洞後的是什麼人，也所以才會這樣咆哮。

張千戶笑笑。「我們該下去的了。」

沈勝衣搖手。「看下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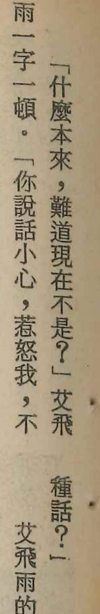
「好——」張千戶並不反對。

這時候，他們已知道那是甚麼回事。那個少女叫黛黛，已經許配給艾飛雨，小老人却找她到來鞭撻，難怪艾飛雨知道了勃然大怒，立即到來大興問罪之師。

小老人隨即嚷起來。「你怎能這樣對客人！」

「爲什麼不能？」艾飛雨又戟指小老人。「黛黛是我的，誰也不許動。」

小老人又歎了一口氣。「不錯，黛黛本來是你的……」





「什麼本來，難道現在不是？」艾飛雨一字一頓。「你說話小心，惹怒我，不要怪我對你不客氣。」

小老人一攤手。「我是說老實話，黛黛本來是你的，但現在不是了。」

艾飛雨沉聲道：「只有一個人可以說這種話，主人！」

他雖然沒有說出來，但從這句話，已可以聽出他於口中那個主人是有所避忌。

「不錯。」小老人一聳肩，「若不是主人這樣吩咐，我這個奴才，又怎敢說這種話？」

艾飛雨的面色終於變了。

× × ×

張千戶目光落在沈勝衣面上。「他只是一個奴才。」

沈勝衣沉吟着道：「以常理推測，應該是的。」

若不是奴才，又怎會孤身犯險？

張千戶接口道：「這件事看來有些奇怪。」

沈勝衣點頭，張千戶道：「我實在有些懷疑，到現在爲止，我們的一切舉動，都已在那位主人意料之內。」

秦獨鶴冷冷接道：「到現在你才懷疑嗎？」

柳清風笑笑插口：「有誰看得出那位主人在打什麼主意？」

張千戶說道：「現在已經有些眉目的了。」

沈勝衣一笑。「那位主人既然這樣希望我們看下去，爲什麼我們不看下去？」

楚烈疑惑的看着他們，好像還不太明白，可是他沒有追問，旁邊那十位司馬仙仙當然都聽得清楚，聽到這裏，她們縱然事先一些也不知情，現在也應該知道，這五個客人實在另有目的。

但是她們仍然一些反應也沒有，只陪着這五個客人看下去。

× × ×

艾飛雨的面色越來越難看，小老人那麼一說他就沉默了下去，好一會，他才道：「不會的。」



小老人歎了一口氣。「很多人都有你這個毛病，就是太相信自己的能力，認爲自己很重要。」

艾飛雨冷笑。「你說清楚一些。」

小老人道：「我跟了主人這麼多年，到現在還看不透他的心意，却是看懂了一件事。」

「什麼事？」

「對他來說，沒有人是眞正重要的，以後我不知道，但到目前爲止，的確還沒有。」

艾飛雨突然問：「這到底爲什麼？就爲了那件事？」

小老人說道：「你到底還是一個聰明人。」

艾飛雨道：「那件事我已經問許他，他也沒有表示反對。」

「那一定也沒有表示同意。」

「他是說讓他考慮一下，根據我的經驗，這所謂考慮，也就是同意。」

「錯了。」小老人拚命的搖頭，「考慮就是考慮，怎能混爲一談。」

「有例在先。」

小老人笑了笑。「我知道你是說那一件事，但你也許不知道，在考慮過之後，主人其實還是答應了的。」

艾飛雨怔住。

小老人接問：「你的記性一向都很不錯，當然不會不記得，主人到現在爲止，還沒有答應你，只是考慮。」

艾飛雨沉聲道：「若是不答應，怎麼在我第一次採取行動時，不加以阻止？」

小老人笑了笑。「因爲你在主人來說，其實並不重要。」

艾飛雨怒道：「你說話說清楚。」

小老人接道：「因爲並不重要，所以你的事主人並沒有優先考慮。」

艾飛雨又怔住。

小老人仍然是瑟縮的神情，但語聲已逐漸高起來。「想不到你還未得到他的答覆，便私自去採取行動。」

「怎麼他不阻止？」

「這只怪主人要關心的人，要處理的

事情實在太多，而你的行動又快了一些，所以，到他要制止的時候，事情已經發生了。」

艾飛雨雙手緊握，沒有作聲，小老人接道：「主人惟一滿意的就是，你的武功進展很不錯。」

艾飛雨道：「我每天苦練，也從不敢違背他的意思，所以才有這個成績。」

「連主人都滿意，你本人當然更滿意的了。」小老人搖搖頭。「若不是如此，你根本也不會闖出這個禍。」

艾飛雨喃喃地道：「他不是答應過我，一定會讓我還了心願。」

「主人是這樣答應過，因爲那時候，無論你怎樣做，都是你一人的事情。」

「這之前，我從未見過他考慮一件事，需要考慮那麼久。」

「據說那只有三天。」

「三天，並不是一個很短的時間，那三天之內，我已經三次表示要見他一問結果。」

「可惜那三天之內，他要見的人實在太多，所以這件事，嚴格說起來——」小老人忽然閉上嘴巴。

「你不敢說主人的不是？」

「不敢。」小老人笑了笑。

「那我說——」艾飛雨沉着聲音。「嚴格說起來，他應該也要負責。」

小老人笑笑。「話又得說回來，你也該想想，自己是不是這樣重要。」

艾飛雨沉默了下去，小老人深深地歎了一口氣。「這之前，你一定從來都沒有考慮到這個問題。」



艾飛雨絕不否認。小老人接道：「這當然也是主人才能夠讓你有那種認爲自己很重要的感覺。」

「沒有我事情就不能成功，我對他的重要，有甚於他的兒子。」

「主人是這樣說，也因爲要讓你知道自己的重要，所以你說要黛黛，他立卽將黛黛給你。」

「這難道不是？」

「若是沒有需要，主人根本不會找你來，需要用到的人當然都是可以說是重要的。」小老人笑笑。「也就是說，每一個替主人做事的人都重要，只不過有輕重而已。」

艾飛雨冷冷地問：「那……那我到底是……」

小老人截道：「本來就不很重要，現在就更加不重要了。」

艾飛雨胸膛不停起伏，但情緒顯然已穩定下來，呆看着小老人好一會，才問道：「主人的意思，是要我怎樣？」

小老人眼珠子一轉。「到現在你還不明白？」

艾飛雨忽然像省起了什麼，面色一變，目光轉向那邊牆壁。「在牆壁後的是什麼人？」

小老人搖頭。「你看似明白，其實還是不明白。」

艾飛雨面色突然大變，盯着那個小老人。「是主人這樣決定？」

小老人微一頷首。

艾飛雨深深的吸了一口氣。「未悉他是否知道，黛黛已有了我的孩子？」

小老人鄭重的道：「黛黛絕不會有孩子的。」

艾飛雨目光轉落在黛黛面上，黛黛惶恐地望着他，嘴唇哆嗦，面色發白，却沒有作聲。

小老人又道：「你已經有了一個孩子，應該心滿意足了。」

艾飛雨目光霍地轉囘，眼角肌肉抽搐，恨恨的盯着那個小老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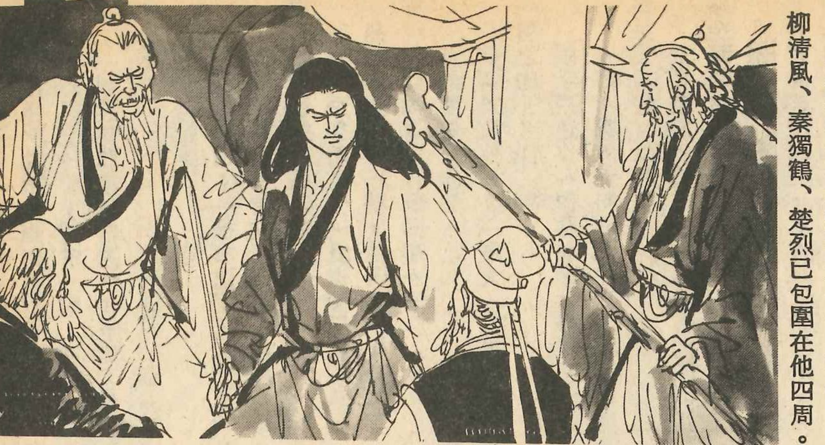
小老人接道：「主人要我轉告你，孩子絕不會有事，叫你放心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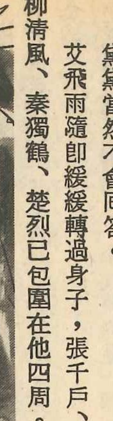
艾飛雨突然像鬥敗的公鷄般垂下頭。

小老人隨卽轉身，招招手。「幾位可以出來了。」

語聲甫落，五個人就從五個大圓洞飛出來。

小老人一聲怪叫，縮進了一面屏風之後，他方才好像累得要命，現在混身氣力又像已完全恢復，那一縮之迅速，絕不在離弦箭矢之下。







艾飛雨的劍同時出鞘，寒光一閃，刺進了黛黛的咽喉內。

黛黛顯然沒有想到艾飛雨竟然會向她刺出這一劍，所以臨死的那一刹那，她的眼瞳中只露出詫異的神色。

艾飛雨緩緩將劍抽出，緩緩道：「你我一場夫妻，是不是應該與我攜手黃泉路上？」

黛黛當然不會囘答。

艾飛雨隨卽緩緩轉過身子，張千戶、柳清風、秦獨鶴、楚烈已包圍在他四周。

沈勝衣却是撲向那個小老人，飛鶴般雙袖一展，淩空撲向那面屏風。

這刹那之間，小老人已經不在屏風之後。

沈勝衣身形旋卽掠下，雙掌抵在屏風不遠那面牆壁之上。

那之上又是一幅男女交歡的浮雕，天衣無縫，沈勝衣却清楚看見，浮雕上那刹那出現了一道暗門，小老人一滾而進。

他雙手現在正抵在那道暗門的位置，但一推再推，都推之不動。

楚烈那邊正好看見，立時道：「沈老弟，讓我來！」

語聲甫落，人已躍到，他雙掌開碑裂石，要擊碎那面牆壁，絕不是困難，那知道他雙掌還未劈出，浮彫上那個男人的臉龐突然一縮不見，臉洞之內隨卽出現了小老人的臉龐。

「大鬍子等一等！」小老人接一聲怪叫。

楚烈呵呵大笑，招手道：「那你就乖乖的給我滾出來！」

小老人却「咭咭」的笑道：「這面牆壁是鐵鑄的，我只是提醒你小心震痛了雙手，也莫要損壞了這一面浮彫。」

楚烈搖頭道：「你的話我很懷疑。」

「眞是好人難做。」小老人歎了一口氣。「艾飛雨已交給你們，連多謝也沒有一聲，還要拆屋子啊。」

楚烈冷笑。「你這個小老頭兒一看就不是好人，饒你不得。」雙掌隨卽揮出。

小老人的臉龐立時消失，却將浮彫那個男人的臉龐塞囘來。

「轟轟」兩聲，浮彫片片碎裂剝落，後面出現的，果然是一面鐵打的牆壁。

「果然是鐵打的。」楚烈一呆。

沈勝衣目光一轉。「聽這聲音，這牆壁相當厚，要弄開它，並不容易。」

楚烈點頭。「算他命大，我們先料理了那個姓艾的再說。」

沈勝衣不反對，楚烈急不及待，雙掌一印，震碎了那面屏風，當中走了過去。

艾飛雨仍站在原地，手中劍低垂，劍尖的血經已滴盡，他沒有作聲，也沒有移動。



張千戶三人也沒有，只是盯着艾飛雨，楚烈走了過來，反而是他第一個開口：「姓艾的——」

語聲未已，沈勝衣的身形突然倒射而出，飛射向躍入來的其中一個圓洞！

他本是跟在楚烈身後，步向艾飛雨，這一動之突然、之迅速，實在大出人意料之外。

江南四友齊皆一怔，艾飛雨的劍乘機刺出，刺向張千戶的胸膛！

這一劍也是非常突然，非常迅速，看情形張千戶實在很難閃得開。

張千戶也沒有閃，那刹那手中突然多了一個算盤，正迎着來劍！

劍刺在算盤上，發出「叮」的一聲，這個算盤竟然是鐵打的。

張千戶一笑。「你找錯對象了！」

艾飛雨眼角的肌肉一下抽搐。「我是找錯了，我應該穩記你叫做精打細算！」

張千戶又是一笑，楚烈霍地轉過頭來。「這到底什麼囘事？」

張千戶還未囘答，艾飛雨已道：「我其實應該向這個人出手。」

楚烈大笑。「向我？來！」

艾飛雨冷冷道：「方才那一劍我若是向你出手，現在你卽使不死也已重傷！」

楚烈悶哼一聲。「那有這麼容易。」

艾飛雨道：「宰一頭豬，就是這麼容易！」

楚烈面色一變道：「你說誰是豬！」

「你雖然不是豬模樣，人頭裏載的却是個豬腦！」艾飛雨劍指楚烈。

楚烈怒吼一聲，雙掌一盤，艾飛雨又道：「到現在我相信你還不知道出了什麼事。」

楚烈一怔。

艾飛雨接道：「那有這麼笨的人？」

圓洞那邊，這時候已傳來了兵器交擊聲，楚烈聽得清楚，又是一怔。

張千戶即時道：「我這個兄弟不是笨，只是脾氣暴躁一些，他若是能够冷靜下來，早已知道是什麼同事。」

艾飛雨只是冷笑。

柳清風忽然道：「老大，我過去助他一臂之力。」

張千戶道：「他應該應付得來。」

「好，那就先料理了姓艾的！」柳清風抽出長劍。

楚烈倏的叫起來。「這地方的四壁莫非全都是鐵打的？」

張千戶笑道：「顯然就是了，我們若是全都給困在這兒，就算殺了姓艾的，只怕也凶多吉少。」

楚烈一竪大拇指。「小沈眞的是一個聰明兒童。」

「他是的。」張千戶拈鬚微笑。

楚烈目光轉落在艾飛雨面上。「我是人頭豬腦，你也不見得聰明到那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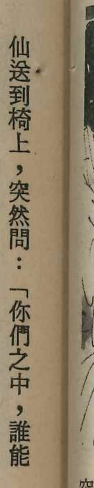
秦獨鶴梨木杖一揚。「所以他才會變成魚餌，落在我們四條大魚面前。」

張千戶笑笑。「現在餌我們是吞定了，却沒有上釣。」手一揚，鐵算盤「叮噹」一陣亂响。

圓洞那邊亦「叮噹」不絕，却是兵器交擊聲！

× × ×





沈勝衣身形之迅速，當眞是有如離弦箭矢，非獨迅速，而且準確，正射那個圓洞。

他的右手更敏捷，人在半空才拔劍出鞘，先射進圓洞的却就是那支劍。

圓洞後與他們離開前並沒有多大不同，只是地面上已多了兩條鐵軌，四個白衣人正推着一塊鐵板奔來，那十個司馬仙仙的手中也各自多了一支劍。

那些劍寬才二指，看來很鋒利，一展開，便發出毒蛇抖動般的颯颯聲，也毒蛇一樣狠辣，一齊向沈勝衣刺來！

單就是應付這十支劍已經不容易，何況還身在半空，沈勝衣也沒有怎樣應付，他的身形實在太快，劍還未刺到，他便已於劍尖中射過，眼看一頭就要撞在牆壁上，他那箭矢也似的飛射的身子倏的鬆弛，竟就貼着牆壁滑下來！

他的內功絕無疑問已經練到收發自如的地步！

那十個司馬仙仙的動作也不慢，劍立時回刺，一齊飛刺向沈勝衣。

她們一動，沈勝衣亦動了，貼着牆壁的身子突然彈出，間不容髮的刹那從兩支劍當中穿過，撲向那推動鐵板的四個白衣人。

那塊鐵板非獨寬闊，而且很厚，但底下裝着活輪，所以四個白衣人推來並不怎樣吃力。

鐵板已經將大部份的圓洞堵住，四個白衣人方待再推，已睹見沈勝衣撲來。

人到劍到，劍未到，劍氣已經迫人眉睫。

四個白衣人一聲暴喝，雙手一翻，各多了一柄鋒刀，旋轉着向沈勝衣攻來。

他們面上都幪着白布，只露出一雙眼睛，力道雖然輕重不一，招式却是相同。

沈勝衣一聲輕嘯，劍繼續刺前，一劍突變八劍，正迎上八刀，一聲「叮噹」聲响，竟將那八柄鋒刀完全震開。

劍勢竟未絕，繼續攻前去！

四個白衣人身形立即一分，將沈勝衣包圍起來，那十個司馬仙仙亦欺上。

沈勝衣目光一掃。這是「飛魚塘的弟子」？

四個白衣人一聲冷笑，鋒刀飛旋，却不離手，四面齊上，攻擊的部位無一相同，但都是致命之處。

沈勝衣倒踩七星，閃六刀，接兩刀，身形再一旋，竟然就脫出四個白衣人的包

圍。

四個白衣人雖然看不見面上的表情變化，顯然都爲之一怔。

兩個司馬仙仙迅速補上，雙劍交剪，迎向沈勝衣的咽喉，沈勝衣的劍已隱在肘後，這刹那突然又擋在面前，「叮」的三劍交剪，沈勝衣身形借力拔起，從兩人頭上翻過，一揚手，封住了兩人的穴道。

其餘的刀與劍同時進來，沈勝衣這一個翻身，立時都令他們完全停下。

沈勝衣雙手再一揚，將那兩個司馬仙仙送到椅上，突然問：「你們之中，誰能夠作主？」

沒有人回答他，刀與劍一齊向他攻來，飛旋的刀，刁鑽的劍，沈勝衣一劍按住了十六件兵器，立時一陣珠走玉盤也似的叮噹聲。

那四個白衣人毫不畏縮，八個司馬仙仙也一樣，她們眼睛據說都不大好，但是在這個陰暗的環境出手却是那麼的準確。

鐵板遮去了大部份的圓洞，也等於截斷了大部份的光綫。

血紅的燈光仍如血，却變得像瘀血一樣！

沈勝衣已習慣這種燈光，後背往鐵板一靠，更少了後顧之憂，可是他並非固定在一個位置，身形迅速的左右移動，攻來的刀劍不是被他閃開便是擊在鐵板上，他的劍反而甚少攻出，但一攻出必予對方極大的威脅。

那些司馬仙仙與幪面的白衣人只是進攻，既不退縮，也不說話。

沈勝衣也知道從他們口中問不出什麼來，心念一轉，決定速戰速決！

他再閃三劍，身形一欺，劍搶入空門，竟然就以劍尖封住了一個司馬仙仙的穴道。

這個司馬仙仙一倒下，沈勝衣便是從他身旁衝過，劍一挑，擋開旁來一刀一劍，身形倒旋而回，劍再封開一刀，一沉，柄撞在那個白衣人的腰間穴道上。

那個白衣人悶哼一聲，倒了下去，沈勝衣半身一矮，劈手奪過了他在手的刀，以刀封開了右手的攻勢，左手劍接三劍，還五劍，又點倒了兩個司馬仙仙，刀接作暗器用，從刀勢破綻中飛進，刀背橫撞在那個白衣人的小腹上，刀柄再一轉撞上胸膛，連擊中兩處穴道，不由那個白衣人不倒下去。

沈勝衣的動作並沒有停下來。

× × ×

張千戶鐵算盤一揚便停下，忽然問：

「高姓？」

「艾——」艾飛雨的劍同時刺出！



張千戶鐵算盤連接三劍，旁來一杖，接下了第四劍。

秦獨鶴回杖直迫艾飛雨面門，艾飛雨第五劍尚未刺出，杖已攻到，不由一步倒退。

「你絕不是艾飛雨！」秦獨鶴冷冷接問：「到底是誰？」

「是你的老祖宗！」艾飛雨劍一貼杖身，疾迫了過來，劍刺向秦獨鶴咽喉。

秦獨鶴一杖架開，柳清風的劍旋即刺到，看似隨隨便便的一劍，竟然將艾飛雨的劍勢封死。

柳清風接道：「你若是他的老祖宗，便該姓秦了，可惜我們與姓艾姓秦的，好像都沒有結怨。」

秦獨鶴冷冷接道：「我看你還是直說出來的好，你殺了我們那麼多人，我們已經有足夠的理由置你於死地。」

楚烈道：「不錯！所以你最好還是告訴我們你眞正的身份，那說不定我們或者會念在你先人的面上，饒你這條命。」

艾飛雨冷笑。「你們什麼時候變得這樣仁慈？」

楚烈捋鬚道：「我們江南四友一向恩怨分明，也從不枉殺無辜。」

艾飛雨突然放聲大笑起來。

楚烈瞧着他，柳清風秦獨鶴張千戶都沒有作聲，而張千戶更彷彿已陷入沉思之中。

艾飛雨大笑不絕，連眼淚也好像給笑得掉下來。

楚烈終於忍不住，一聲斷喝道：「你

在笑什麼？」

艾飛雨大笑着道：「難得聽到一句那麼有趣的話，姓艾的怎能不笑？」

張千戶淡然道：「你若是眞的姓艾，我們實在想不出有什麼值得你這樣大笑的事情。」

艾飛雨反問道：「那你說，我該姓什麼？」

「孫——」張千戶目光盯穩在艾飛雨臉上。

柳淸風秦獨鶴目光一轉，又從張千戶面上移回，花白的雙眉却已皺起來。

楚烈轉問：「姓孫姓艾，那有什麼關係？」

語聲一落，他突然像省起了什麼，一怔，脫口道：「老大，你是說……」

張千戶接道：「他應該是孫奇的後人無異。」

「孫奇？斷魂刀孫奇？」楚烈大叫起來。

張千戶嘆息一聲：「若說我們四人這一生中，也曾共同做過一件大家覺得遺憾的事情，相信就只有那一件了。」

楚烈竟點頭，張千戶目光一遠。「二十多年了，孫奇若是有兒子，應該就是與這位朋友接近。」

楚烈接問艾飛雨：「你眞的姓孫？」

艾飛雨冷冷的道：「不錯，我眞的姓孫，名天成。」

「孫天成？」張千戶轉問。「孫奇到底是你的什麼人？」

「你看呢？」孫天成反問。

「從你這樣替他報仇，與他應該就是骨肉之親，但以我們所查悉，孫奇不錯有一個兒子孫天成，却已經在滿歲之際染病身亡。」

秦獨鶴接上話。「每一個人都是這樣說，連孫奇的妻子也不例外。」

柳淸風亦說道：「這個善良的婦人不像說謊，提到孫家繼後無人，更就痛哭失聲。」

楚烈迫視孫天成，道：「所有人都說謊。沒這個道理。」

柳淸風接道：「朋友與我們既有過節，何不說分明，又何必冒認孫奇後人？」

楚烈忽然道：「也許他是孫奇的養子，或……」

孫天成冷截道：「到這個地步，你們以爲我還會說謊？」

張千戶四人不能不同意這句話。楚烈嘟喃道：「這到底怎麼回事？」

柳淸風沉吟着道：「看來問題應該就是出在孫奇的身上。」

張千戶微一頷首。「在我的記憶中孫奇這個人疑心很重，誰也不相信，難道竟然是担心絕後，先將兒子送到別處，對別人却說經已病逝？」

孫天成冷笑一聲，道：「精打細算果然是名不虛傳。」

張千戶微喟。「想不到他連自己的妻子也不相信。」

孫天成道：「你應該算得到我不是只得一個母親。」

張千戶沉吟了一會，道：「聽說孫奇有一個妻子曾因爲難產而死，其實沒有死？那個也才是你的生母。」

孫天成冷冷道：「還幸家父預先秘密作好了安排，否則我們也活不到現在。」

張千戶搖搖頭。「你以爲我們會殺你們母子？」

孫天成道：「斬草除根，本就是順理成章的事情。」

「我們豈是這種人。」

孫天成冷笑。「要不是，爲什麼當時千方百計追尋所有與家父有關係的人？」

張千戶歎了一口氣。「這是誤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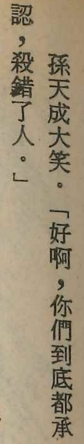
孫天成截口道：「不是，你們那是爲了趕盡殺絕，免遺後患。」

楚烈怒道：「胡說，我們江南四友豈是這樣的人？」

孫天成道：「表面上看來的確不是，沽名釣譽之輩，孫某人見得並不少。」

楚烈方待說什麼，張千戶已接上話。「孫朋友，我們當時之所以找尋令尊的後人，只爲了那其中有些誤會，以致錯殺了令尊，希望找到他的後人，予以補償。」





孫天成大笑。「好啊，你們到底都承認，殺錯了人。」

張千戶道：「事情的發生，孫朋友當然已經很淸楚。」

孫天成戟指張千戶，道：「你們的一個弟子卓傑開了一間鏢局，一夜被人尋仇，上下所有人等，無一倖免，而事發之前，卓傑曾與家父發生爭執，家父揚言要將卓傑的鏢局夷爲平地。」

張千戶道：「事實他亦似乎有這個打算，在事發之前，到處去招集黑道上的朋友。」

孫天成道：「那其實是聲東擊西之計，家父當時只是要刦奪一路暗鏢。」

「可是他叫來那些朋友却是眞的以爲他有那個打算，又不知鏢局底細，在鎭上買醉之際遇上卓傑，看見他武功並不怎樣高，於是在附近設下埋伏，擊殺了卓傑，黴夜衝殺進那鏢局。」

秦飛鶴接道：「不錯這並非孫奇本意，但若沒有他那番說話，那些人也就根本不會這樣做。」

孫天成冷笑道：「稍爲有腦筋的人在看見卓傑的武功之後，也應該立刻想到其中必有蹊蹺。」

秦獨鶴淡淡的道：「他們若是有腦筋，也不會奉孫奇爲頭兒。」

楚烈道：「孫奇却根本不相信他們，否則一早將刦奪暗鏢的計劃公開，根本就沒有這件事發生。」

孫天成道：「對一些這樣沒腦筋的人透露計劃，你以爲成功的機會有多少？」

秦獨鶴道：「不管怎樣，卓傑一家的性命都是壞在孫奇的說話上，我們找他算賬，其實並沒有任何不對。」

楚烈道：「我們還留下老弱婦孺，這比起他們的鷄犬不留，已是仁慈得多。」

孫大成沉聲道：「你們却是知道了家父並沒有殺過一個卓家的人之後，還要追查他的後人的下落。」

張千戶淡然道：「你知道我們這樣做，其實是要替他的後人安排以後的生活，也算是彌補我們那一次行動的錯失。」



孫天成放聲大笑。「你們也承認是做錯了。」

楚烈斷喝道：「事情是我堅持要做的，但現在我也不認爲是錯誤，卓傑一家的慘遭屠殺，孫奇是罪魁禍首，不是他要借與卓傑的衝突，引開別人的注意，好得刦奪那一趟暗鏢……」

孫天成截道：「我只知道一件事，孫家上下是死在你們五人的手上。」

張千戶搖頭。「我們殺的都是有份參與那一次屠殺的，孫奇也許是死得有些寃枉，但無論如何，對於孫家的婦孺，我們非但沒有遷怒，而且都盡力予以照顧！」

孫天成冷笑。「大寨被燒爲平地，所有的人都不知所踪，這難道不是事實？」

「强盜窩當然是要燒掉，寨中的老幼婦孺被遷到長平坊，這件事你只要到長平坊一問，便有一個明白。」

孫天成盯着張千戶。「你說的都是事實，我那個母親現在仍在生？」

張千戶道：「你可以隨我們到長平坊走一趟。」

孫天成沉默了下去。

張千戶淡然一笑。「江湖的傳說雖然很多，都不足置信，但我們江南四友果眞如此心狠手辣，日子大概也不會過得這麼安穩。」

孫天成一字字的道：「不管怎樣，家父枉死在你們手上，這件事可是不假。」

楚烈道：「這種人就是不死在我們手上也要死在別人手上，絕活不到今天！」

孫天成自顧接道：「那我的爲父報仇，也是不會錯的了。」

張千戶緩緩道：「只是寃有頭，債有主，要報仇你應找我們，不應殺無辜。」

孫天成一仰首。「已經殺了。」

楚烈厲聲道：「那你就償命來！」

孫天成的劍立即向楚烈刺出，楚烈已經在等着他的劍刺來，雙掌一合一開，一股勁風劈出，孫天成一身衫被激得獵獵作响，倒退了回去。

楚烈大笑。「憑你現在的本領要殺我，還殺差一點兒！」

（未完）



中篇俠義傳奇故事

隱形魔手

高皐・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魯魯巴博與易敏大打出手，彼此均欽佩於對方的武功高强，在惺惺相惜的情形下，兩人便義結金蘭，魯魯巴博爲人豪放練達，十分欣賞易敏的敦厚，因此結義之後，與易敏甚爲投機，一天晚上，魯魯巴博與易敏談文論武，直到夜深，易敏才告辭返回住處，莫山基已在門外等候多時，蓋易敏前此曾答應傳授莫山基一套左手刀法——降魔十三斬，易敏見莫山基學藝心切，於是即時施敎，這套刀法共十三招，每招有四個變式，這一晚，易敏只敎了莫山基三招，第二，三天每晚再傳授兩招，由於易敏即將要離開大漠，事非得已，只共傳授了七招……

命途雖坎坷　百折不低頭

莫山基噗的一聲跪了下去，道：「授藝之德，莫山基當永銘不忘，今後公子如有用得到在下之時，只要片紙隻字相召，在下當誓死以赴。」

易敏將他一把拉起道：「莫兄言重了，但望莫兄不要辜負這套降魔刀法，比什麼報答都好。」

莫山基道：「公子放心，在下使用這套刀法，除了保境衞民，決不作喪天害理之事。」

易敏道：「那就好，時間已晚，莫兄回去歇息吧。」

莫山基抱拳一禮道：「公子請安歇，在下告退。」

遣走莫山基，風奴手持汗巾由帳後轉了出來，道：「你太辛苦了，公子，快揩揩汗。」

易敏接過汗巾，微微一笑道：「風奴！妳看莫山基是不是變了？」

風奴道：「變？我看他除掉少了一隻右手，那兒也沒有變。」

此時蓋齊齊帶着阿蘭走了出來，易敏道：「齊齊！妳還沒有睡？」

蓋齊齊說道：「喜拉睡着了，我在等你。」

語音一頓，回頭瞅着風奴道：「莫山基的確變了，我也看得出來。」

風奴道：「就算他當眞變了，與小婢有什麼相干？」

易敏微微一笑道：「如果妳願意重修舊好……」

風奴道：「不，他不會收甩掉的女人，小婢也不會吃回頭草，公子的好意小婢心領了。」

她說得斬釘截鐵，毫無緩衝的餘地，易敏不便再說甚麼，只得與蓋齊齊同回寢所。

翌晨他們辭別魯魯巴博上路，除了五人五騎，還有三匹牲口馱着乾糧食水及應用的衣物。

魯魯巴博是熱情的，他帶着莫山基及衞隊一直送到三十里外，易敏覺得過意不去，曾經幾次勸阻。

最後魯魯巴博停止了，他却取出一柄

短劍道：「兄弟！這柄短劍是兩百年前本族的一位巧匠所造，它雖然比不上中原的名劍太阿，龍泉，却也能切金斷玉，你留着作紀念吧。」

易敏見劍長約莫一尺八寸，劍鞘古樸，上面嵌着九粒光彩奪目的明珠，不必瞧看劍身，就知道它必然不是凡物。

這是一柄萬金難求的名劍，他如何敢於接受？因而推辭道：「不，大哥，你的賞賜太重了，小弟不敢接受。」

魯魯巴博道：「兄弟，愚兄慣用長槍大戟，這柄九星劍留着毫無用處，收下吧，兄弟，否則愚兄會生氣的。」

推辭不得，易敏只好收下，在依依難捨的情緒之下與魯魯巴博互道珍重而別。

此後他們曉行夜宿，並未發生任何事故，終於在一個晌午時分，趕到了山西北端的殺虎口。

在殺虎口打了個尖，他們繼續南下，當晚霞含山之時，右玉縣城已經在望了。

忽然，一陣急驟馬蹄之聲像密鑼急鼓般由身後傳來，轉眼經過他們的身側，帶起一溜塵土。

風奴哼了一聲，道：「這麼急，是奔喪？」

她是用漢語說的，而且腔圓音正，如是不瞧看她的服裝絕對想不到她是蒙人。

只不過她這兩句腔圓音正的漢語，却惹來一場是非。

由身旁過去的是三人三騎，他們已經馳出十多丈，竟然勒住韁繩，兜轉馬頭，攔住易敏等一行的去路。

這三人是一名年約五旬的灰衣老者，及一黑一白兩名彪形大漢，他們全都帶着兵刃，必然是武林人物。

易敏不想生事，因而雙拳一抱道：「請三位借個光，天色已晚，咱們要趕到城裏投宿。」

灰衣老者冷冷道：「要走可以，先將人交出來再說。」

易敏一怔道：「交什麼人？」

灰衣老者道：「別裝傻，剛才是誰說咱們奔喪的？」

易敏哦了一聲道：「原來爲了這個，小婢無心之言，各位何必放在心上。」

易敏說的「小婢」二字，似乎引起了灰衣老者的興趣，他流目向蓋齊齊等打量一陣，道：「你也有婢女？」

易敏淡淡道：「不多，只有兩個。」

灰衣老者哈哈一陣大笑道：「這才是怪事年年有，沒有今年多，一個小土包子，居然也有兩個婢女。」

他身旁穿白衣的大漢陰森森的哼道：「只怕是拐來的，咱們不妨檢個便宜。」

灰衣老者道：「有道理，小子，老夫放你一馬，留下三個妞兒走你的路。」

蓋齊齊柳眉一挑，一片凌厲的煞光迅速佈上她的面頰。

沒有人注意她神色上的變化，因爲人們全被灰衣老者無禮的言語所激怒。

易敏依然希望息事寧人，只是淡淡的說道：「咱們不想生事，各位最好不要欺人過甚。」

白衣大漢哈哈一陣狂笑道：「聽到了麼？老大，這小子倒還眞有兩把刷子，既會拐誘，又會唬人。」

久未出聲的黑衣大漢道：「不要浪費唇舌了，咱們三對三，老大分配一下。」

白衣大漢道：「好主意，我要少了一隻手的，這婆娘好像很對我的胃口。」

也許蓋齊齊當眞很對他的胃口，他語音甫落，蓋齊齊已從馬背上躍了起來，嬌軀以乳燕投林之勢向白衣大漢撲了過去。

白衣大漢不傻，他當然明白這決不是佳人投懷，蘭麝送抱，因而立即提高了幾分戒備之心。

只不過蓋齊齊的右手隱形，左手也是空無一物，白衣大漢雖然提高了幾分戒備，却想不到這是玩命的買賣。

因爲蓋齊齊將金色彎刀藏在衣袖之後，他自然瞧看不出。

待得金光耀眼，冷焰砭肌之時，他才知道大事不妙，但一顆大好頭顱已經脫離軀體，拋到路邊的草叢之中去了。

蓋齊齊飛身殺敵，快如電光石火，待另外兩名敵人警覺，她已經纖足在對方馬身上一點，像彩燕掠空一般的飛了回來。

灰衣老者與黑衣大漢同時面色一變，他們想不出白衣大漢的頭顱是如何丢的。

「小賤人！莫非妳會妖法？」

金光一閃，大漢飛頭，但灰衣老者却瞧不出那道金光來自何處，他雖是心存畏怯，仍想問個明白。

蓋齊齊還沒有答話，風奴却已插上了嘴。

「老囚徒，你敢罵咱們少夫人，風奴送你到鬼門關去。」

據易敏所知，風奴既未習巫術，也不會武功，但她掌鐵一揚，灰衣老者竟如响斯應的一頭栽下馬去。

現在黑衣大漢總算明白了，他們攔路找碴，竟然遇到幾名煞星。

此時他魂胆皆亡，那裏還顧得灰衣老者的生死，雙腿一磕馬腹，向縣城亡命的逃去。

沒有人追他，也沒有人說話，適才龍爭虎鬥的場所，此時是一片靜寂。

良久，易敏長長一吁道：「風奴，你用甚麼傷了那人的？」

風奴道：「柳絮飄。」

易敏一怔道：「姑娘深藏不露，原來是雁蕩門的高人。」

風奴咧着嘴道：「公子這麼說是損小婢了，先父出身雁蕩，小婢只是學到一點皮毛，高人二字實在承當不起。」

易敏啊了一聲，說道：「姑娘原來是漢人？」

風奴道：「是的，先母是蒙人，當先父過世後，小婢就隨着先母去了大漠。」

易敏道：「姑娘傷的那位灰衣老者還有救麼？」

風奴道：「柳絮飄會隨血液行走，中者無救，他敢以言語侮辱少夫人，所以小婢不能饒他。」

易敏嘆息一聲道：「柳絮飄太過歹毒，姑娘今後還是少用爲宜。」

風奴道：「小婢遵命。」

易敏道：「爲免驚動官府，咱們將死者埋了吧。」

此後他們由右玉縣南下，一直到達山西的首府太原，都沒有發生甚麼意外。

只有一項使得易敏十分不安，因爲他

的妻子蓋齊齊已然名滿武林。

自從右玉城外蓋齊齊殺了一個找碴的白衣大漢，獨臂魔女之名就不脛而走，人們只要瞧到蓋齊齊就像遇到洪水猛獸，一定會躲得遠遠的。

對蓋齊齊來說，這是一項危機，她的精神幾乎時時都在緊張之中，她似乎承受不住這無形的壓力。

易敏知道長此以往必然會弄出事來，故而每次與她單獨相處之時，總是以深愛，關切，解說來勸慰，希望她放開胸懷，不要被外力所影响。

只是蓋齊齊似乎生具雙重性格，對易敏，她柔情似水，百依百順，但，如果有人多看她一眼，她就會目露煞光，像要將那人生吞活剝似的。

這一天傍晚時分到達太原，易敏為了減少麻煩，準備就在北門外的「上關」落店。

上關的客棧不少，易敏偏偏找到一家「許仙老店」。

這也難怪，他既是避免麻煩，就得找清冷一點的。

許仙老店的確很清冷，幾乎是門可羅雀。

只不過當他踏進店門之時，他才發覺又做錯了一件事，不由神色一呆。

敢情許仙老店之內熱鬧非凡，十幾桌酒筵正在鬧哄哄的進行，當人們發現來了客人，笑語喧囂之聲竟然為之一靜。

一個長相敦厚，身着粗布短裝的少年，帶着四名身着蒙裝的少年男女，這等情形已是十分惹眼，其中還有一個獨臂少婦，怎能不使他們為之愕然。

這自然要歸咎於江湖傳言了，如果那獨臂少婦就是傳說中的獨臂魔女，任誰也會大吃一驚的。

現在易敏也察覺出這些，他却有點進退不得。

立即退走麼？那是做賊心虛，找碴的可能會接踵而來。

待下去？別人既然瞧出了蓋齊齊，麻煩只怕也難以避免。

是禍躲不脫，躲脫不是禍，不管未來怎樣，先硬着頭皮定下房間再說。

於是他走向櫃台，向掌櫃的說道：「咱們要三間上房，請問貴店有沒空閒的房間？」

掌櫃的還沒有回答，一名身着寶藍長衫，手中搖着一柄鐵骨摺扇的中年漢子已經走了過來，道：「朋友怎麼稱呼？」

易敏道：「在下姓易，單名一個敏字，尊駕是……」

藍衫漢子道：「在下余日新，家師金筆震八荒晉隴，朋友應該有過耳聞。」

易敏雙拳一抱道：「余大俠原來是晉前輩的高足，失敬。」

余日新向蓋齊齊瞥了一眼道：「這位姑娘是你的甚麼人？」

易敏道：「她是在下的妻子！」

余日新面色一沉道：「也是為禍江湖的獨臂魔女？」

易敏冷冷道：「寒荊是塞外人氏，只不過才初入中原，尊駕名門高第，怎能如此信口雌黃。」

另一文士打扮的中年漢子忽然插口道：「好口才，請問范氏兄弟是不是你們殺的？」

易敏道：「咱們不認識誰是范氏兄弟，只是在右玉城外除去兩個調戲婦女的賊人，如果被調戲的是閣下的妻子，你說那賊人該不該殺？」

易敏語聲鏗鏘，義正辭嚴，使兩名挺身責問的大漢語為之塞。

易敏哼了一聲，道：「看來此地是容不下咱們的了，走。」

他想走，但勁風掠衣而過，余日新及文士打扮之人已經攔住他的去路。

易敏一怔道：「你們不講理？」

文士打扮的大漢道：「咱們講理，只是無法相信你那片面之詞。」

余日新道：「范氏兄弟是家師的記名弟子，咱們丟開是非不說，為了師門的榮譽，余某要向閣下討回公道。」

易敏道：「這麼說咱們就不必浪費唇舌了，尊駕劃下道來就是。」

余日新道：「這地方不够寬敞，咱們到外面去。」

客棧的東側有一片廣場，他們剛剛到達場中，瞧熱鬧的人潮，已經密密的圍了上來。

余日新與藍衫文士帶着八名懷抱金筆的大漢入場，他們的人數比易敏一行多了一倍，氣勢上自然也勝過三分。

易敏向這般人瞥了一眼，道：「要怎樣閣下請命題！」

余日新伸手一揮，兩名彪形大漢立即走了出來，他們與其餘六人合稱金筆八駿，在江湖道上也是頗具份量的人物。

這兩人是同胞兄弟，老大楊天弼，老二楊天助，是金筆八駿中的主力，易敏一行五人，不過都是一些大孩子，由楊氏兄弟出手，必然可以收拾下來。

這是余日新的看法，不過他還有另外一種打算。

因此他雖然不怕這些大孩子，却對蓋齊齊有些顧忌，武功無法抗拒邪術，他不得不先找兩個替死的。

這一場蓋齊齊沒有出手，應戰的却是兩個俏丫頭。

風奴阿蘭嬌小玲瓏，此時與楊氏兄弟那鐵塔般的身材一比，令人有矮了半截的感覺。

楊氏兄弟也神色一動，兩人互相瞧了一眼，不約而同的退了兩步。

因為他們是成了名的人物，成名的人物對兩個小姑娘豈不是勝之不武？

風奴却撇撇嘴道：「怕了？傻大個子，好，姑奶奶放你一馬，去換兩個有胆量的出來。」

這位姑奶奶在不說話的時候，都會眉挑目語，滿身浪態，現在這一說話，幾乎全身上下都在抖動，全身上下都在放射熱力，不要說是血肉之軀的男人，就算是石頭也承受不住。

楊天弼是一個老實人，一時楞在那裏不敢作答，但楊天助却是一個浪子，當風奴出塲之時，他早已饞涎欲滴了。

「嘿嘿……你誤會了，姑娘，咱們兄弟是何等人物，豈會害怕。」

「那你們為甚麼還不動手？」

「這個……好吧，姑娘一定要問，我

就告訴你吧，咱們兄弟一向招不虛發，是怕傷了姑娘。」

「原來你是一個好心人，不過咱們既然已出場，總不能就這麼回去？這樣吧，咱們過幾招玩玩，雙方點到為止，你看可好？」

「好吧，姑娘請。」

他們這那裏像兩軍陣前搏殺，簡直像打情罵俏一般，旁觀的余日新雖是皺着眉頭，並未作進一步的表示。

現在風奴與楊天助這一對交上了手，楊天弼就與阿蘭也打了起來。

也許由於楊天助的影响，楊天弼鬥得並不起勁，他的功力較阿蘭高明，但金筆上下翻飛，多半出於守勢，就算偶爾出一招，也是一吐即收，並未使用全力。

「這那裏像對陣搏殺，簡直是在表演嘛。」

瞧熱鬧的看得不過癮，有人提出了異議。

風奴似乎也不願再鬧下去，伸出左手掠了一下鬢際長髮道：「我累了，咱們歇一下再來。」

不管對方是否同意，嬌軀一擰，緩步走了回去。

她只不過回頭走了兩步，楊天助不知為了什麼竟然一頭栽倒下去。

風奴扭頭一瞥道：「咳，咳，你這人為甚麼想不開呢？我歇息一下再來陪你還不行嗎？」

楊天弼見乃弟忽然摔倒，心中大吃一驚，一筆震退阿蘭，急忙察看他的兄弟。楊天助死了，他却找不出傷在那裏。

身形一擰，以一雙震嚇而又憤怒的目光瞪着風奴道：「妳會妖法？」

風奴甜甜一笑道：「妖法？別捧我，我可沒有那麼大的本事。」

楊天弼道：「那麼我的老二是怎麼死的？」

風奴道：「這我怎麼知道，也許他不想活了。」

楊天弼怒吼一聲道：「小妖女，大爺要你替我的兄弟抵命！」

此人不愧是金筆八駿之首，此時含怒出手，不再憐香惜玉，但見金光縱橫，勁風震耳，幾招下來風奴已經陷入險境了。

易敏一見風奴遇險，縱身就待馳援，余日新趁勢舉手一揮，身後的金筆六駿便一起撲入鬥場。

這一下鬥場可熱鬧起來了，易敏及蓋齊齊姊弟每人迎戰兩個，風奴與阿蘭雙戰楊天弼，但見刀光筆影，打得兇險已極。

陷陣搏殺，除了要有過人的武功，還要臨陣搏殺的經驗，蓋齊齊姊弟武功雖不差，只是經驗太過欠缺。

金筆八駿幾乎每一個都是身經百戰，論經驗，蓋齊齊姊弟就差得遠了。

而且現在是以一搏二，敵衆我寡，一經接戰，他們姊弟自然要落入下風了。

蓋齊齊此時是以左手應敵，她已習會了降魔十三斬，可惜她還不能靈活運用，因而無法發揮佛門絕學的威力。

迎戰不過十招，她已連負兩處輕傷，右膀的衣袖也被齊肩扯落。

現在她的整條右臂全部裸露，在一般少婦來說，這將是一個頗為尷尬的場面。

只有蓋齊齊不一樣，因為沒有人能够看得見她的右臂。

如此一來，她倒是因禍得福，敵人只防備她左手的金色彎刀，決不會防備她那條隱形的右臂。

於是她左手誘敵，右臂暴吐，食中二指一點，金色彎刀再劈了出去。

先點上對方的穴道，再來上一記降魔十三斬，無論對方功力多高，也逃不過濺血橫屍的噩運。

她先除去對敵的兩人，再縱橫全場，展開瘋狂的屠殺，只不過剎那之間，名滿江湖的金筆八駿，已經沒有一個活人。

余日新及藍衫文士瞧得心胆俱寒，他們那裏還有出戰的勇氣？

在此等情形下，自然是三十六計，走為上策了。

現在除了地上躺着的八具屍體，再也找不到一個敵人，但易敏却有點手足無措，不知如何是好。

太原有官府，是一個有法治的地方，他們一口氣殺了八個大活人，金筆震八荒晉隴固然不會放過他們，太原的官府也不能就這麼算完。

不過這是江湖仇殺，是別人向他們找碴，他們殺人是自衛，是情非得已。

既是情有可原，何不去向官府投案？因此，易敏長長一吁道：「齊齊，咱們走吧！」

蓋齊齊道：「咱們去那裏？」

易敏道：「去府衙，咱們殺了這麼多的人，必須對官府有個交待。」

風奴道：「不，咱們不能去。」

易敏道：「為甚麼？」

風奴道：「如果官府要咱們替死者抵罪呢？」

易敏道：「咱們是自衛殺人，逼不得已，官府不能不講理吧。」

風奴道：「你太忠厚了，公子，官府有官府的立場，咱們決不能自投絕路。」

易敏道：「依妳說怎麼辦？」

風奴道：「對江湖仇殺，官府多半不願管，太原武林霸主金筆震八荒晉隴也不會把官府牽涉進去，只要咱們離開此地就不會有問題了。」

易敏道：「好吧！」

他接受了風奴的意見，立即聯騎南下，直到夜色蒼茫，才趕到北營鎮投宿。

× × ×

「老天，為甚麼要這樣？難道身為紅顏，就一定要遭天妒不成？」

「易敏，你在說些甚麼？我不懂！」

她的確不懂，因為她無法瞭解易敏的心情。

其實，她應該體會到的，易敏不正在撫摸她的右臂？

她是個美人，當得是風華絕代，阿蘭風奴固然比她不上，細娃也要遜色三分。

她的肌膚更是柔軟細膩，白如羊脂，摸在手上好像錦緞一般的可愛。

但天妬紅顏，她那隻羊脂美玉似的粉臂，偏偏就是瞧看不到。

愛美是與生俱來的天性，女人更重視別人對她的觀感。

蓋齊齊當然也重視這一點，否則她的性情就不會有這麼可怕的改變了。

她的確是一個可怕的轉變，因爲她動輒殺人。

她原是一個溫順良善的女孩子，自從右臂隱形之後，她的性格在逐漸的變化，這種情形還在不斷的增長，甚至形成了一個固定的性格。

她恨世人，因爲人們會以異樣的目光瞧着她的右臂，她憎惡那些目光，耍殺盡那些以異樣目光瞧看她的人們。

只有一個人例外。

對易敏，她依然千依百順，柔情似水，任何一個賢淑的妻子，也沒有她這般柔順。

只是易敏却憂心忡忡，他懷疑自己是不是做錯了，會不會爲中原武林帶來一個煞星。

他決不是多慮，因爲他已將一身所學傾囊相授，蓋齊齊智慧超人，資質奇佳，加上她不停的苦練，武功之高已可列入爲當代高手之林了。

他顧慮的還不是這些，而是她那條隱形的手臂。

別人瞧不見她的右臂，自然不會防範，最後死了還是糊塗鬼，這豈不是十分可怕！

一聲輕嘆，易敏擁着蓋齊齊的嬌軀道：「齊齊……」

「嗯……」

「咱們日間……」

「這可不能怪我，找碴的是別人。」

「我知道，但上天有好生之德，他們也罪不至死。」

「對不起，那時我沒有想到這些。」

「以後你要記住，千萬不要任意殺人，就算對方有甚麼不是之處，給他一點警誡也就是了。」

「好嘛。」

對這位嬌小美麗的妻子，易敏也不忍深責，他認爲事先沒有好好的教導，這不能完全怪她。

翌晨天剛破曉他們就束裝上道，易敏希望快點離開山西，以免金筆門找碴。

這天傍晚時分，他們趕到太谷縣東北十里的朝陽村，未晚先投宿，易敏準備歇在這裏。

他們剛剛準備落店，一陣急如密雷的蹄聲忽然蓋地而來。

風奴向街頭瞥了一眼道：「公子，只怕是找碴的來了！」

易敏道：「不要管它，我不犯人，咱們落店吧！」

他不想犯人，人家却不放過他，只不過刹那之間，他們已經陷入重圍之中了。

包圍他們的是二十七名彪形大漢，領頭的却是一個鬢髮斑白的糟老頭子。

別看糟老頭子年歲不小，一雙眸子却神光迫人，他向易敏等流目一瞥，冷冷道：「本門金筆八駿是你們殺的？」

易敏道：「請問前輩是……」

糟老頭子答道：「老夫金筆震八荒晉龐。」

易敏道：「原來是晉前輩，失敬！」

晉龐道：「不必客套，老夫在聽你的解釋。」

易敏道：「不必晚輩解釋，前輩應該想得到的，咱們與貴門下素不相識，更談不上甚麼恩怨，如果不是貴門下找碴，何至於發生不幸。」

晉龐道：「就算發生誤會，你們也不能動輒殺人，老夫爲門下索還血債，不算過份吧？」

易敏還待分辯，晉龐身後的余日新已搶着插口道：「師父，弟子請令鬥鬥姓易的。」

晉龐道：「好的。」

余日新躍下坐騎，摘下兩隻金筆道：「殺人償命，欠債還錢，姓易的，你還等甚麼？」

風奴道：「公子，讓小婢去教訓教訓他！」

易敏道：「好，妳要當心一些。」

風奴道：「小婢知道。」

她抱着金色彎刀，俏生生的往場中一站，道：「出招吧，姓余的，你一再向咱們找碴，姑奶奶要好好的教訓教訓你。」

余日新大喝一聲道：「賤婢大胆，接招。」

此人不愧是金筆門的首徒，筆出帶風，捷如閃電，左筆急點風奴的右肩，右筆却還在肘後藏着。

無論他點向右肩的金筆如何快捷，風奴還不至閃避不開。

問題是他隱藏肘後的那隻金筆，他可以攻向任何一個部位，令人防不勝防。

風奴似乎沒有想到這些，櫻唇輕輕撇了一下，左腳一挪，橫移半尺。

這一下可就糟了，向左橫移，豈不正好送到余日新的右筆之上。

這當眞是怕甚麼有甚麼，只見余日新嘿了一聲，右筆以流星逐月之勢，插向風奴的脅門。

此人眞個是手辣心狠，只要被他一筆插中，就算你有九條命也活不成了。

風奴只有一條命，她自然不想被金筆插中，嬌軀一擰，彎刀急揮，招式一吐即收，她已暴退五尺。

敢情余日新這志在必得的一筆竟然走盡，同時手指傳來一陣劇痛，連金筆也把持不住了，噹的一聲脆響，石地上冒出一溜火花。

原來他的大姆指被削掉，他如何還能握住金筆？

削掉大姆指等於廢了他一隻右手，風奴這一招實在陰損已極。

十指連心，這位金筆門的首徒疼得哼出聲來，經他的同門搶救，總算沒有把命丟在那兒。

出師不利，惹起晉龐的無邊殺機，他如果不能將這幾個少年留下來，今後金筆門就不必在江湖上混了。

於是他用蹬飄身，凌空下撲，雙筆帶起滿天金霞，猛向風奴的後心擊去。

金筆震八荒是一個成名的人物，按說他不應該連招呼都不打一聲，就猛下毒手的。

可見他名利之心極重，爲了維護得來不易的一點虛名，他任什麼都顧不得了。

風奴沒有想到這些，她正在退向蓋齊齊的身旁。

此時易敏與風奴相隔較遠，要搶救也鞭長莫及，最接近的蓋齊齊，她當然義不容辭出手援救。

「風奴小心身後……」

蓋齊齊先出聲警告風奴，同時點足彈身，揮刀向凌空下擊的金筆迎去。

噹的一聲巨响，蓋齊齊被震得倒翻而回，這一招硬接，不只是使她彎刀脫手，連虎口也被震得流出了血水。

不過她却救了風奴，也將晉龐迫得落回地面，虎口受點輕傷，自然十分値得。

晉龐向蓋齊齊瞧了一眼，道：「妳是獨臂魔女？」

蓋齊齊目射煞光，冷冷道：「你想死我成全你就是，還有甚麼話要交待的？」

晉龐哈哈一陣狂笑道：「老夫專會降妖捉怪，還會怕妳這麼一個小妖女不成？拾起妳的刀，別說老夫佔妳的便宜。」

蓋齊齊道：「不必。」

晉龐啊了聲道：「妳想找死？好，老夫不用兵刄一樣可以打發妳，出招吧。」

易敏橫身攔阻，說道：「齊齊，讓我來。」

蓋齊齊說道：「不，他們的目標是我，你縱然替我出戰，他們還是不會放過我的。」

易敏道：「可是妳……」

蓋齊齊道：「讓開一點，易敏，我會知道怎麼做的。」

她說的是事實，易敏只得退過一旁。

晉龐已經有些不耐，嘿了一聲道：「後事交待完了麼？」

蓋齊齊道：「交待完了，接招。」

縱身上步，纖掌斜劈，掌沿湧起一股暗勁，襲向晉龐的右肩。

這一招頗爲霸道，只是去勢慢了一點，像她這等打法，自然無法傷到晉龐。

「嘿嘿……獨臂魔女原來只有這點能耐！」

行家一伸手，便知有沒有，蓋齊齊只怕勝不了一個二流脚色，晉龐是威震八荒的一代宗師，豈會將她放在心上。

於是他不閃不避，右掌五指如鈎，猛扣蓋齊齊的腕脈，左掌往外一登，以驚濤拍岸之勢印向蓋齊齊的脅門。

一代宗匠果然名不虛傳，這一招雙式使得凌厲已極。

只不過蓋齊齊也非弱者，左掌忽然改拍爲划，纖纖玉指以不可思議的速度划向晉龐的脈門，同時小身子一擰，連晉龐的左掌也避了過去。

晉龐決未想到蓋齊齊的身手如此靈活，一招互換，他不敢再輕視對方了。

蓋齊齊乘機退後兩步，道：「愚夫妻傷人是迫於無奈，希望前輩能够諒解。」

晉龐大喝一聲道：「妳認爲老夫奈何不了妳？看掌。」

此人不愧爲西北一帶的霸主，招式一經展開，立即掌握全局，二十招不到，蓋齊齊已然陷入險境。

一個初學乍練的後生晚輩，無論她如何聰明，內力及臨敵經驗必然勝不過成名的高手。

蓋齊齊的處境正是這樣，她勉强支持三十幾招，終於一個疏神之下，左腕被晉龐一把扣着。

一招得勢，晉龐決不饒人，他要爲金筆八駿討回血債，另一隻手掌猛向蓋齊齊的天靈拍去。

易敏與風奴等原是提足功力，準備隨時搶救的，但奇變陡生，他們都有鞭長莫及之感。

易敏不顧一切的衝了出去，他衝出不過幾步就被金筆門下纏住，他雖是拚命搏殺，依然脫身不得。

風奴沒有衝，她却一聲嬌叱，用兩枚柳絮飄擊向晉龐的雙目。

此時混戰展開了，除了蓋齊齊，易敏、蓋喜拉，阿蘭及風奴等全部陷入苦戰。

但這場混戰十分暫短，因爲他們聽到一聲令人毛髮悚然的慘嚎。

莫非蓋齊齊遭到毒手？

不，女人的聲音是尖細的，這聲慘嚎却十分混濁。

難道遭到了毒手的竟是金筆震八荒晉龐？

不錯，正是這位一代宗師。

他的雙眼全瞎，這是風奴的傑作，但致命之傷却是喉部，因爲那兒正在汩汩不停的噴着鮮血。

金筆門的首徒余日新心胆皆寒，口中一聲悲呼，縱身就向晉龐奔去。

「師父……師父……」

他的師父受到兩處致命的重傷，就神仙也救他不活，他只是吐出四個模糊的音符，就向鬼門關報到去了。

他聽清楚了那四個音符，原本慘白的面頰，更變得毫無人色，他以畏怯的目光向蓋齊齊瞥了一眼，迅速抱起他師父的屍體，向來路急馳而去。

金筆門撤走了，如同雨過天青，夜色變得十分可愛，但易敏却呆呆的瞅着迷朦的遠山，像木雕泥塑般的站在那兒。

因爲他也聽到晉龐臨死之時吐出的四個音符，那是「隱形魔手」。

晉龐死了，他却在臨死之時拆穿了隱形的秘密，雖然拆穿的不是全部，這已經足够轟動江湖了。

易敏是一個敦厚的少年，他不慕名利，不求聞達，只望娶妻生子繼承易氏的香烟，此外別無所求。

但，妻子是一個名震江湖的隱形魔手，別人會讓他平平凡凡的過日子麼？

正當他思緒遊離之際，一股輕輕的語聲在耳旁响了起來。

「易敏，是我不好，只是……我出於無奈……」

「我知道，齊齊，我沒有怪妳。」

「那……咱們住店吧，我餓了。」

「好。」

他的確沒有責怪蓋齊齊，他認爲這是命中註定，是上蒼的安排，今後怎樣，只好走一步算一步了。

翌晨他們繼續南下，他沒有猜錯，他們所至之處，果然是路人側目。

好在沒有人再向他們找碴，總算平安的回到他的家鄉。

× × ×

河南澠池縣以南有一個山鎭名叫「藕池」，易敏的祖業就在這裏。

他的祖業實在少得可憐，茅屋數間，山田十幾畝，如果用這些維持生活，不過僅能糊口而已。但他甘於淡泊，一點也不担心往後的窮日子怎麼過，葬好父親的遺骸之後，就胼手胝足的開始工作。

他們男耕女織，克勤克儉，生活倒也頗爲愉快，然後他將阿蘭配給蓋喜拉，以達成他岳父的心願。

這天易敏挑了一担雜糧到城裏去賣，然後買了一些日常應用的東西，就往回頭走。

靠南門不遠有一家「天池酒樓」，在灑池，天池酒樓是一擲千金的所在，易敏辛勤終年，僅堪溫飽，他自然沒有光顧一下的打算。

但——

「易少俠，請留步。」

天池樓中走出一個青衫文士，他不只是攔住易敏的去路，還稱呼他爲少俠。

易敏神色一呆道：「閣下認錯人了吧，在下是一個鄉下人，少俠二字實在承當不起。」

青衫文士微微一笑道：「謙恭是美德，如果要妄自菲薄就對不起生身的父母，及傳藝的師門了。」

易敏道：「兄台認識在下？」

青衫文士道：「當然，此地說話不便，咱們到裏面再作長談。」

易敏道：「這個……」

青衫文士道：「在下作東，請。」

易敏在堅邀之下，只得跟隨青衫文士走進酒樓，土包子總算開了一次眼界。

青衫文士原是靠窗獨酌的，他命店小二撤去殘席，另外點了一些菜，要了一壺酒，跟易敏對飲起來。

他們乾了一杯之後，易敏道：「小弟失禮得很，還沒有請教……」

青衫文士緩緩說道：「敝姓陸，草字公佐。」

易敏道：「原來是陸兄，失敬，請恕小弟眼拙，咱們在那兒見過？」

陸公佐道：「少俠夫婦在朝陽村懲治金筆門，使在下開了一次眼界。」

易敏道：「金筆門迫人過甚，愚夫婦是情非得已。」

陸公佐道：「這個不必少俠解釋，金筆門是咎由自取，不過在下有幾句不太中聽的言語，希望少俠不要見怪。」

易敏道：「不要緊，陸兄請說。」

陸公佐道：「炫耀求售，到處鑽營，這樣固然不好，但明珠藏櫝，妄自菲薄，辜負上蒼賦予的才能，也使人不敢苟同，少俠認爲是否有點道理？」

易敏淡淡一笑道：「有道理，只不過人各有志，這也是無法勉强的。」

陸公佐道：「這麼說少俠是獨善其身，置天下安危於不顧了？」

易敏道：「陸兄言重了，在下一介草民，那裏管得了天下安危之事。」

陸公佐道：「在下說過，一個人不可妄自菲薄，以少俠的才能，如果置之朝廷，必然是一員中興名將，要是參與某一帮派，也可以安定江湖，使千萬生靈免於塗炭，這是在下的肺腑之言，希望少俠加以考慮。」

易敏道：「在下只會一點莊稼把式，陸兄的謬讚實在承當不起，在下已經酒醉飯飽，就此告辭。」

雙拳一抱，提着一包東西就匆匆地辭去，他甚至連陸公佐是甚麼身份都沒有詢問。

回到家中之後，他將遇到陸公佐的事告訴了家人，蓋齊齊只是神色安詳的笑了一笑，風奴却聽得大感興趣。

「公子，那姓陸的必然是一個微服私訪的朝廷大官了，你沒有請他到咱們家裏來聊聊？」

「此人滿腦子的名利，跟他有什麼好聊的？再說他們如果是甚麼心存叵測的邪教匪徒呢，咱們豈不是引鬼上門？」

「公子說的是，咱們應該先摸摸他的底。」

「我不願當官，也不想發財，沒有必要摸他的底，好啦，把東西收起來吧。」

「是，公子。」

次日上午易敏與蓋喜拉正在田裏工作，風奴忽然匆匆奔來，道：「公子，有客人來了。」

易敏道：「哦，是甚麼人？」

風奴道：「他說姓陸，還帶來很多禮物。」

易敏道：「喜拉，你慢慢做，我瞧瞧就來。」

他回到家裏一瞧，果然是那個陸公佐，不待他開口，陸公佐已雙拳一拱道：「在下冒昧得很，希望易少俠不要見責。」

易敏淡淡道：「好說，陸兄請坐。」

陸公佐還帶着一個從人及兩盒禮物，也許都是名貴的東西，易敏却瞧都沒有瞧它一眼。

待風奴敬茶之後，陸公佐咳了一聲道：「昨天咱們是初次相遇，可以說交淺言深，今天咱們是舊識了，少俠能不能對在下的敦請再作考慮？」

易敏道：「是陸兄要用在下？」

陸公佐道：「陸某只能因人成事，並不是叱咤風雲的材料，敦請少俠的是咱們帮主。」

易敏道：「貴帮主是……」

陸公佐道：「對不起，少俠，在你沒有加入本帮之前，在下不便奉告，不過有一點我可以告訴少俠，本帮帮主胸懷玄機，武功蓋代，放眼天下不作第二人想，咱們能够追隨驥尾，前途是一片光明。」

易敏微微一笑道：「這麼說在下應該恭喜陸兄了。」

陸公佐道：「不必恭喜在下，少俠只要點點頭，榮華富貴就在眼前等着你。」

易敏道：「可惜在下與榮華富貴無緣，陸兄的好意只能心領了。」

陸公佐道：「少俠，這可是你發展長才的惟一機會，希望你多加一點考慮。」

易敏道：「不必，在下有點累了，風奴替我送客，哦，陸兄別忘了把東西帶回去。」

他不再睬理陸公佐，身形一轉，逕向內進走去。

陸公佐碰了兩次釘子沒有再來了，但三天之後易敏却遭到一項無妄之災。

他想打點野味加加菜，剛剛走進山道，就迎面碰到三名公門中人。

「你是易敏？」

「是的，各位有什麼指教？」

「我是縣衙的朱捕頭，咱們奉縣太爺之命前來請你。」

「縣太爺找我？有什麼事？」

「咱們也不知道，見到縣太爺之後你

就明白了。」

「好吧，讓我跟家裏說一聲。」

「不必。」

他沒有見到縣太爺，糊裏糊塗的就被關到監牢裏去了，兩個月之後他又被開釋了，無端端的坐了六十多天牢，他還不知道爲了甚麼。

這是一場意外的災難，好在它已經過去了，除了自認倒楣，還能有甚麼辦法。

他匆匆趕回家裏，在門前遇見阿蘭。

「啊，姐夫，你到那裏去了？也不跟家裏說一聲。」

「咳，倒楣透了頂，待會再告訴你，他們呢？」

「姐姐帶着風奴找你去了，喜拉在田裏。」

「齊齊找我去了？她上那裏去找？」

「是那個姓陸的，他說你接受了他的邀請，在他們帮裏充任護法，是你叫他來接咱們去的，喜拉怕田園沒有人照顧，所以咱們就留了下來。」

「這是甚麼時候的事？」

「你離家後的第五天，姐姐就帶着風奴跟姓陸的找你去了。」

「好陰險，阿蘭，去叫喜拉回來，我有話跟你們說。」

「好的。」

在阿蘭去找蓋喜拉的時候，他收拾好了一個包裹，然後在草堂上來回的走動，可見他的心情惡劣到了極點。

不久之後蓋喜拉與阿蘭回來了，見到易敏，蓋喜拉的眼眶不由紅了起來。

「姐夫，你沒有瞧到姐姐？」

「沒有，喜拉，坐下來我跟你說。」

「是。」

「喜拉，這是一個陰謀，我出去打獵被關進縣衙，齊齊就被姓陸的騙走，他們是有計劃的要利用齊齊的隱形手臂做壞事，我要儘快的找到她。」

「可是，姐夫，天下如此之大，咱們到那兒去找？」

「無論天涯海角我也要去找，只要他們利用齊齊，必然會露出蛛絲馬跡的。」

「姐夫，我也去。」

「不，我不希望你們夫婦捲入江湖是非，這十幾畝山田雖然不多，只要勤儉一點，溫飽是沒有問題的，你們還是安份守己的種田吧。」

「是，姐夫。」

交待完了他就要走，阿蘭却叫住他道：「姐夫，你等一等……」

他奔進房裏取出了一個羊皮小袋交給易敏道：「姐夫，你帶着這個，咱們用不着。」

易敏打開小袋一瞧，見是一些小塊金子，他沒有說甚麼，只是深深的向他們瞧了一眼，提起包裹，轉身大步走去。

× × ×

登嵩山的人必然離不開「四古」，看古柏，讀古碑，觀古寺，弔古迹。

至於葱蘢蒼翠，穹然際天，使人心馳神奪的名山雄姿那就更不必說了。

這天晌午時分，一名身着土布衣褲的少年，正低頭向少室峯下急走，莫非他也是一位遊山者？

忽然……

「易師弟請留步。」

敢情這位身著土布衣褲的少年就是易敏，他抬頭一瞧，身前八尺之處立着一名少年僧侶，正是他的同門師兄天泉。

雙拳一抱，向天泉施了一禮道：「小弟見過師兄。」

天泉回答道：「師弟不必多禮，你有事？」

易敏道：「小弟想求見恩師。」

天泉搖搖頭道：「不必了，師父不會見你的。」

易敏道：「爲甚麼？師兄，恩師爲甚麼不見小弟？」

天泉喧聲佛號道：「師弟已被朱筆除名，不再是少林弟子，師父怎肯見你？」

易敏愕然道：「甚麼？少弟已被朱筆除名？爲什麼？小弟犯了甚麼過錯？」

天泉道：「這個愚兄就不知道了，也許只是一樁誤會，但掌門法旨已經頒下，沒有人能够挽回，如非師父一肩承担，師弟的武功只怕也不能保全。」

易敏長長一嘆道：「妻子被騙，師門除名，看來小弟是無路可走了。」

天泉道：「不要灰心，師弟，愚兄知道你是最堅强的，希望你好自爲之。」

天泉不想多說甚麼，一轉身逕向山道奔去。

易敏沒有移動，只是像木雕泥塑般的呆立着。

人生的道路原是坎坷不平的，像他這樣遭遇的不是沒有。

不過他還是一個大孩子，上蒼對他似乎太過苛刻了一點。

也許這是一種磨練吧，塞翁失馬焉知非福？

他焦急，失望，但不頹喪，天泉沒有說錯，他有一種不屈不撓的堅毅性格。

他跪下來向少林寺遙遙拜了三拜，然後起身向關洛大道馳去。

中州是人文薈萃之地，隱居其間的武林高人也不在少數，所以他想從關洛一帶開始，尋找他的妻子蓋齊齊。

當然沒有人知道一個赤狄族的姑娘，不過她却有一個顯著的目標，「獨臂」。

還有，易敏雖然不知道陸公佐是何許人物，却敢斷定他必然大有來歷，只要多花一點時間，找到他並非難事。

但他找遍黃河兩岸及大江南北，沒有人知道陸公佐，也沒有人瞧到過像蓋齊齊那樣的獨臂姑娘。

這天傍晚時分，他到達福建浦城縣以北的招賢鎭，他正待找客棧投宿，身後忽然響起一聲呼喚。

「易少俠……」

易敏是一個鄉下人，江湖上認識他的不多，現在居然有人叫他「易少俠」，他不由得一陣錯愕。

及回頭一瞧，是一個四旬左右的勁裝漢子，那人正在向他含笑點頭，證明他沒有聽錯。

「兄台是呼叫在下？」

「是的。」

「兄台有什麼指教？」

「有一個朋友想跟少俠聊聊。」

「誰？」

「老朋友，少俠認識的。」

「是陸公佐？」

「少俠果然聰明，請跟在下走吧。」

這當眞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功夫，既然是陸公佐找他，就算是上刀山他也要去。

勁裝漢子一個勁兒的往山裏跑，易敏亦步亦趨的跟隨着，直到一個荒涼的山神廟前勁裝漢子才停了下來。

「哈哈……久違了，易少俠。」

隨着笑聲，廟裏走出十幾名懷抱兵刃的勁裝大漢，領頭的正是陸公佐。

這顯然是一個鴻門宴，易敏的處境危殆已極。

劍眉一挑，易敏哼了一聲道：「姓陸的，咱們無怨無仇，你爲甚麼騙走我的妻子？」

陸公佐道：「少俠寃枉人了，蓋姑娘是自願跟在下走的。」

易敏道：「你胡說，她人呢？」

陸公佐說道：「蓋姑娘她很好，她要在下帶一個口信給少俠，請你不要以她爲念。」

易敏大喝一聲道：「姓陸的，你不要欺人過甚，我的妻子在那裏？你說。」

陸公佐道：「你當眞要我說？」

易敏道：「不錯。」

陸公佐嘆了一口氣道：「要我說可以，我倒先要勸勸少俠，天涯何處無芳草，你還是死了這條心吧。」

易敏道：「甚麼意思？」

陸公佐道：「這個意思很簡單，蓋齊齊已經是咱們帮主夫人，不再是你的妻子了。」

易敏厲聲道：「姓陸的，你敢侮辱齊齊，易某決不饒你！」

陸公佐嘿嘿一陣冷笑道：「你既然一定要找死，本堂主成全你就是，上。」

在陸公佐的吆喝下，十幾名大漢一起擁了上來，這般人是存心要將他撂在這兒，一上來就往死裏招呼。

而且他們的身手個個不凡，全都稱得上高手二字，因而交手不足五招，易敏的身上已經掛了三處彩。

這是一個卑鄙的陷阱，但也激起了易敏殺機，我不殺人人就殺我，他自然不能再存着慈悲的心腸了。

易敏五歲起就在少林寺一磚堂練武，工夫練得非常扎實，這一拚命搶攻，打得竟然兇悍無比。

他使的是一柄短劍，但却極端，他一劍劈斷了一柄長刀，去勢不衰，將一名敵人來了一個開腸破肚。

這一招震撼了所有的敵人，當他們神色一呆之際，他的劍光已然抹過兩名敵人的咽喉，同時一脚飛起，將一名大漢踢倒在地。

刹那之間連斃四名敵人，這份威勢眞個是江湖少見。

不過他明白，陸公佐才是他最大的勁敵，此人虎視眈眈，按兵不動，可能是要檢他的便宜，他要儘快殲滅圍攻他的大漢，以便跟陸公佐作生死一搏。

他的計劃沒有錯，但他打得却十分吃力，圍攻他的敵人沒有留下一個，他的創傷却也增加了許多。

哈哈一聲長笑，陸公佐走了過來，道：「好功夫，估不到少林寺的一名棄徒，竟有如此高明的成就。」

易敏冷冷道：「我的妻子在那裏？你說是不說？」

陸公佐陰陰的一笑道：「我跟你說過，蓋齊齊蟬曳尾聲投別枝，已經不是妳的妻子了，你爲甚麼這麼不開竅？」

易敏怒叱道：「姓陸的，出招。」

陸公佐哼了一聲道：「你受傷頗重，我原本不想打落水狗的，只是你太固執了，留下你會有麻煩，所以，嘿嘿……」

他摘下一隻精鋼打造的鬼手，呼的一聲，逕向易敏的頭頂砸來。

他的內力極高，當易敏創傷被體，筋疲力盡之時，根本不必講什麼招式，只要以力取勝，易敏就會招架不住。

易敏也明白這一點，他自然不敢用劍招架，只得閃身避讓，然後相機還擊。

在閃避兩招之後，他知道這個打算也行不通，因爲傷勢影响了他的行動，身法已不如往常快捷，適才兩招就差一點傷在陸公佐的鬼手之下。

那麼唯一的辦法就只有險中取勝了。只有勝利才有生機，失敗的結果必然是死，在這等處境之下，他不得不冒險一試。

此時鬼手挾着勁風砸向他的肩頭，這一招他又避過去了，但陸公佐的手腕伸縮之間，鬼手以快若流星的速度，再度砸向他的背脊。

現在他是山窮水盡了，去勢已竭，如何避得了這快如流星般的一擊？

牙根一咬，他向地面撲了下去，短劍順勢揮出，砍向陸公佐的右腿。

這是陸公佐沒有想到的，克察一聲，他的右腿自膝蓋以下被短劍砍斷，在扣人心弦的慘嚎聲中，這名可怕的敵人倒了下去，他終於傷了敵人一條右腿，但背脊上却也中了一擊。

這是兩敗俱傷的血戰，慘烈得使人不忍卒覩。

此時他幾乎無力握住短劍，雖然想再給陸公佐一劍穿心，手臂却已不聽使喚。

不過他明白陸公佐正在忙着止血療傷，他要不乘機逃走，待會就只有死路一條了。

他提足全身的餘力，在山林中連爬帶滾，最後，他終於眼前一黑，一頭栽倒下去。

這位命途坎坷的少年，莫非就這麼結束了他的一生？

不，他還有美好的未來，與驚人的成就，這些……將在拙著「毒龍妖燕」中與讀者見面。

（本節完）

預告

高皐先生繼「隱形魔手」後刊出續篇：

「毒龍妖燕」

下期刊出・敬請垂注

神州奇俠故事之六

溫涼玉・文

盧令・圖

神州無敵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皇甫高橋殺了南宮無傷，在擂台上耀武揚威，一轉身，却被台下的蕭秋水認出他是經過易容的長兄——蕭易人，同時情不自禁地高呼「大哥」，觀衆這才知道皇甫高橋的眞正身份，咸議論紛紛，而蕭開雁，蕭雪魚更不屑乃兄背親向惡，投靠朱大天王。於是分別躍上擂台對蕭易人責難，豈料蕭易人名利薰心，竟不念手足之情，先後斃弟、妹於劍下。這時，蕭秋水怒火中燒，憤然而起，苦戰之下，終於殺死蕭易人，諸葛先生見再巳無人上台挑戰蕭秋水，便即宣佈蕭秋水為盟主，台下歡呼雷動之際，朱舜水却揚言要蕭秋水將「天下英雄令」交出……

鐵血睾金甌 同仇除外侮

朱舜水

「盟主歸你蕭秋水，天下英雄令歸我朱舜水，這是兩全其美的事——你不干涉我的，我也不干涉你的。」朱舜水擺明了態度：「今晚高手如雲，我是知道的，但是，其中有多少是老夫手下，諸位可知道麼？」

蕭秋水忽然有一種感覺。場地寬坦天擁擠，他却覺得天地蒼茫，就算是拂曉，也是空茫一片。而他沒有依所：沒有了家人（除了尚生死未知的蕭雪魚），沒有了牽絆，天地間，任他一個傷心人，獨來獨往。可是隱約却有先賢先烈，爲神州開路，近人還有岳飛，在爲國殺敵……他黯然，肯定了他該作的了。

他站了起來。高大如神。

「你不配。」

朱舜水目光收縮，厲笑，驟然一拍手掌。

一人應聲疾閃而出，手中七點星光飛出！

蕭秋水雖然傷重，但是並非傷到不能閃躲！

他避不過，是因爲他不敢置信，這人也會向他下毒手！

他中了五鏢。

鏢一射入蕭秋水身軀，即倒射回來，隨着鮮血激噴——他雖沒有閃躲，但全身凝住了凌身功力！

他目眦欲裂，吼道：「妳——！」

放冷鏢的人竟是重傷毀了半爿臉的唐肥！

× × ×

朱舜水大笑道：「天下英雄令，我還配不配拿？」

蕭秋水雙目瞪視，毫不畏縮：「你不配！」

朱舜水臉上一陣抽搐，怒笑道：「你以爲我是誰？告訴你——」朱舜水如蒼天一梟，狂笑道：「我『鐵鎖橫江』朱舜水，就是朱大天王！」

此言一出，全場中除了那威猛老人外，連趙師容都霍然站起，有人幾乎摔倒，大部份的武林中人嚇退了幾步，更有人嚇得掉頭就跑。朱舜水瞇着狡獪的眼睛，問：「那麼——」他滿懷信心如狐狸般笑道：「我還配不配？」

蕭秋水平視着他，深深地、長長地，吸了一口氣，一字一句地說：「你，不，配。」

× × ×

鴉雀無聲。

除了剝剝的火炬未熄前的燃燒之聲外，偌千近萬的人海中，竟連一點聲音都沒有。

朱舜水猶如鷹鷲一般，瞅住蕭秋水，然後擧起了他鷹爪一般的手，輕輕地抓住擂台上的一楹柱上，猶如小小力地抬起一隻精緻的茶杯一般——

然而那一人圜抱般粗的柱子，立即摧枯拉朽般霉了，嘩啦啦地倒下來，牽動整個擂台，一陣山搖地動的聲響，塵土飛揚，擂台全塌了。

這只是朱舜水左手一揑之力。

這下連大水老人、地眼大師都變了臉色。

朱舜水雙目如毒刃，盯住蕭秋水，全身無法自動，一字一句地問：「我，還，配，不，配？」

蕭秋水這次沒有答。

他返過頭去。

他問唐肥：「妳爲什麼要這樣做？」

「這樣做，對不對得起方姊？」

「爲什麼要背叛唐門，而投入這老匹夫手下？」

唐肥愕住。她那陰陽怪臉還來不及答。朱舜水只覺得一陣血液上沖。腦門炸地轟然一聲，一種莫可匹禦的憤懣，使頭上毛髮根根豎起！——他旋地發出了一聲驚天動地的怒吼！

× × ×

他那一擊，能不能殺得死重傷在身的蕭秋水，始終是一個謎。

但他那一擊，忽然被人化解去。

用輕輕一拂化解的。

而且用的是袖子。

水綠色的袖子。

天下只有一個人能用如此輕曼的力道以及如曼妙的袖子來消解朱舜水的「長江出閘」。

趙師容。

× × ×

趙師容盈盈笑，吟吟笑。

朱舜水臉色鐵青，厲聲問：「妳要救蕭秋水？」

趙師容沒有去答他。却向蕭秋水道：「你說的對；」她那風華絕代的笑意却帶憂悒：「他那裏配！」

朱舜水簡直被氣得快發瘋了。想他縱橫七海，獨霸武林，幾曾似今日，先被一個後生小子蔑視，再給一個女子奚落過？他突然哈哈大笑起來，居然唱了首「黃河船夫曲」，看來一點怒氣都消盡了，回復到原來的樣子，嫛然道：「原來李夫人也想要『天下英雄令』！」

趙師容見朱舜水居然能夠在如此憤慨下恢復神智，心下也不禁暗暗佩服，忍不住說了一聲：「朱大天王，果然是朱大天王！」

朱舜水微微一笑，道：「李夫人過獎了。」

× × ×

趙師容化解那一招時，一種淡鬱的香味，嬝入蕭秋水鼻中，連傷痛也似清涼多了，眼前一花，出現了如此一位高貴雅淡的女子，不禁心中一聲讚嘆，但隨即想與唐方談論（蕭秋水與唐方交往時，乃無話不談，上至天下大事，下至對不諳女子之評頭論足，皆談得相知相洽，頭頭是道），心中一酸，旋向唐肥厲聲問道：「阿肥，妳這樣作，傷不傷方姊的心？」

唐肥見蕭秋水居然身中五鏢不倒，直如天神一般，心裏暗暗發寒。晨曦下，她半邊臉被利斧劈得鮮血淋漓未去，而鼻子又被鐵星月失手打得稀爛，看來猶如地府中的肥羅刹，甚是恐怖！

「我本來就是朱大天王的人！」唐肥强充悍強，咧嘴道：「我是朱大天王派到唐門『臥底』的人，目的是查明唐家近五十年來不出江湖爭霸之眞相；」唐肥怒氣冲冲地道：「而今爲了殺你，暴露了身份，你還想怎樣？——我唐肥可不怕！」

蕭秋水訝然道：「難道你不是唐家的人？」

唐肥澀笑道：「我是什麼人？我那末肥，那家要我？」她痴笑起來，狀若癲狂：「那一家喜歡我這樣肥的女人？我唯有跟隨朱大天王，作一番驚天動地的大事業，方才有人看得起我！」她一面笑，震動創口，臉頰上鮮血又涔涔淌落，猙獰無比：「就算欺師滅祖，也在所不惜！」

蕭秋水望着他，驀然打了一個寒噤。他現在才感覺到身上的傷口，一齊作痛。

× × ×

「唐肥，妳眞不是人。」

林公子罵。鐵星月更氣得呲牙露齒，他對唐肥，本已經動了眞感情：「唐豬！妳——！」

唐肥「格格」而笑，一面笑，一面搖，肥肉不住顫抖着，忽然笑容一歛，道：「你不知道人會變的麼？尤其是女人，要變起來，可以抓住任何一個、小小一個的理由，就可以把你碎屍萬段，……」

她瞇着另一隻尚稱完好的細眼，故意問：「這些你們都不知道麼？不知道又怎麼學人家闖蕩江湖？」

金刀胡福按住險被氣炸的雜鶴邱南顧，沉聲道：「我們不是不知道，而是江湖上，乃是講道義的，就算別人不講，我們也憑良心講。」

李黑冷笑道：「我們不是不懂，而是不屑爲之而已。要墮落還不容易——找個理由搪塞過去就得了。」

施月叱道：「不管如何，就算唐門能饒妳，我們『神州結義』也不放過妳！」

陳見鬼亦插口罵道：「枉妳跟我們是共過患難的人，竟做出這等事來！我陳見鬼就算活見鬼了，原來你跟鄧玉平爲『權力帮』臥底，而妳爲『朱大天王』作暗點子，都是一丘之貉！只不過妳更深沉一點而已！」

× × ×

朱舜水笑道：「現在老夫想與李夫人打個商量。」

趙師容隨意笑道：「什麼商量？」

朱舜水道：「商量個條件。」

趙師容問：「什麼條件？」

朱舜水瞇着眼睛，笑得就像隻老狐狸：「天下英雄令，歸趙姑娘得，但是……」他笑意愈漸肆意。

「長江七十二水道、黃河三十六分舵，五湖四海水寨，姑娘一人之下，萬人之上，……如此可好？」

趙師容笑了。笑意猶如一隻翩翩的彩蝶，恨聲問：「你是說……？」

朱舜水瞇着眼，擠在眼皮下的眼珠，不住上下跳動，打量着趙師容：「……正是向趙姑娘徵得首肯……」他嘿嘿笑道：「我朱老頭兒年紀雖長了些，但這些年來，尚未娶妻……而且，」朱舜水傲然道：「江湖上、武林中，配得上妳趙姑娘的，除了老夫，就是李沉舟。李沉舟在我手下是死定了。」朱舜水簡直說到後來，是污言穢語：「……丈夫是老的好，那些事兒，够穩健，有經驗呀！」

朱舜水在羣豪面前說這些話，無疑是全不把其他的豪傑放在眼裏，而且公然說這種不堪入耳的話，衆皆忿然。

趙師容居然嫵媚笑道：「你是說……天下英雄令歸我，我歸你，你……你歸你自己？」

朱舜水樂不可支：「我？我歸朱大天王。」

趙師容笑得更嫣然了：「好，好計劃，這樣的好計劃，虧得你才想得出來。」

朱舜水樂陶陶道：「我是天才，我一直是人間的天才！」

趙師容婉然道：「眞是天才，天才兒童！」忽然水袖一挽，急打朱舜水臉門。

朱舜水偏首避過。趙師容如左袖又拂出。朱舜水全力跳避。趙師容雲袖暴長，直捲朱舜水，這次朱舜水跳開兩丈才能定過神來。

這幾下過招，直如電光火石，朱舜水巳跳開兩丈，縱聲長笑道：「趙姑娘也不……考慮考慮？」

趙師容微微一笑道：「你知道我和李沉舟的關係？」

朱舜水臉色變了變，即道：「我當然知道。但李沉舟自命風流，有多次外遇，有多少個女人，……妳可忘知道？呵，呵呵——」

趙師容淡淡一笑，更見一種意無抑盡的嫵然。「我知道。若有人想在我面前破壞李帮主，那是妄想，他有多少女子，他都告訴我，我無所謂，因他只愛我一個。大丈夫逢場作戲，應有的事，我趙師容也有不少男子，並不稀奇。李帮主既是我的長輩，也是我哥哥，更是我知友、良朋……你想在我面前誹謗他，那未免看扁了我，趙師容，看錯了李沉舟——」

趙師容燦然一笑，有若花開，驕傲而韻姿清楚：「我是什麼人，李沉舟又是什麼人。」

蕭秋水在旁瞥見晨光熹微中的趙師容，心頭一熱，想到這一對相知相遇、相信相依、天衣無縫、無瑕可襲的信賴，想到他和唐方兩地分散、咫尺天涯，却生死不知，眼眶一紅，身上所有的痛楚，因爲見到趙師容，以及揣擬到趙師容和李沉舟至深至大的戀情，而覺得陽光薰曦，心頭鬱悶，爲之頓消。

朱舜水臉上一片陰沉。這時大水老人、地眼大師，再也忍耐不住這幾人目中無人的攪局，憤激至極，地眼脾氣毛燥，大喝道：「兀那王八，就當武林中無人麼——」一掌就往朱舜水冲了出去。

「神行無影」裘無意咗喝道：「使不得——」但巳太遲，地眼一掌衝出，朱舜水反掌擋去，兩掌一交，地眼大師只覺對方大力撞回，自己急忙再生內力，全力抵住，詎料那外力如黃河缺堤一般，又衝破了瀾防，地眼此驚非同小可，忙使混元眞炁抵住，但這一點心經，也給萬濤排壑般的巨力冲破，三道逆流，反行體內，地眼只覺全身一震，連退八步，嘴角滲出了鮮血。

朱舜水見一掌擊斃不了地眼，也是一怔，冷笑道：「少林僧人果有兩下子。」

但這在羣豪心中，尤其是大水老人等心裏，造成了極大的驚嚇：地眼神僧與天目神僧齊名，在南少林當長老護法之職，份位極高，而且曾與方丈和尚大師三人合擒權力帮李沉舟手下第一强人柳隨風，聲名之大，一時無與比倫。可是地眼大師却一招之下，輸給朱舜水。

大水老人本待地眼大師先行出手，只要對方一動上了手，他在旁邊再插一手，擒住了朱大天王，再逐走了趙師容，自然吐氣揚眉，儼然武林領袖，當時再批判蕭秋水殺兄無資格當盟主一職，再公然要其將「天下英雄令」交出，諒必無阻，……如此如意算盤計劃下來，却見地眼一招敗退，着即打消了出手的念頭。

——這是穩着點，看看風頭再說。

「神行無影」裘無意，在武林中輩份，以及武功內力，可謂「三大天柱」，即是少林天正、武當太禪、以及丐帮裘無意。可惜裘無意爲人滑稽突梯、不重身份，故在武林中的號召力，却大大不如前邊巳歿的兩人。武林中雖是靠豪拳打天下，但不亮身份，不擺架勢，其中冷熱炙寒，跟翰林、仕林、宦林中，也沒兩樣。

裘無意這時站出來，綠竹杖往地上一點，向朱舜水大聲喝叱：「朱舜水，你眞當江湖無人了？」

朱舜水冷笑：「除了你裘老還算是個人物外，這一僧一道，合算只能是半個，你們所謂『白道』，那有什麼像樣底『人物』……!?」

蕭秋水在旁瞥見朱舜水站出來的身形，彷彿很是眼熟，一時又想不起那裏見過，很覺納悶。

朱舜水話口未完，只聽一人道：「那我算什麼？白道的、還是黑道的……？」

燕狂徒 1

朱舜水偏首望去，只見那威儀堂堂，但瞧不出年紀、武功的人緩緩站起，不知怎的，心中一凜，但嘴巴可全不有讓：「我怎麼知道你算什麼？報上名來，看看排在這一僧一道之前抑或之後……」他一眼瞧出對方武功定必非同小可，所以出語間可軟可硬，也客氣了許多。

那威猛的人大笑道：「什麼？我跟這

禿驢和雜毛併排……!?哈哈哈——」

向天長笑，眞個宛若焦雷。這下無疑是極端藐視，大水老人涵養再好，也忍無可忍，怒道：「兀那野漢，你敢蔑視祖師爺，是活得不耐煩了!?」

威儀的人猛回首，問道：「誰是祖師爺?」

大水老人也不知怎地，給他瞧得心魄一寒，但騎虎難下，只好硬着頭皮道：「我說的。」

對方問：「誰是祖師爺?」

大水老人只敢回答：「我說的。」原已問非所答，氣勢上弱了一籌，大水老人也省覺到，老羞成怒，心忖：「我且試他一試，挽回點顏面再說。」他對朱舜水不能輕舉妄動，但這人武功再高，也不可能猶勝朱舜水，無論如何，自己都制得住，當下意念既定惡念陡生，決定七分攻擊，三分守勢，先綷自己立於不敗之境，先試探一下再說。

威皐的人一見大水老人蓄勢待發，便一眼瞭然，笑道：「你死定了。」

大水老人勃然大怒。他養精蓄銳的一擊，對方竟然說：「你死定了。」好像在對一個小孩子在說話似的，當下怒吼一聲，單掌護胸，右掌劈出，衝了過去。

那人瞪住了他，猛喝了一聲：「祭無朋!」

這一聲大喝，陡地令大水老人一震!「九陽陰手」祭無朋是卅年前，他未入武當時的綽號與原名，這人何以唬得。這聲大喝宛若焦雷，令他本來陰柔綿延的眞氣，突然有了個漏洞，正在源源散去。

「祭無朋!」

那人又是一聲暴喝。大水老人恐懼地睜大雙目，衝至一半，被這宛似當頭一棒喝叱而驟至，身體搖搖顫顫，回發出咆哮在先，大半功力發於功，小半功力蓄於守，攻守功力未能配合，是以眼前烏金，腦門一陣發黑，全身眞力，絲絲遁走，那人又猛喝一聲：「祭無朋!」

轟隆一聲，大水老人如被雷擊，全身一彈，痙攣起來，臉容抽搐着，全身內力，已被這三聲斷喝：鎭住、截斷、再擊潰，他雙眼一翻，全然混濁，怪吼了一聲：「你——!」

「哇」地一口血箭，打在地上，射出一個血窿!但他也臉若紫金，仰天倒下，被震碎腑臟經脈而亡。

× × ×

三聲斷喝，殺了大水。

——這等功力，連朱舜水望塵莫及。

——就算朱舜水與趙師容聯手，也辦不到。

——李沉舟呢?李沉舟能不能够?

全場愕住。天已大明。火炬已滅。陽光洒在衆人頭上、身上、衣上，因爲太過寂然，反而不似是人間一般。

良久，裘無意澀聲嗄道：「你……你……」他每一個字，都像挑了千斤担子，重鈞負荷，他囁嚅道：「你……你……就……是……是……燕……狂……徒……」

對方沒有作答，只發出一陣舖天捲地的狂笑。

× × ×

燕狂徒未死?

(他，就是燕狂徒嗎!?)

——這在昔年，號稱天下第一人，使黑白二道俯首稱臣，而且縱橫天下，號令七海，始創權力帮，諦造長江、黃河水道分寨，最後被他手下的人所出賣，以使黑白道中好手盡出，十六大門派，包括武當、少林、以及朱大天王的「七大長老」、「權力帮」的「四大護法」，還有李沉舟都親自出手，殺得鬼泣神號，遮天蔽日，血流成河，慘絕人寰，燕狂徒全身無一不是傷，連胸口都被人用劍對穿而過，但居然仍能身懷「無極先丹」，脫圍逃去……

——但是在這等重創之下，這魔頭居然能不死麼!?

——不可能!(這人，這人就是燕狂徒麼!?)

燕狂徒未死!

× × ×

燕狂徒未死——這個訊息委實太過駭人。這七十年來的武林中，燕狂徒已經是一個象徵，一種代表，這個桀傲不馴，驚天動地的人，就似天宮派出天神地將，都奈他不何，連太上老君七七四十九天丹火熬煉，都因他不住的孫大聖;他的存歿，聲動武林，威震江湖，名懾人心。

(——燕狂徒居然如此年輕……不，連年齡也看不出來!)

裘無意、趙師容、朱舜水三人，昔年都沒有參加那一役。裘無意當時對笑傲江湖，不將天下人放在眼裏的燕狂徒，倒有幾份相投，不認爲他爲禍武林，所以才沒有參與圍殺;趙師容昔年却太年輕;朱舜水只派了他的「七大長老」出手——他當時以爲已經太看得起燕狂徒，豈料原來是太小覷了燕狂徒——最後只有兩個長老能活着回來。

大水老人已經死了。地眼大師當年却有參加那一役，他從未想到這人就是他在是役幾乎把他駭得命喪心寒的燕狂徒!看來這數十年來，燕狂徒不但沒有老，反而更年輕，而且更豪壯了。

(好一個燕狂徒!)

三聲震死大水老人的燕狂徒，又大笑三聲，道：「既知我是燕某，天下英雄令，捨我其誰!?」

忽聽一個聲音，像劍鋒斬劈在鐵石上一般，鏗鏘有力：「你也不配。」

× × ×

燕狂徒返首望過去。返身得很慢，很慢，因爲已經有幾十年，人們不敢這樣對他說話。他乍聞這個聲音，就連他自己也不敢相信，還有人(也許除了李沉舟、慕容世情之外)居然有人敢這樣對他說話，他慢慢回身是希望多保留一刻的神秘。

× × ×

說話的人是個年輕、飛揚、倨傲、但又謙敬、很有自信却一身是傷的青年人。

——一個在燕狂徒當年橫霸天下時還未出生的小伙子。

(嘿。)

× × ×

燕狂徒認得他：這小子就是現今的什麼盟主，沒什麼了不得，但居然大罵了朱舜水三聲：「不配!」這事忒有種!却不料居然連自己都罵上了!?乖乖，這可不得了。

「你是蕭秋水?」「蕭秋水」這名字，近日在江湖上譭譽參半，有人翹着拇指讚歎，有人跺着脚痛罵——燕狂徒也有所聽聞過。

「我是蕭秋水。」那青年人答。

「你知道我是誰?」燕狂徒問。

「燕狂徒。」青年答。

燕狂徒滿意地笑了，又問道：「你知道燕狂徒是誰?」

「武林第一人。」那青年平靜地答。

燕狂徒更滿意了：「那天下第一人有沒有資格拿這『天下英雄令』?」

那青年直接了當的回答：「不配。」

燕狂徒倒豎了眉毛，厲聲問：「我不配誰配!?」

那青年正直地高聲道：「天下第一人才配。」

燕狂徒仰天長笑，怒問：「有誰可以配得上當『天下第一人』!?」

那青年答：「有。」

燕狂徒全身衣衫，獵獵劇動，道：「誰!?」

那青年容色平靜，但目露神光：「譬如岳武穆!」

× × ×

燕狂徒雖是草莽布衣，但對眞正爲國家、民族捨身奮鬪的岳飛，却是敬慕至忱，燕狂徒自譽第一狂人，而且無敵於天下，但心中却把岳武穆奉若至勇至大，一直不敢將身竊比，如今蕭秋水這般一提，他是磊落男兒，倒是服氣，哈哈一笑，道：「也罷。算你有理!」

衆人親聞蕭秋水居然敢頂撞出名的殺手無情之人物：燕狂徒，手中都暗爲他捏了一把汗，又見燕狂徒臉色一陣森然，以爲蕭秋水要遭殃，却見燕狂徒豁然一笑，便坦然承認，都放下心頭大石。

其中站得較外邊的幾個武林人物，你望望我，我望望你，都覺得此地煞氣迫人，隨時將有殺身之禍，憑自己等人些微技倆，既無油水可撈，也生不了作用，不如偷偷溜走算數，於是乘數千人鬨然不覺時，悄悄地想料——

詎知方才一舉步，燕狂徒一雙如電的目光，便射向那些想溜掉的人之身上，那些人都感覺到那雙目如森冷的寒電，乃是望向自己，心下一寒，忖道：這次完了，這魔王看到我了，……人人都雙腿發軟，不敢再走半步。

其中四個，胆子較大、武功也較高的，當下不顧一切，實鶩不住，拔腿就跑，只聽燕狂徒笑道：「我在，你都敢溜!」

其中兩人，乍聞這衝着自己的一聲，便釘在地上，不敢再跑，另外兩人，心想一不做、二不休，反正已豁了出去，諒那狂人也追趕不上，人又圍得一層又一層厚……當下不顧一切，發足狂奔。

燕狂徒大笑道：「跑?看你們跑不跑得了!?」

雙掌拍出，拍向前邊兩人。

前面兩人，並沒有逃跑，遽向燕狂徒出手對付自己，倉惶間那裏抵擋得及，「砰砰」兩人皆被擊中心口。

那兩人在這等情形下，還敢站得那麼內圍，武功自是不低，可是燕狂徒的出手，根本就無法抵禦，也無從招架，兩人一且被擊中，以爲死定，但却並不覺辛苦，只覺胸前一股巨力湧來，身子稍向後一仰，砰地撞中後邊的人，那巨力就消弭了過去，變得無影無踪……

就此前邊兩人向後仰撞後邊兩人，後邊兩人又撞中後面兩人，後面兩人再撞中後面兩人……人羣本就站得極密，直如水洩不通，如此隨着人撞着人，那巨力被傳接了開去，瞬間便傳到了靠得最外邊的兩人……

那兩人還不知發生了什麼事，只覺得一人接一人，跟着是一排的人，向自己身上一壓，「嘭」地一聲，自己胸前似捱了一擊，便飛了出去，足足飛出了三丈遠，「蓬」地恰好撞中正在逃遁中的那兩人背門……

那莫名其妙被撞飛的兩人，金星亂舞的起來，才發覺背後壓着各一人，已被震死……

燕狂徒嘻嘻笑着：「這叫『薪盡火傳』，我要誰死，誰都逃不了。」

衆人幾曾見過如此匪夷所思的功力，簡直呆住了，就算命令他走，只怕也猶如石柱釘在地上一般，移不得半步。

燕狂徒忽又很傷感地道：「……自從那一役後，我只剩下一半功力，要是當年……」忽又神色傲然道：「……雖則如此，若論武功，我還是無敵於天下。」

× × ×

蕭秋水忽又說一句：「仁者無敵。」

這次燕狂徒可光火了：「誰是仁者?天下只有假仁假義之輩，眞正的仁者，早在黃帝、堯、舜、孔、孟那時都死光死絕了!」

蕭秋水淡淡地道：「中國之民脈，全賴一股正氣，以前有的，將來也會有的：一定會延續下去的!」

燕狂徒怒而反笑道：「誰能延續下去?誰!就憑你一張嘴?」

蕭秋水竟然仰天大笑。在燕狂徒面前仰天大笑。他指着他手上沾血的令牌上的幾個字，大笑道：「就憑這令牌上五個字中的四個：天下英雄!」

燕狂徒 2

燕狂徒瞪了他半晌，喃喃地道：「好，好，倒教我眞的見識了，這幾十年來，武林中是出了英雄……」忽又冷峻地笑道：「你唬不了我!憑一張嘴，張儀蘇秦時代已經過去了!要打天下，即憑眞本事，今天我要殺你，易如反掌……不過你資質好，我願收你爲徒。」說到這裏，亦因有人承繼衣缽而神貌慈祥起來：「快，老子做事，喜歡爽快，你這就趁老子興頭上來個三跪九叩，行個大禮，老子除了教你武功，天下英雄令一事，也不和你爭了。」

蕭秋水靜靜地道：「我不跪。」

衆人聞燕狂徒居然要收蕭秋水爲徒，自是一驚，有人代他感到慶幸，有人暗自嫉忌。朱舜水聽來，更如坐針毡。不料蕭秋水斷然拒絕。

這下連燕狂徒都怔住。天下間不知多少學武之士，不惜一切手段，以求他教得一招半式，任何代價都願犧牲，他却毫不假於色，絕不收徒，一來不想有牽絆，二來他好獨來獨往，平生武功，只覺古往今

來，天地間有過他如此驚世駭俗的一人便可，用不着有第二人來接替，三來怕徒弟負恩負義、或魯鈍蠢笨，他可沒耐心窮耗。而今得見蕭秋水殊異稟賦，而且又被其一番話所撼動，他做事素來率性而爲，不顧後果，很想有「薪火相傳」的衝動，便慨然答允要相授武藝，沒想到這小子竟然一口回絕……！

燕狂徒生平快意恩仇，說打就打，要殺就殺，愛怎樣做就怎樣做，今日憑他無敵於江湖的名聲，居然求不到一後生小子爲徒，這連他自己都不敢置信係事實……

燕狂徒訝然道：「難道我的武功還不足以作爲你的師父？」

蕭秋水答：「不是。」

燕狂徒道：「那是爲了什麼？」

蕭秋水說：「我只跪天地君親師、以及聖賢、豪傑、英雄、好漢……你一出手就濫殺無辜，只是個狂人而已。」

燕狂徒仰着頸子向天狂笑，道：「好，好，好個『狂』字，……我看你跪也不跪！」

語音一挫，雙指駢伸，遙指蕭秋水雙腿，只聞「哧、哧」二聲，兩道極强勁的指風，飛射蕭秋水雙膝之「跳環穴」！

這雙指凌空飛彈，勁氣破空，地眼大師在旁邊一看，眞是心悅誠服，原來這指法便是「阿難陀指」，昔日柳隨風被擒，地眼便欲以此指法殺之，但因聚力不易，所以速度甚緩，若速則無法施這奧秘之指法，而今見燕狂徒使來，輕而易擧，而且隔空射物，得心應手，雖非佛門中人，但單止「阿難陀指」的造詣，自己便是窮盡一世難及背項，當下心裏浩歎一聲，心情萎頹。

大水老人原趁地眼大師之後，檢個便宜，不找朱大天王和趙師容，却誤打誤撞，被燕狂徒三聲斷喝送了終，衆人雖是驚震，但以爲燕狂徒要弄妖法，心有不服，大有人在，後來見他以奇異內力，借力擊殺遙不可及的兩人，這才嘆服，及至他現在施「阿難陀指」，才眞正的無話可說。

燕狂徒隔空射點蕭秋水「跳環穴」，爲的是要他跪地，蕭秋水身上受蕭易人斬傷，臉門被哥哥擊傷，身上還有五道鏢創，但他的武功，非昔可比，就算大水老人、地眼大師合力戰之，也有不及，與天正、太禪，已可併肩，他畢竟有着當世八大高手傾力相授，且有「無極先丹」深厚內力，眼見指風襲來，他下盤一陣交錯、急閃、雜沓異常，燕狂徒的指風射空！

燕狂徒一愕即道：「哦，是少林虎象的『百戒錯步』。」

說着橫腿一掃，這下無論蕭秋水怎麼跳躍閃躲，都必定被他這一脚掃中。

蕭秋水情知不能閃躲，忽然一劍，疾刺燕狂徒足背，燕狂徒忽然收足——說收就收，好似完全沒有出過腿一般——蕭秋水一劍刺空，燕狂徒好奇心大熾，喝道：「好！還有銀瓶的『玉壺瀉水』！」

人隨聲至，劈手搶奪蕭秋水的劍！

燕狂徒身形何等之快，蕭秋水心下一凜，一掌冲出。

只見眼前人影一閃，豁然一空，燕狂徒就似沒出過手一般，立回原處，自己却一掌擊空，只聽燕狂徒道：「嘿，連章殘金的拚命掌法也學足了！」

這下不但燕狂徒覺得稀罕，羣豪也是大奇，這近年來聲名鵲起的青年蕭秋水，居然身兼少林、武當，甚至朱大天王長老的武功！

朱舜水板起了臉孔，緊皺了眉頭。

燕狂徒再度出手，這一次，逼出了蕭秋水使姜丹霄的劍法，才迫開燕狂徒，燕狂徒大笑道：「是東一劍的『東施效顰』！」說着連攻三招，迫得蕭秋水使出藍放晴的「西子捧心」，才應付得過去，燕狂徒怪叫道：「你這小子，那裏偷來了這麼多武藝！」

這下連趙師容都側目相看。……權力帮兩位護法的劍術，因何都能在這青年劍上使出來呢……這眞令人費解。

接着下來，燕狂徒連連出手，一面故炫博學，一一道出蕭秋水的武功，竟還有萬碎玉的掌法、鐵騎的內力、還有木葉的暗器，到最後，竟連梁斗的刀法、杜月山的劍法、蕭西樓的招式，全都使了出來。

燕狂徒驀然大叱一聲：「看！」

「砰」地一聲，蕭秋水倒退十步，臉若紫金，「哇」地吐了一口血。

一口血吐後，胸口一熱，喉頭一甜，又想再吐，蕭秋水性子十分拗執，情知再吐，體能就要消散，即要軟倒在地，所以堅持不吐，一張臉漲得通紅。

燕狂徒見他居然還不萎然跪倒，微生惜重之心，當下道：「你已接我一十二招，以你身上之傷，只不過比當年天正少接一招，確屬難得，你不要逞能，在我燕狂徒面前，你就跪這麼一跪，却又何妨？」

蕭秋水冷冷地說道：「你逼我，我不跪。」

燕狂徒目露凶光：「你跪是不跪？」

蕭秋水斬釘截鐵：「我死也不跪！」

燕狂徒狂笑道：「我不給你死，偏要你跪！」

蕭秋水大聲怒吼道：「我不跪就是不跪！」

燕狂徒長嘯一聲，宛若巨鳥撲來，這下巳出全力，一掌劈下！

蕭秋水情知無法接掌，全力往後縮。但後面都是人羣。

——如此後縮，燕狂徒的掌，必定傷了後面無辜者底性命！

蕭秋水一咬牙齦，雙掌一挫，硬生生接下那一掌。

若蕭秋水無得力自「無極先丹」近一百五十年的純厚內功，就算有銀瓶、鐵騎、章殘金、萬碎玉、木葉的掌力相傳，也無法接下這足以驚天動地的一掌。

這一掌接實，蕭秋水如受萬鈞力，「蓬」地身體往下沉去，沒土直至足踝。

但是燕狂徒這一掌下來，竟黏着膠貼壓下，根本揮甩不去，壓力愈大，蕭秋水大汗涔涔。

只聽燕狂徒咬牙切齒地問：「你跪是不跪？跪也不跪！」

壓力愈來愈大，燕狂徒也盡了全力，只聞蕭秋水身上骨骼格格作响，像遭了電殛一般，隨時爆裂脹破，寸寸骨頭，炸噴迸射，痛苦至極，帷蕭秋水雙眼翻白，全身在抖動中死力相抗，嘶聲道：「我不跪！我不跪！」

要知道燕狂徒的武功，是何等犀利，現下雖功力喪失近乎一半，但仍非同小可，這一下在再出道來從未有的盛怒之中，全力出手，壓得蕭秋水幾乎寸寸骨節碎裂。個中痛苦，無可言喻。

但是蕭秋水寧死不屈，燕狂徒一陣懊惱，猛吸一口氣，雙掌再全力下壓，蕭秋水全身又是一陣亂顫，嘴裏不斷溢出鮮血，兩條腿骨，似鼓棍一般，彈動不已，隨時即將折斷……

却仍是不跪！

燕狂徒臉色一變再變，叱道：「別敬酒不吃——」

他心中殺機大現，狂念一起，再也控制不住，印堂、太陽穴、人中三穴同時黑氣陡現，蕭秋水只覺雙掌壓力減輕，但掌背貼住頭頂，頭頂之上，猶如千針萬針齊刺，直推入心窩，奇經百脈、如寸寸斷裂，所受之苦，直比開膛剖肺，還要痛楚。

他幾乎已失去意識，但仍是不跪。

其實燕狂徒只要一鬆手，他就癱瘓了，但他强借對方的壓力與痛苦，來維持他的清醒，只要他能維持一絲神智，則寧可全身摧折，至死不跪。

這時燕狂徒也滿臉發黑，額上汗如雨下，蕭秋水畢竟是八大高手調教下的智能天縱的唯一人，燕狂徒在重傷自痊而耗去一半功力下，居然一時未能將之擊斃，更令燕狂徒沮喪的是，未能將之屈服。

這時他臉上黑煞之氣漸去，用一種只有蕭秋水才能聽到的聲音道：「很好。」他的聲音竟有說不出的沉哀，「你比我還挺硬。這身骨頭，天生不必下跪，就算跪我，我也禁受不了。」微微一聲歎息，那殊異的掌力漸漸撤回。

就在這時，裘無意嚷道：「玄天烏金掌！這是玄天烏金掌！」

大部份羣豪，不知所以，也不懂驚訝。但武功較强，江湖閱歷較厚者一聽，紛紛都變了臉色。

「玄天烏金掌」是一種極厲害的掌法，本來是一種酷刑時迫供的手段，但給燕狂徒活用了，當作普通招法來用，中則如千刀萬剮，十分痛苦，任何英雄好漢，都禁受不了。其實燕狂徒一旦使用「玄天烏金掌」，便有些後悔，但是蕭秋水如此倔强，不禁被他錚錚傲骨所感動，不想再留難。

這時大俠梁斗、鐵星月、邱南顧、林公子及一干支持蕭秋水的武林人物，都按捺不住，大喝跳出，要圍攻燕狂徒，解救蕭秋水，只見七八個人，捨死忘生，飛撲而來……燕狂徒皺了皺眉頭，心忖：這小子忒得人緣，一旦有事，還有這許多不要命的人相救！

只見七八個人之後，又攖來七八人，都是豁出了性命，這時燕狂徒已將雙掌一收，但就在這時，蕭秋水的雙掌，如裝彈簧一般，反彈起來，直往燕狂徒冲到！

這下子電光火石，燕狂徒已知對方因禁受了自己的「玄天烏金掌」，掌勁佈滿全身，因仍不屈就，全身受勁無處發洩，必致死亡，所以不自覺地反擊過來；燕狂徒情知蕭秋水若擊不中自己，則必被無處可洩的掌勁震死，他對蕭秋水已萌惜重之心，當下心念一轉，竟猛吸一口氣，硬受一掌！

「砰」地一聲，蕭秋水雙掌擊打在他胸膛上，擊個結實！

這下不但別人意想不到，就連蕭秋水自己也料不到，他居然能擊中燕狂徒。

但他身受其苦，故即刻能明白，燕狂徒乃故意給他擊中，以導致自己所受掌勁迫榨的一條出路！

燕狂徒這般作法，委實令人無從捉摸，但以囂狂若燕狂徒者，什麼事做不出來，又有什麼事不能做？若不是燕狂徒自願捱上這一掌，蕭秋水那裏打得着他？

燕狂徒雖云昔日天正能接他十三招，蕭秋水僅遜一招，事實上，尤其在功力精純方面，蕭秋水與已逝去的天正仍然有一段距離。

天正接得燕狂徒一十三招，乃在他當日全盛時期，體力、智慧、武功、聲名的登峯造極，那時燕狂徒殺氣之大，非今可比，後來武夷山一役，武林黑白二道，盡出精英，伏殺燕狂徒，燕狂徒先與李沉舟拚鬥，因受暗算，負傷下終於寡不敵衆，誅殺數十名高手後，幾爲敵人所殺，衝出重圍之後，匿伏療傷，幾乎耗盡了原有功力之一半，纔得以不死，又過十數年，方才敢重出江湖。

他生性豁達，雖快意恩仇，但並不記深讎，故也沒有特別找人報復。蕭秋水能接下他第一十三招，以未戰前已趕路得筋疲力盡及身受重傷的狀況下而言，已很相當了不得。

但想反擊命中燕狂徒，還是不可能的事。

蕭秋水雙掌命中燕狂徒，全身苦楚，爲之一暢，神智亦爲之一醒。

燕狂徒硬受蕭秋水一擊，此擊不但是蕭秋水抵抗「玄天烏金掌」之全力，懷有「無極先丹」的精純內功及數名武學大家的掌勁，還有他自己所發出去的「玄天烏金掌」掌勁，這比以燕狂徒自己的掌力，反打自己一掌，來得更慘重。

燕狂徒不得運全力，硬受這一掌。同時間，他還得雙掌齊出！

「呼」地一道狂飇，把衝過來的十一、二人，在他們未動手前便捲飛了出去。

他的掌力並不含殺意。

——對肯捨身救友的人，他一向不欲趕盡殺絕。

他一向殺人，喜歡殺就殺，不喜歡殺就不殺，對重義深情的人，他列個「喜歡」那一類。因爲他一直以爲自己是一個寡情薄倖的人。

但就在此時，有三個人，無聲無响，於他全力抵受自己一擊，並分心予驅逐來敵的時候，無音無息地欺近了他背後，猝然出手！

大厮殺

出手共有三個人。

這三個人加起來，可以叫武林塌了半壁天。

他們是丐帮帮主「神行無影」裘無意，「朱大天王」朱舜水，「權力帮」第二號人物趙師容。

趙師容要出手，自然有許多理由。李沉舟殺傷過燕狂徒，其中過程她並不甚清

楚，但燕狂徒活着，李沉舟想「君臨天下」，確難如願。何况她既想奪「天下英雄令」，而又對蕭秋水萌生一種好感及好意。她不知道燕狂徒並不想殺蕭秋水。她跟朱舜水一樣，在蕭秋水擊中燕狂徒羣豪齊發出「鬨」地一聲喝采中，她要伺機搏殺燕狂徒。

搏殺燕狂徒，無疑此乃最好時機。

三聲震死大水老人，隔着人海，輕取兩名高手性命，以及一十三招重創蕭秋水……這等等都令朱舜水驚心動魄，自歎不如。

所以他更要殺燕狂徒。

——殺燕狂徒，是比一舉成名天下聞更聞名的事，就算暗殺，也一樣。

龔無意以現今的身份，以及他耿烈的個性，是很不想暗算燕狂徒的，可是他非暗算不可。他畢直在江湖上混過來的人，當然有自知之明，單打獨鬥，決非燕狂徒之敵，唯有乘此良機，一舉狙之——讓燕狂徒活下去，武林血腥風雨，永無寧日！

——現下武林的精氣，已很受不起再一次的武夷山之役！

×　×　×

所以他們三人都同時出手。

一出手，三人都盡全力。

三人各據一方，但此刻，完全敵愾同仇。

——對付燕狂徒，只要留他一口氣，只怕三人中無一人可活。

因此他們盡棄私心，此刻眞是同舟共濟，傾力施爲。

——這一擊如若不中，將會怎樣？

殺不了燕狂徒，後果眞不堪設想！

×　×　×

若換作當日的燕狂徒，這三道突擊，還眞奈不了他何！

可是今日只剩下一半功力的他……而且正在捱受蕭秋水挾帶着自己的全力一擊時。

燕狂徒大喝一聲，藉自己打中自己的掌力，猛向後撞去！

他只有這個選擇。

——敵人都是在背後出襲。但聽風辨影，背後又分正面、左背、右背三道。

——唯有硬受其一，先殲其一，避躲另二，方爲敗中求勝之策。

燕狂徒身輕百戰，當機立斷。

這是當世三大高手，任何一擊，都以絞碎生機！

燕狂徒挾帶掌勁，猛向後撞！

就在這刹那，朱舜水的右「鷹爪」、左「虎爪」，趙師容的左「東海水雲袖」、右「西湖水月袖」在一髮千鈞間，避了過去。

但是龔無意的綠竹杖，「嗤」地刺入燕狂徒左脇。

這綠玉杖原本戳向燕狂徒背門的，但燕狂徒及時側了一側，竹杖就自他左脇穿過——

「噗」地一聲，鮮血激噴，燕狂徒居然餘勢未止，直撞回去，竹杖地直穿了出去，燕狂徒左手一撈一扳，已扣住了龔無意手腕，龔無意後退不得，燕狂徒右肘便撞了出去！

「蓬」地一聲，龔無意右脅全碎，就在同時間，燕狂徒扨斷了他左手手腕。

然後將綠玉杖抄在手上，同一瞬間，背後已完全撞中龔無意！

在這刹那間，燕狂徒至少把他身上所積聚、捱受的掌力，至少有一半撞卸到龔無意身上去！

龔無意的軀體「呼」地飛上了半天；而在這時，趙師容、朱舜水巳攻到！

——不能讓這廝歇息！

這共同的目標使這「權力帮」及「朱大天王」集團的兩大魁首，協力出手！

×　×　×

——我巳經受傷！

——而且傷勢很重！

燕狂徒自覺到這點時，比傷口更痛楚如針灸的感覺，又昇了起來。

以前地無所懼，不知恐畏是何物。——但在武夷山一役，他受了奇重的內外傷，幾乎就要身死，使得他藏頭縮尾，不敢露臉，耗盡了功力，匿伏了無數光陰，才能稍爲恢復……

——而今又再受傷！

他現在被龔無意一杖戳穿左脅。這跟當年邵流淚一劍自後刺穿自己背胸，甚是相近，彷佛新舊傷口，都同時痛了起來。

這「痛」才是無可忍受的。

燕狂徒驀然生出了一種熟悉的感覺——逃。

當日之時，他本來也是寧可戰死，亦不肯逃的人。可是那次如果他沒有逃成，就活不到現在。

——他還要活下去！

他的「恐懼」一來，功力又打折扣。

縱然如此，趙師容和朱舜水的攻襲，仍被他以綠玉竹杖封死。

然後他長身掠起，向蕭秋水抛下一句話：

「有緣我再來找你——」

他的輕功極好，正如武功一樣，他一旦掠起，便無人趕得上他。

但是一人居然彷佛比他更快，身形蹌踉，但快若紫電穿雲，一下子抱住了他。

他大喝，把對方扭開。對方飛了出去，原來是丐帮龔無意。「神行無影」的名號，眞不是蓋的。就這阻得一阻，燕狂徒背後又中了兩記力道，一記猛沉，一記柔辣！

他猛噴出一口鮮血，藉勁斜飛而出！在衆人頭頂打了一個旋，消失不見。

×　×　×

朱舜水、趙師容兩人面面相覷，長身飛去。

就在這時，只見人影一閃，一人作勢一攔。

朱、趙二人，以爲是燕狂徒反擊，心驚胆戰，連忙護身止步。

來人却並無出擊，反而斜晃幾下，幾即摔跌，原來是青年盟主蕭秋水。

這阻得一瞬間，燕狂徒巳踪影全無。

羣豪武功更差，要追燕狂徒，又談何容易，就這呆得一呆，燕狂徒早巳不知奔出幾里開外。

趙師容急得跺足叱道：「你幹什麼……要帮他逃脫？」

蕭秋水自己也不知爲了什麼，自己要甘冒大不韙，阻這一阻，事後自己尋思索

解，也許動機出自於敬燕狂徒也是一條好漢，而且大家乃是對他施暗擊，殺了他也貽笑大方，而且於心不安，況且他是爲自己而受掌傷，故才被偷襲的，所以才在這生死攸關當兒，挺身出來，擋這一下。

×　×　×

可是他出來擋這一下，禍子可闖得大了。

有些人親眼目睹他居然救燕狂徒，臉都拉長了，憤然離去；「救」燕狂徒的意念純粹是蕭秋水「良知」上的不安，別人又怎生瞭解，部份與燕狂徒有不共戴天血海深仇的人，還對蕭秋水破口大罵起來。

——如果燕狂徒眞的十惡不赦，有一天，我就要和他公平的決一死戰，被他殺了，也在所不惜……

蕭秋水心中這樣想着，比較安心。

只是羣豪是不聽解釋的。在他們心中，釀造一個英雄人物時熙攘熱鬧，放棄唾置時也同樣興味索然。

朱舜水比較深沉。他知道蕭秋水此舉雖遭人誤解，但是聲威仍如日中天，一時無兩，而且蕭秋水是第一個擊中燕狂徒的人（連朱舜水也未能看出燕狂徒是故意被擊中的），他雖放了燕狂徒走，然而武林中大部份人還是把復興中原的責任，企望在蕭秋水身上。

——現刻蕭秋水受傷頗重，一眼可知，殺他乃難逢之機。

——只是殺了他，自己逃不逃得過趙師容與這一干武林人物的圍攻之下？

朱舜水想來想去，覺得還是「天下英雄令」重要。

他千方百計，利用費家，甚至殺害蕭家，又遣「六掌」假裝要蕭秋水賠上一手一足，其實爲的都是「天下英雄令」！

他也不清楚「天下英雄令」有何實用，只知道說，一見得了天下英雄令，就可以有號令「天下英雄」之能力與實力。

——他自己也不肯定這消息是否確鑿無訛。

×　×　×

朱舜水向蕭秋水說：「我安排你哥哥打擂台，爲的是控制武林白道和主力，這個，我不說，想你也知道。」

蕭秋水盯着他，一字一句地說：「我知道，不然，我哥哥也不會在今天……」胸膛起伏不巳，顯然十分悲憤，以致心緒不寧。

朱舜水即道：「你知道便好。現在武林盟主，你當你的，只要把『天下英雄令』交出來便好。」

他怕蕭秋水的倔强脾氣會拒絕，着即接道：「你現在受傷甚重，在我手下，走不過三招。」

蕭秋水搖頭。

朱舜水怒笑道：「你要是不給……信不信我殺盡了這邊的人？」

這時衆皆轟然發出怒吼。「你憑什麼？」「你這通敵賣國的走狗，我們怕你麼？」「卑鄙的東西，光有張嘴，管個屁用！」喝罵之聲不絕於耳。

朱舜水獰笑道：「好，給你們點顏色看看……」一甩袖，「呼」地打出一道冲天花旗炮箭。

衆人一愕，忽聽喊殺連天，大隊金兵，夾雜着一些武林敗類和朱大天王部屬，掩殺過來！

×　×　×

羣豪此驚非同小可，金兵湧來至少有三、四千人，在靠得較外圍的武林人，即被屠殺，一時大家慌了手脚，欲四散奔逃，却見四面包圍着鐵桶般緊密的兵馬。

河北本就是宋金交鋒之處，本來武林大會，宋金兩方都只敢暗中操縱，不敢正面干涉，不知如何，今日竟早巳伏下如此重兵，企圖一舉殲滅武林羣豪。

衆人大多數只顧奔逃，連累敢於作戰之士，也無從發揮，站在外線的人，被殺傷不少，蕭秋水自幼讀兵書，見此狀況，熱血賁騰，却並不自亂，叱道：「大家不要亂！金賊和漢奸既欺上門來，咱們就拚了，爲大宋打出江山來！」

他雖巳受傷，但中氣極足，如此一喝，全場震住，數千人的斷殺中，竟也清晰可聞。衆人乍聽此番話，心緒較定，心想如此逃亡，不如一拚，便紛紛拔出兵刄，拚鬥起來。這些人都是武林中响噹噹的高手，一旦捨命相搏，氣勢大盛，而且大多是殺人不貶眼的老江湖，殺紅了眼後，直豁了出去，有人割下了三顆金兵的頭，嘿嘿大笑道：「喂……老王八，我斫了三個敵人的頭！」

被他叫「老王八」的傢伙，也兀自得意地笑道：「我殺了五個金賊，外加一個漢奸！」

說話時一不留神，被一名漢奸一槍搗穿了喉頭。他的朋友殺紅了眼珠，繼續苦拚。

蕭秋水明斷地大聲喝道：「現在以圓弧陣勢反擊！由梁大俠卒正北方，林公子卒正南方，孔別離守正西方，孟相逢居正東方，鐵星月佔東南方，邱南顧座西南方，陳見鬼領兵西北方，洪華守東北方，李黑、胡福、施月、吳財等於圓心調集兵馬，全力守護，一旦守軍受傷，即刻調換：…」這時敵軍巳團團包圍，蕭秋水施發號令，全不着慌，使得人心大定，以圓形圈陣，逐漸擴大，在第一道外緣嚴密封守，一旦前綫有人受傷，即圈內有人挺上，一時間局勢扳了過來，儘管金兵包圍攻打，圈內守得如鐵城一般不亂與緊密，而且反而擴展領域，以八個方向漸漸突圍而出。

八方領軍，加上有中心策劃，後翼護衞，武林羣豪各自加入不同的方面軍團，組織一成，聲威大振，所向披靡，只是朱大天王所伏下的內奸不少，在圍內施狙殺，令武林軍兵騷動，蕭秋水也發覺這樣，大喝道：

「還我河山！」

「神州無敵！」

連喊三聲！武林羣豪禁不住也跟着喊，每吶喊一次，便如萬濤排壑，衝殺出去，金兵抵受不住，連連後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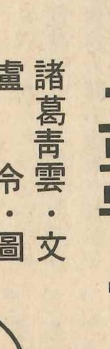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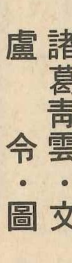
原來羣衆的意識，一旦演變成浩大而衝決，便難以收拾，只要控制得住，可以作出任何驚天地、泣鬼神的事，這人潛入武林羣豪中的「漢奸」，泰半爲朱大天王所迫而爲，並非喪盡天良之輩，而今在這等大漢天聲的場面下，反而能大澈大悟，意志力反受羣衆影响，殺起金兵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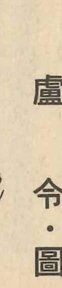
——未完——

武俠長篇故事

五霸七雄

諸葛青雲・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蕭克英當衆宣佈競技大會開始，韓豐首先出場，向衆挑戰，要爭奪「五大霸天」榮號，先後有三名武林高手下場與韓豐交手，均被韓豐打敗，接着，冷公武落場，與韓豐爭勝，只一招，立斃韓豐於掌下，冷公武正洋洋自得之際，孟贊不忿，出場挑戰冷公武，一出手，冷公武即被震飛跌死，孟贊乘戰勝餘威，指名挑戰羅艷秋，戚如山兩人，結果，孟贊與焦艮以「焦不離孟」奇招戰勝羅艷秋，羅艷秋含忿鼠竄，戚如山虎吼一聲，便欲撲出，但其父戚九淵立刻將他拉住，白衣書生一見，隨即質問戚九淵因何不讓戚如山出戰，莫非想親自出手，爲天地會爭取榮譽。

相見似相識

不知是玉人

戚九淵目光厲芒一閃，從嘴角浮起陰森森的獰笑說道：「少會主認爲屬下新近煉成的『墨點散花蜂』，能不能給這兩個怪人一些苦頭吃吃！」

白衣書生似被這位「九爪鷹王」，一言提醒，點頭說道：「對，用戚總堂主的『墨點散花蜂』，或可爲冷二堂主報仇雪恨……」

他的話猶未了，「長白劍煞」冷公文突在一旁說道：「戚總堂主出手，自無不勝之理，但那名叫孟贊的侏儒怪人，若是死在你『墨點散花蜂』下，却將令冷公文，愧對舍弟的了！」

戚九淵目注這滿眼仇火，鬚髮欲張的「長白劍煞」，「哦」了一聲問道：「冷大堂主莫非要我先讓你一陣？」

冷公文一抱雙拳道：「冷公文不敢爭功，但願有機會能一盡手足之情，使舍弟九泉無憾，含笑瞑目……」

這題目是「爲弟報仇」，相當冠冕堂皇，弄得那位身爲北六省綠林總魁的「九爪鷹王」戚九淵，不敢擅專，向白衣書生遞過一瞥詢問眼色。

白衣書生秀眉雙蹙，方自尋思，冷公文又復抱雙拳恭身道：「啓稟少會主，屬下認爲那名叫孟贊的侏儒矮人，雖然不畏『五毒手』，但再厲害的護身神功，也擋不住屬下的『青芒長劍』和犀角短七！」

白衣書生沉聲道：「冷大堂主話雖不錯……」

冷公文挑眉道：「少會主放心，屬下有必勝之念，也抱必死之心，我若不能搏殺對方，爲舍弟報仇，並挽回本會榮譽，便自刎場中，不再回座！」

他已這樣血淋淋地，作了表示，白衣書生也只好點頭，冷公文遂帶着滿面煞氣，起身下場。

白衣書生目注戚九淵，突以「蟻語傳聲」功力問道：「戚總堂主，我們的殺手鐧，準備情況如何？……」

戚九淵道：「少會主放心，屬下爲此，早作安排，已有十成十的把握。」

白衣書生聽他這樣答覆，臉上流露一片陰森森的笑意！

這時，蕭克英見下場之人，不是「花花太歲」戚如山，而是「長白劍煞」冷公文，不禁向柳延昭皺眉說道：「柳大哥，根據武林傳聞，這冷公文是關外數一數二好手，藝業高出乃弟頗多，身邊有長短二劍，長劍絕毒，短劍絕利，孟二哥和焦三哥的護身神功，恐怕……」

柳延昭雙眉微挑，「哦」了一聲，目光盯在正舉步走向場中的冷公文，點了點頭說道：「這冷公文定必痛於殺弟之仇，來找孟二弟的晦氣！」

蕭克英不單關心孟贊，更關心焦艮，雙眉緊蹙說道：「此人長劍見血封喉，短劍洞金截鐵，加上更精於『天殺十三招』

的凌厲劍法，才有『長白劍煞』之稱，孟二哥及焦三哥的護身神功，可受重擊，難抗寶刃，只要稍不小心，便難免埋恨當場的了！」

柳延昭低低「哼」了一聲，蕭克英又向她嬌笑說道：「大哥的劍術之精，超絕塵宇，如今又遇上以劍稱豪的『長白劍煞』冷公文，你是否親自下場，讓小妹等開開眼界？」

這時，整個演武場中，又告寂靜得鴉雀無聲！

因爲，場面太以使人震驚，遂個個均凝神注目。

冷公文進到場中，突然把激動心情，和滿面煞氣，一齊收斂起來，只向孟贊冷冷發話說道：「孟朋友，請亮兵刃！」

語音一落，立即翻手撤出一柄長劍，這柄劍兒，並無寒芒異彩的奪目精光，色澤甚暗，在暗青之中，微帶慘綠。

孟贊向焦艮看了一眼，雙眉微揚，笑嘻嘻地說道：「小小子，你運氣好！」

焦艮被他笑得方自一怔，孟贊又復繼續笑道：「方才我扮演過『降魔二哥』，挨了一記重達九九八十一斤的鳳頭鋼拐，如今該你扮演『辟邪三弟』，來嚐嚐這柄劍兒滋味，不過這柄劍的劍光，青中帶綠，顯有特別花樣，風味定佳，我才說運氣好呢！」

焦艮氣得一語不發，眞氣微提，騰空了六尺左右。

孟贊一伸右手，也抓住焦艮的右足足踝，把他斜舉半空。

剛才焦艮以孟贊作爲兵刃已令全場震驚，如今孟贊以焦良當作兵刃，更令與會羣雄，嘆爲觀止！

因爲焦艮身高七尺有餘，孟贊却身高五尺不到，宛若一個猥瑣小鬼，手中却舉着一尊猙獰巨靈，這形相，怎不令人看得既覺驚奇，更覺好笑。

冷公文冷笑道：「孟朋友，你不老老實實地取出兵刃，仍敢對我耍這花樣？」

孟贊笑道：「二哥降魔，三弟辟邪，孟焦合手，無敵不摧……」話方至此，突然聽得有個極清朗的話聲接口說道：「二弟住手，你與三弟暫且歸座，『花花太歲』戚如山既然未出，這一陣讓給我了，我要領教領教冷當家的威震關外的長短雙劍，和精妙驚人的『天殺十三式』！」

聲到，人也到，柳延昭的英挺白衣身形，也未見縱躍，無聲無息地，已到了場中，含笑負手而立。

柳延昭的輕功，早在排雲壁上，便略爲施展，使孟贊焦艮，雙雙拜服。

如今，來得這般神妙輕靈，也把「長白劍煞」冷公文，嚇了一跳。

換了別人，孟贊與焦艮二人，定然是誰也不肯賣賬！

但發話人是他們啣恩感德，敬若神明的柳大哥，却絲毫不敢違抗！

孟贊手兒一鬆，焦艮身形落地，並撫掌狂笑地，向孟贊說道：「大小子，你說得對，我的運氣眞好，這一來，既免了身挨毒劍之災，又可瞻仰柳大哥的絕世劍術呢！」

這一位宛若巨靈，一位宛若侏儒的絕代奇俠，便在笑語聲中，和滿場羣雄的驚異注目下，歸回本座。

冷公文江湖老辣，當然識人，起初爲柳延昭來時無影無蹤的身法一驚，跟着又爲對方宛若玉樹臨風，神采出世的風度一驚，如今聽說對方姓「柳」，更來了個驚上加驚。

他帶着滿心驚詫，長劍微收，向柳延昭問道：「閣下姓柳？」

柳延昭點頭道：「不錯，柳……柳延昭。」

冷公文不只是吃驚的，並退後半步，向柳延昭仔細盯了兩眼，挑眉問道：「曾在羅浮屠三虎，長江斬惡蛟，並於「芒碭山』獨誅八寇四大凶的『乾坤聖手，四海游龍』？」

身爲「尊天會」少會主的白衣書生也是一震，但發現「九爪鷹王」戚九淵所遞過的叫他放心眼色，才又目注場中……

柳延昭笑道：「斬虎屠蛟乃是小事，誅除惡寇更屬理所應爲，但柳延昭武林末流，藝薄技淺，却當不起江湖中好事之徒所贈的『乾坤聖手，四海游龍』之號！」

冷公文聽得自已竟遇上這麼一位名震乾坤的大對手，不禁於頭上微冒冷汗地，一抱雙拳，陪笑說道：「冷某能與柳大俠如此人物切磋，實是幸事，柳大俠也用劍的麼？」

眞是人的名兒，樹的影兒，這「長白劍煞」遇上柳延昭後，立即變得十分謙恭，不像是綠林惡寇！

柳延昭道：「劍爲百兵之主，柳延昭略有浸淫，只可惜未窺堂奧而已。」

冷公文抱拳道：「柳大俠請拔劍，尊劍定是神物！」

——柳延昭搖頭道：「冷當家的，你猜錯了，柳延昭雖然極愛劍術，身邊却從不帶劍！」

這兩句話兒，把這位「長白劍煞」冷公文，聽得一怔。

他目注柳延昭，詫聲問道：「柳大俠，你身邊既不帶劍，却是如何賜教？」

柳延昭尚未答話，座上白衣書生却已朗聲說道：「冷大堂主，你也是以劍成名的內家高手，怎不知道劍術到了通神入照，根本用不着干莫神物，三尺枯木，或隨手折枝，無殊百煉青鋒，甚或片紙，束帛，也可當作屠龍短七……』

冷公文聽得悚然一驚，又向柳延昭偷眼打量問道：「柳大俠，是這樣麼？」

柳延昭笑了一笑，未曾置答，却向冷公文問道：「適才發話的白衣書生，是何等人物，怎樣稱謂？」

冷公文略一遲疑，方低聲答道：「司馬玉人，是本會的『少會主』！」

柳延昭因早從蕭克英口中得知「黑白天尊」組織「尊天會」，企圖統一「黑白道」，尊稱江湖之事，遂也不往下問，但聞得那白衣書生名叫「司馬玉人」，想起「巾幗之雄」秦文玉飛襟示警的「玉人技高」四字，遂不由向司馬玉人所坐之處，看了一眼。

他在看司馬玉人，司馬玉人恰好也在看柳延昭……

四道俊極，美極，亮極，但也冷極的如電目光，當空一對……

「行家一伸手，便知有沒有？」，「

行家一對眼，便知高不高？……」

柳延昭一震，暗想難怪秦文玉飛襟示意，說是「玉人技高」，僅從這司馬玉人的眼神之中，便可看出此人的內功修為，已到「三花聚頂，五氣朝元」境界。

司馬玉人也是一震，他想不到新近名滿江湖的「乾坤聖手，四海游龍」柳延昭，竟與自己年齡差不許多，而奕奕風神，又復秀絕如此！

這時，冷公文因對方身未帶劍，遂減去了幾分畏懼之心，抱拳發話問道：「柳大俠怎樣賜教？……」

話方至此，面色忽變！

因為冷公文看見柳延昭，隨意略一抬手，便有一根三尺長短的垂柳枝條，凌空飛來！

演武場邊，雖種有一排垂柳，但距離少說也在兩三丈外，柳延昭隨意招手，便有柳枝飛來，難道這位「乾坤聖手，四海游龍」，竟能把「大接引神功」，練到如此出神入化的令人難信地步？

柳延昭接過這根垂柳枝條，並摘下一片柳葉，目光略注，向冷公文微笑道：「冷當家的，請以你長短雙劍，隨意進招，柳延昭杖借三尺柳枝，瞻仰長白劍術！」

這時，孟贊雙眉微皺，對焦艮低聲說道：「小小子，我看連我們那位邋遢師傅，也未必能從兩三丈外，空手攝物……」

焦艮點頭道：「是不能，柳大哥也不能……」

孟贊詫道：「柳大哥也不能？他剛才不是……」

話猶未了，焦艮已接口笑道：「大小子，你沒注意，我却恰巧偷眼看到，老偷兒尉遲巧，在演武場邊的矮牆之外，曾伸了伸頭，柳大哥才配合巧妙地，凌空招手，其實那三尺柳枝，是老偷兒早就折下，從牆外扔進來的。」

孟贊恍然道：「怪不得柳大哥曾摘片柳葉，看了一眼，定是老偷兒在葉上傳書，向柳大哥報告甚麼緊要訊息。」

他得知「妙手空空」尉遲巧安然無恙，心中頓寬，遂全神觀察場中柳延昭與冷公文之戰！

不單孟贊焦艮留神，全場的武林豪客，誰不屏息留神，想開開眼界，瞻仰「乾坤聖手四海游龍」柳延昭，究竟怎樣以三尺柳枝，決鬥「長白劍煞」冷公文的「青芒毒劍」，和「犀角短七」？

看，他們看得固然驚心，看得固然咋舌，但看得却不愜意！

因為他們並沒有看到甚麼千招惡鬥，百合狠拚，匝地寒光，漫天劍氣！

他們只胡裏胡塗地，看了一招，場中便勝負已分，故而雖驚心咋舌地，開了眼界，却仍有點心癢難搔，似乎不太過癮。

冷公文向來在青芒長劍的淬毒鋼鋒下，便已罕遇敵手，遂令他那柄犀角短七，雖然說能洞甲，却極少有取用機會。

但今日不同，對手柳延昭的名頭太大，氣勢太豪，使冷公文未動手前，便已把犀角短七，藏在左手袖內。

柳延昭叫他隨意進招，冷公文一聲「恭敬不如從命」，長劍抖處，凌空洒出了青熒熒的七朵劍花！

一劍七花，顯見「長白劍煞」名不虛傳，在劍術修為上，有湛深驚人火候！

柳延昭雙眉軒處，往空中一揚柳枝。

他沒有炫耀，是極為平實的揮動柳枝，並沒有幻出什麼朵朵柳花，條條柳影！

照說，七朵劍花中，只有一朵是眞，其他六朵皆幻，用意只在引亂對手心神，使眞實攻擊得利！

但冷公文這起手一劍，却七花皆幻！

因為他知道憑眞實功力，自己決勝不了名驚四海的「乾坤聖手」柳延昭，非出奇兵不可。

戰略既定，一開始便出奇兵，七朵劍花，皆是幻影，青芒長劍一晃便收，眞實的攻擊，是在左手犀角短七！

一招極為毒辣的「仙人指路」，加上難練罕見的「通臂神功」，分明人在六七尺外，但冷森森的犀七銳鋒，業已刺到對方的心窩部位。

這奇兵够狠，够辣，可惜不够運氣。

不够運氣之故，是碰上了柳延昭，冷公文的對手，是條「四海游龍」，是位「乾坤聖手」！

就在犀角短七上，只差兩三寸，便刺中柳延昭心窩之際，冷公文的左手手背之上，突然多了一件東西。

那就是適才柳延昭在柳枝上所摘下的一片柳葉！

雖然只是一片柳葉，但從柳延昭的手中施展，又何異犀牛銳角，或百煉神鋼？

鮮血迸流，左手一顫，那柄犀角短七，未刺進柳延昭的心窩，却到了對方的左掌之內！……

跟着，青熒熒的一條劍影，飛起三丈高空！

原來冷公文志在以短劍傷敵，長劍的一劍七花，朵朵皆是虛幻，看來凌厲詭異，却均一閃便收。

柳延昭平淡無奇的柳枝一揮，却是用了個極為實際，毫不虛幻的「纏」字訣。

不必說邪不勝正，更不必說虛不敵實，武家動手的勝負之分，往往只在一個「快」字！

誰能快上一步，快上分毫，快上一刹那間，誰就能掌握契機，獲得勝利。

剛才，冷公文左手掌背，中了柳葉，犀角短七，被人奪去，便是在動作上，慢了那麼一刹那！

如今，偏偏舊轍復蹈，又慢了那麼一刹那！

七朵劍花的幻影才收，青芒長劍的劍柄已被那根柔軟柳枝纏住！

柳延昭隨手一抖，冷公文的右手虎口，又告鮮血迸流！

長劍被柳枝抖得化作一道青虹，飛起了三丈高下。

冷公文怔了……

由不得他不怔，堂堂「長白劍煞」，是關外數一數二的拔尖高手，長劍絕毒，見血封喉，短劍絕利，洞金穿石，詎料在才一發招攻敵之下，便左右手一齊受傷，長短雙劍，雙雙出手！

就在此時，起了一陣爽朗笑聲。

笑聲，是柳延昭所發，他把奪來的犀角短七，遞過「長白劍煞」冷公文，向他含笑說道：「冷當家的請收回，這柄短七，是寒犀銳角所製，極為名貴，柳延昭不敢掠愛……」

但語言至此，面色倏然一沉，收斂了適才的滿面笑容，俊目中神光如電，朗聲發話道：「但短七雖還，長劍不留，因劍芒青中帶綠，分明淬有劇毒，見血封喉，忒以陰損，柳延昭代毀此劍，也算是為冷當家的減少一些罪孽！」

一面發話，一面右手已電揮，柳枝又舞！

這時，青芒長劍恰好由三丈高空，墜到當頭！

明明柳延昭只揮動了一下柳枝，空中却發生了七聲脆響！

叮！叮！叮！叮！叮！叮！叮……

七聲脆響中，那柄青芒長劍，硬被擊得斷成八截，化為一地碎鐵！

長劍由空墜地，速度極快，三丈高下，不過是一瞬之間！

柳延昭竟能在這一瞬，手兒並未連揮，而用柳枝把長劍擊中七次，這種手法，簡直不知比冷公文方才的一劍七花，高明多少？

尤其柳枝乃是軟物，青芒長劍乃是百煉精鋼。

僅僅在借物打力的內家氣勁方面，也把滿場羣雄，看得一齊傻眼！

無數人傻，一個人窘！

窘的自然是那位一身血腥，滿手罪孽，心腸極為狠毒的「長白劍煞」冷公文。

冷公文如今喜又不是，怒又不敢，歸座則太無顏面，續鬥則既缺胆量，又缺能力，委實奇窘無比，尷尬已極！

還算好，冷公文的尷尬時間，不算太長！

因為來了一位替他解決困難的白衣仙子！

其實，來的是他們「尊天會」派來主持全局的「少會主」司馬玉人。

但因他凌空虛渡，身法靈妙如仙，人品又俊美，飄逸如仙。加上又穿了一件白色儒衫，遂好像是一位降自九天的白衣仙子！

司馬玉人身形飄落，冷公文尷尬無比的臉色立寬！

但司馬玉人却面罩寒霜地，向冷公文冷冷說道：「冷大堂主，私人的文誼性命為輕，本會的威譽榮譽為重，你既當着無數英雄，一招失去雙劍，便應該記得你出場前的諾言豪語！」

冷公文才寬的臉色，立即變得比方才還要難看十倍！

因為，他想起出場前，向少會主司馬玉人所說「若不能為弟報仇，便當場自盡」之語！

青芒長劍雖已變作一地碎鐵，犀角短七，却在手中，冷公文長嘆一聲，反手自刺心窩，屍身頹然仆倒！

司馬玉人的來時身法，嬌若九天仙子，已極驚人，加上如今對冷公文毫不留情的斷然措置，更使赴會羣豪，寒生心底，有點冷却了爭雄奪霸之心！

司馬玉人靜等冷公文倒地後，俯身伸手，拔出了深刺心窩的犀角短七！

但他動作敏捷，快得出奇，才一拔出七首，人便左飄數尺，冷公文的心窩鮮血，雖然如箭噴出，也未絲毫染污了他的如雪白衣！

恰好柳延昭也在閃身避血，又與司馬玉人成了面對面的狀態。

柳延昭向司馬玉人手中的犀角短七，看了一眼笑道：「司馬少會主莫非要以此賜教，這柄七首不錯，到了你的手中，必可大放異彩，發揮威力……」

司馬玉人先向柳延昭深深看了幾眼，略一搖頭，含笑說道：「這七首雖是寒犀銳角所製，相當名貴鋒利，但因曾臨陣被奪，失了光彩，司馬玉人不屑再用……」

語音略頓，目注柳延昭，遞過那柄犀角短七笑道：「柳大俠，這是你的彩頭，若愛此七，儘管拿去！」

柳延昭道：「多謝司馬少會主的美意，但柳延昭生平從不奪人之物……」

司馬玉人揚眉一笑，收回犀角短七，目閃神光說道：「既然如此，柳大俠可否把你掌中柳枝暫借一用？」

柳延昭雖是反應敏捷，聰明絕頂之人，一時間，也弄不懂司馬玉人要借自己的掌中柳枝何用？

但對方已開口，他只有毫不遲疑地，含笑遞過。

司馬玉人才一接過柳枝，寒光立冲晴空，奪人眼目！

這道寒光，是他把那柄犀角短七，擲得冲天飛起！

跟着，他又向柳延昭拱手笑道：「東施效顰，班門弄斧，柳大俠不要笑我，猖狂張致才好！」

這時，七首已往下落，司馬玉人的柳枝立揮！

原來他是效法柳延昭揮枝斷劍之舉。

好準的手法……

好勁的內力……

一揮之下，無堅不摧的犀角短七，居然被柔細柳枝，擊得斷成五截！

剛才，柳延昭是斷劍成八，如今，司馬玉人是斷七為五！

但在尺寸方面，青芒劍要比犀角短七，長了許多！

在本質方面，寒犀銳角更比百煉精鋼，不遑多讓！

故而，縱不能說是司馬玉人在這同樣舉措上，勝過柳延昭，至少已可證明，他在內力手法等各種修為方面，均足與這業已藝壓全場，技驚四座的「乾坤聖手四海游龍」互相伯仲！

焦艮看得一驚，向孟贊耳邊，低聲悄然說道：「大小子，你看見了麼？那『巾幗之雄』秦文玉的昨夜飛襟之語，說得不錯，果然玉人技高！」

孟贊正待發話，場中已響起一陣縱聲豪笑！

這陣豪笑，是柳延昭所發，笑聲一收，目注司馬玉人，緩緩說道：「人生得知己難，得對手尤難，柳延昭今日幸遇司馬少會主，十分有緣，彼此必須盡與一搏，但不知少會主打算怎樣賜教？」

司馬玉人棄去柳枝，伸出他那幾乎比絕代嬌娃還要來得柔細，眞像「玉人」般的右掌，含笑說道：「不必拿刀動劍，或是虎躍龍騰，張牙舞爪的了，我們合掌較功，柳大俠只要能支持頓飯光陰，司馬玉人便像剛才這位冷大堂主一樣，掌震天靈

，當場自絕！」

全場先是「嘩」的一噪，旋即鴉雀無聲，靜的落針可聞……

這是司馬玉人的所說之語，太驚人了，羣雄誰不想看看究竟是「乾坤聖手四海游龍」會當場落敗在司馬玉人掌下，支持不了頓飯光陰？還是司馬玉人大話欺人，不得不當場自絕？

「妙姹金剛」蕭克英，微側她那女金剛一般的「偉大嬌軀」，向男金剛焦艮，低聲叫道：「焦三哥，誰也知道柳大哥功力絕世，要他在頓飯光陰下落敗，是絕對無法辦到的囈語狂言，這司馬玉人要作死嗎？」

焦艮這時倒憂形於色，把兩道眉頭，皺得緊緊說道：「既出狂言，必是怪事，那司馬玉人，不是冷公文等無知狂妄之輩，他不太簡單，我……我如今頗覺心跳，有點替柳大哥担憂，蕭大妹也請把心神鎮定下來，準備應付一切突變！」

蕭克英深知焦艮粗中有細，時有慧語，聽得不覺一驚！

這時，宛如臨風玉樹，卓立場中的柳延昭，却絲毫未激動生氣地，目注司馬玉人，點頭笑道：「柳延昭接受司馬少會主這合掌較功的挑戰之舉，也自知可能會敗，但在較量之前，却要先提出一項要求，務請司馬少會主見允，否則，我便不敢領教的了！」

司馬玉人笑道：「柳大哥何必如此自謙，你有甚麼要求，儘管請講！」

柳延昭從雙目中，閃射一種極誠摯的神光，盯在司馬玉人的臉上，並以一種極平和的語氣，緩緩說道：「司馬少會主驚才瓌質，仙露明珠，其勇如獅，其美如玉，俠胆豪情，更屬冠絕宇內，是柳延昭罕見人物！得對手如此，敗亦受益，但萬一之事，世間時有，倘柳延昭在司馬兄掌下，僥倖支持過頓飯光陰，却請你把『當場自絕』之語，當衆收回，否則，柳延昭如今便自動認敗！」

這不是謙語，是在充分自信，措詞平和之中，流露出對對方惺惺相惜的關懷情致！

司馬玉人似乎被感動了，她眼中也閃射出異樣神光，注視柳延昭有頃，頷首一笑道：「好，司馬玉人接受柳兄的美意雲情，當衆收回我方才的過份狂妄之語。」

兩人的稱呼，由「少會主」「柳大俠」，變成了「司馬兄」和「柳兄」，委實已互相惺惺相惜，彷彿要打出交情。

柳延昭聞得司馬玉人已收回「自絕」之語，遂含笑伸出右掌，與司馬玉人掌心相抵，各自凝功，綿綿輸出內力！

怪事來了，才不過一盞熱茶時分，司馬玉人便突然發話，向柳延昭笑道：「柳兄，逢場作戲，點到爲止，我們就此罷手如何？」

這是業已有充分把握估了勝面者，爲對方尋找台階，保全體面之言。柳延昭居然毫不反對，劍眉深蹙，一嘆收手！

司馬玉人轉面向「九爪鷹王」戚九淵朗聲叫道：「戚總堂主，請向大會主人蕭姑娘提出建議！」

戚九淵立向蕭克英說明司馬玉人之師「黑白天尊」，組織「尊天會」，由自己担任總堂主，定於明年五五端陽，在關外小興安嶺九迴谷總壇，舉行開派大典，柬邀天下武林的有頭有臉人物參加，遂建議蕭克英中止今日之會，留待明年端午，一併舉行，「尊天會」亦當勉爭「五霸」，並向八派七雄六莊四堡等所有英豪，一一請教。

話說得相當客氣，但在司馬玉人勝了柳延昭下，却成了使蕭克英無法不遵的命令語氣！

蕭克英，孟贊，焦艮三人，霍然起立，齊把目光投向場中！

柳延昭仍舊劍眉深蹙，但却向蕭克英，遙爲示意，點了點頭。

蕭克英一見柳延昭在點頭，遂向戚九淵朗聲答道：「此事蕭克英方面，自可敬如尊命，但因我忝爲主人，却必須先向來此赴會的武林友好，問上一問，看他們有無反對意見？」

語音至此略頓，向滿座羣豪，抱拳環揖又道：「各位武林友好，適才『九爪鷹王』戚總寨主，宣稱『尊天會』於明年五五端陽，在小興安嶺九迴谷，開派宴客，建議將今日『五霸爭豪』勝會，移到該時該地舉行，諸位若有反對意見，請當場提出，否則，便可退場，各參神功，準備明年重五之會！……」

在座羣豪，對孟贊，焦艮，柳延昭先後所表現的武功絕藝，本已驚佩得目瞪口呆。

再見如此厲害的「乾坤聖手四海游龍」，竟在不到頓飯光陰之下，便被司馬玉人制服，不由更對這位「尊天會」的少會主，畏懾萬分，弄不懂他的一身功力，究竟高明到甚麼地步？

故而，蕭克英的語音一畢，那裏有人反對，只聽一片嘆息，與羣豪紛紛離座，向主人告別聲息。

司馬玉人又向戚九淵遙爲指揮地發號施令說道：「戚總堂主，請命戚堂主等，把冷大堂主冷二堂主遺體，帶出『金剛寨』去，再買棺盛殮，運回『長白』。」

戚九淵抱拳恭身，遙應道：「少會主放心，屬下自當爲兩位冷堂主，料理身後之事！」

司馬玉人轉過身來，從一雙俊目內，閃射出異樣神光，向柳延昭深深一禮，含笑說道：「柳兄莫怪小弟猖狂，『九迴谷』的會期雖在明年重五，但司馬玉人却歡迎柳兄隨時寵降，彼此訂交，只要柳兄俠駕一來，包管任何問題，小弟都可以負責解決！」

柳延昭在臉上流露一種莫可奈何的苦笑，說道：「常言道：『在人屋簷下，怎能不低頭』。又道是：『留得五湖明月在，不愁無處下金鈎』，柳延昭懂得這種道理，不會過份倔强的，或許會在與『妙姹金剛』蕭大妹，略事研商後，立即出關請命！」

司馬玉人笑道：「柳兄來得越早越好，小弟對你委實景慕萬分，願附交末，我在小興安嶺九迴谷，掃徑以待！」

話完，又復含笑一禮，方揮手率領戚九淵、戚如山父子等人，緩步離去。

剎那間，熱鬧絕倫的「演武場」中，只賸下蕭克英等寥寥幾個。

孟贊迎着眉頭深鎖，緩步歸座的柳延昭，大聲問道：「大哥，那司馬玉人究竟攪的甚麼鬼兒？我不相信大哥會這等輕輕易易地，敗在他的手下？」

柳延昭冷然道：「二弟、三弟，且行功默察，看看臟腑之間，可有甚麼奇異況情？」

孟贊、焦艮聞言，均覺一怔，立即凝功調氣，循轉周身，細搜五臟六腑，奇經八脈！

但行功已畢，却未發現絲毫異狀。

遂由孟贊發話，詫然問道：「大哥爲何如此指示，我們一切如常，並沒有甚麼不妥情事！」

柳延昭微帶疑詫地，「哦」了一聲，目注蕭克英道：「蕭大妹呢？」

這時，蕭克英也在行功默察，片刻過後，瞿然說道：「我中了毒，是一種潛伏性的奇異毒力，但極爲厲害，若一發作，立必身遭慘死！」

柳延昭點頭道：「情況和我一樣，對方眞夠厲害，居然還能夠擇人施毒……」

蕭克英對自己中毒之事，倒未怎在意，但一聽柳延昭也中毒，却不禁花容變色地，失驚叫道：「柳大哥，你也中了毒麼？是不是隱隱潛伏丹田，但其力絕强，一發便不可收拾？」

柳延昭點點頭道：「正是如此，適才司馬玉人便以傳音密語，警告我不可妄用眞力，否則必然當場發作，在出盡醜相後，再遭慘死！」

孟贊恍然道：「原來大哥是受了威脅，不是眞個落敗……」

柳延昭接口笑道：「司馬玉人在揮動柳枝，擊碎犀角短七的一擧之上，確已表現了非凡功力，但要想勝我……」

話方至此，貌粗心細的焦艮，便在一旁接口說道：「柳大哥，小弟看得出，司馬玉人雖已技壓羣倫，但至少還比你差上一成左右火候！」

孟贊皺眉道：「柳大哥和蕭大妹知不知道所中的是甚麼毒力，應該以甚麼藥物，服食祛解？」

柳延昭搖搖一頭，嘆道：「第一，對方既選擇我和主持大會的蕭大妹二人下毒，可見得這種毒藥，必然珍貴異常，不易煉製……」

蕭克英與孟贊焦艮二人，均聽得深表同意，連連點頭！

柳延昭又道：「第二，對方既以此作爲要挾，企圖逼我對『尊天會』低首投誠，並逼迫蕭大妹答應戚九淵之子『花花太歲』戚如山的婚事……」

蕭克英憤然道：「戚如山休作妄想，我寧可肝腸寸斷，五臟齊崩，也決不會向他們作任何低頭允諾……」

柳延昭道：「在這種情況之下，除了『尊天會』自行配製的獨門解藥以外，要想用別的藥物，祛解毒力，多半是癡心妄想。」

孟贊皺眉道：「但不知這種奇毒的發作期限，是多少時日？……」

柳延昭道：「司馬玉人在向我耳邊所作『蟻語傳聲』中，已作說明，只要能在兩個月內，趕到『小興安嶺九迴谷』，担保性命無慮！」

孟贊道：「大哥眞要去麼？……」

柳延昭尚未答話，焦艮已接口說道：「大小子，你沒聽大哥向司馬玉人所說：『在人屋簷下，怎敢不低頭』？以及『留得五湖明月在，不愁無處下金鈎』麼？大丈夫貴乎能屈能伸，便去趟『小興安嶺』又有甚麼？……」

他語音至此略頓，目注柳延昭，濃眉雙揚問道：「大哥，我曾見『妙手空空』遲尉巧，曾在演武場的牆外現身，那根柳枝，是不是老偷兒抛給你的？」

柳延昭才一頷首，孟贊也想起一事，急急問道：「大哥接得柳枝，曾略注目，莫非老偷兒還在枝葉上，劃有甚麼傳訊之語？」

柳延昭笑道：「兩位賢弟的觀察能力，都相當不錯，尉遲巧在枝上劃着『敵蓄凶謀，另有高人正設法破解，請鎭靜應變』字樣。」

蕭克英問道：「柳大哥，你們所說的尉遲老偷兒是誰？他所謂『另有高人』，又是指的那個？」

柳延昭笑道：「這『高人』二字，究竟指誰，可十分難猜，或許就是那『巾幗之雄』秦文玉，也說不定？」

蕭克英駭然道：「秦文玉？會……會是她麼？」

柳延昭道：「是不是她，尚自難論，但秦文玉既曾於事前示警，自然可以把她列爲設法替我們周全的『高人』之一。」

孟贊問道：「大哥是打算在此等『高人』解救？還是大家一齊趕去『小興安嶺』釜底抽薪？小弟認爲等待太以被動，常言道：『解鈴還是繫鈴人』，我們要從司馬玉人，或『九爪鷹王』戚九淵身上解決，才是正道！」

柳延昭點頭道：「我贊成孟二弟的精闢見解，但所中之毒，既有兩月緩衝，我們似先解決蕭大妹的問題！」

蕭克英駭然道：「我的問題，怎能先行解決，我所中的奇毒，不會和柳大哥有何二致……」

柳延昭接口道：「不是指中毒之事，或是指下毒之人……」

焦艮道：「大哥認爲蕭大妹的『金剛寨』中，有了外奸？」

柳延昭道：「當然如此，若不先清肘腋，蕭大妹在這『金剛寨』中，豈不日處針氈，食難甘味，寢難安枕？」

蕭克英突然長嘆一聲，目中神光如電，揚眉說道：「不必大費周章地，查奸細，清肘腋了，從今天起，我盡分庫藏，遣散手下，不要『金剛寨』，且追隨柳大哥孟二哥等，行道江湖，游俠……」

一語未了，許多「金剛寨」內之人，都携帶行囊，來向蕭克英稱謝告別。

蕭克英駭然問故，才知自己剛剛向柳延昭等，表明心意，却已有人先知意旨，業已開庫散金，替她執行一切。而這位善解人意，並大胆作主之人，正是那位善釀「金剛倒」的「醉酡道士」。

柳延昭問明情由，向蕭克英含笑說道：「蕭大妹，我早就覺得這位『醉酡道士』，不同凡俗，是位風塵奇客，你帶我們前去謁見請益如何？」

蕭克英自然含笑點頭，引領柳延昭等

，向寨後走去。

但到了「醉酡道士」終日醉臥的那間酒窖之中，却人蹤早杳。

只見到在一隻酒罎的封泥之上，以指甲劃了一首詩兒，並留下一根形式古雅的朱竹酒籌。

雖在泥上劃字，仍見鐵畫銀鉤，龍飛鳳舞，寫是的首七絕：「七煞尊天啓重憂，醉酡邋遢未能休，多年賓主殷勤意，留贈朱紅舊酒籌！」

孟贇看清了泥封留詩，指着那「邋遢」二字，「咦」了一聲說道：「怎麼詩中有『邋遢』二字，難道竟指我和小小子的師傅？……」

柳延昭點了點頭，在一旁接着孟贇的話頭笑道：「我早就覺得『邋遢和尚』和『醉酡道士』，成爲有趣的對比，如今才知兩位老人家乃是舊友，不能再復『休隱』，可能再現俠蹤，扶持正道。」

焦良問道：「大哥，這位『醉酡道士』既欲再現俠踪，爲何又悄然遁去？」

柳延昭笑道：「對於此事，我有兩項大胆假設，由於蕭大妹混入『尊天會』的友好告知『黑白天尊』忌憚『一仙三絕』，我的第一項大胆假設，便是把『邋遢和尚』與『醉酡道士』等兩位來歷神秘的武林前輩，假設爲『一仙三絕』之二！」

焦良撫掌道：「差不多，差不多，大哥的第一項假設，有點意思！」

柳延昭道：「第一項假設，若是成立，第二項假設，才可隨之而來，『醉酡道士』留詩第一句中，有『七煞尊天』字樣，『尊天』自指『尊天會』，『七煞』尚不知何邪魔，想必亦厲害無比！則『醉酡道士』可能覺得正道之力稍孤，遂約同『邋遢大師』，設法找尋其餘『一仙三絕』中的另外兩位高人，一齊降魔衞道！」

焦良笑道：「有趣，有趣，大哥越假設越熱鬧了，蕭大妹，你可知道所謂『七煞』，是些甚麼人物？……」

話完，未聞蕭克英應聲，遂詫然偏頭，注目看去。

原來蕭克英對「醉酡道士」留贈的那根「朱竹酒籌」，看得竟呆呆出神，以致根本就沒聽見焦良所問之語。

柳延昭舉步走到蕭克英的身邊，向她含笑問道：「蕭大妹爲何看得如此出神？『醉酡道士』爲酬多年賓主盛意，不會送你一根尋常酒籌，莫非其上鐫有甚麼精妙武學？」

蕭克英這才驚覺，玉頰微紅地，遞過朱竹酒籌酒：「柳大哥請看，這根朱竹酒籌上，鐫有四招不論以掌拳兵刃，均可施展的精妙絕招，此『醉八仙』還要詭異神奇，名爲『醉酡四式』……」

柳延昭不接那根朱竹酒籌，向蕭克英搖手笑道：「我不必看了，蕭大妹把這朱竹酒籌收好，並勤練『醉酡四式』，常言道：『一日授技，終身爲師』，下次再遇着這位老前輩時，不妨請他正式收列門牆便了！」

蕭克英道：「這『醉酡四式』極其精妙，我恐獨力難參，大哥不指點指點？」

柳延昭搖頭笑道：「各派家數不同，雜家反而難純，蕭大妹還是潛心體悟，從豁然貫通之中，所獲才是眞解！」

蕭克英聽柳延昭這樣說法，遂不再向孟贇、焦良、繼續請教，而把那根朱竹酒籌，謹慎收起。

孟贇皺眉道：「那位『妙手空空』尉遲巧，爲何如此神秘？昨夜既一宵未見，使我們平白替他担憂，今日又說有另外『高人』正謀解救，要我們鎮靜應變……」

焦良接口道：「對，老偷兒這一招可不太妙，我們究應被動在此需等『高人』解救，還是主動爭取時間，趕緊追那司馬玉人，或『九爪鷹王』戚九淵，向他們逼取奇毒解藥？」

柳延昭目注蕭克英，長眉雙揚，含笑問道：「蕭大妹，我們都是腹中中了奇毒的被害之人，你的意見如何？是採主動？還是被動？」

蕭克英嫣然笑道：「小妹沒有意見，惟柳大哥馬首是瞻，但却覺得柳大哥決非是被動怕事之人！……」

柳延昭軒眉笑道：「說得好，我們就爭取主動，但二弟、三弟，可得偏勞！」

孟贇、焦良，雙雙恭身肅立，由孟贇發話道：「大哥有何差遣？」

柳延昭含笑道：「不是差遣，是要你們偏勞，因爲我與蕭大妹腹有奇毒，不能過提眞力，若遇强敵，只有倚靠你們那一身『金剛混元氣』和『焦不離孟』、『孟不離焦』等兩式絕學！但『九爪鷹王』，已非庸手，司馬玉人更高不可測，你們充當先鋒，好處毫無，而苦頭却必將吃得不少！……」

孟贇不等柳延昭再往下講，便抱拳朗聲說道：「孟贇爲了大哥，縱令赴湯蹈火，萬死不辭！」

焦良不願意讓這小子獨說漂亮話，遂也悅然說道：「我焦良爲了蕭大妹，也……也……」

一語方出，忽覺有了語病，遂趕緊倏然住口。

柳延昭早就想竭力玉成焦良與蕭克英之間的這段良緣，遂利用機會，目注焦良，接口問道：「爲了蕭大妹便怎樣，三弟何不說將下去？」

隨着問話，便向焦良遞過一瞥眼色！

焦良聰明絕頂，自然懂得柳延昭眼色之意，加上又對這位「妙姹金剛」，委實心生愛好，遂在耳根一熱之下，朗聲說道：「凡對蕭大妹有益之事，焦良均銳身自任，不辭任何艱險，甚或捨却性命！」

情，貴乎眞！不貴在聽來悅耳的海誓山盟，花言巧語！

焦良侃然發話，臉上神光流露，顯然一片眞情，故雖聽得蕭克英玉頰生顏，却看得她芳心可可，垂下了一顆斗大娥眉螓首！

柳延昭見狀，知道他們靈犀已通，以後便可全任自由發展，遂向蕭克英微笑說道：「蕭大妹既解散『金剛寨』，並欲與我們同出榆關，趕赴『小輿安嶺』，定須收拾用物……」

蕭克英不等柳延昭往下再說，接口笑道：「我只要收拾幾件替換衣服，和一些隨身細軟，並把兩個心腹丫頭，小英小玉，略作安排，柳大哥請等我片刻便可。」

柳延昭笑道：「蕭大妹請便，不妨儘量安排收拾，我們的『小輿安嶺』之行，乃是萬里長遊，也不爭在這一日半日……」

話方至此，忽然想起一事，從懷中取出一捲紙兒，遞向蕭克英道：「小英，小玉姿質敏慧，暫時既難携帶她們遠行涉險，蕭大妹可囑其覓一幽靜之處，參習這頗具防身妙用的『散花七式』，等我們回到中原，再作進一步的傳授！」

蕭克英大喜，代小英小玉謝過柳延昭，便去收拾細軟，安排一切。

孟贇見蕭克英離去，怪笑一聲，目注焦良道：「小小子……」

但「小小子」三字才出，便亟失驚收口。

因爲孟贇在把目光注向焦良時，偶然旁瞬，竟發現柳延昭神情有異！

柳延昭目光凝滯不動，凝注於窻外虛空……

這種神情，容易體會，是對甚要緊之事，想出了神？

故此，孟贇不敢再以笑語擾亂柳延昭的神思，趕緊倏然收口。

焦良見孟贇叫了自己一聲，便收口不語，向柳延昭肅然注目，不禁有點奇怪，剛想發話相問，柳延昭突然已把出神目光收回，向他們正色說道：「二弟，三弟，我有事離開片刻，你們不必跟隨，就在此地等我！」

孟贇，焦良對柳延昭相當敬畏，自然均肅然應諾，柳延昭遂靑衫微飄，獨自走出了這藏酒倉庫。

原來，他剛才出神之故，是耳邊聽到了擇人專注的「密語傳聲」。

這耳邊密語，極其簡單，只是「演武塲邊，柳下候柳」八字。

但語音甜柔，顯然發話的人是位年輕女子。

柳延昭語音入耳，第一個反應，便認爲是在當世武林中，號稱峨嵋魁首，享有鼎鼎大名的「巾幗之雄」秦文玉！

因爲一來「巾幗之雄」秦文玉在大會前夕，便曾飛襟示警，二來尉遲巧又曾藉柳枝傳書，說有高人，正謀解救，柳延昭遂把先後事兒，加以聯想，覺得向自己耳邊，傳聲密語，顯然內功奇高的女子，多半就是秦文玉？

他一面前往演武塲赴約，一面心中暗忖，根據江湖傳言，「巾幗之雄」秦文玉，不單武功絕世，容貌也美擬天人，但與自己却素昧生平，不知爲何會如此熱心，屢垂青眼？……

動念之間，演武塲已到。

不久以前，此處還熱鬧非凡，坐滿了來自四面八方的英雄豪傑，如今却闃無人影，不禁使柳延昭看在眼中，而興滄海桑田，人事易變之感！

他不是走向演武塲中，而是走向演武塲邊。

因耳邊密語是「柳下候柳」，而塲邊柳下，果有一條婀娜白影，倚柳而立。

柳延昭走到近前，原本背立的那條婀娜白影，便倏然轉過身來！

美！委實太美了，怎麼形容呢？「秋水爲神玉爲骨，芙蓉如面柳如眉」，「修短適中，穠纖合度，肩若削成，腰如約素」，無論那一種形容美女的形容詞，放在她的身上，都絕對合適！

這是位約莫雙十年華的絕美白衣少女，但眉目之間，却使柳延昭不太陌生，有點似曾相識之感！

柳延昭抱拳一揖，含笑說道：「是玉姑娘麼？」

這句話兒，變了質！

在柳延昭的喉中，本是「秦姑娘」，但於出口的一刹那之間，却變成了「玉姑娘」！

變質之故，在於印象！

秦文玉分明在帮柳延昭的忙，使他對這「巾幗之雄」，原本印象就好！

何況人之好色，理之常情，柳延昭面對佳人，心驚絕艷，自然把原本就好的印象，再復加好幾分！

於是，喉中想叫的「秦姑娘」，出口時却變成了「玉姑娘」。

「秦姑娘」與「玉姑娘」雖僅一字之差，但前者却比較生分，後者却較親切。

這一聲「玉姑娘」，叫得那白衣少女退了半步，失驚問道：「你……你知道我是『玉姑娘』？……」

柳延昭軒眉笑道：「在下雖技薄學陋，但雙目尚稱識人，但不知玉姑娘傳音相召，是爲了何事？」

白衣少女銀牙微咬下唇，目光關注柳延昭，點頭說道：「你知道是我也好，來，我送你一件極難得的東西！」話完，探手入懷，取出一粒朱紅蠟丸遞過。

柳延昭接過，覺得入手微溫，彷彿猶存美人薌澤，遂心感芳情，目光如水地，含笑說道：「多謝玉姑娘厚賜，這是不是可以療祛司馬玉人，戚九淵等所用奇毒的特殊解藥？」

白衣少女又是一驚，又退了半步，目注柳延昭，皺眉問道：「柳兄，說明白點，你究竟把我當作誰了？」

柳延昭笑道：「玉姑娘名震天下，誰不知你是『巾幗之雄』？……」

白衣少女似乎極爲生氣地，頓足道：「你……你……你竟把我當成了我與她誓不兩立的秦家賤婢？……」

這句話兒，弄傻了自作聰明的柳延昭，不覺瞪起星眸，向這不是「巾幗之雄」秦文玉的少女，呆呆發怔。

白衣少女道：「我聽說秦文玉找我，我去先殺了這賤婢，看看究竟誰是『巾幗之雄』，再來和你……」

一語未畢，身形已飄，輕功並高得驚人地，一縱便是六七丈遠！

柳延昭一來不知這容貌極美，但脾氣却看來極壞的「玉姑娘」，究是何人？二來又不知她所送自己那件「極難得的東西」——朱紅蠟丸，究竟是甚麼藥物？故而脫口叫道：「姑娘……」

「姑娘」二字才出，白衣少女美妙驚人「細胸巧翻雲」，嬌軀一仰一翻，在六七丈外，倒飛而回，飄然落地，嬌靨上殺氣略退，微現笑容說道：「柳兄，你叫我則甚？是要問我姓名？還是要問這粒靈藥用處？……」

柳延昭老老實實地，語發由衷，朗聲答道：「兩者我都想問！」

白衣少女風情萬種，嬌艷迷人地，嫣然一笑說道：「藥名先告訴你，這正是你所中特殊奇毒的獨門解藥！」（未完）



新派長篇武俠小說

臥龍生・文
盧令・圖

斬情女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萬壽山和林成方等押鏢前往開封，來到開封府，鏢未送到受貨人王夫人手中，就先給王夫人告了一狀而被囚入牢中，在牢中，一位黑衣人也混入牢中，他是黑劍門的殺手，故意顯示出黑劍門人的厲害，目的是要教訓萬壽山等人，在接這趟鏢之後，不得疑神疑鬼暗中探查，至此，萬壽山更覺得這黑劍門組合的厲害，也更決心非除去此組合不可……黑衣人果然神通廣大，竟能將在牢中之萬壽山等人得以順利地在次日獲得釋放，次日，他們決定把原來護送的鏢貨送到王夫人家中。

陣陣疑雲現　步步玄機顯

這四人之中，一位總鏢頭，比他職位高，林成方雖未説明身份，但看樣子，似是總鏢頭新聘來的鏢師，這四人之中，他只能管一個，就是那位趟子手。

收鏢的王夫人，住在一座幽靜的小巷，看不出什麼門第氣派，但也不寒酸。

章明叫過了門，開門是一位六十左右的老蒼頭。

老蒼頭瞄了四人一眼，道：「四位，找什麼人？」

章明道：「這地方可是姓王的。」

老蒼頭道：「是，大爺是……。」

章明接道：「徐州寶通鏢局，押了一趟鏢，發鏢人指定此處一位王夫人收。」

老蒼頭道：「好！諸位請稍候片刻，老漢去通報一聲。」

章明道：「那就有勞了。」

片刻之後，老蒼頭去而復返，一抱拳，道：「我家主吩咐在下一句話。」

章明道：「話怎麼説？」

老蒼頭道：「老漢的主人，去世不久，棺木仍然停在廳中，主人重孝在身，不便見客，四位請留下鏢物，由老漢代收，見面一事，可以免了。」

章明回顧萬壽山一眼，萬壽山微微搖首。

他明白總鏢頭的意思，那是非見不可。

輕輕吁了一口氣，章明説道：「老丈也許還不知鏢行中的規矩。」

老蒼頭道：「老漢洗耳恭聽。」

章明道：「托鏢人，指定了要咱們送給收鏢人，那就非要見到收鏢人不可，咱們送來的木箱之中，可能是極為貴重之物，不能交人代收，萬一有了失手，我們就非要賠出這趟鏢不可。」

老蒼頭道：「老漢在王家已近三十年！」

章明接道：「咱們不是不信任老丈，這是規矩。」

老蒼頭沉吟了一陣，道：「既是如此，老漢再代兩位傳報一聲。」

他又轉身而去，這一次，足足等過半炷香的時刻，才轉了出來，道：「我家主母雖然不願見客，但格於鏢行的規矩，只有從權了，不過，不能進去這麼多人。」

章明道：「允許我們進去多少人？」

老蒼頭道：「最好一個，至多兩人。」

萬壽山道：「林鏢頭，你陪章鏢頭進去瞧

瞧，務必把木箱交給主人親收。」

林成方點點頭，道：「屬下遵命。」

章明提起了木箱，和林成方進入王宅。

林成方目光轉動，打量這宅院一眼，只見這一座四合院的宅子，瓦頂磚牆，談不上什麼豪華，但也不寒酸，屬於那種小康之家。

帶兩人行到廳門口處，老蒼頭停下脚步，説道：「老漢不陪諸位了，我家主母，現在廳中候駕。」

林成方一揮手，道：「不敢多勞。」

當先舉步，行入廳中。

這是不大不小的廳房，但因廳中間擺了一口棺材，看起來有一股陰森的氣氛。

一個全身孝服的中年夫人，旁棺而坐。

她是一個四十左右的中年婦人，面色憔悴，但輪廓却很端正。

章明放下了木箱，道：「你是王夫人？」

白衣婦人點點頭道：「不錯，你們是鏢局的鏢師？」

林成方道：「是！在下姓林，這一位姓章，這木箱是咱們押送來的鏢物，夫人可要查收麼？」

王夫人搖搖頭，道：「不用了，先夫停棺仍在，未亡人也看破了世情，兩位留下木箱去吧。」

章明道：「夫人，你還要簽押，我們回去才能交代了！」

王夫人點點頭，道：「好的！我收了你們的鏢物，自然應該簽押，王勝，去取文房四寶來。」

林成方暗中打量這位夫人，只見她面色青黃，顯然是長久的睡眠不好，所造成的疲累神色。

老蒼頭取過了文房四寶，王夫人在收據上畫了押。

章明輕輕咳了一聲，道：「王夫人，咱們押送這趟鏢來時，還遭受一點麻煩……」

王夫人接道：「但貴局仍然把東西送到了，這就是貴局的榮耀，未亡人，不便留宿，兩位請吧！」

到這時，再沒有任何留下的理由，章明沉吟了一陣，才想到一件事，道：「夫人，在下還有要事奉告。」

王夫人哦了一聲，道：「甚麼事？」

章明道：「夫人雖然不想追問內情，但咱們知道的事情却是不能不説，咱們押鏢進入開封時，被人告了一狀。」

王夫人道：「甚麼人告了諸位？」

章明道：「很慚愧，咱們作了被告，也在大牢中被關了三天，但却不知道甚麼人告了咱們，却未見原告是何許人？」

王夫人奇道：「有這件事？」

章明望望那停在廳中的棺木，道：「夫人，這木箱中的存物，在官府之中，曾被打開過一次。」

王夫人急急問道：「存放的甚麼？」

章明道：「兩百兩黃金！……」

王夫人接道：「想不到啊！拙夫還有如此多的一筆存金。」

章明道：「夫人，除了那存金之外，還有一顆人頭？」

王夫人怔了一怔，道：「有這等事？」

章明道：「開封府一位周師爺，當堂開箱，查出那顆人頭，就把我們收入大牢，三日後，又被放了出來。」

王夫人似是已嚇的全身抖顫，道：「那人頭，還在木箱中麼？」

章明道：「這個，咱們還未看過，夫人何不當面打開看看。」

王夫人道：「我！我……」

章明道：「夫人一個人伴守棺木，數月之久，這份膽氣，實非常人能及，瞧瞧箱中人頭，又算得什麼？」

王夫人搖搖頭，道：「我瞧不用看了，諸位請留下木箱就是，我已簽押，貴局也可以回去交差了。」

章明哈哈一笑，道：「夫人，咱們為此還吃了官司，不明不白的坐了數日大牢，夫人如不點收清楚，咱們如何放心？」

王夫人道：「一定要我看麼？」

章明道：「最好麼，請夫人打開看看。」

林成方心中暗道：這女人收受贓物，分明不是甚麼好人，章明這樣逼迫她，倒也不錯，把事情説明了，看他還能耍出甚麼花樣？

心中盤算，暗提眞氣戒備。

但聞王夫人喝道：「王勝，過來打開這座木箱。」

老蒼頭應聲行了過來，望望木箱，回頭對章明道：「老朽年邁力衰，只怕無力開箱，勞請閣下，帮老朽個忙如何？」

章明心道：開就開吧！見了那人頭之後，看你作何解釋。

心中念轉，口中説道：「老管家吩咐出口，在下也只好從命了。」

伸手打開了木箱。

箱中的擺設未變，箱內金錠排列，燦然生光。

王勝吁一口氣，道：「好多的金子啊！」

王夫人一皺眉頭，沒有説話。

章明伸手提起木盤，那人頭端端正正，仍然放在箱中。

王夫人望了那人頭一眼，臉色大變，突然向後退了兩步，雙手蒙面。

章明緩緩地把一盤黃金，放置於木案之下，道：「夫人，請在收據之上簽押，註明兩件事情。」

王夫人道：「註明什麼？」

章明道：「註明你收到黃金若干錠，人頭一個！」

王夫人道：「黃金可以寫上，人頭我不收，你們帶回徐州吧！」

章明未料到王夫人會是這麼一個難纏的人，不禁一呆。

但聞王夫人接道：「我一個女流之輩，又失去了丈夫，整座的房舍之中，只有我這麼一個人，你要我如何能收下這個人頭。」

她説的有些道理，而且理由也很動人。

章明輕輕吁一口氣道：「夫人，他千辛萬苦的取到了這顆人頭，我們冒着很大的風險，把它送到了此地，你如不收下，豈不是枉費那人一場心血。」

王夫人道：「人頭非我所要，但我可以為你們保存……」

章明接道：「那就行了。」

王夫人道：「但非我要之物，我就不能替你們打收據了。」

章明也非一定要她押收，笑一笑，道：「原來，夫人是怕簽收而已，既是如此，咱們留下它就是了。」

王夫人回頭望了王勝一眼，道：「代我送客。」

王勝應了一聲，立即道：「兩位請吧！」

林成方，章明覺着事情已經明朗了，留在此地，也是無益，一拱手，道：「多謝夫人賜見。」

轉身向外行去。

王夫人本是一臉冷肅之色，但都被最後兩人這兩句客氣語，説的微微一笑。

似乎是，心中湧起怨毒之氣，也消減了不少。

章明想講話，但却被林成方示意阻止。

兩人離開王府，會合了萬壽山，動身行回客棧。

林成方隱隱感覺到有人追踪，但却忍下不言。

萬壽山也感覺到了，轉過一個街口，霍然停下脚步。

章明低聲道：「總座，什麼事？」

萬壽山道：「似乎有人追踪咱們。」

林成方道：「對！在下也感覺到了，只不過，那人的追踪術十分高明，我已經暗中留心了，但却一直未發現她。」

章明道：「有這等事，難道是那位王夫人派的人？」

林成方道：「總鏢頭，咱們是不是一定要找出那個人？」

萬壽山道：「對！咱們要找出他來，寶通鏢局不是大鏢行，但咱們也不能表現的太窩囊啊！」

林成方微微一笑，道：「總鏢頭先走一步吧！我在這裏等他。」

萬壽山點點頭，放步向前行去。

林成方閃身到一座宅院的廓簷之下。

果然，片刻之後，轉角的牆壁處，先露出一雙眼睛，瞄了萬壽山等背影一眼，才露出身子，向前行來。

那是一個穿着普通的土布褲褂的中年人。

四十左右的年紀，像貌一點也不起眼，這樣的人，似乎是隨時可見，是那麼平凡。

林成方冷笑一聲道：「朋友，請留步。」

那土布衣着的中年人，突然回過臉來，望了林成方一眼，緩緩說道：「閣下可是跟我說話麼？」

那人已轉過身子，兩道目光，盯住在林成方的身上。

林成方緩步行了過來，緩緩說道：「不錯，在下正是對閣下說話。」

中年人道：「咱們似乎是很陌生。」

林成方道：「除了現在之外，咱們是從來沒有見過。」

中年人道：「咱們既然是沒有見過，似乎是沒有什麼好談的。」

林成方道：「如是閣下不釘咱們，確沒有什麼好談的，寶通鏢局不大，但咱們總也是個鏢局子，叫別人釘了，咱們還感覺不出來，那豈不是一件叫人笑話的事。」

中年人道：「笑話，開封府人來人往，條條大道，路上行人，千千萬萬，怎麼會釘你們的。」

林成方道：「朋友，用不着嘴吧硬，光棍眼睛裏不揉砂子……。」

中年人冷笑一聲，接道：「話不投機半句多，我看咱們不用談了。」

林成方臉色一變，道：「給我站住。」

中年人已轉過身子，但聞聲竟又停下了脚步。

這是一條很寬闊的巷子，兩面都是巨大的宅院，但却幽靜，巷子中不見一個行人。

林成方已然緩步行近那中年人，冷冷接道：「朋友，江湖人有江湖人的規矩，你既然被咱們發覺了，似乎是用不着再賴下去。」

中年人哈哈一笑道：「閣下是誠心找麻煩了，是麼？」

林成方道：「好說，好說。」

中年人道：「如若閣下不是誠心找我的麻煩，怎能硬指區區是追踪閣下的人呢？」

林成方道：「朋友堅不認賬，兄弟只有動手了。」

右手一抬，拍出一掌。

林成方隱藏實力，這一掌只用三成實力。

中年人右手一抬，五指反向林成方右腕拍出。

林成方挫腕一沉，避開五指，口中冷冷說道：「好厲害。」

霍然向後退了兩步。

中年人冷笑一聲，道：「閣下這幾下子，也能够當鏢師麼？」

林成方爲了隱藏實力，並未再反擊，又向後退了兩步。

中年人也未再向前逼進，哈哈一笑，接道：「大鏢師，寶通鏢局子，有着你們這樣的鏢師，不關門，也該歇業了。」

兩人目光一對，林成方立時感覺到，這個人，是經過故意扮裝成這樣的人物。

林成方如是眞要出手，只要三五招，就可以擊敗此人。

但他忍下去沒有動，他要裝的很窩囊，以便鬆懈對方之心。

那中年人眼看林成方被自己一招擊退，心中確然看不起這個鏢師，不再理會他，轉頭而去。

目睹那中年人離開之後，林成方淡淡一笑，向前行去。大步追上了萬壽山，那中年人已越過萬壽山身前數丈。

萬壽山低聲說道：「成方，怎麼樣？」

林成方笑一笑，道：「不錯，正是追踪咱們的人。」

萬壽山道：「你和他動手了？」

林成方道：「動手兩招，我被他逼退了數步。」

萬壽山微微一笑，道：「他可以和你打幾招？」

林成方道：「三招之內，我就可以取他之命。」

萬壽山道：「哦！」

林成方道：「結果是，人家把我打敗了，還說咱們寶通鏢局無能。」

萬壽山微微一笑，低聲道：「你看看，他是那一方面的人？」

林成方道：「現在，還不太清楚……。」

語聲一頓，接道：「總座，兄弟忽然間想起了一件事情，頗感難測。」

萬壽山道：「什麼事？」

林成方道：「那位王夫人的身份，咱們把人頭交給了她，是交給了買主呢？還是交給了賣主？」

萬壽山道：「以常情而言，自然是應該交給買主。」

林成方道：「王夫人如是代表了買方，那位錢如翼，是賣方不會錯了。」

萬壽山道：「大概不錯。」

林成方道：「總座，咱們是居間介紹雙方買賣的身份，但人家彼此却互相清楚的很，只有咱們在瞎摸索。」

萬壽山道：「是！看起來，雙方似是都在利用咱們。」

林成方輕輕吁一口氣，道：「寶通鏢局，本也不是大鏢局，咱們的人手少，耳目也不够靈敏。」

萬壽山哈哈一笑，低聲道：「林兄，咱們要不要追踪那人？」

林成方道：「我看不用了，對方耳目遍佈，監視着咱們中間人，我看，咱們還是早些回到徐州的好。」

萬壽山似是突然間想起什麼事，低聲道：「林兄，咱們把人頭送來開封府，萬一那位僱主，來收取時，咱們無物奉上，如何是好？」

林成方道：「表面上看去，這是一個死結，但看情形雙方都只在利用咱們，不會讓咱們解開這個死結。」

萬壽山道：「咱們太無用了，又坐牢，又受氣，受盡了屈辱，別人自然也不會把咱們放在眼中了。」

林成方道：「對！咱們太窩囊了，雙方面都不把咱們放在心上。」

萬壽山道：「咱們忍辱負重，等的就是這樣一個結果。」

林成方道：「那是說咱們完成了心願。」

萬壽山還未來得及答話，忽見一個人迎面行了過來，直到了萬壽山的身前，停了下來，道：「閣下是徐州寶通鏢局的萬總鏢頭麼？」

事實上，萬壽山早已把他打量清楚，但聞聲停步，抬起頭來，故意打量了那人一陣，道：「你朋友……。」

那人大約三十左右，穿着青布褲褂，腰裏橫束着一條白色絲綢帶子。

青衣人嗯了一聲，接道：「你是不是萬總鏢頭？」

萬壽山道：「不錯，區區正是萬某，朋友怎麼稱呼？」

青衣人道：「在下田昆，貴鏢頭可是要動身回徐州麼？」

萬壽山點點頭，道：「不錯，咱們立刻就要動身。」

田昆道：「那很好，咱們有一趟人頭鏢，想委託貴局，保回徐州去，不知總鏢頭意下如何？」

萬壽山怔了一怔道：「人頭鏢……。」

田昆笑一笑道：「不錯，一趟人頭鏢，母子兩人，和一箱細軟，價錢，請貴局開過來，只要不離譜，我們都可以答應。」

章明突然接口說道：「你朋友去不去？」

田昆道：「去是要去，不過，兄弟這個身份，却無法擔保。」

萬壽山道：「田兄，可否把事情說清楚一些？」

田昆道：「受保的是我們夫人、公子。兄弟只是一位管事！」

萬壽山心中暗道：開封府並非沒有鏢局子，怎麼找上了我們寶通鏢局，這中間分明是別有蹊蹺，看來，又是一樁麻煩事，說不定和黑劍門中有關。

心中念轉，口中却說道：「行！反正咱們是回頭路，但不知諸位準備幾時起程？」

田昆道：「明日午時，兄弟帶人到貴局落脚的客棧等候，不過價錢能不能先開出來？」

萬壽山道：「回頭生意，順車順道，價錢自然會公道一些。」

田昆道：「咱們自己有一輛篷車，兄弟自己趕車。」

萬壽山道：「田兄不算，還有兩位，進了徐州城，咱們就算交差，一千兩銀子如何？」

田昆道：「高了一些，他們是孤兒寡母，就算有點銀錢，也要留到下半輩子生活，能不能減一點？」

萬壽山道：「田兄自己開個價吧！希望能減多少了？」

田昆道：「打個對折如何？反正是順車順路，沒有這趟鏢，貴局也要回去，如是我們不是想貪點便宜，也不會找上你萬總鏢頭了。」

萬壽山微微一笑道：「田兄，你和那孤兒寡母之間，是些什麼關係？」

田昆道：「怎麼？保鏢的還要問這個？」

萬壽山道：「本來咱們可以不問的，不過，敝局這一次，就因爲事前沒有查鏢，到開封府，吃了一塲官司，所以，咱們寧可不賺這一票銀子，也不能馬虎從事。」

田昆道：「說的也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繩，貴局既然有此遭遇，咱們也不能强人所難，這樣吧！我把人帶來，給你們看，至於在下和他們之間，全是爲了一個義字，他那亡夫是在下的金蘭義兄。」

萬壽山道：「田兄很義氣。」

田昆道：「義氣不敢當，爲人之道，也只有如此了。」

萬壽山道：「如是萬某人的老眼不花，田兄也該是一個練過武功的人？」

田昆道：「不錯，兄弟也練過幾年把式，只不過，那是用來强身延年，說到用於對敵，那就不成樣子了！」

萬壽山道：「在下還有一點不解，他們孤兒，寡母，爲什麼一定要僱人保護呢？」

田昆歎口氣，道：「我那位義兄，善於經營，積了一點錢財，如今，喪命在外，留下妻兒，在下自知無力保護他們，只好找家鏢局子了，寧可多化點銀子，也不能冒險。」

林成方突然接口道：「你那位義兄是怎麼樣死的？」

田昆道：「死於謀殺！」

林成方道：「仇人是誰？」

田昆道：「不知道，他在外面飲酒歸來，一睡不起。」

林成方道：「那麼，田兄，怎知他是受人謀害呢？」

田昆道：「他指甲發黑，很顯明的是中毒之徵。」

林成方道：「死了多少時間？可曾報過官府查究？」

田昆道：「死了已過三月，未曾報官。」

林成方道：「人命關天，怎可草草了事，爲什麼不報官？」

田昆低聲道：「我那寡嫂，收到了一件函件，上面說的明白，如若追究他丈夫的死亡，就要取他們孤兒寡母之命。」

萬壽山道：「好厲害的手段，趕盡殺絕的作法，你那位寡嫂可忍，你田兄也能忍麼？」

田昆道：「爲了他們的安全，我也不能冒失，何況，在下趕到時，我那亡兄已去世七日，寡嫂苦求，爲了孩子的安全，要我忍下這一口氣。」

林成方道：「她爲何南下到徐州府呢？」

田昆道：「我那亡兄，獨門一戶，上無雙親，下無兄弟，所以，寡嫂準備回娘家去，也好教子成人。」

萬壽山道：「這樣說來，那位嫂夫人，是一位很可敬的人了。」

田昆道：「如非可敬，在下又何必多管這檔麻煩事呢？」

萬壽山道：「好！就這麼一言爲定，明晨請田兄帶他們來吧！兄弟在客棧恭候。」

田昆一抱拳，道：「午時之前，兄弟準到，告辭了。」

說罷，一抱拳，轉身離去。

目睹田昆去後，林成方低聲道：「這人話中有很多的破綻。」

萬壽山道：「咱們苦心守候，就是要等着淌進混水，既然應承了，那就越快越好。」

一面談話，一面行回客棧之中。

開封府一塲官司，三日大牢之災，使得萬壽山和林成方，都有一個感覺，自己已經跌入一場漩渦之中，必須要打起精神來對付這個局面。

第二天，日上三竿，田昆到了客棧，找到了萬壽山的房間，道：「兄弟，來的早了一些，驚擾諸位了。」

萬壽山道：「那位夫人到了麼？」

田昆道：「來了，寡母，孤兒，共乘一車，現在，候命在客棧外面。」

萬壽山道：「要他們下車休息一下呢，還是立刻上路？」

田昆道：「如是諸位方便，最好是立刻上路。」

萬壽山道：「好！咱們這就上路吧！」

林成方、章明，再加一個趟子手，和一輛徐州來時的篷車，離開了開封府。

田昆趕的一輛馬車，四面用青篷圍着，車簾低垂，無法看到車中的景物。

萬壽山未要求打開車簾瞧瞧，也未多問一句話。

直到篷車行出開封府二十餘里，到了一片官道茶棚處，萬壽山才一勒馬韁，停了下來，道：「田兄，咱們要不要停下來，喝口水？」

田昆道：「在下不喝，諸位請便吧！」

萬壽山道：「田兄，咱們有一個約定，田兄是否忘了？」

田昆道：「什麼約定？」

萬壽山道：「咱們還未見過田兄那位寡嫂，孤兒。」

田昆道：「哦！」

萬壽山道：「田兄，不知是否可以替咱們引見一下。」

田昆道：「一定要見麼？」

萬壽山笑一笑，道：「田兄，如是咱們不能見到投保的人，咱們不做這趟生意了。」

田昆哦了一聲，道：「好！兩位稍候一會，在下和他們商量一下？」

萬壽山一揮手，和林成方、章明，退出一丈多遠。

章明低聲道：「總座，你是否覺着，這個人說話有些前後矛盾，我記得，他第一次告訴咱們是要保夫人，公子，後來，又說他是一位亡兄的夫人？」

萬壽山道：「所以，咱們非得瞧瞧那位夫人不可？究竟是一位什麼樣子的人物？」

章明道：「總座也想到了？」

說話之間，只見車簾啟動，一位穿着樸素，胸戴白花的少婦，帶着一個五六歲的童子，緩步行了過來。

青色羅裙，青色上衣，蓮步姍姍行過來。風吹裙飄，可見一對小蓮足。

素衣淡粧，却無法掩住生具的姿容。

這是個動人憐愛的女人。

看年紀也不過二十四、五歲。

行近萬壽山身前五尺處，停下了脚步。

田昆輕輕咳了一聲，道：「萬總鏢頭，這就是在下的寡嫂母子，你想要問些什麼？」

萬壽山一抱拳，道：「不敢當，不敢當，在下只是想認識一下夫人，途中也好照顧，夫人請上車去吧。」

那少婦也未說一句話，柳腰一扭，轉身而去。

田昆緊隨身後，扶那夫人登上篷車。

林成方低聲問道：「總座，有什麼可疑的麼？」

萬壽山沉吟了一陣道：「你的看法呢？」

林成方道：「他雖然衣着樸素，但却姿色可人，是屬於那種動人情懷的女人！」

章明低聲道：「林兄看法不錯，這女人是屬於內媚型，有着強烈的誘惑力量……」

萬壽山輕咳了一聲，接道：「人家是顧客咱們不能論長道短，胡亂批評，上路吧！」

章明望望萬壽山，欲言又止。

第二日，中午時分，篷車已離開開封府百里以上。

行到了一座土嶺前面。

道旁一株高大的老榆樹上，忽然間枝葉分開，落下來兩個穿着勁裝佩刀的大漢，橫攔住去路。

田昆一收韁繩，向前行走的篷車，立刻停了下來。

章明一提韁繩，迎了上去。

林成方說道：「總座護車，我去瞧瞧。」

飛身離鞍，躍落實地。

這時，章明也早躍下馬鞍，和來人打了個照面。

雙方相距有四五步左右。

林成方緊行兩步，站在了章明身側。

鏢師章明，經驗豐富，閱歷過人，口齒上的伶俐，那是沒有話說，但手底下，却不似口頭那麼個伶俐法。

回顧了林成方一眼，胆子一壯，一拱手道：「朋友們藏身在大樹之上，在江湖封鏢這一行中，也算是罕聞和罕見了。」

對方兩人，都穿着一身黑色的勁裝，背上插着雁翎刀。

一個年約四旬，虬髯繞頰，一個約二十七八歲，面白無鬚。

那虬髯繞頰的大漢，冷笑一聲，道：「貴鏢局可是寶通鏢局麼？」

章明道：「不錯，朋友怎麼稱呼？」

虬髯大漢道：「在下羅勝。」

那年輕人接道：「在下韓晉。」

章明呆了一呆道：「太行雙怪。」

羅勝冷笑一聲，道：「不錯，咱們弟兄的聲譽不大好。」

林成方淡淡一笑，接道：「咱們寶通鏢局，小門面，這一趟接的生意，更是不大，怎會勞動了兩位大駕。」

羅勝道：「所以，咱們兄弟兩個人趕了來，沒有勞師動衆。」

看到了林成方的鎮靜，從容，章明的胆子，也忽然間大了很多，冷笑一聲，道：「兩位對咱們寶通鏢局的底子，似是摸的很清楚？」

羅勝道：「貴鏢局的實力，有如缸底游魚，一眼之下，就可以看個清清楚楚，實也用不着下什麼工夫去摸底子了？」

章明道：「既是如此，兩位也早瞧出來，咱們沒有保什麼可封之鏢了。」

羅勝道：「咱們只要留下三個人。」

章明道：「留下三個人？」

羅勝道：「不錯，兩個母子，和一個趕車的。」

話已說的很明顯，對方要留下的人，正是田昆，和他那位寡嫂孤兒。

章明沉吟了一陣，道：「只要他們母子兩人？」

羅勝道：「還有那位趕車的，咱們只要人，不要東西，致於貴寶號，也談不上什麼名氣，丟趟鏢，也算不得什麼大事，細軟財物，悉由貴號收下，咱們只帶走三個人，惡名由咱們兄弟頂下，貴號落個實惠，這是很難遇上的好事，貴號意下如何？」

章明道：「照說，以太行二怪你羅老大的身份，開了口，咱們理當答允，不過，鏢行有鏢行的規矩，勾結黑道，陷害顧客，是第一大忌……。」

韓晉冷冷接道：「這不是勾結，只是咱們老大和貴局談的交易。」

章明道：「這交易一下子就砸了寶通鏢局子的招牌，老實說，這不是交易，是逼咱們關門。」

羅勝冷笑一聲，道：「咱們費了半天口舌，簡直是對牛彈琴，你小子如是不能作主，換一個能作主的答話。」

章明回顧了林成方一眼，低聲道：「林兄，去告訴總鏢頭一聲吧！」

林成方哈哈一笑，道：「章兄，我看用不着了，這件事，咱們不能答應。」

羅勝一擺頭，道：「老三，去教訓那小子一頓。」

韓晉應了一聲，飛撲向林成方。

似乎是根本沒有把林成方看在眼中，兵刃也未動，右手一抬，一拳擊向前胸。

林成方退後了兩步，也未出劍，右臂一橫，封住了韓晉的拳勢。

兩個人拳來足往的打了起來。

看上去，韓晉雙拳連環，呼呼風聲，但林成方總是能夠及時化解了他的攻勢。

林成方只有招架之功，沒有還手之力，完全是守勢，而且守得很勉強。

但韓晉用盡了精奇的招數，仍然無法把對方傷在掌下。

就這樣，打了五六十個照面。

韓晉疾攻兩拳，倒退了三步。

林成方却停在原地未動。

章明輕輕吁一口氣，道：「林兄，你去護車，請總鏢頭來，我先擋他們一陣。」

剛才，他看的好担心，因爲，看樣子，林成方隨時可能傷在對方的拳脚之下。

林成方搖搖頭，大笑道：「咱們能承得住，就不用麻煩總鏢頭了。」

章明沒有瞧出來，但動手的韓晉，却已經感覺出來，冷冷道：「閣下是眞人不露相。」

右手一招，長刀出鞘。

林成方道：「好說，我師父是這麼教的，在下也只有這麼施用！」

韓晉雁翎刀劃出一道寒芒，道：「你怎麼稱呼？」

顯然，數十招拳來脚往的搏鬥，林成方在韓晉心目中增長不少的份量。

林成方笑一笑道：「在下是否能逃過你手中之刀，還不知曉，姓名麼？不說也罷了。」

韓晉刀出如電，刷的一聲，平掃過來。

林成方一閃身，避開了一刀，刀光掠着前胸而過，也不過寸許之差，沒有擊中。

章明看的心頭一震，道：「林兄，怎麼不亮兵刃？」

林成道：「這位朋友出刀太快，快得如閃電一般，我來不及亮劍了。」

兩人口中說話，韓晉已然手不停揮的連攻三刀。

這三刀凌厲無比，招招相連，但林成方却以靈巧的閃避身法，躲開三刀。

他身上佩着長劍，仍未出鞘。

這一下，章明看楞了。

這三招刀勢之猛，就算手中執着兵刃，也是不易封架開去，何况，林成方，只是以閃避的身法，避開了這三刀急攻。

韓晉攻出了三刀之後，又停下了手。

林成方笑一笑，道：「閣下，怎麼不再攻了？」

韓晉神色凝重，緩緩說道：「閣下確是一個深藏不露的高人。」

林成方道：「哦！韓兄既然不願再打下去，可否回答兄弟幾句話呢？」

韓晉手橫長刀楞在當地，呆了良久，才緩緩說道：「你要問我什麼？」

林成方問道：「你們是那裏來的，用心何在？」

韓晉搖搖頭，道：「這個，恕難奉告？」

林成方冷笑一聲，道：「韓兄，這就不够意思了。」

緩緩握住劍把，抽出了長劍，接道：「閣下攻了我四刀，現在，我對折奉還，也該攻你兩劍，對麼？」

韓晉橫刀戒備，道：「兩劍？」

林成方道：「是！如是你朋友能夠接下我兩劍，就可以走了。」

韓晉沉吟了一陣，道：「好吧！在下就接你兩劍。」

林成方道：「話是你朋友說的，如是在下兩劍傷了你，想來，你朋友也不會怨恨在下的了。」

他的說話慢條斯理，聲音也十分柔和，但聽在韓晉的耳中，却如聞驚雷，心中起了很大的震動。

林成方輕輕吁一口氣，接道：「閣下小心了，我要攻出第一劍。」

章明冷眼旁觀，心中暗暗奇怪，忖道：這個人怎麼回事，打架怎會打的如此斯文。

但見林成方長劍一揮，直向韓晉的前胸刺了過去。

他出手緩慢，劍勢慢慢的刺了過去。

這等慢法，別說是對一個有武功的人了，就是一個全無武功的人，也可以輕易避開。

但那韓晉却似是面色凝重，手中雁翎刀平橫胸前，一副手足無措的樣子。

原來，林成方這一劍籠罩了他身上一十二處大穴，劍未到，一股肅殺的劍氣，已然襲了過來。

只覺那一柄長劍，隨時可以幻化成一道閃電般的快速劍招，更奇的是，韓晉根本無法預料到，他刺向何處，十二大穴，都可能是他的劍尖落着之處了。

所以，他有着無法封架的感覺，不知如何封架的感覺。

直到長劍近身半尺以內，韓晉才突然一振手中雁翎刀，封向劍勢。

林成方劍勢仍未變快，到了韓晉擧起手中之刀，將要觸及到長劍時，才突一沉腕，劍勢忽變，順着刀勢切了下去。

這一招變化，完全出了人意料之外。

韓晉驚覺，已自不及。

劍光如閃電而下，切斷了韓晉的右腕。

雁翎刀跌落石板實地之上刀柄上仍然緊緊握在，青筋暴露的五指上。

一道血箭，直噴出來，鮮血洒落了一地。

看到了鮮血之後，才感覺到一陣刺心的劇痛，忍不住，失聲而叫。

林成方欺身而上，左手一揮，點了韓晉的穴道，身軀疾轉，面對了羅勝。

羅勝眼看對方一眼，切下了韓晉的右腕，不禁一呆。

就是那一怔神，已失去了逃命的機會，林成方轉過身子，冷笑一聲，道：「寶通沒有什麼名氣，但我們有一個規矩！」

目睹林成方奇異的劍法，羅勝那股傲氣已失，不覺問道：「什麼規矩？」

林成方道：「寶通鏢局的人，一向不喜出手殺人，但已經出手之後，一定要辦個乾淨利落。」

羅勝呆了一呆，道：「殺人滅口？」

林成方淡淡一笑道：「隨你怎麼想，但你身上佩刀，我會按江湖上的公認的規律對付你，你亮刀吧！如若你能和我對搏十招，你就可以安然離此。」

羅勝說道：「閣下劍招精妙，在下自知非敵。」

目睹韓晉一劍斷手慘事，羅勝已經失去對敵的勇氣。

章明心頭的震駭，更在羅勝之上，他做夢也未想到，寶通鏢局的鏢師，竟有着如此高明的武功，大名鼎鼎的太行二怪。一個被一招斷手，另一個竟然連動手的勇氣，也被嚇的完全消失了，這樣的高人，爲什麼肯委屈在一個小小的鏢局之中。

只聽林成方淡然說道：「羅大當家若不願動手，想必另有辦法了？」

羅勝道：「咱們兄弟技不如人，自甘認敗了。」

林成方道：「就只是這樣麼？」

羅勝道：「只要閣下肯放了我那位韓兄弟，咱們回頭就走，斷腕一事，自是不再計較，此後，也不和貴局爲敵。」

林成方淡淡一笑，道：「羅兄，你不覺得這辦法太過和善了一些，雙方如未動手，自然是以和爲貴，如今在下劍巳出鞘，無論如何，敝局總得有一點收穫才行。」

羅勝道：「閣下的意思如何呢？」

林成方道：「你要人，孤兒寡母，和那位田昆兄，想來定非無因吧？」

羅勝歎息一聲，道：「這個，我們祇是受人之託罷了。」

林成方道：「受何人之託，留下這三人的用心何在？這些在下都要知道，如是你羅大當家的願意交代明白，在下倒也願和兩位交個朋友？」

羅勝臉色一變，道：「閣下這做法，有些欺人過甚了？」

林成方冷笑一聲道：「如是羅大當家的覺得在下條件過苛，那只有動手一戰，各憑本領，分個勝負出來。」

羅勝道：「太行雙怪，在綠林道上，也不是無名之輩，咱們離去之後，對貴局的聲譽，幫助很大，默默無聞的寶通鏢局，立刻可以在中原成了很有名的鏢局。」

章明低聲道：「林兄，這話倒是不錯，放了他們，比殺了他們更好……。」

林成方笑一笑，接道：「樹大招風，還是不成名的好……」目光轉注羅勝的臉上，接道：「羅勝，我們如是想把寶通鏢局的招牌打響，用不着借你們太行二怪之名，老實說，你們的份量也不夠，敝局一向主張以實力爲先，無名比有名更實惠些」

羅勝道：「這麼說來，咱們很難談得通的了。」

林成方臉色一寒，道：「量小非君子，無毒不丈夫，爲了不讓你們把敝局的聲名揚出去，說不得，在下只好殺人滅口了！」

這是大反常態的事，任何鏢局子，都希望聲譽傳揚江湖，才能接下大鏢，才能生意興隆，但寶通鏢局，却是不願太有名氣。

羅勝高聲說道：「既是如此，在下只有放手一拚了。」

刷的一聲，拔刀出鞘。

看他滿面怒容，這一刀攻勢，定然十分猛惡，那知羅勝刀子出鞘，人却忽然一個轉身，向前奔去。

就在他轉身的同時，寒芒一閃，一把柳葉飛刀巳電射而出。

飛刀並未射向林成方，却直取被斷了右腕、點中韓晉的穴道。

殺人滅口。

林成方吃了一驚，右手一抬，手中長劍脫手飛出，噹的一聲擊落了射向韓晉的飛刀。

羅勝本來是準備逃走的，但見林成方手中沒有了兵刃，向前奔走的身子，突然間停了下來。

林成方兵刃出手之後，人並未停下，仍然向羅勝追了過去。

忽然間，刀光如電，停下脚步的羅勝，手中雁翎刀，疾如流星一般，反撲上來。

雙方一追一迎之間，其勢快速異常，刀光閃動，巳攔腰橫斬而至。

林成方去勢未停，只是身子突然向上升起了八尺，掠着刀光和羅勝頭頂而過。

章明簡直看呆了，他怎麼也想不到，林成方竟有着一身如此高明的武功，那是武林中第一流身手。

林成方飛掠過羅勝時，忽然向後蹬出一腳，踢向了羅勝的背心。

羅勝手中雖然握着一把雁翎刀，但却來不及回刀劈出，被逼的向前一竄五尺，才閃避開去。

林成方巳脚落實地，回過身子。

羅勝也轉過身軀，兩人成了對立相持的局面。

這時，章明巳代林成方檢起了長劍，但因中間隔着羅勝，他無法把手中之劍，遞過來。

林成方赤手空拳，但態度一直沉着，笑一笑道：「羅兄，你和那韓晉合成太行二怪，想必在一起時間不短了。」

羅勝道：「不錯，咱們巳經搭檔了十幾二十年。」

林成方道：「二十年的老朋友，你怎還忍心殺了他。」

他聲音平靜，問的一點也不激動，但羅勝却聽得面紅耳赤，道：「我怕他落在你們手中之後，要有一番苦刑拷打。」

林成方道：「這麼說來，你羅兄殺韓晉，全是一片好意了。」

羅勝道：「是！」

林成方道：「很可惜，你那一飛刀沒有殺死他。」

羅勝道：「閣下那一劍，取位很準，可惜的是，你手中沒有了兵刄。」

林成方道：「說的也是，你手中握有的刀，何不試試在下空手入白刃的功夫。」

羅勝道：「我正要試？……」

忽然欺身而上，一刀斬去。

林成方右手一揮，拍出了一股掌風，左手五指一探，抓向右腕。

他出手捏的時機，分寸，恰到好處，迫得羅勝，不得不向後退了兩步。

林成方右手一收一吐，又拍出一股掌勁。

羅勝剛剛穩定身形，一股暗勁，巳隨湧而至，逼住了刀勢。

林成方隨着拍出的掌勢，欺身而上，一指點出。

指中左臂，羅勝頓感到半個身子一麻，疾快的向後退了三步。

傷臂之後，似是激起了他的狂性，雁翎刀一式攔腰平斬，橫掃過來。

林成方冷笑一聲，道：「羅大當家的，你要拚命麼？」

身軀一閃，讓過刀勢，拍出一掌。

這一掌落勢很快，正擊中羅勝的前胸。

羅勝身軀搖了兩搖，噴出一口鮮血，摔倒在地上。

林成方回顧了章明一眼，道：「殺了封鏢的匪盜，算不算犯法呢？」

章明道：「保鏢的殺了封鏢人，自然是不算犯法，這屍體交給我了。」

抱起羅勝的屍體，奔入了一片雜林中去。

林成方回顧了韓晉一眼，道：「韓二爺，你準備作何打算？」

韓晉輕輕吁一口氣，道：「羅老大眞的死了？」

林成方道：「死了，所以你可以作兩個選擇，一個是跟他同走，一個是和我們合作？」

韓晉道：「如何一個合作法？」

林成方道：「回答咱們所有的問話？」

韓晉道：「然後呢？」

林成方笑一笑，道：「放了你？」

韓晉道：「放了我，但我也未必能活得下去。」

林成方道：「世界遼闊，閣下如若眞能只求平靜生活，倒處可以埋名隱姓以渡餘年。」

韓晉道：「我和羅老大相處了數十年，實不該背叛於他？」

林成方道：「如是他適才那一刀，穿你心胸，此刻，你早巳死亡多時了。」

韓晉道：「這一點，他是心狠了一些，不過，也不能怪他！」

林成方心中一動，道：「哦！」

韓晉道：「他如有逃走的機會，一定會殺我滅口！」

這時，章明巳匆匆奔了回來，接道：「如若逃走的是你韓老二呢？」

韓晉道：「我也會，但不知我能否下得了手，究竟是相處了數十年的搭檔，一旦遽下辣手，只怕很難狠下心腸。」

章明道：「至少，你們那羅老大能下得了手。」

林成方忽然一轉話題，道：「章兄，羅老大的死屍呢？」

章明道：「埋了。」

林成方道：「咱們寶通實力，還不宜外洩出去，這位韓兄和羅勝，相處數十年，情意深重，索性作作好事，成全他們吧！」

章明點點頭，道：「說的是。……」

目光轉到韓晉的身上，接道：「韓老二，我給你個痛快，還保你一個全屍，點了你的死穴，這很夠意思了吧？」

韓晉臉色一變，道：「住手！」

林成方道：「韓兄，還有什麼遺言？」

一面取回長劍，還入鞘中。

他表現的太平淡，似乎是根本沒有什麼事，要問對方。

這就使韓晉有着被輕視的感覺，也增長了死亡的威脅。

他本來，原存着以知曉的內情，要挾對方，但却不料，林成方那副輕鬆的神情，似是根本不想追問。

重重哼一聲，道：「你眞的不想知道內情麼？」

林成方道：「自然是想知道，但你如不願說，在下也是沒有法子。」

他說的可有可無，似乎並不重視能從韓晉口中問出些什麼？

這就使韓晉忍不住衝口而出，道：「你可知道，我們太行二怪，只不過是馬前小卒，比我高明十倍的人，會接二連三的出現？攔截你們。」

林成方眼看計謀成功，韓晉巳入圈套，一皺眉頭，道：「你是說，有很多人要封我們寶通鏢局的鏢？」

韓晉道：「看來，你是一點也不知道。」

林成方道：「咱們寶通小字號，保的又不是什麼大鏢，老實說，二流以上的綠林道上朋友，就不會看上咱們這趟生意。」

韓晉似是又急又氣，道：「閣下的手底下不錯，不過，你這個八槓子打不開的頭腦，却叫人不敢承教。」

林成方道：「看來咱們得邊走邊談了。」

一切都看得那麼平淡，對韓晉諸多的暗示警語，也全不放在心上。

田昆的篷車向前行去，在林成方示意的安排下，韓晉被送上了寶通鏢局的篷車中。

篷車中佈置的很舒服，但却只有韓晉一個坐在車中。

大約走了六七里後，林成方上了篷車，笑道：「韓晉，咱們現在可以好好的談談了！」

韓晉數處穴道被點，上半身靠在一雙墊背上，雖然無法行動，但却坐的很舒適。

望了林成方一眼道：「你好像並不太重視在下的話。」

林成方笑道：「不錯，除非你眞有很驚人的話。」

韓晉冷冷說道：「閣下，可是覺着我在危言聳聽。」

林成方沉吟了一陣，道：「那倒不是，不過，在下覺着，像我們這樣的小鏢局，又怎會引起綠林道上的重視呢？」

韓晉道：「寶通鏢局沒有什麼名氣，咱們太行二怪才上了當，但出人意料的是，寶通鏢局的實力，就算是第一流大鏢局，也難有閣下這樣的高明鏢師。」

林成方道：「韓兄，兄弟只是初出茅廬的人，老實說，自在下護鏢以來，還是第一次遇上封鏢的人，所以，我不够沉着，失手殺了你們羅老大，照江湖上規矩說，咱們這樑子，算是結定了，對麼？」

他是故意避開了韓晉的話中之意，略而不問。

韓晉道：「江湖生涯，本就兇險，羅老大死於閣下之手，一怪他學藝不精，二怪他眼光不夠，所以，那也怨不得別人。」

林成方道：「閣下之意，似乎是一點也不怪在下了。」

韓晉道：「談不上怪那個，這等江湖亡命，刀頭舔血的日子，早晚難免有這一遭了，瓦罐不離井口破，這也算不得什麼。」

林成方道：「韓兄，倒是看的很開。」

韓晉道：「林兄，咱們說的事，不是巳成過去的，就是無關緊要的，似乎是，你林兄，還不想談談什麼重要的事。」

林成方道：「韓兄，有什麼重要的事？」

韓晉道：「你爲什麼不問，接連出現，攔截貴局的是什麼人？他們又爲什麼要攔截這趟鏢？」

林成方道：「這倒說的也是，爲什麼呢？咱們的鏢局既沒有名氣，保的不過一對孤兒寡母，爲什麼爲有人要動這趟鏢的腦筋呢？」

韓晉道：「一對孤兒，寡母，貴局看走了眼了。」

林成方道：「哦！」

韓晉道：「你可知那位寡母是何許人？」

林成方搖搖頭。

韓晉道：「那位趕車的，又是什麼人？」

林成方道：「趕車的麼，這個，在下倒是知道，他姓田名昆，是那位婦人丈夫的義弟，還有一個小孩子……」

韓晉道：「你見過那位婦人麼？」

林成方道：「見過，她長的很妖媚，也很標緻。」

韓晉搖搖頭，道：「你們一點都不懷疑她麼？」

林成方道：「懷疑什麼？他們出銀子，我們接了他們的鏢，這是一趟生意，我們總不能再盤問人家的祖宗八代啊！」

韓晉還未來得及答話，奔行的馬車，却突然停了下來。

耳際間，響起了趟子手的聲音，道：「林爺，又有封鏢了？」

林成方一掀車簾，飛身而出。

脚還未沾實地，一道寒芒，疾如流星般，直射過來。

林成方一閃避，寒芒却直射篷車之中，殺人滅口。

好一個林成方，霍然推出一掌，拍在篷車上，健馬怒嘶聲中，篷車移開了一尺。

一把形狀奇異的飛刀，劃裂了一側篷布。

但是寒芒如電，五道寒芒，並飛而至。

林成方一看那來勢形態，巳知這五刀並非是只對自己一人，如等它分散開去，那就要顧此失彼了。

心中念動，人巳騰空而起，迎向飛刀。

時機迫促，巳然顧不得會洩露身份，長劍出鞘，劃出了一道寒虹。



一陣金鐵交鳴聲中，五枚飛刀盡爲擊落。

林成方一劍擊落了五柄飛刀，但人並未落地，半空中身子一旋，大鵬展翅般，直射向三丈以外。

趕車的趟子手，車中的韓晋見識到了林成方的眞正身手，都不禁爲之心折。

三丈外田中一個土堆上，站着一個中年大漢。

他腰中束着一條寬大的皮帶，帶子上，揷滿了飛刀。

林成方人劍合一，大鳥般疾掠而至。迅如雷霆的一擊。

快！

快的那中年大漢來不及伸手取下皮帶的飛刀，林成方劍光巳至，斬落下那中年大漢項上人頭。

血雨飛濺中，人頭巳飛出去兩丈多遠。

第一輛篷車前面也動上了手，不過，也很快結束。

萬壽山攻出兩掌，解決了一個强敵，第一掌，逼開了對方的刀勢，第二掌，震斷强敵心脈。

章明算是大開了眼界，他走鏢二十年，從沒有見過這樣的武功。

善後的事，用不着萬壽山和林成方負責，章明和兩個趟子手，收拾了兩具屍體。

拭去劍上血水，還入鞘中，林成方又行進了篷車之中。

韓晋身子依靠的角度，剛好看到了車外的情形，輕輕吁了一口氣，道：「好劍法，好高明。」

林成方伸手拍活了韓晋的穴道，道：「我不想再費口舌，你自己想說內情呢？還是想丟了性命。」

韓晋輕輕吁一口氣，伸了一下雙臂、雙腿，道：「看來，我逃走的機會，百難有一。」

林成方笑道：「韓兄，如是想碰碰運氣，何妨一試？」

韓晋苦笑一下，道：「九死一生的機會，在下不想拿性命孤注一擲。」

林成方道：「看來，你說得不錯，確有很多人，準備動我們這趟人頭鏢，不過，到目前爲止，準備下手的人，還沒有一個人能全身而退。」

韓晉道：「我看到了，貴局的實力，閣下和我們動手時，似乎是，還手下留情，沒有全力施爲……」

輕輕吁一口氣，接道：「閣下的身手，已算得當今武林中一流身手，在下想不通的是，以閣下這樣的人物，怎會甘願屈就爲一個小鏢局的鏢師。」

林成方淡淡一笑，道：「韓兄，在下的身份，似非重要，希望的是，韓兄能把胸中所知的事情，告訴在下。」

韓晉伸手撥開了車上垂簾，向前望了一眼，見前面一輛篷車，遠在三丈之外，才低聲說道：「先說你們投保的婦人身份吧！就在下所知，她還沒有正式嫁過甚麼人？也沒有生過孩子！……」

林成方怔了一怔，道：「此事當眞嗎？」

韓晉道：「我爲甚麼要騙你……」

語聲一頓，接道：「林兄聽說過斷情夫人，斬情女，兩個人麼？」

林成方道：「沒有聽過？」

韓晉道：「你們保護的，就是和那斷情夫人齊名江湖的斬情女，林兄，就算未聞過這個人的事跡，只聽聽這個名字，大概也可以知道他是個甚麼樣的人了！」

林成方似乎是已經聽出了興趣，點點頭道：「顧名思義，斬情女這稱呼，能够作到斬情滅性的境界了。」

韓晉道：「她能斬情，必得有情可斬，那自非很多的條件不可，上天給了她一副如花容貌，和一身動人的妖媚體態，但最叫人甘心上當的還是那副媚勁，所以，有很多的人，情甘送死。」

林成方道：「斬情女，如若只有這點條件，只怕有情她也斬不了啊！」

韓晉道：「還有兩項更重要的是，能斬情先得多情，而且，還得有一身很高明的武功，斬情女能使人一見，就拜倒在石榴裙下，也能誘惑你步步緊迫，作一個入幕之賓，郎情妾意，她會有一番纏綿無比的溫柔，然後是纖手斬情，取你性命，這些年來，死在她手下的人，沒有一百個，也有八十。」

林成方道：「死的都是甚麼人？」

韓晉道：「斬情女，雖然是雨露遍施，但那受施人，也得有些條件……」

目光盯在林成方的臉上，接道：「像你林兄這樣的俊逸人物，就是她獵情目標。」

林成方淡淡一笑，道：「斬情女既有一身好武功，爲什麼還要向我們寶通鏢局投保？」

韓晉道：「閣下的高見呢？」

林成方道：「斬情女那身武功，比你們太行二怪如何？」

韓晉道：「强過我們十倍。」

林成方道：「這就叫在下想不通了，她既然强過你們甚多，兩位又怎敢來找她送死？」

韓晉道：「事情牽連得很大，韓老二雖不盡知，但自覺知曉個十之八九，不過……」

突然住口不言。

林成方道：「不過什麼？」

韓晉道：「不過，人不爲己，天誅地滅，在下想知道，我和盤端出來，對我又有什麼好處？」

林成方道：「韓兄，不知你想要些什麼好處呢？」

韓晉道：「命！我想保住自己的命，羅老大想殺我，我們兄弟情意已絕，這個仇，我也不用替他報了，事實上，我也報不了。」

林成方道：「兄弟也在想這件事，如何我們才能保住寶通鏢局的實力，不洩漏出去！」

韓晉道：「已經洩漏出去了，至少，斬情女已經知道。」

林成方沉吟了一陣，道：「至少，目前我們還利害一致，想她不致於洩漏出去。」

韓晉道：「在下如是許諾守口如瓶，不知你林兄是否相信。」

林成方道：「你願意立下血誓？」

韓晉道：「能得保性命，兄弟已準備退出江湖了，何況立下血誓。」

林成方道：「你眞能退得出麼？」

韓晉呆了一呆道：「兄弟可以自毀容貌，埋名天涯。」

林成方道：「如若你願留在寶通鏢局，堂堂正正的作人，豈不是更好一些。」

韓晉道：「林兄究竟是幹什麼的？」

林成方道：「怎麼？我不像一個保鏢師父麼？」

韓晉道：「不像，完全不像。」

林成方道：「但我們投入了江湖，那是因爲江湖上一連串發生了很多可悲、可歎的事情，一個神秘組合，殺人爲業，搗亂了江湖上的規矩，也驚震了天下。」

韓晉哦了一聲，道：「我明白了，你屈身寶通鏢局，是想查出那個神秘組合。」

林成方雙目中閃掠過一抹凌厲的精芒，道：「兄弟無法知道，你是否和那個組合有關，但我們很需要你這樣的人帮忙。」

（未完）

"法國又好,香港又好,都係最多人鍾意飲金牌馬爹利."

"酒質第一,藏量最多"是馬爹利家族的傳統精神和目標. 自1715年以來, 二百六十五年如一日, 絲毫不苟, 親力親爲.

金牌馬爹利, 秉承馬爹利家族傳統精神釀製, 酒質最受讚賞, 藏量歲歲豐足; 法國銷量第一, 香港銷量第一, 無疑是酒質及藏量的最佳保證.

